武俠世界

決鬥三十年（新派奇情俠義故事）秦紅·新著

秦紅先生自"古堡捉龍記"及"銅牆鐵壁走蛟龍"暨"劍客的末路"三大巨型刋登本刋，備獲各地讀者讚譽。特情商秦紅先生再撰著"決鬥三十年"以酬謝各地讀者擁愛雅意。"決鬥三十年"不日又搬上銀幕，再與讀者見面。



$3.00

1025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一部罕有的佳作，由譽滿東南亞名作家秦紅執筆的金牌鉅鑄——﹂決鬥三十年﹁。是篇題材中肯正確，內容曲折，情節迂廻，人物突出。故事中描述兩個分別雄踞南北武林的武術名家爲了爭奪﹂天下第一名位﹁而進行無休止的決鬥，可是到了第三十年，其中之一突患頑疾，但他們並沒有中止所約，反而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過程激烈緊張，到底誰勝誰負呢？當你看到本文的終結時，保証令你發出會心的微笑！並不禁嘆爲觀止！

**　　**　　**

﹂浣花洗劍錄﹁（即紅塵白刄故事）是古龍先生的精心作品，該故事雖然早期已在螢幕出現，深受觀衆歡迎。有見及此，該文現再經作者與編者重新聯合參訂，濃縮簡化，增删潤飾，去蕪存菁，特別緊凑，隆重刋出。如讀者們看過電視再閱本文，保証令你有一番回味再三的閱讀享受，請留意1027期刋出。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雲名著﹂毒蜘蛛﹁，這是一部俠義奇情古裝故事，屆時請拭目一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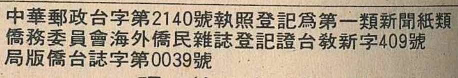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侠世界

第102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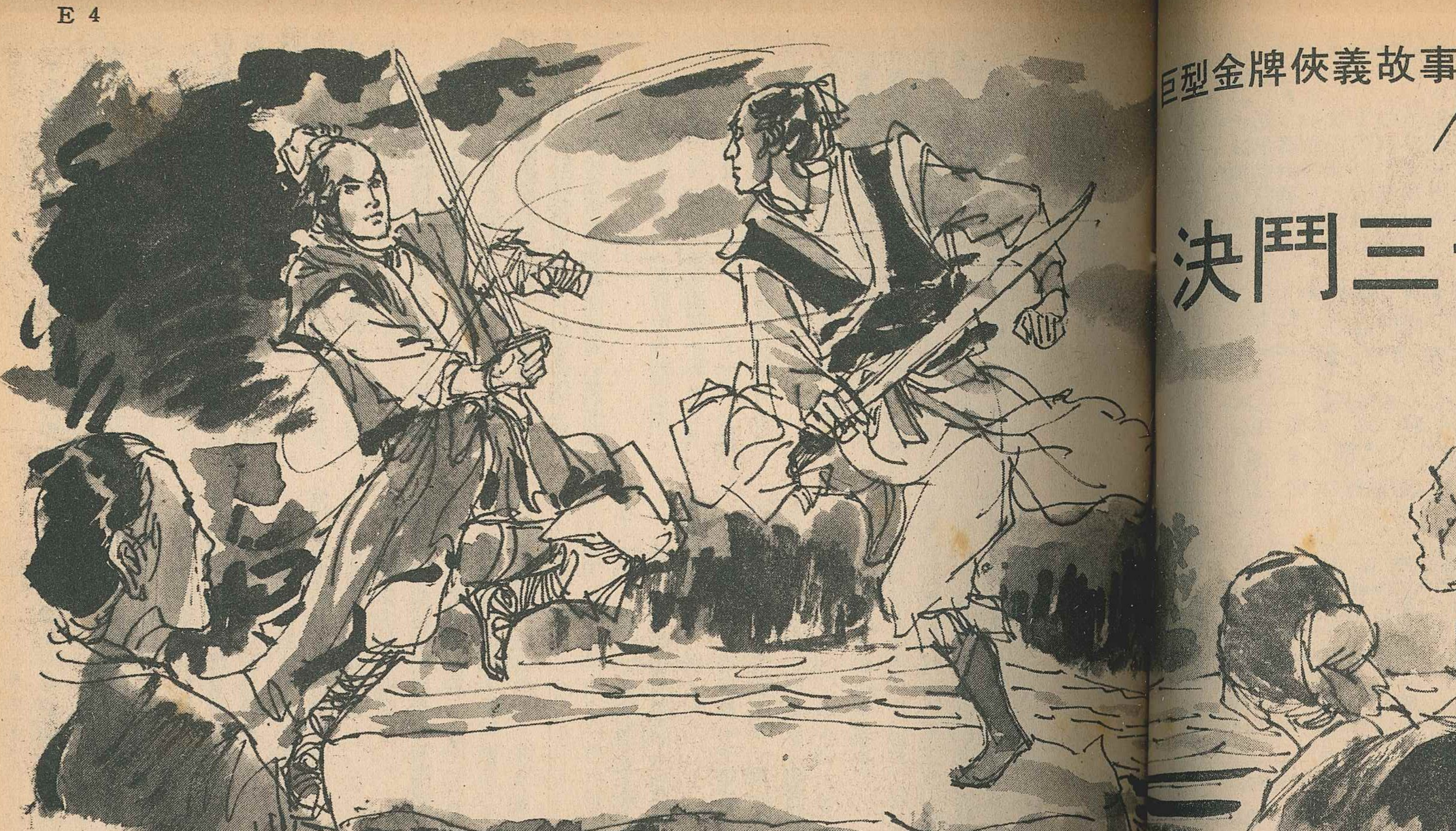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金牌俠義故事

決鬥三十年

秦紅·文　子成·圖



歲月催人　堪笑當年

潮水巳退。

那塊決鬥岩又露出來了。

它是一塊略形傾斜的平坦岩石，有十餘丈長，七丈多寬，形如一片海棠的葉子，較海灘僅高三尺，因此漲潮的時候，它便被海水淹沒，一點痕跡也看不到，要到每天退潮時，它才又從海水裏露出來。

滄海桑田，世事多變，然而這塊決鬥岩却數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着那個樣子，沒有甚麼顯著的改變。

× × ×

鄧老爹是距離決鬥岩最近的人，他只要走出他的酒坊，就可看見它，他的酒坊距它只不過百步之遙，近得可以看見附在岩上的海螺和貝殼。

也只有他才清楚這塊決鬥岩的名稱之由來，每當他的視綫觸及它時，總會想起當年的盛況，而爲之嗟嘆不已。

算一算，巳經三十年囉！

鄧老爹從壯年以至今天的七老八十，他一直住在這靠近海邊的地方，以釀酒賣酒爲生，他看着這塊決鬥岩巳看了三十年之久，他常常感嘆人們的健忘，人們竟對它當年的盛況忘得一乾二淨，因此每當有陌生的客人上門買酒時，他就有機會向客人說起那塊決鬥岩……

× × ×

今天，又有陌生人客上門。

這個陌生客人，年約五十多歲，長衫布鞋，相貌清癯，神態飄逸，頗有出塵之相。

鄧老爹很高興的上前招呼，笑眯眯道：「請坐，這位客官，要喝酒麼？」

老者在一張桌前坐下，將提在手上的一個長包袱擱在一邊，點頭笑笑道：「是的，鄧老爹，給我來一壺米酒，好久沒喝過你釀製的米酒了。」

噢，敢情是老顧客呀！

鄧老爹眨動着一對霧翳的眼珠子，對着他打量了有一會，還是想不起來，便問道：「客官以前來過？」

老者道：「是啊！那巳是好多年好多年的事了。」

鄧老爹拿一壺酒擺上他的桌子，又給了他一碟落花生，笑道：「很抱歉，老漢這酒坊跟幾十年前一樣，只有一樣花生米可下酒。」

老者含笑道：「我知道，只要是好酒，根本無須下酒菜的。」

他提壺自斟一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輕吁一聲道：「眞不錯，好像見到了老朋友……」

鄧老爹在他對面坐下，仍是笑瞇瞇地道：「你說好多年好多年，到底是多少年呀？」

老者吃着又香又脆的花生米，漫聲道：「總有十年了吧！」

鄧老爹道：「十年？那時候，我的老伴還在，現在只剩下老漢一人啦！」

老者輕嘆道：「歲月不饒人，你我都老了，眞不敢想像還有沒有一個十年？」

鄧老爹道：「我是沒有了，也許下次你客官再蒞臨此地時，這家酒坊巳空無一人。」

老者問道：「你在此居住了幾十年了吧？」

鄧老爹道：「可不是，一住就是三十年，等於把半輩子丢在這裏，不過……」

他面上的每一條皺紋似乎都在笑，接着道：「我並不後悔，雖然日子過得平平淡淡，可是驚天動地的場面我也見過兩次，而且是別人沒有機會見到的呢！」

老者目光一注道：「你見過甚麼驚天動地的場面？」

鄧老爹舉手往外一指，道：「就是海邊那塊決鬥岩，不知道我以前有沒有向你提起過？」

老者道：「沒有，你沒有說過。」

鄧老爹於是抖擻精神道：「它距此只有百步遠，你剛才進來的時候，一定看見了——」

「就是那塊寬平的大岩石？」

「對，就是它！」

「它怎樣？」

「它名叫決鬥岩！」

「好奇怪的名字，是不是以前有人在那上面舉行決鬥？」

「不錯，而且舉行了兩次，是驚動天下的兩次大決鬥哩！」

「哦。」

「你應該知道的，他們兩人在那上面決鬥了兩次，一次是二十年前，一次是十年前。」

「哦。」

「一個是北劍呂雁豪，一個是南刀譚宗武——咳，要是他們現在還在世的話，只怕也有你這個年紀了。」

「唔，我好像也聽人說過，他們是兩個很了不起的武夫，是麼？」

「武夫？你怎可說他們是武夫，這樣對他們太不恭敬了，他們實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大人物，一個是揚威北方武林的第一高手，一個是雄霸南方武林的頭號人物，當年提起北劍南刀，那眞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對了，你這一說，我想起來了，北劍呂雁豪和南刀譚宗武在當時的確是名震天下的武林高人，他們各自認爲自己天下無敵，在一山不容二虎的觀念作祟之下，他們便相約在那塊大岩石上決鬥。」

「對！對！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那一次眞是盛況空前，前來觀戰的人少說也有三千之多，那時候老漢才四十出頭，巳經把這家酒坊開起來了，那天有十多個人爬到老漢的屋上去，差點把我這酒坊壓垮了……」

× × ×

一眼望去，人叢密密麻麻，眞可謂人山人海！

觀戰者幾乎將決鬥岩圍得水洩不通，但是全場靜寂無聲，只聽見海水撞拍着岩石的聲响……

他們的心情也和決鬥雙方一樣沉重，因爲他們都是來自南北兩地的武林人物——來自北方的擁護北劍呂雁豪，希望呂雁豪獲勝，反之來自南方的也就擁護南刀譚宗武，希望譚宗武打赢。

因爲，這是有關雙方聲譽和顏面的一樁大事呀！

北劍呂雁豪站在北面。

南刀譚宗武站在南面。

兩人當然一個使劍一個使刀，雖然都只三十多歲，難得的是都巳有一派武學宗師的風度，英華內歛，氣定而神閒！

「巳時到！決鬥開始！」

有人發出一聲嘹亮而悠揚的呼報。

於是，北劍呂雁豪與南刀譚宗武對行了一禮，然後刀劍同時慢慢出鞘。

劍是名劍！

刀是名刀！

在陽光的照射下，發出閃閃刺目的光芒！

慢慢的，兩道光芒開始移動接近，再移動接近，驀地就似兩道閃電交擊在一起，迸出一連串的銳响！

之後，時而北劍後退，時而南刀後退，又有時一齊躍起於空中，作互不相讓的搶攻……

這場決鬥，起初頗使觀戰者看得目怵心驚，心弦扣緊，可是到了後來，忽然人人都感到苦悶和疲倦了。

原因是這場決鬥太劇烈，使人心頭上像壓着一顆巨石，精神有些受不了，而且這場決鬥未如衆人預料般的在一個時辰內結束，而是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打下去，從巳時打到午時，又從午時打到未時……

然而決鬥雙方却毫無疲乏之態，他們的一刀一劍一招一式仍如開始那樣凌厲有力，着着勢如雷霆萬鈞！

好像他們巳不是凡人，而是被神附體

的乱童，越戰越勇！

但彼此使盡了渾身解數，發出了各種令人想像不到的奇招殺着，依然久久無法分出高下，甚至彼此的衣角都沒被刺破一點點。

一直到夕陽偏西，兩人才顯露出了疲態，出招越來越慢，越來越無力，這時只要有二流人物下場，準可輕易將他們擊敗或殺死。

南刀譚宗武忽然頓足縱退，像個醉漢搖搖欲倒，大叫道：「呂雁豪，還要不要打下去？」

北劍呂雁豪垂劍拄地，疲困得想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都辦不到，氣喘如牛道：「算了，這回到此爲止，不過我仍想要擊敗你，非擊敗你不可！」

南刀譚宗武發出沒有笑靨的乾笑，道：「哈哈，我也正有此意，總有一天，我要叫你輸得心服口服！」

北劍道：「那麼，再訂個日期吧！」

南刀道：「好呀，你說哪一天就那一天！」

北劍道：「十年後的今天如何？」

南方道：「十年豈不太長？」

北劍道：「只有這樣才有意思，今天這場決鬥，你我已各自挖空心思使盡了一身本領，彼此的路數已摸得清清楚楚，因此只有回家再創新奇的招式，再打才有味道。」

南刀道：「這話倒是說得有理，那就等十年後再來便了！」

於是，刀劍入鞘，拱手而別。

× × ×

老者喝下了一杯米酒，笑了笑道：「眞有意思，過了十年之後，他們當眞又來了？」

鄧老爹興趣盎然道：「正是，兩人準時到達決鬥岩，那一次觀戰者更多，大約有五千人，幾乎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有不少人只好站到海裏去……」

× × ×

人確實太多太多了，像一團蜂窩，想蹲下或轉個身子都很困難。

北劍仍然站在北面。

南刀仍然站在南面。

他們的樣子已與十年前不大一樣，頭額上都出現了幾條紋。

但態度更沉着，眼神更有力！

北劍微微一笑道：「譚兄，你老了一點！」

南刀哈哈大笑道：「彼此彼此，我增加了十歲，你也一樣增加了十歲！」

北劍頗有感觸地道：「人都會老，只有這塊決鬥岩不老。」

南刀道：「可不是，十年前，咱們那場決鬥所留下的痕跡，今天依然存在。」

北劍回答道：「所以，咱們要珍惜光陰。」

南刀道：「你的意思是？」

北劍道：「我的意思是：時不我予，今天咱們無論如何要分出勝負，如果再來一個十年，你我不死也已老了。」

南刀道：「有道理！」

「請！」

「請！」

刀劍再度出鞘，再度發射出懾人心魄的光芒！

剎那間，刀劍又交織在一起了！

這一次，搏鬥之劇烈也倍於十年前那一場，這因爲兩人的功力均較十年前更精進、更深厚之故。

劍如驟雨。

刀似狂風。

最驚人的是：他的刀劍在揮、掃、砍、劈之間，雖然沒有觸及地面的岩石，但地面的岩石却出現一條一條的溝痕，石屑一蓬一蓬的飛揚而起！

武功練到超凡入聖的境界時，便有這種情形，此謂劍氣刀罡，能傷人於數十丈之外。

人牆嚇得往後倒，亂成一片。

北劍南刀眞如兩頭猛虎相搏，一接觸便是連續不停的數十招搶攻，並且攻中有守，守中有攻。

動似閃電，疾如追風，每一瞬間都有驚人的佳作，令人嘆爲觀止。

但攻得奇．破得也妙，打了個把時辰之後，情形就如十年前一樣，難分軒輊，誰也沒有撈到一點便宜。

巳時過去了。

午時過去了。

未時也過去了。

後來連申時也過去了。

天又入暮，夕陽又已偏西。

北劍南刀出招又已漸漸顯得遲鈍無力，到了後來，兩人均已精疲力弱，碰着就倒，而且要經過一番掙扎才爬得起來。

觀戰者已知他們無法分出勝負，興味索然，不想再看下去，紛紛離去了。

最後，北劍南刀都扒在地上喘着大氣，彼此都無意再戰，北劍呻吟道：「譚宗武，看來咱們又白幹一場了。」

南刀好像已睡去，喃喃道：「正是，眞想不到又是這種結果……」

北劍道：「咱們再訂一個十年之約如何？」

南刀道：「好吧，十年後再來，但願那時你我都還健在人間……」

× × ×

老者又喝下一杯酒，微微一笑道：「他們有仇恨麼？」

鄧老爹搖頭道：「沒有。」

老者道：「那爲何如此苦鬥不休！」

鄧老爹道：「爭强鬥勝嘛。」

老者道：「唔……」

鄧老爹道：「他們彼此都想把對方打敗，那樣一來，勝者就是天下第一了！」

老者道：「天下第一這四個字，的確很能誘惑人。」

鄧老爹道：「是呀，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誰不喜歡君臨武林呢！」

老者道：「他們會不會再作第三次的決鬥？」

鄧老爹道：「這回有點靠不住了。」

「爲甚麼？」

「因爲自第二次決鬥之後，據說北劍南刀忽然都消聲匿跡，沒有再在武林中出現。」

「這又爲甚麼？」

「誰知道呀！」

「第三次的決鬥日期，距今還有幾天呢？」

「讓老漢算算看……」

鄧老爹屈指算了一會，忽然驚呼起來：「天哪！」

老者微笑道：「怎麼了？」

鄧老爹情緒顯得很激動，興奮地道：「就是今天！就是今天！」

老者却沒有跟着激動，他望了望外面，臉上浮起一絲苦澀的笑容，緩緩說道：「今天却沒有一人前來觀戰，他們是淡忘了，或不感興趣了？」

鄧老爹爲此特地走出酒坊，看看那塊決鬥岩，見那地方空無一人，不禁感慨萬端，長嘆一聲道：「眞奇怪，明明今天是北劍南刀第三次決鬥的日子，怎的鬼都不見一個呢？」

老者掏出一些錢放在桌上，拎起那個長包袱，步出酒坊，道：「我想去那決鬥岩看看，如果他不來，就算去憑弔一番也好。」

說着，舉步朝決鬥岩走去。

鄧老爹忙道：「客官小心，你是上了年紀的人，那一帶路很滑，小心走啊！」

× × ×

老者在決鬥岩上坐了下來。

看看日頭，快交巳時了。

他解開那個長包袱，從裏面抽出一把寶劍，輕撫着業已磨損的劍鞘表面，不禁輕嘆一聲道：「難道他已死了？不會吧，他今年才五十七歲，像他那樣的人，怎麼可能活不滿六十歲？」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他眞不希望疑慮變成事實，已整整三十年了，再分不出個勝負，豈不白活了一輩子？

他正在這樣想的時候，突然神色一振，高興的站了起來。

因爲，他看見了一頂轎子。

那一頂四人抬的轎子，正從鄧老爹的酒坊門口經過，朝決鬥岩這邊載浮載沉而來！

是他！一定是他！

老者臉上出現了笑容。

鄧老爹看見這頂轎子時，也似明白了甚麼，一時驚得瞠目結舌，呆若木鷄。

直到轎子走近決鬥岩，他才如夢初醒的大叫起來：「北劍南刀！你們是北劍南刀！」

一邊叫，一邊拔足跑過來。

這時，轎子已經抬上決鬥岩，歇了下來！

那四個轎夫，年紀均在四十左右，個個身高體大，腰懸一刀，足着白靴，宛如四個錦衣衛，氣質極是不凡。

他們歇下轎子後，立即在四邊站住，直挺挺的巍立不動，似乎一切聽命於轎中人。

轎中人是誰？

轎中人正是南刀譚宗武！

老者是誰？

他也正是北劍呂雁豪！

他望着那尚未打開的門簾，含笑道：「是譚兄麼？」

轎中的南刀譚宗武發出口齒不清的聲調說道：「是的，呂兄別來無恙，可喜可賀。」

北劍道：「我還以爲你不來了呢。」

南刀道：「怎麼會。」

北劍道：「這樣的約會，連我們自己都可能會忘記的。」

南刀道：「我不會忘記。」

北劍道：「你爲何坐轎子來？」

南刀道：「老了，走不動了。」

北劍見他遲遲不出轎，心頗不悅，道：「五十七歲的人，怎會老得走不動？」

南刀忽然嘆道：「呂兄，你看來還很硬朗，興緻也還很高。」

北劍道：「是的，咱們總得分出勝負，給武林朋友有個交代。」

南刀道：「可惜今天只有一個鄧老爹在場……」

北劍道：「不要緊，有個人看見就可以了。」

南刀道：「我先介紹一下：抬轎的四人是我的四大弟子，叫『風調雨順』四大金剛——你們四人見過呂大俠！」

那「風調雨順」四大金剛一齊向北劍施禮，道：「拜見呂大俠！」

北劍頷首還禮，笑道：「譚兄，你這四徒乃是人中之龍，叫他們抬轎子，似乎有點可惜吧！」

南刀道：「不，我只是要他們多磨練磨練，認識人生的悲苦與價值。」

北劍道：「我沒有一個徒弟。」

南刀道：「我知道，你一直在忙着創研更新奇的劍法，以便擊敗我。」

北劍微笑道：「你猜對了。」

他仰頭看看天色，接着道：「譚兄，巳牌時分已至，請出轎好麼？」

南刀道：「好的，就出來了——一號，替爲師開轎門！」

站在右前方的那個中年人應了一聲，便將轎門上的竹簾捲了起來。

北劍一見之下，不禁面色大變！

南刀腋下撐着二木杖，掙扎出了轎，努力的站直了身子，蒼老又蒼白的臉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容，道：「眞對不起，今天以這樣的情形來見你。」

北劍驚駭至極，連忙問道：「你怎麼了？」

南刀道：「中風，還有一個名稱叫半身不遂。」

北劍大爲失望道：「怎麼會，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南刀苦笑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譚宗武又不是個得天獨厚之人……」

北劍很激動地道：「這對你太不公平了！」

南刀道：「不，我倒不覺得怎樣，就是你，我就只担心你會失望。」

北劍嘆道：「現在有什麼話可說？」

南刀道：「不要失望，呂兄，我今天來赴約，並不打算把失望帶給你。」

北劍又嘆了口氣道：「算了，雖然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一件事，但是……唉，就這樣算了吧！」

南刀道：「不，呂兄，我是來跟你決鬥的，否則我也不來了。」

北劍幾乎要笑出來，道：「你還想跟我決鬥？」

南刀道：「當然，正如你一再說的，咱們二人總得分出勝負才有意思。」

北劍默默的凝望他半晌，隨即將寶劍

納入包袱中，轉身走去。

南刀大聲說道：「呂雁豪，你聽我一言！」

北劍刹住脚步，頭也不回，道：「請說。」

南刀道：「我雖然已殘廢，雖然已不能與你動手過招，但我確還有辦法跟你決鬥！」

北劍回頭道：「用嘴巴？」

南刀道：「不，用行動。」

北劍淡淡一笑道：「可是你已不能行動。」

南刀道：「我說的不是動手過招。」

北劍道：「是怎麼？」

南刀道：「二號，把爲師的椅子搬出來。」

站在前方的中年人便將轎中那張椅子搬出，扶着南刀坐下來。

南方坐定了後，笑了笑道：「呂兄，你我決鬥了三十年，你可有感想？」

北劍轉身子道：「說不出。」

南刀道：「我說得出。」

北劍道：「你的感想是甚麼？」

南刀道：「無聊。」

北劍一怔道：「甚麼？」

南刀加重語氣道：「無聊透了！」

北劍不解道：「我們的決鬥是可驚天地的大決鬥，怎說是無聊呢？」

南刀道：「也許有一天你會了解，當你了解的時候，你也會覺得無聊。」

北劍皺了皺眉道：「既然你覺得無聊，爲甚麼還要跟我決鬥？」

南刀笑道：「無聊的事幹得太多了，總得換換口味，這樣才不會覺得無聊。」

北劍面有不耐之色了。

南刀道：「別急，老朋友見面，總得多聊幾句，我今天心情特別高興，所以說話都沒有結結巴巴……」

他說到這裏，轉向站在遠處的鄧老爹說道：「鄧老爹，你也過來談談，我知道你雖是個賣酒的，但你一點都不土。」

一連說了兩句話後，氣息變得有些緊促，嘴唇也有些發抖。

鄧老爹聽到叫喚，高高興興的爬上決鬥岩，快步走過來，笑嘻嘻道：「譚大俠，你還認得老漢呀！」

南刀努力在臉上牽出一抹笑容，道：「當然，當然還認得你，只有你才不認得我……」

鄧老爹收歛笑靨，太息道：「眞想不到你譚大俠會變成這個樣子！」

南刀道：「幸虧我變成這個樣子，才使我懂得了一些事情……」

鄧老爹道：「譚大俠懂得了甚麼？」

南刀說道：「我所懂得的，現在說給呂大俠聽，呂大俠未必聽得入耳，不說也罷。」

北劍有些不悅道：「譚兄，我在等待你提出決鬥的辦法！」

南刀道：「好的，我已準備好了。」

他探手入懷，摸出兩張摺好的白箋，向北劍遞過去，道：「你看吧。」

北劍接過白箋，展開仔細看了一遍，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南刀道：「你不感興趣？」

北劍笑着道：「不，這種決鬥方式的確很別緻，虧你想得出來！」

南刀道：「願不願意？」

北劍笑容突歛，換上一付嚴肅的表情道：「這兩件事，我可以幹，你不能！」

南刀道：「爲甚麼？」

北劍道：「因爲你行動不便。」

南刀道：「別替我操心，我雖然行動不便，但我有轎子可坐，也有『風調雨順』四大金剛可以差遣。」

北劍道：「可是——」

南刀截口道：「別可是了，你只管你自己，我的事你別管！」

北劍道：「好，要如何定勝負？」

南刀道：「你我各去幹一件，先完成的，便是勝利者——你也給鄧老爹看一看吧。」

北劍微怔道：「爲甚麼要給他看？」

南刀道：「我想請他當見證人。」

北劍便將兩張白箋交給鄧老爹，後者看過之後，很驚訝地道：「譚大俠，你眞的要以這種方式與呂大俠決鬥？」

南刀道：「是的！」

鄧老爹道：「可是你半身不遂，怎麼能去做這樣的事情？」

南刀道：「這樣的事情並不比愚公移山困難。」

他接着道：「你願意做我們的見證人麼？」

鄧老爹遲疑的點着頭，道：「可以，不過，你說誰先完成誰就是勝利者，我怎知你們兩位誰先完成了呢？」

南刀道：「先完成的人，就到你酒坊報到，把完成該項事情的證物交給你。」

北劍問道：「決定勝負之後呢？」

南刀道：「失敗一方，任憑獲勝一方處置，不得有任何異議或反抗！」

北劍微笑道：「好！」

南刀道：「鄧老爹，請你把那兩張字箋揉成兩團，讓我們兩人來抽。」

鄧老爹依言背轉身去，將兩張字箋各揉成一團，捏在兩個手心，然後才轉回來，伸出了緊握的雙拳，要北劍南刀抽。

南刀道：「呂兄，這主意是我提出的，所以該由你先抽。」

北劍也不客氣，就一指鄧老爹的右手道：「我要這一個。」

鄧老爹便將右手的紙團給了他，把另一個紙團給了南刀。

北劍攤開紙團看了一眼，笑道：「譚兄，我以誠懇的心提出一個要求。」

南刀道：「請說。」

北劍道：「你行動不便，而你抽中的任務比我艱難得多。」

南刀聽到這裏，已明白其意，截口道：「不，絕對不換！」

北劍啞笑一下道：「你太好勝了。」

南刀道：「是的，我還要告訴你，我有信心擊敗你！」

北劍笑道：「好，咱們試試看！」

南刀道：「期限半年如何？」

北劍道：「半年期限一到，如果你我都尙未完成，又如何決定勝負？」

南刀道：「你有十個對象，我也有十個對象，屆時看誰完成的多，完成多的即是勝者。」

北劍微微一笑道：「如我勝了，我可能會向你提出很大的要求！」

南刀道：「要甚麼給甚麼！」

北劍道：「好，半年後再見！」

語畢，縱身疾起，似天馬行空般的掠出決鬥岩，轉眼工夫就已消失在遠處。

鄧老爹目送他遠去不見之後，立刻回對南刀道：「譚大俠，你爲甚麼要提出這個決鬥方法，這對你是非常不利的啊！」

南刀笑道：「你認爲我會輸給他？」

鄧老爹道：「你譚大俠若是手脚正常，勝負之數當然在未定之天，但現在你行動不便，而且你所抽中的任務又比他艱難得多，只怕……」

南刀笑道：「鄧老爹，看來你還不了解我的意思，我提出這種決鬥方式是有一番深意的。」

鄧老爹道：「老漢愚昧，是不懂譚大俠的意思，你說給老漢聽聽好麼？」

南刀道：「不，半年之後，如果你還不懂，那時我再告訴你吧——一號，扶我入轎！」

一號扶他站起，由二號把椅子搬入轎內，再扶他進入轎中坐下，放下了門簾。

南刀道：「鄧老爹，半年後咱們再見了。」

於是，四大金剛抬起了轎子，離開了決鬥岩，載浮載沉而去……

分頭競賽　鋤奸除惡

「苛！苛！苛！匡！」

「苛！苛！苛！匡！」

遠遠的，傳來三聲梆子，一聲鑼響。

夜已三更。

天上無月。

北劍呂雁豪靜靜的盤膝趺坐着，似老僧入定。

這裏是應天府陳家廢園，呂雁豪此刻就坐在一幢危樓下面，有人說這座廢園是陳友諒建蓋的，呂雁豪對此倒有幾分相信，因爲這廢園佔地極大，雖然裏面的建築已多半倒坍，但仍可看出當年恢弘華麗的規模。不過，當年的榮華富貴已不復存在，今天這座廢園處處是高可及人的雜草。

就以北劍現在坐着的這幢危樓來說，長草幾乎已將房身吞噬了大半，要是有人從對面走過來，絕對看不見。

但人是最幸運的動物，即使眼睛看不見東西，耳朵却可以聽到聲音。

北劍現在就聽到了聲音——一個人從長草底下悄悄走過來的聲音。

聲音由遠而近，近到可以看見長草的波動了。

北劍徐徐啓目，開聲道：「來者可是『金陵公子』尹宗？」

「颼」的一响，從長草中跳出一個人來。

這人是個三十來歲的文士，身子瘦瘦的，臉色白白的，好像是個長年睡眠不足的人，不過他穿得很漂亮，樣子也很瀟洒，頗有翩翩佳公子的氣派。他唯一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就是那對眼睛，那對眼睛看人骨溜溜轉，像鼠眼，又像賊眼！

他對着坐在危樓下的北劍骨溜溜打量了一陣，才嘻嘻一笑道：「你姓呂？」

北劍點頭道：「是。」

金陵公子尹宗眉毛一揚，又笑道：「小可即是『金陵公子』尹宗，城西那個王老瘟說你有好買賣照顧區區在下？」

北劍又點頭道：「是。」

尹宗眼睛一轉，說道：「要僱刺客殺人，你閣下找錯人了，小可是不殺人的，除非……」

北劍道：「除非酬金特別高？」

尹宗道：「不錯，沒有個萬把兩銀子是請不動我的！」

北劍道道：「我不是僱你去殺人。」

尹宗一聽，反而有些失望了，道：「可是，我『金陵公子』除了殺人之外，又甚麼都不會。」

北劍從懷中摸出一團紙，展開看了一眼，問道：「你確實是『金陵公子』尹宗不錯吧？」

尹宗道：「如假包換！」

北劍微微一笑道：「尹宗二字，使我想到了『淫蟲』……」

尹宗面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北劍道：「最近三年，應天府常有婦女被姦殺，根據我一位朋友的明查暗訪，已知那都是你一人幹的！」

尹宗聲調一沉道：「閣下找我到此，究竟是要照顧我買賣，還是另有他事？」

北劍視綫又投注到那張字箋上，緩緩道：「你在這份名單中排名第六，但萬惡淫爲首，所以我把你調到最前面來。」

尹宗又驚又怒，右手一探懷，倏地抽出一把短劍，喝道：「你是何人？」

尹宗道：「姓呂，名雁豪！」

尹宗大驚，失聲道：「你是北劍呂雁豪？」

北劍點頭道：「對。」

尹宗心胆俱裂，頓足便想往後縱退，但身形剛剛縱起之際——

驀然劍光一閃！

尹宗縱起的身子，突自腰上一斷爲二，在鮮血飛濺中，先後掉落在草叢下。

北劍的長劍上，沒有沾上一點血，還是明晃晃的一塵不染。

他慢慢的把劍納入鞘中，接着掏出一支炭筆，將名單上「金陵公子尹宗」六個字劃掉，然後走去拾起尹宗使用的那柄短劍，看見劍上刻有「尹宗」二字，不禁微微一笑道：「這是證物。」

他仍在危樓下坐着，似老僧入定。入定即是入神，心境明澈，雜念不生，這樣的境界最容易打發時間。

「苛！苛！苛！匡！」

四聲梆子一聲鑼，四更天了！

這時，危樓上悄無聲息的出現了一條黑影。

這條黑影當然是個人，他雖然來得毫無聲响，但仍被北劍發覺了。

「是百花院的毛媽媽麼？請妳下來相見。」

百花院：是金陵最大的一家妓院，裏面的姑娘個個如花似玉，她們所接納的客人都是豪門巨富，可惜那些姑娘過得並不快樂，常常有上吊自盡的事情發生，據說這與毛媽媽逼良爲娼，以及對姑娘太苛刻有關。

傳言是不錯的，因爲毛媽媽不是一個普通的鴇母！……

×　×　×

南刀譚宗武坐在轎子內，被抬上一條山徑，慢慢的向上爬。

這條山徑是龜母頂的唯一之路，一般人根本沒有機會走上這條山徑，因爲它距離山寨很近，非經許可走上這條山徑的人，都難免死在响馬的刀箭之下。

山寨名「五虎」，坐落於龜母頂上，是魯境一帶勢力最强大的匪窟。

五虎原是五個匪首的名號，但現在只剩下二虎，另三虎被二虎吃掉了。二虎名叫無尾虎扈世雄，插翅虎柴鵬。

據說老虎在攻擊人畜之前，尾巴會翹起來，人若發現牠尾巴翹起來，還可採取自救的行動，但如果遇上一隻沒有尾巴的老虎，那就叫人頭痛了，因爲你不知道牠甚麼時候會攻擊你。

至於插翅虎的意思，即是如虎添翼，老虎本已十分可怕，若再長上翅膀，還得了麼？！

無尾虎扈世雄和插翅虎柴鵬因此日益坐大，大到使官兵束手無策。

今天，南刀就到這裏來了。

他是投帖拜山的，二虎聞報之下，立刻傳令恭迎這位名震天下的武學宗師。

因此，山徑上有不少嘍囉列隊恭迎，遞茶送水地，使得「風調雨順」的四大金剛很順利的就把轎子抬到了五虎山寨的門外。

二虎早已在門外恭候。

他們還摸不清南刀的來意，但因震於南刀的大名，他們決定只要南刀來意不惡，便以貴賓之禮接待。

四大金剛將轎子歇了下來。

二虎連忙迎上一步，恭恭敬敬的施禮道：「扈世雄，柴鵬參見譚大俠，有失遠迎，請多包涵。」

轎中的南刀道：「別客氣，二位寨主可願請我譚宗武入寨一敍？」

無尾虎扈世雄說道：「當然，譚大俠請！」

按照一般禮節，坐在轎子裏的人就該在此下轎，隨主人入內，扈世雄這一聲「請」，便是要請南刀下轎之意。

南刀沒有出轎，只說道：「徒弟們，抬轎，隨二位寨主入內！」

四大金剛立刻把轎子抬起來。

二虎有些摸不着頭腦了，他們根本不知南刀已是半身不遂的人，以爲南刀不出轎是一種倨傲的表現，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決定忍受下來，當即轉身領路走入山寨裏去。

一路來到山寨「聚義廳」外面，扈世雄覺得南刀該在此下轎了，便又抱拳道：「譚大俠請下轎，入廳奉茶。」

南刀道：「二位寨主，我的轎子可以抬入廳內去麼？」

扈世雄愕然道：「這……」

柴鵬突然插口道：「譚大俠爲何不肯出轎？」

南刀道：「有不便出轎的原因。」

柴鵬覺得聽到了一句廢話，但覺不必爲此與他鬧僵，便哈哈一笑道：「譚大俠若是要坐轎入廳，當然也可以，只是這叫在下二人如何確認你是譚大俠？」

南刀說道：「等一下二位寨主便會相信。」

柴鵬笑道：「好，譚大俠請！」

二人側身肅客。

四大金剛便抬轎入廳，在廳上轉了個身子，在廳中放了下來。

二虎隨後入廳，再施禮道：「譚大俠請出轎，好讓在下二人拜見。」

南刀道：「不必，咱們就這樣談談好了。」

扈世雄和柴鵬至此已知他來意不善，但仍不明白他不出轎的原因，柴鵬不禁乾笑一聲道：「譚大俠是否認爲在下二人不配見你的廬山眞面目？」

南刀道：「不，就是有不便出轎的原因，不是醜媳婦怕見公婆。」

扈世雄哈哈大笑道：「甚麼原因使譚大俠不便出轎呢？」

南刀問道：「你是無尾虎還不是插翅虎？」

扈世雄道：「在下扈世雄。」

南刀一哦道：「那麼，你就是無尾虎了，你的名氣可眞不小，山東一地無人可及……」

扈世雄道：「不敢，與譚大俠相比，猶如螢火之對明月。」

南刀道：「這個比喻不通。」

扈世雄一怔道：「哦？」

南刀道：「我的名氣雖比你大得多，可是沒有多少人怕我，而你——你們二位寨主，却是人人畏懼，令人談虎色變。」

他歇了歇，又道：「所以你我不能相比，不同類也。」

扈世雄有些哭笑不得，道：「譚大俠，我兄弟二人是一條腸子通到底的人，說話不喜歡拐彎抹角，就請開門見山道明來意如何？」

南刀道：「我們南方人不像你們那麼爽直，我們喜歡拐彎抹角。」

柴鵬冷笑道：「拐彎抹角的話，在下也聽得懂，請說便了。」

南刀道：「等一下，讓我喝點水潤潤喉嚨……」

他在轎中備有茶水，只聽他「咕嚕咕嚕」的喝了幾口水，接着愜意的透了口氣道：「好了，這一路顚簸眞是够苦的，你們這龜母頂眞不好走，怪不得連官兵也奈何不了你們。」

柴鵬道：「我們五虎山寨開山以來，你譚大俠是第一位客人，除了你譚大俠之外，我們不會接納第二個客人。」

南刀道：「承蒙不棄，榮幸之至。」

扈世雄漸感不耐，道：「譚大俠，你甚麼時候才肯把話帶入正題？」

南刀道：「現在就來——一號二號，你們告訴他們好了。」

一號二號答應一聲，兩人一齊走到廳門前，轉回身子，面對二虎而立。

這是堵住出路，關起門來捉賊之意。

二虎面色遽變道：「這是幹甚麼？」

一號冷冷道：「挑山寨！」

扈世雄滿面驚愕道：「挑山寨？」

二號接口道：「就是把你們兩隻老虎打死，再放火燒掉山寨的意思。」

扈世雄還是有些不相信，又問道：「爲甚麼？」

一號冷冷道：「打老虎也要問理由，

笑話！」

扈世雄臉色漸漸難看，聲調一沉道：「不是開玩笑的吧？」

二號道：「不是。」

話聲中，刀已出鞘。

扈世雄忽然狂笑起來，說道：「譚宗武，你且說說看看，我兄弟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南刀漫聲道：「別叫，我要歇歇了，不跟你們說話啦！」

柴鵬眉頭一皺道：「譚宗武，咱們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今日之事，你最好把話說清楚，免得傷了和氣。」

南刀沒答話，好像已睡着了。

一號說道：「我師父要歇歇，別去吵他？」

柴鵬轉望他冷笑道：「那麼，你來回答？」

一號道：「你這人眞是有點婆婆媽媽，早告訴你我們是打老虎來的，這理由還不够充分麼？」

柴鵬道：「眞的要打？」

一號道：「不錯！」

扈、柴二人互望一眼，有些不知所措，因爲他們剛才出寨迎接南刀時，爲示尊敬，均將隨身武器解下，現在兩人都赤手空拳，要跟一號和二號動手，不免有些躊躇。

二號不管三七二十一，跨上一步，颼然一刀劈出，大喝道：「看刀！」

一號也跟着出手。

扈、柴二人只得空手迎戰，四個人捉對兒就在廳上打了起來。

這時候，二虎以下的匪徒已知廳上起了衝突，就有五個二虎麾下的高手持械衝入廳中，其中一人把一對鋼鞭和一對短戟拋給扈、柴二人，五人隨即欺上轎子，要動手了。

三號和四號早已持刀在轎前，好似兩尊不可侵犯的門神，厲聲道：「我師父在歇着，不得無禮。」

那五個高手那識厲害，一聲吶喊，衝前便殺。

三號和四號刀一出鞘，便似閃電上下翻飛，只聽一片「叮噹劈拍」銳响過後，五個高手的五件兵器已全脫手飛去，其中還有兩個被刀所傷，倒了下去。

其餘三人頓如見了鬼一般，嚇得倉皇後退，不敢再上前攻擊了。

無尾虎和插翅虎手上有了兵器，與一號和二號打起來，才顯得有聲有色，可是只維持了盞茶工夫的平手局面，之後就開始走下坡，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矣！

他們早已知道南刀厲害，可沒想到他的四個轎伕也這麼了得，越打越心驚，便想逃到廳外去，但一號和二號緊緊堵住廳口，緊緊纏住他們不放……

再戰盞茶工夫，插翅虎柴鵬已告不支，被二號一刀砍下首級，死在廳上。

無尾虎扈世雄慌了，奪門欲逃，也被一號一刀砍斷雙腿，倒在地上慘叫了幾聲，就昏死過去了。

未死的三個高手早已魂飛魄散，連忙跪地求饒，哀叫「饒命」不已。

這時，轎中的南刀才開口道：「二虎既死，餘者可網開一面。」

一號喝道：「滾！」

那三人爬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

南刀道：「一號二號去放火，寨中必有不少財物，可任由他們取走，除非不得已，不可再傷人。」

「是！」

一號二號舉步出廳，放火去了。

南刀輕嘆一聲道：「這麼容易的事，竟然讓它錯過了三十年……」

×　×　×

北劍倒在路邊，好像死了一般。

這條路上行人不多，但偶爾也有車馬行人經過，過去的一個時辰之中，就有十幾個人由此經過，這些人都看到了倒在路邊的這個老人。

但是，停下來察看他的人，却不到半數，原因是大家怕麻煩。

一個倒在路邊的老人，不論他是死是病，惹上了都是一件麻煩事，死了要替他善後，病了要給他醫治，尤其是後一則，不但麻煩，而且要花費銀子。

因此，雖有幾人停下來察看，而一看他病得厲害，趕緊就走開了。

不過，這世上總有幾個善心的人，現在就來了一個！

這一個是釣魚的人，他手上拿着釣桿，身上揹着魚簍，一看見北劍倒在路邊，連忙上前蹲下，伸手一摸北劍的身子，發現還是活的，便將他俯臥的身子扳轉過來，急問道：「老丈，你怎麼了？」

北劍看來病得很重，但當他被扳轉過來時，面上的病容已一掃而光，衝着釣魚人一瞪眼道：「不怎樣，我在睡覺！」

釣魚人呆了，說道：「你在這路邊睡覺？」

北劍又瞪他一眼，沒好氣地道：「有何不可？」

釣魚人覺得自己多管閒事了，但仍不放心的問道：「你老沒有病吧？」

北劍怒道：「你才病了呢！」

釣魚人碰了一鼻子灰，乃訕訕的站起道：「我以爲……唉，眞是活見鬼了。」

說罷，就大步的走開了。

北劍輕輕一哼，又翻身俯臥着。

一會後，路上傳來一片「得得」的馬蹄聲，又有過路人到了。

這回來的是一對青年男女，各乘一匹駿馬，男的英俊瀟洒，女的貌美如花！

而且，背上各斜揹一柄長劍，劍穗在馳馬奔行中隨風飄揚！

北劍立刻發出了呻吟聲。

「咦，師哥，你看那路邊倒着一個老人！」

「快過去看看！」

兩人奔馳到北劍倒臥的地方，一齊從鞍上跳下，急急趨前察看，男的發現北劍還活着，也將他的身子扳轉過來，急問道：「老丈，你怎麼了？」

北劍呻吟道：「我……我……」

男的立刻回對女的道：「師妹，快將水袋取來，先讓他喝些水。」

女的依言取來水袋，小心的倒一些入北劍的口中，北劍這才表示好過一些，長吁一聲道：「謝謝，謝謝二位。」

男的問道：「老丈可是病了？」

女的白他一眼道：「當然是病了，一看就明白，還用問麼！」

男的道：「老丈生的甚麼病，怎麼倒在這路邊？」

北劍以虛弱無力的聲音道：「老漢……唉，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剛才路經此處時，忽然……忽然一陣天旋地轉，就不省人事了。」

男的道：「老丈是哪裏人？」

北劍嘆口氣道：「遠了，老漢是河北人氏……」

男的道：「怎麼到這裏來？」

北劍道：「來……來尋找我的兒子，那小子已三年沒回家……」

男的道：「為甚麼呢？」

北劍道：「唉，說來一言難盡……」

女的道：「師哥，這位老丈病勢不輕，咱們最好先送他入城，找個大夫給他看看，別儘是問這問那了！」

男的覺得有理，便向北劍道：「老丈，小可送你入城好麼？」

北劍道：「這……這……太麻煩二位了吧？」

男的道：「不會，不會，只是老丈能不能騎馬？」

北劍道：「老漢這會全身虛弱無力，不知能不能坐得牢……」

女的道：「師哥，你好糊塗，這位老丈病得這樣重，怎麼還能騎馬呀！」

男的道：「那怎麼辦？」

女的道：「揹着他呀！」

男的道：「對，對，我揹！我揹！」

於是，他將北劍揹了起來，步行上路，女的上馬在旁隨行，手牽着她師哥那匹馬……

走了七八里路，來到一處鎮上，一問之下，這鎮上沒有客棧，還好後來見到一座「寒林禪寺」，經女的入內情商，得主持同意，騰出兩間房子給他們三人住宿。

把北劍安頓下來後，男的便去鎮上找大夫，女的則在一旁照顧北劍。

北劍躺在床上，對女的表示感激道：「今天多謝你們師兄妹，要不然老漢只怕要陳屍路邊了。」

女的道：「老丈好好養病，等下我師哥把大夫找來，服個幾帖藥，說不定很快就好了。」

北劍道：「你們師兄妹真是好人，對了，老漢還沒請教你們的大名。」

女的道：「我叫祝美虹，我師哥叫谷舜——老丈貴姓大名？」

北劍道：「老漢姓呂……」

女的道：「你說出來找兒子，可知令郎在何處？」

北劍道：「聽說在合肥做買賣，已經整整三年沒回家，所以老漢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你們師兄妹是俠士吧？」

祝美虹道：「不，不是，我們剛剛下山不久，還沒幹過甚麼事，那裏稱得上俠士二字。」

北劍道：「看你們師兄妹都帶一把長劍，想必是名門高足……」

祝美虹道：「我師父名叫『祁連老人』司馬文艮，在中原只怕很少人知道他老人家。」

北劍却知道，而且知道了幾十年，但是他現在却裝不知道，而問道：「你們師兄妹此番進入中原，可有事情要辦？」

祝美虹搖首道：「沒有。」

北劍道：「那是出來玩玩的了？」

祝美虹道：「也不是。」

北劍道：「不是出來辦事，也不是出來玩，那麼……」

祝美虹似乎有些難為情，壓低聲音道：「告訴你，我們是下山來行俠仗義，揚名立萬的！」

北劍道：「這麼說，你們是俠士不錯囉！」

祝美虹忙說道：「不，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從祁連山下來到現在，甚麼事都沒幹過。」

北劍道：「為甚麼？」

祝美虹道：「沒有機會呀！」

北劍道：「其實你們已幹了一件——你們救了老漢一命。」

祝美虹道：「這算不了甚麼，我們所謂的行俠仗義，指的是除暴安良。」

北劍道：「唔，行俠仗義，可不單指除暴安良而言啊。」

祝美虹道：「是的，不過我們總想轟轟烈烈的幹幾件大事，這樣才痛快！」

北劍說道：「這要有很高的武功才行哩。」

祝美虹一笑道：「談到武功，我們師兄妹倒是不敢妄自菲薄。」

她忽然興緻大起，起身又道：「老丈，我露一手給你瞧瞧！」

一支筷子被她拋上了空中，在空中打轉——她就在一刹那間拔劍出鞘，但見劍光一閃，隨又納劍歸鞘。

那支筷子已落在地上，變成了兩片！

北劍喝采道：「好快的劍！」

他不是假意的喝采，而是打心底發出的讚揚，雖然他早知「祁連老人」調教出來的傳人絕對不含糊，可也沒料到他們已有如此高超的造詣。

谷舜領着一個大夫回寺來了。

大夫替北劍「問、聞、觀、切」了一番，最後搖搖頭，說道：「這位老先生沒病！」

谷舜一怔道：「沒病！人都差點死在路上，怎麼說沒病？」

大夫站了起來，以肯定的口氣道：「他身子好得很，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昏倒的，大概是趕路太累之故，多歇一歇就沒事了。」

連藥方也不開一張，頓足就走了。

谷舜呆了半晌，才回對北劍問道：「老丈，你覺得怎樣？」

北劍道：「這會好多了。」

谷舜道：「這麼說，那位大夫可能說對了，你老只是趕路太累之故。」

北劍道：「嗯，大概是吧。」

谷舜轉對祝美虹道：「師妹，這位老丈既然沒事，妳看咱們……」

祝美虹道：「咱們橫豎沒事，就陪這位老丈在此過一夜，明早再走便了。」

谷舜道：「好，妳去歇歇，由我來陪他好了。」

祝美虹回房歇息後，谷舜便在北劍床前坐下，他與北劍閒聊起來。

「老丈貴姓大名？」

「老漢姓呂。」

「容小可自我介紹一下，小可——」

「老漢已知道了，你叫谷舜，是『祁連老人』司馬文艮的傳人。」

「哦，我師妹都告訴你了？」

「是的，她說你們是下山來行俠仗義，揚名立萬的，可是，到今天甚麼都沒幹。」

「是啊！」

「你們還沒成親吧？」

「沒有，她說要等我幹出一番事業之後，才肯嫁給我。」

「那你等着吧，那一天很快就會來臨的！」

這一夜，谷舜就與北劍同床睡覺，一夜無事而過，次晨谷舜醒來，發現北劍已不在床上，後來又發現自己放在床頭的寶劍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小，趕忙來到隔房叫醒師妹祝美虹，一問之下，祝美虹才發覺自己的寶劍也失竊了！

谷舜大怒道：「咱們上當了，原來他是個老騙子！」

祝美虹道：「這可怎麼辦？」

谷舜道：「追！」

於是，他們匆匆辭出寒林禪寺，上馬急追，不料，他們剛剛馳上大路，赫然瞥見北劍坐在一株樹下，正在玩弄那兩把寶劍！

谷舜立即下馬，指着他斥責道：「喂！老頭，你這是甚麼意思？我們好心好意的救你，而你居然竊取了我們的寶劍，你開甚麼玩笑呀？」

北劍好像沒聽見他的斥責，口中喃喃說道：「一切都不錯，就只江湖經驗太淺，脾氣稍稍暴躁了些……」

一面說，一面將手上的一片樹葉彈上空中。

那片樹葉很輕，但在他手指一彈之下，竟直飛上三丈高空！

接着，他拔出寶劍，向上一揮，空中那片樹葉竟在空中裂成兩片！

谷舜見狀大吃一驚，失聲叫道：「你是誰？」

北劍慢吞吞道：「三月前我收到令師一函，他要我就便照顧你們……」

祝美虹一聽大喜道：「你是北劍呂雁豪！」

北劍輕噓一聲道：「小聲一點，別這麼大聲嚷嚷，令師有沒有教導你們遇事要沉着？」

谷舜連忙拉着祝美虹倒身下拜道：「晚輩谷舜祝美虹，叩見呂伯伯！」

北劍笑道：「這又迂腐了，我看你們兩個沒學到令師的甚麼優點，倒把他的毛病都學全了——坐下，咱們談正事！」

谷舜和祝美虹在他面前坐下來。

北劍道：「你們兩個心腸都不錯，已具備了做俠客的條件，現在我要傳授你們另一套劍法以為見面禮，然後我要你們去替我辦一些事情。」

語聲微頓，又道：「這件事情本應由我自己去做，但我實在懶得去跟那些跳樑小醜打交道，只好委託你們了……」

× × ×

從虹橋南行數里，便是滾滾東流的長江。

這裏有個小渡頭，經常有兩隻渡船對開，接送行人過江，船資一人一分錢。

薄暮時分，谷舜和師妹祝美虹雙騎並轡來到江邊的小渡頭，等了好一會，才見一隻渡船從江上慢慢搖過來。

在江邊等着上船的人已有二十多個，谷舜一看這情形，就向師妹道：「咱們上不了船了。」

祝美虹道：「怎麼呢？」

谷舜道：「妳看那隻渡船，頂多只能載二十多個人，咱們這兩匹坐騎絕對上不去。」

祝美虹道：「這怎麼辦？」

谷舜道：「只好等下一班了。」

旁邊一個老人插口道：「沒有下一班了，這是今天最後的一渡。」

谷舜便向他請教過江之策，老人想了想，舉手一指下游道：「距此不遠的江邊，有個叫李三郎的，他有一條捕魚船，你們去跟他打個商量看看，說不定他願意送你們過江。」

「多謝老丈指點。」

當下，師兄妹兩人牽着坐騎往下游行來。

行不多久，果見江岸高處有一棟茅屋，屋外晒着漁網，而江邊又停泊着一艘漁船，看那漁船的大小，載送兩匹馬過江絕無困難，谷舜料想必是李三郎，便囑師妹看着坐騎，自己就向茅屋走過去。

剛剛走近茅屋，就聽見屋裏有一片哭聲和一片喝罵聲——

「走，沒銀子，你這妹妹拉去抵償也成！」

「不，求求你，董大爺，請你再寬容數日，小的一定會把銀子繳足的。」

「滾開！」

「哎呀！」

然後又是一片女人的驚呼哀號！

谷舜快步跑近茅屋門口，只見兩個彪形大漢正把一個姑娘拖出來，而一個中年人和一個老媼則拚命拉住那姑娘的另一隻手，不讓那個彪形大漢把那姑娘拖走，旁邊還有一個作威作福的老人，口中不停的喝着：「拖走！拖走！」

谷舜已知是怎麼回事，便上前攔住那兩個彪形大漢，沉聲道：「你們放手！」

其中一個彪形大漢眼睛一瞪，大喝道：「讓開！那裏來的小子，管閒事竟敢管到大爺的頭上，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

谷舜笑道：「是！」

手掌連揮，但聞「拍！拍！」二响，那彪形大漢登時滿口噴血，摔倒在地！

另一個彪形大漢一見大怒，立刻放開那姑娘拔出腰刀，大吼一聲，一刀對着谷舜猛劈過去。

谷舜身形一側，掌出如電，一把扣住對方握刀的右腕，真力透指而下！

那彪形大漢登時面容一慘，豆大的汗珠從頭上涔涔沁出，接着發出一聲哀鳴，整個人蹲了下去。

「砰！」

谷舜一脚撥出，將他撥出了二三丈之遠！

那個滿嘴流血的彪形大漢一跳而起，也拔出腰刀，對着谷舜瘋狂劈出！

谷舜避過三刀，猛可一掌砍出，正中彪形大漢的手臂，淸淸楚楚的聽出一聲骨折聲响，於是彪形大漢又倒在地上直哼哼了。

那個作威作福的老人一看到這情形，嚇得臉色都白了，拔步便欲開溜。

谷舜冷冷道：「站住！」

老人渾身一震，站住不敢稍動。

谷舜道：「轉過來！」

老人乖乖的轉過身子。

谷舜雙目迸出如刀寒芒，問道：「你是混江龍解大海的甚麼人？」

老人悚悚發抖道：「小……小老兒是他……是他的帳房。」

谷舜冷笑道：「會打算盤？」

老人不敢搭腔。

谷舜問道：「這家人欠了你們多少銀子？」

老人輕聲輕氣的回答道：「欠了十兩銀子。」

谷舜道：「你有沒有女兒？」

老人囁嚅道：「有……有三個。」

谷舜道：「我化十兩銀子買你一個女兒，你願不願意？」

老人又不敢接腔。

谷舜聲調一沉道：「滾！回去告訴混江龍解大海，說我——谷舜，明日午前到訪！」

老人如聆大赦，趕忙招呼那兩個彪形大漢，三人抱頭鼠竄而去了。

李三郎一家人呆呆的站着，心中又驚又喜又憂，目送他們三人遠去之後，才一齊向谷舜跪下，叩頭稱謝不已。

谷舜臊紅了臉，連忙將他們一一拉起，說道：「快別如此，折殺小可了！」

李母感激涕零說道：「這位俠士，今天要不是你來了，我們二姐兒一定……一定……」

谷舜忙道：「好了，好了，這位大娘妳請放心，從明天起，你們在江上討生活的人再不必向解大海繳銀子，小可保證明天之後再沒有解大海這個人了！」

李母忽然眼睛一亮，破涕爲笑道：「對了，昨夜老身做的那個夢，應上了！應上了！」

李三郎忙道：「娘，不要說啦！」

李母白他一眼道：「爲甚麼不能說？這是神託夢給娘的，眞眞實實的事情，爲甚麼不能說？」

接着回對谷舜笑道：「昨夜老身做了個夢，夢見一個白衣人手拿一把寶劍，一下就把解大海那天殺的老狗頭砍下來，後來那白衣人就到了我家，娶我們二姐兒爲妻……」

二姐兒就是那個姑娘，她聽了母親的話，羞得跑入屋裏去了。

谷舜又臊紅了臉，道：「大娘，我不是那個白衣人。」

李母道：「你是！你是！你今天救了我們二姐兒一命，這是神的意旨，有緣千里來相會！」

附近忽然傳來幾聲吃吃脆笑：「眞不錯，現在總算有姑娘肯嫁給你了！」

是祝美虹！

谷舜更是尷尬，一把扯住李三郎道：「老兒，你開船送我們過江如何？」

李三郎看看祝美虹又看看他，面露驚疑道：「你們是……」

谷舜道：「她是我師妹，我們要找混江龍解大海去，可是渡船坐不下，他們說你有一條漁船，你快送我們過江好麼？」

李三郎忙問道：「你們要找解大海幹麼？」

祝美虹大聲道：「砍下解大海那天殺的老狗頭！」

李母大喜道：「是吧？老身沒說錯吧？你就是那白衣人！你會娶我們二姐兒爲妻的，這是神託夢告訴老身的，姻緣註定，錯不了啦！」

李三郎將母親拉入屋中，過了一會才又出屋向谷舜表示歉意道：「家母年紀大，口不擇言，請別介意。」

谷舜道：「不妨。」

李三郎接着以嚴肅的表情道：「那解大海武功高得嚇人，手下又養了許多可怕的打手，你們師兄妹去了只怕凶多吉少，還是趕快逃命爲佳。」

谷舜笑道：「別替我們担心，我們是專程前來找他的，他壞事幹得太多，該遭報應了。」

李三郎道：「一定要去？」

谷舜道：「非去不可！」

李三郎說道：「好吧，我送你們過江去。」

三人來到江邊，將兩匹馬牽上船拴好，李三郎隨即解纜開船，朝對江駛去。

彎刀也似的上弦月出現在深藍的夜空上時，船已靠上長江南岸，李三郎帮着他們將坐騎牽上岸後，說道：「再往前走一里許便是甘露寺，你們可在那地方住宿一夜，明早再往東走十幾里路，便可見到北固山，混江龍解大海的住處就在北固山上，名字就叫『大海山莊』。」

× × ×

大海山莊眞夠大，從山下一層一層的延伸到山腰，眞個是高樓連雲起，規模雄偉，氣象萬千，不知底細的人必以爲是哪位王爺的行宮。

祝美虹遙望大海山莊，大惑不解道：「他住這麼大的房子幹麼？」

谷舜笑道：「這樣才能表現他是一方之雄嘛！」

祝美虹道：「要是我，我一定不要住這麼大的房子，打掃一次，只怕要化一個月的時間，那可要我的命哪！」

谷舜道：「妳如住這麼大的山莊，就不必親自打掃，自有下人代勞。」

祝美虹一哦說道：「他一定有不少手下……」

谷舜道：「當然，我料最少一千！」

祝美虹抽了一口冷氣道：「你是說：今天咱們要跟一千人拚鬥？」

谷舜笑了笑道：「大概不要，那樣不累死才怪呢。」

祝美虹問了問背上的寶劍，道：「這是咱們首次的除暴安良，可不能失敗！」

谷舜道：「不錯，絕對不能折了呂老前輩的名頭！」

師兄妹在交談間，雙騎已然馳臨大海山莊的大門外。

大門外，已有四人站在那裏候駕！

四人中，兩個是中年人，兩個是老頭

子，個個體形驃悍，目光炯炯，分明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們的武器也非常特別，兩個中年人一拿一對金筆，一拿兩口日月雙刀；兩個老頭子一持八環大刀，大如關雲長的靑龍偃月刀，另一個持丈八長矛，矛頭烏黑如墨，顯然淬有劇毒！

四人一排巍立，恰如兇神惡煞，够嚇人的！

谷舜與師妹祝美虹相視一笑，同時下馬，從容舉步走過去。

那手持丈八長矛的老頭子用力一頓長矛，吐出雄渾的聲音道：「你是谷舜？」

谷舜點頭道：「是，旁邊這個是我師妹祝美虹。」

那老頭子嘿嘿的冷笑起來：「你們好大的胆子，竟敢到太歲頭上動土！」

谷舜笑笑道：「四位是解大海的甚麼人？」

那老頭子又一頓長矛，沉聲道：「哼，你們必是剛出道的，難怪不識得我們雙煞絕！」

谷舜道：「你說對了，我們是剛出道的，所謂之初生之犢不畏虎。」

祝美虹接口迸出一句道：「幸好你們不是虎，而是貓！」

那老頭子聽了很生氣，喝道：「報上師承！」

谷舜哈哈笑道：「這倒不必了，家師在中原武林無甚名氣，唬不倒你們的。」

祝美虹又接口道：「我們要見解大海，快叫他爬出來讓我們見見！」

那老頭子面容一沉，殺氣浮上眉頭，獰笑道：「要見我們莊主，得先通過我們這一關！」

祝美虹道：「這還不容易！」

嬌軀一閃，似蝶飛舞，倏地在對方的跟前繞了一轉，就聽見一個淸脆的耳光聲响！

那老頭子的左邊面頰立現五條指痕！

這樣快的身法，實是對方做夢都沒想到的事，別說那老頭子爲之怔住，旁邊那三人也不禁爲之目瞪口呆。

那老頭子一怔之後，登時暴跳如雷，髮指皆裂，大吼一聲，丈八長矛一振，搶步猛刺而出！

祝美虹却不爲其氣勢所奪，一聲嬌笑，反而揉身欺上，從長矛旁邊穿過，快速的欺到他跟前，駢指搶點他的雙目！

那老頭子亦非弱者，右脚後退一步，手中的長矛向上一抬，反向祝美虹胸口撞去。

大凡使丈八長矛的人，都有一身雄厚的神力，這時老頭子撞出的長矛，力逾千斤，銳不可當，若是被他撞中，必是血肉紛飛！

但祝美虹應變的身法簡直妙到峯巔，只見她身形猛可一蹲，同時伸脚掃出！

那老頭子反應亦快，雙足一頓，縱起兩丈多高，避過了祝美虹的掃堂腿，空中長矛招式一變，凌空直刺而下——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然一聲巨响，老頭子背上已中了一掌，登時「哇！」的噴出一道血箭，整個人便從空中重墜落地，扒在地上起不來了！

原來，祝美虹在一腿掃空之後，已料到對方會向上跳，因之身子順勢一旋而起，跟着對方竄上空中，剛好到了對方的背後，就乘勢拍出一掌，擊中了對方的背心靈台大穴。

谷舜拍手喝采道：「師妹，打得好！打得好！」

那三人一見同伴十招不到就已慘敗，不禁面色遽變，三人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後，立即躍身散開，站成一個三角陣式，擺出了聯手攻擊的姿態。

谷舜笑道：「師妹，好戲還在後頭，我看別跟他們作耍了。」

說着，右腕一翻，慢慢拔劍出鞘。

祝美虹也跟着撤劍在手，吃吃笑道：「我已做倒了一個，那兩個留給你了！」

「了」字一出口，劍尖已點到那使八環大刀的老頭子的胸口！

那使大刀的老頭子舌綻春雷大吼一聲，以刀柄格開來劍，緊接着大刀一橫，「呼」的一聲，對準她腰上橫劈過去！

別看大刀笨重，在他舞來却是輕如無物，出招又快又穩！

但是，祝美虹却靈如枝上小鳥，縱跳之間，很輕易的就避過他的一輪猛攻，跟着手中長劍連續點出，反而將他迫退了數步……

這時候，那兩個中年人却還在與谷舜靜靜地對峙，雙方蓄勢以待，準備一擧克敵。

一對金筆和兩口日月雙刀高擧如蟹脚，在陽光下閃閃生輝，看架勢，身手不在二老人之下！

谷舜豎劍於胸前，面上掛着微笑，等待着一場暴風雨的來臨……

驀地，刺目的光芒如電竄動了！

金筆與日月雙刀從左右攻上了谷舜，招式怪異至極，也凌厲至極！

谷舜靜如處子，動似脫兎，只聽他一聲長嘯，手中寶劍猛的舞出一團火球——

火球乍現即失！

那兩個中年人仰身暴退！

人雖退了，却有四隻手和四件武器留在地上，那四隻手掌掉在地上時，還在輕輕抖動呢！

他們直到退開站定之時，才發現自己的雙手沒有了，頓時驚得魂都沒了，狂叫一聲，急進入莊。

谷舜沒有追擊，納劍入鞘，看着師妹大戰那個使八環大刀的老頭子，含笑道：「師妹，別浪費力氣啦！」

其實，使大刀的老頭子身手極强，他與祝美虹鬥了數十招後，並未露出敗象，可是谷舜一劍砍下兩個中年人的四隻手掌，這等神奇的劍術却使他胆寒了，此刻聽了谷舜的催促，不覺鬥志全消，連忙虛幌一刀，頓足退出數丈拖刀欲遁入山莊——

「那裏走！」

祝美虹一聲嬌喝，縱身疾起，倏忽追到對方頭上的空中，一劍刺下！

使刀的老頭子趕忙一偏身，擧刀上冲，但終於慢了一步，一隻右耳頓被削落地上！

「哎呀！」

他大叫一聲，棄下大刀，沒命也似的逃入莊裏去了。

這場搏鬥，是他們師兄妹自下祁連山

以來首次與人對敵，結果不費吹灰之力就大獲全勝，兩人因此信心更增，當下並肩大步入莊，決心剪除橫行不法禍害長江數十年的混江龍解大海！

過了莊門，忽聽一聲吶喊，一下跳出了二三十個打手，將他們包圍了起來。

這些打手手上都有殺人器械，個個都似亡命之徒，準備與人拚個死活似的！

師兄妹刹住了脚步，谷舜凝目掃視他們一遍，開口冷冷道：「聽着，我們只要解大海一個，你們這些人別來送死！」

「殺！」

一聲吼叫，二三十人一湧而上，刀槍齊出，沒頭沒臉的攻了上來！

師兄妹只得動手迎戰，但兩人均未拔劍，只用帶鞘的長劍迎敵，因爲其師「祁連老人」司馬文良在送他們下山之時，曾經諄諄告誡，要他們以忠恕處世，不可妄開殺戒。

眼前這些打手，雖然均非善類，但總算是小嘍囉，因此他們只打算略施薄懲，不想趕盡殺絕。

但儘管他們手下留情，那羣打手仍然討不了好，不消片刻工夫，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傷的傷倒的倒，不成樣子了。

× × ×

解大海還在睡覺，擁抱着愛妾大發鼾聲！

他已是六十老人，這樣的年齡說甚麼也不能跟年輕人相比，夜裏如是太忙碌，第二天一定起不了早的。

所以，雖然已中午，他還在酣睡之中，根本不知來了兩個要命的人。

「砰砰砰！砰砰砰！」

房門一陣猛响，才把他從睡夢中拉了回來。

他翻身坐起，揉着惺忪睡眼，沒好氣地說：「甚麼事啊？」

房外有人氣急敗壞地道：「莊主，不得了，不得了了！您快出來呀！」

解大海慢騰騰的取衣穿上，一面答道：「別急，就出來了。」

自從在長江打下基礎，建立了他個人的勢力之後，他已享受了幾十年的養尊處優，不論發生了甚麼事，他只要用嘴巴交代下去，就一切解決，因此房外那人雖然催得急，他還是滿不在乎，慢慢的穿衣，慢慢的穿鞋。

然後，慢慢的走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就是那個董姓帳房，他一見莊主現身，慌忙說道：「莊主，大事不好——」

「住口！」

「是！」

「慢慢說來。」

「是！」

「說呀！」

「是……是昨天黃昏在李三郎家出現的那個叫谷舜的小子，他和他一個師妹打進莊裏來了！」

解大海仍然不太起勁，淡淡問道：「雙煞雙絕還在睡覺麼？」

董帳房一臉惶急道：「不，他們四人敗了，都被砍斷了雙手。」

解大海濃眉微動，又問道：「莊內五百個打手不濟事麼！」

董帳房道：「是的，他們一批一批的上去，結果都被打得滿地打滾！」

解大海「唔！」了一聲道：「那個姑娘多大年紀。」

董帳房道：「二十歲左右。」

解大海道：「人長得怎樣？」

董帳房道：「很漂亮。」

解大海一聽這話，登時像一頭睡醒的獅子，狂笑一聲道：「好，傳令下去，本莊主親自出戰！」

董帳房道：「是！」

掉頭欲行之際，忽聽院子上傳來一聲沉叱：「快說，他在哪裏！」

接着是一個戰戰兢兢的聲音答道：「就……就在拐角那一間樓閣上！」

董帳房面色大變，面對解大海顫聲道：「糟了，打過來了！」

過去幾十年中，也曾有人入莊挑衅，却從未有人這樣勢如破竹的一路打入內院，是以解大海也不禁有些心驚，趕忙轉入房內，取出他的成名武器——一對流星銅鎚！

這對流星銅鎚，據說每顆重達五十斤，可是在他掄動起來却輕若兩顆石子，快逾流星，幾十年來就有不少武林高手敗在他這對流星銅鎚之下，他也就是靠這對流星銅鎚建立之勢力的。

不過，他已很久沒動過這流星銅鎚了，自從勢力形成之後，他總是動口不動手。

也許是許久未拿過之故，此刻拿在手裏，竟覺相當沉重！

「解大海，你下來。」

谷舜已在樓閣外面叫陣了。

解大海趨至窗口一看，就看見谷舜和祝美虹仗劍立在院上。

但最使他看了心驚的是，此刻的大海山莊竟已面目全非，有幾處房屋已冒起了火焰，地上還躺着不少人，大約有兩百個以上。

他不禁勃然大怒！竟從窗口飛落院地上，厲聲道：「好小子，你們必是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到老夫的大海山莊撒野！」

谷舜打量着他，笑問道：「你就是混江龍解大海？」

解大海鼻孔擴大，似乎要冒出烟來：「不錯，老夫正是混江龍解大海！」

谷舜道：「告訴你一個壞消息，今天我們師兄妹要收拾你的老命！」

解大海獰笑道：「報仇？」

谷舜搖頭道：「不是。」

解大海厲聲道：「要不，你們亦爲何來？」

谷舜道：「你太霸道，强迫長江往來船隻及漁人繳租，美其名曰：『保護金』，而且需索無度，逼得許多漁人跳江自殺，還經常搶劫良家婦女供你玩樂，像你這樣的大了蛋，早就該死了。」

解大海嘿嘿冷笑起來，道：「這麼說，你們是打抱不平的俠客了。」

谷舜道：「正是！」

解大海哈哈大笑道：「小子，老夫也告訴你一件事，過去有許許多多自命俠客的人前來找碴，結果沒有一人能够活着走出老夫的大海山莊！」

谷舜笑道：「這回情況不一樣了！」

解大海暴聲道：「一樣！」

谷舜道：「那麼，咱們見個眞章！」

長劍一揚，擺開了搏鬥的架式。

解大海掄動一對流星銅鎚，發出「虎虎」之聲，然後在一聲大吼之下，右手的流星銅鎚就似流星飛出，直奔谷舜的胸口打去。

谷舜閃開一步，振劍點出。

但解大海出手更快，左手的流星銅鎚緊接着打出，去勢有如一顆炮彈，迫得谷舜不得不收劍躲避。

解大海氣勢如濤，一對流星銅鎚連續打出，而且越打越快，到後來好像在他手上的流星銅鎚已不只兩顆，而有幾十顆似的。

他的確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這也是他能够雄踞長江的本錢。

谷舜在來此之前，已從北劍口中得知此獠之能耐，因此他不求急功，先採守勢，沉着應戰。

祝美虹則在一旁準備支援，因爲她也知道解大海的武功極强，師哥一人只怕應付不了。

一眼望去，滿場只見銅鎚如流星飛竄，虎虎之聲震人心弦，谷舜的劍幾乎很難攻得進去，一直被迫得滿場游走躲避……

但是，打了一刻時後，戰況有些改變了，解大海出手不再那麼勇猛快速，他的頭額上開始沁出汗珠，顯得後繼無力了。

這種情形看在谷舜眼裏，他知道是時候了。於是他開始採取攻勢，連連運劍出擊！

解大海奮力化解了他十幾劍後，只覺心房劇烈的跳動着，氣有些喘不過來，好像隨時會窒息似的，這種情形是以前所沒有的。

他這才慌了起來，暗自埋怨自己太疏懶鬆懈了，這一二年來爲甚麼竟把功夫荒廢了，爲甚麼只顧吃喝玩樂！

可是後悔已經太遲，谷舜的劍也不容許他多想，每一劍都似一道閃電，逼近，再逼近。

他又勉强接了幾招後，覺得心房快要停止跳動了，趕忙一步跳出戰圈，大叫道：「且住！」

谷舜也覺他的「疲倦」來得太快，好像有某種病要發作了的樣子，乃停止攻擊，笑問道：「你怎麼了？」

解大海氣喘如牛，手撫着心口道：「我……我……我……」

谷舜微微一笑道：「瞧你累成這個樣子，是不是要歇一歇呀？」

祝美虹道：「別停，累死他！」

解大海喘了好一陣後，才覺好過一些，這才說道：「罷了，你們說一句好了，只要老夫拿得出，一定不叫你們失望！」

谷舜一怔道：「你在說甚麼？」

解大海道：「老夫老了，不跟你們這些年輕人鬥氣，你要多少就說一聲。」

谷舜初下江湖，有許多事情還不懂，仍然聽得滿頭霧水，轉對祝美虹問道：「師妹，妳聽得懂他在說甚麼嗎？」

祝美虹一噘唇道：「鬼才懂得他的意思！」

解大海不禁苦笑道：「他媽的，老夫縱橫江湖數十年，今天碰上你們這兩個……眞眞是莫名其妙！」

谷舜道：「你才莫名其妙，不過你倒說對了，今天碰上我們師兄妹，活該你倒霉！」

解大海道：「你爽快的說，要多少？說吧！」

谷舜道：「甚麼多少？」

解大海道：「銀子呀！」

谷舜這才明白，不覺大笑道：「哈哈，你要銀子來講和麼？」

解大海道：「這是你們運氣好，幾十年來，老夫從來沒有這樣好說話。」

谷舜笑道：「承你瞧得起，小可不勝榮幸之至。」

解大海道：「你開個數目吧！」

谷舜摸着下巴道：「讓我想想看，你在這長江已橫行了二十年，據說你每年就有將近五十萬兩銀子的收入，一年五十萬，十年五百萬，二十年就是一千萬了，再加上利滾利，我想……算了，多了我們也拿不走，就給個一千萬兩好了。」

解大海瞪大眼珠道：「你說甚麼？」

谷舜伸出一個指頭道：「一千萬兩，買你一條老命！」

解大海氣炸了肺，大喝道：「好小子，你這不是獅子大開口？」

谷舜道：「是，是有點獅子大開口，不過你只有出這個數目，我才滿意。」

解大海急怒攻心，臉都脹紅了，指着谷舜道：「小子，你……你……你……」

忽然眉頭一皺，滿面痛苦 手按着心口喘起來，一邊喘一邊叫道：「我……我的心好疼！」

眞是疼，因爲冷汗都冒出來了。

祝美虹又一噘唇道：「別裝啦，虧你還是雄踞長江的大人物，說起一千萬兩銀子，你就心疼了，眞是豈有此理！」

解大海却似疼得厲害，扔掉了手上的流星銅鎚，雙手捧心蹲了下去，荷荷的叫道：「我……我的心好……好疼，來……來人呀！」

他還有不少手下，可是現在都遠遠站着，沒有一人敢過來。

解大海又氣又急，大叫道：「氣……氣死我了，你……你們快，快過來呀！」

大家被谷舜和祝美虹打怕了，還是沒有一人敢過來扶他一把。

解大海終於倒在地上，捧心縮成一團，慢慢的失去了知覺。

谷舜起初還以爲他裝死，及至發現情況不對而上前探視時，才發現他已死了，不禁愕然道：「怪事，他眞死了啊！」

祝美虹驚訝道：「心疼死了！」

谷舜道：「是呀！」

風調雨順　敉平九龍

南刀的轎子被抬上一座山頭。

這座山頭名叫「九龍岡」，亦是綠林十大山寨之一，勢力之大，更在五虎山寨之上。五虎山寨只有兩個大頭目，而九龍岡這座九龍山寨的頭目却有九個之多。

他們的綽號都有一個「龍」字，甚麼「雲中龍」、「鬧海蛟龍」、「擺尾神龍」以至「滾地龍」等等，個個都有一身驚人的技藝，而且手下有一萬個嘍囉，他們

一旦下山打劫，就如蝗蟲一般，所到之處，無一倖免。

這一天，「風調雨順」四大金剛抬着南刀來到了九龍岡的山中，當然立刻驚動了山中的嘍囉，他們非常驚奇，以爲眼睛花了！

因爲，多年以來，九龍岡一直被人目爲是一處鬼域之地，沒有人敢到這裏來，而今天居然出現了一頂轎子，莫非是迷路了？

不對，九龍岡百里之內無人居住，而且此處距大路甚遠，再怎麼迷路也不會迷到這深山裏來吧？

衆嘍囉這麼一想，便覺事有蹊蹺，絕不可將它視爲「迷途羔羊」，因此就有一個嘍囉射出一支響箭，命令轎子停下。

響箭射落在轎子的前面草地上。

這是綠林道上的規律，響箭一到，行人車馬必須就地停住，否則殺無赦。

抬轎子的「風調雨順」四大金剛當然懂得規律，立刻停住脚步，一號趨前稟告道：「師父，有一支響箭射到，請指示對策。」

南刀道：「不要莽撞，咱們的策略是擒賊擒王，射人射馬，對小嘍囉則要寬大些。」

於是，四大金剛站着不動。

一小撮嘍囉便從草叢裏跳出，將轎子包圍起來，其中一個喝道：「轎中是何人，幹甚麼來的？快說！」

他以爲四大金剛只是普通轎夫，因此不問他們而問轎夫中的南刀。

南刀和和氣氣地道：「請問，這裏是九龍岡麼？」

那嘍囉道：「不錯！」

南刀舒了一口氣，道：「還好沒走錯路……」

那嘍囉聽他口氣那麼自在，倒不敢太粗野了，改以平和的語氣道：「閣下何人？請亮個萬兒，若是我們寨主的朋友，小的好去通報。」

南刀道：「我認識你們那位叫『滾地龍』胡全的寨主，他是第幾位寨主呀？」

那嘍囉道：「胡寨主在我們九龍岡中排名第四，請問閣下貴姓大名？」

南刀道：「我姓譚，名宗武。」

那嘍囉道：「好，請在此稍歇片刻，待小的入寨通報。」

他掉頭便走，可是才跨出兩步，突然全身一震，轉回身子，駭然道：「你……你說你叫甚麼？」

南刀道：「譚宗武。」

那嘍囉嚇白了臉，失聲道：「南刀譚宗武！」

南刀道：「是呀！」

那嘍囉叫了一聲「我的媽！」轉身拔腿便跑，飛也似的跑上山去了。

約莫頓飯工夫，一片蹄聲如雷而至，九龍岡的九位寨主騎馬趕到了。

他們在距離轎子一箭之地就跳下馬來，九人橫排一列，一齊抱拳道：「在下等不知譚老前輩駕到，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南刀道：「別客氣——哪位是『滾地龍』胡全胡寨主呀？」

一個年約四十開外，身材短小精悍的中年漢子走前幾步，倒身下拜道：「弟子胡全，拜見師祖。」

南刀道：「你稱我爲師祖，這表示你眞是我譚宗武的徒孫了？」

滾地龍胡全誠惶誠恐的答道：「是的，弟子是……是杜金福的記名弟子。」

南刀道：「杜金福……哦，我想起來了，他是我以前的記名弟子；這樣說來，你眞是我的門下弟子嘛！」

滾地龍胡全表情很尷尬。

南刀又道：「我聽到了不少人說起，說你對外宣稱是我譚宗武的門下，我想了好久也想不起來；今天我路經此地，便決定上山來問個明白，現在經你這麼一解釋，我總算明白了，不錯不錯，我的記名弟子所認的記名弟子，當然也算是我的徒孫囉！」

滾地龍胡全滿面通紅。

南刀道：「你怎麼不說話呀？」

滾地龍胡全期期艾艾道：「您……您老人家今日大駕光臨此地，不知……不知有何教誨？」

南刀道：「沒有，只是想上山玩玩，和你這個從未見過面的徒孫歡敍歡敍，只不知你歡不歡迎？」

胡全恭聲道：「師祖肯上山小住，是弟子無上的榮幸。」

南刀道：「還有那八位寨主呢？他們不知歡不歡迎？對了，你該爲我引見引見呀！」

胡全乃一一爲之介紹，八位寨主的名號是：

第一寨主：雲中龍鹿樹柏。

第二寨主：鬧海蛟龍左運奎。

第三寨主：擺尾神龍仇思亮。

第五寨主：獨眼鬼龍麥霖。

第六寨主：矮龍曹玉雨。

第七寨主：五爪龍鮑雲驤。

第八寨主：爬山龍居化杰。

第九寨主：毒龍成長年。

這八位寨主在滾地龍胡全的介紹下，一一上前拜見，他們還摸不清南刀的來意，不願得罪他，故盡量表現得很友善、很恭敬。

南刀欣然道：「各位都是綠林豪傑，譚宗武有幸識荊，至感愉快。」

雲中龍鹿樹柏道：「譚老前輩乃領袖武林之一代武學大宗師，如肯入寨盤桓數日，讓晚輩等孝敬孝敬，這才是晚輩等畢生最大的榮幸呢！」

南刀道：「這幾天老夫生了一場病，正想找個地方歇歇，旣蒙寵邀，豈敢推辭，就請帶路便了。」

雲中龍鹿樹柏道：「山路崎嶇，行轎不便，請老前輩下轎乘馬如何？」

南刀道：「不，老夫不便出轎。」

雲中龍鹿樹柏道：「爲什麼？」

南刀道：「老夫沒能打敗北劍呂雁豪，羞於見人，發誓要在轎中了此殘生，永不出轎與人相見。」

雲中龍鹿樹柏愕然道：「這……」

南刀道：「鹿寨主若因此而懷疑老夫不是南刀譚宗武，老夫有辦法叫鹿寨主相信。」

雲中龍鹿樹柏確有滿腹疑雲，聞言乃乘機笑問道：「老前輩有何方法使晚輩柏

信？」

南刀道：「抬轎的四人是老夫的四個弟子，叫風調雨順四大金剛，他們是老夫的手脚，譚家刀法他們已學了十之八九，鹿寨主要是不信，可與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走幾招試試。」

雲中龍鹿樹柏一聽，不覺目瞪口呆，大感爲難了。

因爲，他是九龍之首，第一寨主的尊嚴不能不顧，有人叫陣就得接受，可是要他與名震天下的南刀譚宗武的嫡傳弟子動手過招，實在叫他有些心頭發毛。

南刀笑道：「要是鹿寨主不願一試，便請領路上山吧！」

雲中龍鹿樹柏覺得這話刺耳無比，他回頭看看八位寨主，見他們都似贊同自己與四大金剛之一動手一試，於是衝口道：「好，在下願與令高足切磋幾招，得罪之處，尚望老前輩海涵。」

南刀道：「別客氣，我輩習武之人，彼此切磋印證，就如文人碰面就吟詩作畫一般，乃是很稀鬆平常的事，誰勝誰敗，都不必放在心上——一號！」

一號躬身道：「弟子在。」

南刀道：「你以本門刀法與鹿寨主切磋幾招，出手可要有分寸，要知他們是你的侄兒輩，不可不留情。」

一號恭聲道：「弟子遵命。」

語畢，走出幾步，在草地上站住，解下懸在腰上的刀，慢慢的抽刀出鞘。

動作雖慢，大家氣派却表露無遺！

雲中龍鹿樹柏橫跨三步，與他面對面站定，從背上解下一對吳鉤劍，抱劍行了一禮：「請指教。」

身形一挫，吳鉤劍右上左下，擺出了堅强有力的攻擊態度。

一號神色冷漠地道：「出招吧！」

鹿樹柏喝聲「有僭！」右脚跨前一步，右手吳鉤劍順勢遞出，就向一號的脖子鉤了過去。

出招很快，很兇！

一號一直等到他的吳鉤劍攻進之際，才突然把頭一偏，手中鋼刀猛可一抬，錚然磕開他的吳鉤劍，繼之鋼刀一翻，快如閃電，奔向對方左肩。

這一招，妙到峯巔，頓時就將鹿樹柏迫得往後躍退，原來他料定鹿樹柏左手的吳鉤劍必會跟着攻出，因此一刀磕開其右手的吳鉤劍之後，鋼刀立刻奔向其左肩，壓制其次一步行動，此謂制敵之先機，非名家莫辦！

鹿樹柏一開始就被封住了攻勢，心中大不服氣，因爲他是綠林上響叮噹的人物，若然連南刀的一個「轎夫」都打不過，那麼他這個第一寨主就別想再幹了，因之一退之後，立即揮劍再進，把自己最得意的絕招打了出去。

豈知攻勢再發，驀覺眼前刀光乍現，似一條捉摸不定的神龍飛捲而至，還看不清對方的招式時，膝蓋上已「砰」的挨了重重的一擊！

他大叫一聲，仰身便倒，由於其痛入骨，就棄掉一對吳鉤劍，抱着膝頭縮成了一團。

其餘八位寨主一看這情形，臉色都變了。

南刀揚聲問道：「一號，你砍斷他的脚了？」

一號答道：「沒有，弟子只用刀背敲中了他的膝蓋而已。」

南刀道：「傷重麼？」

一號道：「不重，弟子出手極有分寸，鹿寨主頂多躺個三五天即可痊愈。」

南刀道：「這還好，咱們是來做客的，千萬不可對主人無禮。」

一號道：「弟子不敢。」

南刀接着問道：「鹿寨主，劣徒一時收勢不住，眞是抱歉，你不要緊吧？」

鹿樹柏痛得直冒冷汗，那裏還答得出來。

第二寨主鬧海蛟龍左運奎突然越前一步，冷笑道：「譚老前輩，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九龍岡的兄弟是否在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南刀道：「沒有呀！」

鬧海蛟龍左運奎道：「那麼，譚老前輩此來究有何指教？」

南刀道：「唉，剛才我不是說得明明白白了麼？只因聽說我有個徒孫在此落草爲寇，我今天適好路經此地，因此便上山來看看，認認從未見面的徒孫，如此而已呀！」

左運奎冷笑道：「你老如要追究此事，這只是胡寨主一人之事，與我們九龍岡無關！」

南刀笑道：「左寨主言重了，他的確是老夫的門下，老夫絕無怪他冒名之意——胡寨主，你說是不是啊？」

滾地龍胡全窘得無地自容，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南刀道：「好了，要是各位不相信老夫是南刀譚宗武，老夫再命劣徒與各位試試，我們譚家刀法可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呀！」

八位寨主面面相覷。

南刀道：「要是相信了，何不請老夫入寨？」

八位寨主仍是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如何來應付這個局面。

南刀笑了笑道：「胡全，您怎麼不開口？剛才你還叫我爲師祖，怎麼這會成了啞巴了？」

胡全吶吶然道：「我……我……」

南刀突然語氣一嚴，道：「好吧，我老實告訴你，上個月你捎給杜金福的信，杜金福拿給我看了，你在信上要求杜金福幫助你幹掉八位寨主，好讓你獨個稱雄，這件事有違武林道義，千萬幹不得，老夫今日就特爲此事來告誡你的！」

胡全面色大變，駭聲道：「師祖，你……弟子何曾寫信做此要求？」

南刀不悅道：「哼，在師祖面前，你還敢否認狡辯不成！」

胡全發現八個寨主已對自己投以憤怒的眼光，嚇得連連搖手道：「兄弟們別誤會，我胡全絕對不會做出這種卑鄙之事，咱們九人當年折箭爲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他一邊說一邊後退，因爲鬧海蛟龍左運奎和擺尾神龍仇思亮已在移步向他欺去，兩人面色一片冷峻，可以看出他們心中憤怒已極。

左運奎一邊舉步迫去，一邊寒臉冷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難怪譚老前輩會到咱們九龍岡來，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好大的野心呀！」

胡全差點哭起來，道：「二哥，這一定是誤會了，小弟可以發誓——」

仇忠亮厲聲道：「住口！我早就看出你姓胡的不是東西，看刀！」

撥風刀猛揚，一刀劈了過去！

胡全舉刀架住，大叫道：「三哥，你聽小弟一言，小弟眞的沒寫那封信呀！」

左運奎的武器是一把鋼叉，這時一振而出，對準他身上直扎過去，喝道：「沒的說了，今天我們就是要死，也要拉你作陪！」

胡全一步跳開，還來不及開口，仇忠亮的撥風刀又已「呼」然砍至，他為求保命，只得揮刀跟他們兩人鬥了起來。

這一打上手，更使其餘的六個寨主深信他懷有二心，於是一齊欺前將他包圍住，不使他有脫逃的機會。

胡全心慌意亂，不到幾個照面就被仇忠亮的撥風刀砍中了大腿，登時滾倒在地，左運奎搶前一步，鋼叉對準他的胸口猛力刺下！

「啊……」

一聲拉得長長的慘叫之後，扭曲的面部慢慢凝固，一動不動了。

南刀嘆了口氣道：「這小子的確該死，不過……左寨主，你這豈不是殺人滅口麼？」

左運奎拔出了血淋淋的鋼叉，正要拭去血漬，聞言面色一變道：「啊！你說甚麼？」

南刀道：「我說你在殺人滅口。」

左運奎怒道：「甚麼意思？」

南刀道：「你的陰謀騙得了別人卻騙不過老夫，胡全之所以寫那封信，全是受你唆使的，眞正想獨霸了九龍崗的，其實是你！」

左運奎為之驚怒交迫，厲聲道：「胡說！」

南刀冷冷道：「該死，你跟誰借了胆子，竟敢說我南刀譚宗武胡說？」

他把「南刀譚宗武」五個字說得特別响，使人覺得他這樣一位名震天下的武學大宗師絕對不可能是個順口胡謅之人。

那六個寨主果然覺得他「南刀譚宗武」不會無憑無據誣陷於人，於是六對憤怒的眼睛便轉投到左運奎的面上，冷冷的逼視着。

左運奎慌了，忙道：「各位兄弟莫聽他胡說，這是他的離間之計！」

六個寨主好像沒聽見，同時舉步向他迫去。

左運奎怕步上胡全的後塵，拖着鋼叉掉頭便跑；六個寨主見他跑了，更是深信不疑，喝聲「哪裏走！」，一齊縱身撲上去……

結果，在六個寨主的六件兵器圍攻之下，左運奎死得像胡全一樣快！

九條龍二死一傷，只剩下六個了。

這時候，轎中的南刀忽然嘆了口氣道：「眞是慚愧，想不到我譚宗武竟墮落到這步田地……」

第五寨主獨眼鬼龍麥霖耳朵尖，聽到了南刀這句話，不禁心頭一震，衝口道：「譚宗武，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南刀沒有回答，而向四大金剛說道：「徒弟們聽着，為師只因落得半身不遂，不得已而要耍嘴皮子，像這樣的事，你們可不能學啊！」

四大金剛齊聲道：「弟子省得。」

南刀道：「九龍已去其三，現在你們可以眞刀眞槍跟他們幹一幹了。」

「是！」

他後面這兩句話，仇忠亮等六人都聽見了，他們這才明白果然中了他南刀的離間之計，一時個個怒火塡膺，擺尾神龍仇忠亮厲聲道：「譚宗武，虧你還是一位武學宗師，想不到竟是如此卑鄙之人！」

南刀沒生氣，淡然道：「一號，你去收拾他。」

一號應聲而出。

他向仇忠亮招招手道：「你過來，我現在給你一個最公平而又沒有一點『卑鄙』的機會！」

仇忠亮剛才見他一個照面便將第一寨主鹿樹柏打傷，心中不免有些胆怯，但為了維持寨主的尊嚴，只得硬着頭皮迎了上去。

一號道：「準備好了沒有？」

仇忠亮撥風刀一橫，立開門戶道：「等着你！」

一號道：「你要我先動手？」

仇忠亮沉聲道：「不錯！」

一號一刀揮了過去。

這一刀慢得出奇，而且看上去沒有一點力量，好像怕傷了對方似的。

仇忠亮卻認為這一刀中藏鬼神莫測之機，內涵縱橫出奇之妙，一時竟不敢招架，反拖刀躍退一大步。

一號道：「怎麼啦？」

仇忠亮面上緋紅，突然發出一聲狠嗥，搶步疾進，於欺近到距離一號五步之處，身形忽然一個旋轉，撥風刀「呼」的掃了出去！

「神龍擺尾！」

一號口中叫着，揮刀迎出，態度很輕鬆！

一聲震耳的金鐵交鳴，仇忠亮頓如被人拋出的一條蛇，一直飛出三四丈，跌了個四脚朝天！

一號却沒有動一下。

他沒有動一下的原因，說來一點不奇，他破解對方的神龍擺尾，只不過用了四兩力氣罷了。

仇忠亮沒有受傷，他從地上一躍而起，大叫道：「兄弟們，九龍岡已面臨生死存亡之秋，大夥兒一起上啊！」

獨眼鬼龍麥霖，矮龍曹玉雨，五爪龍鮑雲驥，爬山龍居化杰，毒龍成長年五人亦有同感，因此，一齊掣出武器，決心拚了。

南刀道：「二號，你也上去。」

二號仗刀迎上去。

兩個對六個，雙方擺開陣式之後，便在一聲暴喝中幹上了！

一號迎戰仇忠亮、麥霖、曹玉雨三個人。

二號迎戰鮑雲驥、居化杰、成長年三個。

一陣令人驚心動魄的格鬥之後，六龍已不成其為龍，而成了金剛刀下的游魂，已被兩大金剛攻得手忙脚亂，全無還手之力了。

不久，矮龍曹玉雨首告不支，被一號用刀柄敲中後腦，撲地氣絕！

又不久，爬山龍居化杰被二號一刀砍下半個腦袋，亦告了帳！

這一來，剩下的四龍，鬥志全失，仇忠亮叫道：「點子扎手，快退入山寨。」

四人不約而同的頓足暴退，轉頭便往山上竄逃，把個受傷不起的第一寨主雲中龍鹿樹柏丟下不管了。

兩大金剛未追擊，因為他們必須抬轎子。

鹿樹柏看見四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寨主竟自顧往山寨裏逃命，氣得破口大罵，掙扎爬起，拖着一隻傷脚，一跳一跳的也要逃回山寨。

南刀道：「喂，大寨主，你跑錯方向了！」

鹿樹柏一呆而住，惶然道：「譚大俠，你……你這話甚麼意思？」

南刀道：「浪子回頭金不換，回頭走才有生路。」

鹿樹柏呆立半晌，似已省悟過來，便轉身往山下走，喪家之犬似的急急顛行而去。

南刀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應有惻隱之心，咱們就試試看這人是否有藥可救。」

一號道：「師父，現在是不是要上山去？」

南刀道：「當然，好事做到底，那四個寨主不除，九龍岡這一地，永遠不得太平的。」

於是，四金剛又抬起轎子，往山上行去。

翻過一座山嶺，眼前來到一片盆地上，盆地的四面都是茂密的樹林。

南刀道：「小心埋伏啊！」

一言甫畢，遠處的樹林內忽然傳來一聲炮响！

剎那間，從四面樹林中湧出數百嘍囉，他們人手一付弓箭，就在林前環立，搭箭在弓，準備發射！

四金剛連忙放下轎子，拔出鋼刀。

一號道：「師父，快將轎門推上！」

轎門上原只有一片竹簾，這時只聽「碰」的一聲，由裏面推上一扇鐵門，接着兩邊的轎窗也封閉了——敢情這頂轎子不是普通轎子，竟是鐵製的，而且還有各種安全裝置呢！

「轟！」

又是一聲炮响！

那數百個嘍囉同時將拉得滿滿的弓弦一放，幾百支利箭便如一陣驟雨，對着那頂轎子傾盆而下！

四金剛在轎子的四邊跪下一脚，舞動鋼刀撥打來箭，那情景就像他們各撐開一把銀傘。

銀傘在飛轉中，射到的利箭便在「叮叮」聲中，似水花般的飛濺開去。

射中轎子的箭，由於轎子是鐵製的，當然更射不進去，紛紛落在地上。

這種「萬路箭」本是最可怕的攻擊戰術，但用來對付南刀和四大金剛卻完全不管用。

箭雨一陣一陣的射至，只造成一片「叮叮噹噹」的悅耳聲音，卻沒有一支射中四金剛。

那數百個嘍囉不信邪，不停的搭箭射出。

估計每人約莫射出十箭後，掉落在轎子四周的箭已達二三千支之多，幾乎要把整個轎子掩埋起來了！

「停！」

樹林中，有人這麼大喝了一聲。

數百嘍囉一齊停止發射，但仍然就地站着，準備隨時繼續發射。

由樹林邊的角度望去，轎子的四面地上堆積着的箭，已高到看不見四金剛了！

這時候，擺尾神龍仇忠亮出現了，他自以為這種戰略已逼使南刀束手無策，很得意的哈哈大笑道：「譚宗武，你已成甕中之鼈了，投降不投降？」

轎子的右邊窗口開推了，南刀看了一看轎外的情形，說道：「徒弟們，淸除塲地！」

四金剛便用鋼刀將身前的箭撥開。

南刀接着道：「卸下轎槓！」

轎子的前後四支槓桿，一半是木桿，一半是鐵管，卸下木桿，那四支鐵管給人的觀感便不是普通鐵管了，而好像變成了四支炮管！

南刀道：「臥下。」

四金剛就地臥倒。

南刀這才大聲道：「仇寨主，你剛才說甚麼呀？」

仇忠亮看見四金剛在南刀的指揮下所做的那些措施，卻弄不懂他們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當下高聲答道：「我要你投降！」

南刀道：「你靠近一些，我老人家耳朵有些不靈光，聽不清楚。」

仇忠亮冷笑道：「你少賣瘋，還有甚麼手段就施出來我看看！」

南刀道：「好，你仔細看着。」

話聲中，那頂轎子忽然像陀螺一般旋轉了起來！

旋轉中，响起一連串的「崩！崩！」之聲，從四支鐵管中吐出一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

剎那間，那數百個嘍囉好像被毒蜂攻上身子，頓時慘叫連連，丟下弓箭，倒在地上打滾哀號！

仇忠亮一看苗頭不對，掉頭欲逃，但只跑出兩步，就慘叫一聲，也倒在地上打滾了。

顯然他們所中的暗器異常厲害，不過盞茶工夫，所有中了暗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動，哀號呻吟之聲也漸漸弱了下去。

南刀打開了轎門，說道：「三號四號，去將那些東西收回來，傷勢重的，給他一顆藥。」

三號道：「那個仇忠亮呢？」

南刀道：「他不必救，這種人不死，天下不得太平。」

三號四號便去收回暗器，從每個嘍囉身上拔出一支一支的鋼釘，放入口袋中。

一號高興的笑道：「師父，這種『奪魂釘』果然靈光，一下就全解決了！」

南刀道：「這是為師的『最後一招』，再不靈光的話，咱們就慘啦。」

二號道：「他們會在一個時辰內甦醒過來麼？」

南刀道：「會的，釘上所淬痲藥雖劇，但不至於致人於死，但如一刻時內不拔出，那就活不成了。」

一號道：「有多少沒被打中的，已逃入林中，要不要追擊？」

南刀道：「等下咱們進入山寨看看，咱們要剷除的是九龍，九龍一死，餘者可赦。」

一會後，三號和四號已將「奪魂釘」全收回來，交給轎中的南刀，然後四人將木桿裝回鐵管中，抬起轎子，繼續往山寨走去。

又翻過一座山嶺，眼前出現了一條山路，山路蜿蜒上伸，頂端便是九龍岡的山寨。

那是一座很大的山寨，佔據了整個山頭。

南刀道：「停下來。」

四金剛歇下轎子。

南刀道：「你們可知這九龍岡有多少嘍囉？」

一號道：「一萬個。」

南刀道：「對了，而剛才咱們只擊潰了二三百人，換句話說山寨裏還有九千多人。」

一號問道：「師父打算怎樣行事？」

南刀道：「九龍之中，還有獨眼龍麥霖、五爪龍鮑雲驟、毒龍成長年三人未死，他們必已逃回山寨準備負隅頑抗，你猜他們最厲害的一招是甚麼？」

一號道：「滾木。」

南刀道：「不錯，你看那山寨高高建在山頭上，四面都是沒有樹木的陡坡，正是施放滾木最好的地方，聽說以前曾有官兵前來圍剿，結果就敗在滾木之下。」

一號道：「師父的意思是？」

南刀道：「為師已無力行動，若是坐轎上去，他們放下滾木時，必死無疑，所以現在要看你們的了，你和二號先上去，把靠近山路這一邊的滾木設施予以破壞，然後由三號和四號抬為師上去。」

一號和二號領得命令，隨即拔步順着山路向上奔去。

果然，他們奔到山路中段之際，便聽轟然一聲巨響，從高處滾下數十截滾木，勢如驚濤駭浪奔騰而下！

一號和二號急忙分左右縱身飛離山路，避過了那陣滾木的襲擊。

山路下的三號和四號一見滾木來勢太兇猛，趕忙抬起轎子退後數十丈。

一號和二號則由陡坡繼續向上飛登。

就在這時，又是轟然巨響，又有兩陣滾木瀉下，向陡坡上的一號和二號襲擊過來。

一號和二號不等滾木襲至，就又縱回山路上，他們身手靈活如猿，這種滾木對他們根本不能造成威脅，輕輕易易就避開了。

轉眼間，兩人已接近山寨，眼看只要再一個起落就可飛入山寨之際，驀聞一陣如雷的轟隆响起，山寨高處飛出了十幾個擂台，以崩山之勢奔騰下來！

擂石，是巨石製成的，其本身的重量非滾木可比，因此由高處往下翻滾時，其威力也就非滾木可比了，翻滾快如流星，聲若悶雷，真是石破天驚，地動山搖！

最可怕的是：這十幾個擂石是並排滾下的，攻擊範圍廣達二十丈！

一號和二號頓時陷入危險中。

因為，擂石滾下時，距離他們不過七八丈之近，而擂石的攻擊範圍廣達二十丈，不論他們往哪一方向縱去，都無法一縱十丈，也都無法躲開這個攻擊。

兩人不禁呆住了。

不過，他們畢竟是南刀的弟子，能够被南刀收為傳人絕不是只靠運氣，換句話說，他們的智慧與根骨都比一般人好得多，對於應付各種緊急危難，也就比一般人要高明得多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們一呆之間，擂石已距離他們不及二丈，也就在這一瞬間，只見他們突似二鶴冲天，一齊縱身飛起二丈多高，竟從兩個疾速翻滾的擂石上面飛越而過！

好像蜻蜓點水，身形一落再起，一掠三丈有奇，飛入山寨裏去了。

他們飛入山寨之後，便如虎入羊羣，剎那間引起一場大亂，慘叫之聲，連山下的南刀和三號四號都聽得見。

南刀微微笑道：「行了，你們抬我上去吧！」

三號道：「師父，有大師兄和二師兄上去就行了，您老還是在此歇着吧？」

南刀道：「不成，不成，為師非上去不可。」

三號道：「為甚麼？」

南刀道：「沒有為師上去，他們兩人絕對破不了九龍山寨。」

三號又問道：「怎麼說呢？」

南刀嘆道：「三號，你甚麼都好，就是不肯多費腦筋，想想看，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南刀譚宗武這五個字，到現在仍是威力無窮呀！」

三號一笑道：「師父說得是。」

南刀道：「快把為師抬上去吧！」

「是！」

兩人一前一後，抬起鐵轎子，快步走上山路。

這時，山寨裏殺聲震天，不看可知一號和二號已與衆人展開一場血戰。

南刀道：「快！快！」

三號和四號不敢怠慢，抬着轎子往上飛奔，鐵轎重達五百斤，他們一手擎着一支槓桿，却似抬着一個紙盒子，毫無吃力之相！

轉眼工夫，距離山寨已僅百步。

就在此時，擂石又從上面飛出，像剛才一樣，十幾個擂石並排滾下，排山倒海般的飛捲下來！

三號大聲叫道：「四弟，注意聽我的呀！」

一瞬間，兩個擂石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飆然翻滾到轎子面前。

三號大喝道：「跳！」

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景出現了，他們竟抬着那頂鐵轎往上跳起，居然跳了一丈多高。

那兩個擂石便以毫釐之差從他們腳下

滾過，在轟隆聲中滾向山下去了。

三號怕再有第二陣擂石出現，雙腳一落地，就又大叫道：「衝啊！」

兩人勇若天兵，竟在一眨眼間抬着鐵轎衝過二十丈山路，衝入了山寨！

舉目一望，山寨裏人山人海，一場惡鬥正在人叢裏進行着，獨眼龍麥霖、五爪龍鮑雲驟、毒龍成長年及另七個高手將一號和二號困在核心，聯手猛攻不休！

「南刀譚宗武在此，還不棄械投降！」這一聲如雷的喝叱，頓時震動了全場衆賊。

大多數的嘍囉聽到這話，才知今天前來攻打山寨的竟是名震天下的南刀譚宗武，一時都驚得呆了。

發出喝叱的是三號，他和四號並未放下轎子，而一直抬着轎子往人羣裏走去，如入無人之境似的。

衆賊震於南刀的威名，竟無一人敢動手攻擊，反而向兩邊退開，騰出一條路讓轎子抬入。

毒龍成長年一邊攻擊二號，一邊大吼道：「兄弟們殺啊，殺啊！」

二號喝道：「閉住你的鳥嘴！」

絕招突施，鋼刀如電一閃，卸下了毒龍成長年的一條右臂！

「哎呀！」

毒龍成長年慘叫一聲，一連顛出數步，面色一陣蒼白，轉身鑽入人叢中，急遁而去。

這時候，三號和四號已將轎子抬到場中，好整以暇的放了下來。

衆賊都不知南刀正是殘廢之人，見他坐着轎子來攻打山寨，無不為其氣勢所奪，紛紛往後退去。

三號大聲道：「二位師兄，要不要小弟助一臂之力呀？」

正在與獨眼龍麥霖、五爪龍鮑雲驟及另三個高手搏鬥的一號聽了大笑道：「不必，馬上就可結束了！」

打鬥搏殺，首重鬥志，如氣餒，則縱有高强的武功也難獲勝；獨眼龍麥霖等十個人身手雖不及一號和二號，但五人打一人倒也能够維持局面，可是南刀一到，毒龍受了重傷，局面便告急轉直下，一號和二號還沒有施加壓力，他們自己就先陣脚大亂了。

這一來，一號和二號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又打倒了兩個，毒龍麥霖和五爪龍鮑雲驟眼看大勢已去，不敢再戰，縱身便。

一號大喝道：「別人可以走，你們兩個不行！」

話聲中，如影隨形疾撲而上，趕上毒龍麥霖，一刀揮了過去。

毒龍麥霖躲避不及，一顆腦袋登時拖着一蓬血雨飛上空中！

五爪龍鮑雲驟嚇得魂都沒了，慌忙往人叢裏鑽，好像一隻老鼠想鑽洞逃走，不料才鑽入人羣中，突然被一人迎面擋住，那人一把抓住他胸襟，笑道：「別走，把命留下來！」

這人，赫然是四號。

鮑雲驟已嚇破了胆，立刻雙膝一曲，跪下來求饒道：「老兄請高抬貴手，饒小的一命……」

四號有一張娃娃臉，笑起來特別可愛，他笑嘻嘻道：「小的？你不小呀！你是堂堂的九龍岡第七寨主，十多年來，你們九龍到處刦掠燒殺，不可一世，名氣之大，連三歲小孩聽了都害怕，今天幹麼妄自菲薄自稱小的呀！」

鮑雲驟為求保住性命，平日的尊嚴與雄風一下丟得乾乾淨淨，要不是胸襟被四號緊緊抓着，連頭都磕下去了，戰戰兢兢道：「請你網開一面，小的一定棄邪歸正，重新作人！」

四號道：「真的麼？」

鮑雲驟連聲道：「真的！真的！」

四號道：「好，暫時饒你一死，不過十多年來你們幹的壞事太多了，受害之人何止上萬，不能這麼便宜就饒了你。」

他說到這裏，握在右手的鋼刀猛可一揮，就將鮑雲驟的一隻左手砍下。

鮑雲驟狂號一聲，急忙用右手緊握着被砍斷的左手，倒在地上直發抖。

四號突然神情一嚴，厲聲道：「起來，我還有話要說！」

鮑雲驟哀叫道：「我的手！我的手……我……」

四號冷笑道：「死不了的，在我們家鄉，逮到小偷都要砍斷一隻手，你不是小偷，你是殺人越貨的強盜，砍掉你一隻手，對你是太寬容了！」

鮑雲驟不敢再叫，忍着劇痛道：「你……你有甚麼吩咐？」

四號道：「家師有令：在半個時辰之內，由你指揮把山寨裏的所有財物集中到這場上來，平均分配給你們所有的兄弟，命令他們各回家鄉，重新作人——你辦得到麼？」

鮑雲驟連連點頭道：「辦得到，辦得到！」

他果然辦到了。

半個時辰後，所有財物像山一樣堆積在山寨裏的廣場上。

南刀把已經包紮好了斷腕的鮑雲驟召到轎前，問道：「你約略估計一下，這許多財寶折算銀子約有多少？」

鮑雲驟精神已甚萎靡，有氣無力的答道：「少說也有一千五百萬兩吧。」

南刀道：「嘍囉有多少？」

鮑雲驟道：「原有九千五百餘人，剛才在山折下了兩百多個……」

南刀道：「他們大都還活着，你派個人下山把他們叫來。」

看見鮑雲驟派人下山之後，南刀接着道：「老夫決定這樣分配，每人二百兩，其餘交給官府，你有意見麼？」

鮑雲驟討好地道：「其餘的，譚大俠可以留下來啊！」

南刀哈哈大笑道：「老夫若想要這種不義之財，幾十年前就要了，何必等到今天！」

話聲一頓，繼之以嚴肅的口吻道：「等一會你替老夫準備幾輛馬車，並指派幾個兄弟給老夫使喚，老夫要親自將財物押去城中，交給官府。」

鮑雲驟唯唯稱是。

南刀道：「好，現在開始分配——三號、四號，你們在旁監視，一定要分得公平！」

× × ×

這天薄暮時分，南刀乘坐轎子，押着五輛裝滿財物的馬車離開了九龍岡。

馬車開出山區時，回首往山上看，遠處的高空上已是黑烟嫋嫋，九龍山寨已在火海之中了！

南刀忽然嘆氣道：「徒弟們，這一次的決鬥，爲師只怕要輸給呂雁豪了。」

四號道：「怎麼呢？」

南刀道：「想想看，咱們化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破了兩座山寨，下面還有八處山寨未破，要是這樣下去，半年之內怎能完成？」

四號道：「可以的，咱們加緊行動，一個月破他們兩座！」

南刀道：「哼，你別說得簡單，往後越來越難了，你知道不知道？」

四號道：「怎麼會？」

南刀道：「咱們之所以能够順利的攻破五虎山寨和九龍山寨，主要原因是他們事前不知，措手不及之故，以後可沒這麼便宜的事啦！」

四號道：「師父是說：消息傳開之後，那八座山寨會有準備？」

南刀道：「正是，他們有了準備，事情就不大好辦了。」

三號接口道：「師父請放心，這些佔山爲寇的强盜武功都稀鬆得很，可以手到擒來。」

南刀道：「三號，你若存有這種想法，爲師這條老命遲早會斷送在你手裏。」

三號惶恐的道：「師父，弟子又說錯了？」

南刀道：「當然錯了。」

三號道：「難道他們之中有武功高强的？」

南刀道：「有！咱們下一個目標西陵峽的那個匪首『九頭鬼鳥韋劍龍』，就是一個很扎手的人物，單打獨鬥，你們絕不是他的對手！」

三號道：「哦……」

南刀道：「他的山寨又建在最險惡的西陵峽上，要乘船才能到達。」

三號一驚道：「乘船？」

南刀道：「不錯，九頭鬼鳥韋劍龍若知咱們師徒要去攻打他的山寨，他必會在江上有所佈置，別的不說，他只要把咱們乘的船弄沉，爲師就得葬身魚腹了。」

三號道：「這……」

一號忽然笑了。

南刀道：「一號，你笑甚麼？」

一號笑道：「師父，我們絕不會着了韋劍龍的道兒，您老放心好了。」

南刀笑了笑道：「爲師只是提醒你們一下，別以爲『南刀譚宗武』這五個字很管用，當他們獲知爲師已成殘廢之後，情況就會完全改觀了。」

一號道：「師父只管安安心心坐在轎子裏，弟子等有把握可破剩下的八座山寨，而且有把握爭取這場決鬥的勝利！」

南刀道：「勝過呂雁豪？」

一號道：「是的！」

南刀道：「你一向行事穩重，今天怎麼也誇下了這個海口？」

一號率直的道：「弟子說這話是有根據的。」

南刀道：「根據甚麼？」

一號道：「我們的對象是山寨，山寨不會跑掉，而北劍呂雁豪的對象是十個惡人，那十個惡人一向行踪飄忽不定，說不定他要找到其中一人就費時數月之久，所以這場決鬥，師父您有八成的贏面！」

南刀又笑了笑道：「你說的有點道理，但你要記住這場決鬥的眞正目的……」

惺惺相惜　杯酒釋嫌

谷舜與祝美虹來到了杭州，來到了一座很够氣派的巨宅之前。

這座巨宅，前臨小河，河邊垂柳婆娑，對門横跨着一座拱橋，環境十分幽美。

巨宅的牆門關閉着，但從矮牆上看過去，可以看見裏面有轎廳、茶廳、花廳和許多的樓房，誰看了都知道這是一戶富貴人家。

「就是這一家吧？」

「不錯。」

師兄妹在牆門前下了馬，谷舜上前敲門環，只敲了三下，門就開了，一個老蒼頭驚異的打量着他們，問道：「找誰？」

谷舜禮貌的一拱手道：「找你們家蘇員外。」

老蒼頭道：「你們是……？」

谷舜道：「俠客。」

老蒼頭一怔道：「俠客？」

谷舜指了指自己背上的長劍，微笑道：「行俠仗義、鋤强濟弱的俠客。」

老蒼頭驚詫道：「找我們員外有何貴幹？」

谷舜道：「請去禀告你員外，就說我們要請教一些關於你家小姐失踪的事。」

老蒼頭面色一變，忙道：「好，請稍候片刻。」

他目光充滿驚疑，後退了幾步，才轉身快步跑入宅中去了。

祝美虹笑道：「我猜，他一定以爲咱們就是刦走他家千金小姐的匪徒。」

谷舜微微一笑道：「咱們看來像匪徒麼？」

祝美虹道：「匪徒也是人，他們絕不會在額頭上烙上『匪徒』兩個字。」

谷舜笑道：「不錯，但我不相信有人會認爲咱們就是幾年來在杭州出沒的『夜魔』。」

祝美虹一笑道：「我認爲『夜魔』必然是個青年，只有青年人才會幹出這種勾當。」

谷舜道：「未必……看，那老蒼頭回來了。」

老蒼頭快步回到牆門前，拱手道：「我家員外有請，請這邊走……」

於是，他們被領入一間富麗堂皇的客廳。

蘇員外是個五十開外的人，修眉朗目，身材中等，頗有儒者風度。

雙方互道姓名，然後分賓主坐下。

谷舜拱手道：「冒昧造訪，請多多原諒。」

蘇員外道：「好說，聽僕人說，二位是爲小女失踪之事而來的？」

谷舜道：「是的，但請勿誤會，小可等與令嫒的失踪毫無關係。」

蘇員外神色沉着地道：「二位有何指教？」

谷舜道：「小可與敝師妹行道至此，聽說最近三年杭州一地不斷有美女失踪，又聽說是一個叫『夜魔』的人幹的，而令嫒是最近失踪的一個，故小可特來打聽一下，若能找出一些綫索，說不定小可有能力逮住那個『夜魔』，救令嫒回來。」

蘇員外聽了這話，面上才露出憂傷之色，長嘆一聲道：「所謂『夜魔』，其實是大家繪聲繪色而替他加上的一個綽號，究竟其人爲誰，根本沒有人見到過，也沒有一人知道……」

谷舜道：「據說三年來失踪的美女將近五十人？」

蘇員外點頭道：「是的。」

谷舜道：「她們都是在夜裏突然不見的？」

蘇員外又點頭道：「不錯。」

谷舜道：「令嫒芳名是……？」

「友梅。」

「失踪幾天了？」

「半個月了。」

「是在她閨房裏突然不見的？」

「正是，小女愛靜，獨睡在一間綉閣上，那天早上，侍婢久久不見她出來，就去敲門，房門由裏面閂着，後來破門而入，才發現她不見了。」

「刦賊是從樓窗進入的？」

「不錯。」

「當時床上是何狀況？」

「並無任何異樣，好像是在酣睡中被刦走的。」

「刦賊一定使用了迷魂香，否則令嫒一定會喊叫。」

「是的，那些捕快也是這麼說。」

「令嫒常出門麼？」

「不常出門，不過在失踪之前三天，曾經陪同拙荊去遊西湖，後來又去寺裏燒香。」

「哪座寺廟？」

「白雲庵和月老祠。」

「捕快有沒有去查過？」

「查過了，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人物，不過小女可能就是在遊西湖時被刦賊所發現的。」

「令嫒失踪之後，你有沒有接到甚麼信息？」

「沒有，我曾命下人四出貼懸賞告示，願付出一萬兩銀子贖回小女，結果一點消息也沒有。」

「你認爲這是怎麼回事？」

「所有失踪的姑娘沒有一個被發現死亡的屍體，也沒有一個逃脫回家，因此我猜可能是被刦賊販賣到遠地去了。」

「好，打擾了，蘇員外，小可等告辭了。」

「二位究竟是……？」

「敝師兄妹正在做一些除暴安良的事，我們希能逮到那個刦賊，爲民除害。」

「這太好了，二位若能救回小女及所有被刦持的姑娘，蘇某人定當重謝。」

「不必，我們要賺的，是刦賊那顆首級！」

× × ×

這天午後，谷舜與祝美虹出現於西湖，兩人打扮成文弱仕女，以情侶的姿態遊湖。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西湖十景，風景之美，爲天下之冠。

現在，谷舜與祝美虹正走在蘇堤之上，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有蘇堤，便如畫龍之點睛，谷舜是第一次置身於六橋烟柳之上，看到如此仙境，不覺脫口輕輕吟道：「六橋横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

祝美虹微笑，道：「你還有心情賣弄呀！」

谷舜笑道：「如此美妙景色，豈可不附庸風雅一番？」

祝美虹道：「談談正事吧，呂老前輩要咱們在五個月之內除去八惡人，到今天咱們才除掉一個解大海，再不加緊行動，萬一輸給了南刀譚宗武，看你如何问呂老前輩交代！」

谷舜道：「此事急也沒用啊，咱們要翦除的惡人大都居無定所，行踪飄忽，就如這個『夜魔』，妳知道他現在躲在何處麼？」

祝美虹道：「想呀！」

谷舜道：「我已想過了，只知他住在杭州這地方，如此而已。」

祝美虹道：「失踪的五十個姑娘，都是杭州人，他好像對杭州姑娘，特別有興趣。」

谷舜道：「這因爲杭州姑娘秉天地山川之靈氣，長得——」

祝美虹打斷他的話道：「好了，少嚕嗦，你到底要想個辦法呀！」

谷舜微笑道：「我不但已想出辦法，而且已放出魚餌，如今只等他來上鈎！」

祝美虹問道：「哦，你放出甚麼魚餌呀？」

谷舜道：「一個美女。」

祝美虹道：「誰？」

谷舜道：「妳。」

祝美虹一怔，繼而大發嬌嗔道：「好啊，你希望我被『夜魔』看中？」

谷舜笑道：「是的，這是目前唯一可行之計，他的目標是美女，而妳是美女中的美女；我猜他必然常在這西湖走動，因爲只有在這地方才有機會見到美女，說不定他現在已發現妳了！」

祝美虹打了一個冷顫道：「你別嚇唬我！」

谷舜失笑道：「妳怕了？」

祝美虹怯怯地道：「這事情當然叫人害怕，想想看，當我在睡覺的時候，忽然一枝鶴嘴從窗外伸入，噴入迷魂香，然後那個『夜魔』出現了，他把我帶走，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谷舜笑道：「別怕，那時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已悄悄的跟上了他！」

祝美虹道：「萬一跟丟了呢？」

谷舜道：「萬一跟丟了，妳也有自衛的能力，妳不會被迷魂香迷昏過去，即使眞的被迷昏過去，妳也有醒來的時候呀。」

祝美虹道：「醒來的時候，我也許已無力反抗了。」

谷舜道：「不會那麼糟，總之我一定會盯上他，絕不會叫他跑掉。」

祝美虹道：「眞的要這樣？」

谷舜點點頭道：「此外別無他計可施了。」

祝美虹噘了噘唇道：「我不要，萬一出了差錯，我一生淸白就完了！」

谷舜道：「妳不要做一個女俠？」

祝美虹瞪他一眼道：「做一個女俠就非要如此不可麼？」

谷舜道：「只有如此才能逮到那個『夜魔』，不過妳如不願意，我也不會勉强妳。」

祝美虹沉默了一會，才沉吟道：「要是能因此救回那些姑娘，我冒一冒險倒也是値得……」

谷舜道：「不錯，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祝美虹道：「要是他今天發現了我，選定我爲下手的對象，那麼今夜他會下手麼？」

谷舜道：「可能。」

祝美虹毅然道：「好，咱們今天多在這裏玩一玩，引誘他入轂！」

於是，柳浪聞鶯、花港觀魚、南屏晚鐘、雷峯西照以及岳墓、靈隱寺等等，他們都留下了足跡。

經過月老祠，他們還特地入祠膜拜一番。

這月老祠就在白雲庵右側，香火之鼎盛，幾與四大叢林相同，因爲有許多痴男怨女都到此膜拜默禱，冀求配得佳偶。

祠中有一副對聯，正是膾炙人口的：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谷舜一向不大信神，可是今天却對月下老人誠心虔意的一拜再拜三拜。

祝美虹抿唇一笑道：「你怎麼啦？」

谷舜笑道：「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祝美虹道：「這是月下老人的事，與你何干？」

谷舜道：「我求他照顧我啊！」

祝美虹輕輕一哼道：「你沒出息，才沒有一個姑娘願意嫁給你呢！」

谷舜道：「不一定，我再去求一籤看看。」

結集，他求得一籤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祝美虹道：「這是甚麼意思嘛？」

谷舜道：「那邊有個廟祝，我去請教他。」

他拿着籤詩去請教廟祝，後者一看就笑道：「你一定要知道麼？」

谷舜道：「是的，請指點迷津。」

廟祝沒有發現站在一旁的祝美虹是跟他一道的，哈哈笑道：「這『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意思是：你將來會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只可惜這個妻子是個母老虎，難侍候。」

祝美虹聽了大爲不悅，衝口道：「你胡說！」

廟祝嚇了一跳，忙不迭的道：「啊啊啊，抱歉抱歉，我是說着玩的，這位姑娘千萬不要當眞！」

祝美虹一扭腰走出去了。

谷舜追了出去，笑道：「師妹別生氣，別人怕母老虎，我可是一點都不怕。」

祝美虹冷冷一笑道：「你不怕我吃掉你？」

谷舜道：「不怕，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祝美虹噗哧一笑，氣也就消了。

谷舜道：「走，咱們去那個白雲庵看看。」

白雲庵住的是尼姑，一羣看破紅塵的女人，與月老祠那許多痴男怨女剛好成了强烈的對比。

一位老尼熱忱的招待他們，可是谷舜好像怕祝美虹看破紅塵，不願多停留，拉着祝美虹就走，道：「天黑了，咱們快回客棧去吧！」

客棧在望江門附近，是一家很高尚的大客棧，住客大都是前來遊湖的有錢人。

谷舜和祝美虹投宿的是兩間相連的上房。

他們回到客棧，一起吃過晚飯，各自回房淨身之後，即上床就寢。

谷舜料定「夜魔」不會在子夜之前出現，所以安心的睡覺，準備養足精神體力以應付下半夜。

習武之人警覺性都很高，子夜一到，谷舜就已醒來，他穿好衣服，熄去房中的燈火，便搬過一隻櫈子在後窗下坐着。

後窗微開一縫，順着窗縫往外看，正好可以看見祝美虹那間上房的後窗。

他斷定「夜魔」如來，必從後窗進入，因爲後窗外面是花園，容易掩藏身形，而前面的房門外是一條走廊，常有客人和店小二在走動，刦賊是絕不敢從前面房門進入的。

「篤篤篤！」

壁房傳來三下敲響。

這是祝美虹在隔房敲來的暗號，意在詢問谷舜是否已醒來。

谷舜立刻走去房壁，也輕輕敲了三響，表示自己已準備好了。

然後，他回到窗前坐下，靜靜的等待着。

夜魔會來麼？

他不敢斷定，但是他已調查淸楚，過去失踪的姑娘在被刦之前，大半都曾經外出，其中有不少是在暢遊西湖的次日被刦的，因此可知刦賊經常在西湖走動，尋找下手的目標；所以他認爲讓師妹「拋頭露面」後「守株待兔」，是目前逮捕「夜魔」唯一的辦法。

這個辦法果然靈光。

約莫將近四更時分，一條人影忽然映到祝美虹房外的地面上。

次瞬間，一個人出現了！

他是個黑衣蒙面人，要不是今夜有月光，他那身黑衣服是很難被人發現的。

他彎身悄悄的走近窗下，四望一眼，確定自己的行動未被人發現，便從懷中摸出一個鶴嘴來。

然後點火，再後用口水塗上紙窗，接着就輕輕的把鶴嘴伸入窗內……

這一切動作，谷舜都看得淸淸楚楚，但是他安坐未動，因爲他不打算在此動手，他與師妹已計劃好了行動的步驟。

夜魔將迷魂香噴入房中之後，立刻退後數丈，躲入花叢中靜伏不動。

過了一會，估計房中的祝美虹已昏迷不省人事，他才又現身趨近窗下，抽出一柄利刀，刺入窗縫中，撥開了門木，推窗跳了進去。

不久，再從房中跳出時，手上已攬着昏迷不醒的祝美虹，向花園深處逸去……

一場追踪就此開始。

夜魔的身手的確不弱，手臂上雖然攬抱着一個人，但縱跳如飛，行動極是迅捷，而且他似已計劃好了逸走的路綫，退出客棧後，一路奔馳於黑暗的街巷間，身形始終未暴露於月光之下。

谷舜緊跟不捨。

不久，夜魔奔到錢塘江畔，只聽他發出一聲口哨，便見一艘船從江上划了過來；夜魔行動很快，沒等那艘船停妥，就一躍上了船，而那個划船的人動作配合得也好，船頭一掉，快速的往江上駛去。

谷舜不禁呆了。

這是他沒料到的事，夜魔上了船，自己若要繼續尾隨就得乘船，但船在哪裏？附近的江邊根本沒有一隻船，連個木筏也沒有！

谷舜當機立斷，連忙脫下外衣和鞋子，把長劍緊緊綁在背上，立即涉水而下，游入江中。

他水性也不弱，總算遠遠跟住了那艘船。

這時，天上的月不見了，江上一片黑暗，但在二十丈內仍可見到那艘船，而且還可以聽到夜魔與那船夫的交談聲音。

「饒老，這妞兒好標緻啊！」

「不錯，容貌身材都是上上之選。」

「是誰家的女兒？」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妞兒不是杭州人，是從外地前來遊湖的，投宿在福安大客棧，有個小子跟她在一起，兩人似是一對情侶，今天遊湖時被我發現的。」

「饒老弄到這個，要發大財了。」

「嗯……不過最近我一直在担心，金陵那邊好久沒消息，可能出了事……」

「毛媽媽會出事？」

「她手下有不少人，又結交當地權貴，照說不致出事，可是上個月該來而未來，實在叫人担心。」

「別担心，也許毛媽媽事情太忙之故吧……」

船繼續向對岸駛去。

谷舜始終保持着二十丈的距離，在後面泅水尾隨着……

一刻時後，船抵對岸，停靠在一處荒無人烟的江邊。

夜魔幾乎不等船身停妥，就攬起祝美虹一躍上岸，一溜烟似的向西南逸去。

谷舜不願被那船夫發現，在下游數十丈外爬上岸，立即朝着夜魔逸去的方向急追。

可是追上一程後，竟未發現那夜魔的踪跡，不禁心慌了起來。

人追丟了，怎麼辦呢？

看剛才祝美虹被夜魔攬腰抱着的情形，分明她已中了迷魂香而昏迷不省人事，如今夜魔不知所終，如果他是個採花淫賊，祝美虹豈不是要斷送一生淸白了？

因此谷舜心慌意亂，急得要發瘋了。

×　×　×

祝美虹在哪裏？

如果谷舜再往下追個三四里，他就會發現夜魔正將祝美虹帶入一間茅屋。

這間茅屋瀕臨錢塘江。

從外表看是一戶以捕魚爲生的貧苦人家，誰都想不到這間茅屋藏着駭人聽聞的秘密！

前來開門的是個中年婦人，她看見夜魔手上抱着一個美女，微微一笑道：「饒老，你不是說要暫時停一停麼？」

夜魔跨入屋中，笑道：「是的，不過這妞兒美如仙女，不要太可惜了。」

那婦人把門關上，一面問道：「我當家的呢？」

夜魔道：「他隨後到。」

他抱着祝美虹走入廳堂後面的一間簡陋的臥房，先將祝美虹放在床上，然後走去左邊角落，移開一個大衣橱，便見地上有一塊木板，再揭去木板，一個地下室的出入口就顯露出來了。

這時，中年婦人也已跟入，她趨近床前看看祝美虹，不禁讚美道：「這姑娘長得眞美，是誰家的千金小姐呀？」

夜魔正要回答時，屋外已響起一陣緊急的敲門聲！

「咦，是妳丈夫麼？」

「好像不是，他不會這樣敲門。」

「快出去看看！」

「好。」

中年婦女退出臥房，輕輕帶上房門，才開聲道：「誰呀？」

「大嫂，請開個門。」

中年婦人一聽朱然不是自己的丈夫，不敢立刻開門，又問道：「你是誰呀？」

「過路的。」

中年婦人道：「三更半夜，你有甚麼事呀？」

「大嫂請開開門，小可要打聽一件事情。」

中年婦人估計夜魔已將祝美虹帶入地下室，這才走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正是谷舜！

中年婦人見他全身濕透，手上又拿着一把長劍，不禁臉色一變道：「你……你幹甚麼？」

谷舜拱手道：「對不起，請問大嫂，這附近可有人家？」

中年婦人道：「你找誰嘛？」

谷舜道：「小可從杭州城中追趕一個黑衣蒙面人至此，不意竟追丟了，他可能躲藏在這附近，大嫂可知道這附近——」

中年婦人搖頭道：「沒有，這附近只有我們一戶人家，再往下游，走七八里路才有人住。」

谷舜問道：「附近有無山洞？」

中年婦人道：「沒有呀！」

谷舜看看廳堂裏的情形，又問道：「妳丈夫呢？」

中年婦人道：「我丈夫早死啦！」

谷舜對這戶人家沒有一點懷疑，當即拱手一揖道：「對不起，打擾了！」

語畢，轉身便走。

中年婦人關上房門，聽得谷舜的步聲遠去，才趕緊轉回臥房來。

這時，床上的祝美虹已不見，那座衣櫥已移回地下室的出入口上，床上躺着一個老人。

老人年約六十開外，一臉的和氣相，穿着一身短衣褲，狀似在睡覺，看見中年婦人入房，立刻低聲問道：「走了？」

中年婦人點點頭。

老人又問道：「他是誰？」

中年婦人神色凝重地道：「饒老，這回你做得不乾淨，被人追上來了！」

老人目光一凝，微驚道：「是個相貌英俊的青年？」

中年婦人點頭道：「正是，他是個會家子，手上拿着傢伙呢！」

老人面色微變，冷笑道：「哦，這是我的疏忽，我沒看出那小子是個習武之人呢……」

他翻身下床，接着道：「我到地下室去避一避，妳替我把衣櫥移回原處。」

一面說，一面動手移開那座衣櫥，揭去地上的木板，鑽入地下室去了。

地下室很寬大，比地上的茅屋還要大上一倍不止。

靠出入口的牆壁上掛着一盞油燈，燈光照出了整個地下室的情形。

這是一間經過一番佈置的地下室，四面是石砌的牆壁，頂上是堅實的木板。

室內有個大統舖。

此外桌椅及各種傢具皆有，而且比地面上的要精美得多。

一個神情憔悴而姿色俏麗的姑娘坐在統舖上飲泣。

她不是祝美虹。

祝美虹躺在另一邊，仍然昏迷未醒。

老人進入地下室後，就從懷中抽出了一柄鋒利的短刀，以警戒的姿態一步一步向統舖走過去，口中發出陰惻惻的冷笑道：「姑娘，老夫成日打雁，今天反被雁啄了眼睛，原來你不是普通姑娘——起來，別裝死啦！」

祝美虹依然未動，似非假裝。

老人在統舖前停下腳步，又嘿嘿怪笑道：「妳那男伴既是個會家子，妳當然也是，不過，嘿嘿，不論妳是假裝或是無心落到老夫手裏，像妳這樣的姑娘，爲安全起見，老夫決定不要了。」

說到末了，手中短刀突然向前遞出，直刺祝美虹的腰部要害。

「哎呀！」

那姑娘嚇得驚叫起來。

祝美虹就在這一瞬，嬌軀突然往後一翻，靠牆坐起，嬌笑一聲道：「夜魔，今天你完了！」

老人一刀刺空，一點都不驚慌，獰容悍笑道：「妳是來抓我的？」

祝美虹道：「不，是來要你的命——敢情你就是西湖月老祠那個廟祝呀——」

老人正是西湖月老祠的廟祝，他面上浮起一片濃烈的殺氣，道：「看來老夫眞是落入了你們的陷阱，只可惜，你們這個陷阱毫無用處，告訴妳，妳那個男伴剛剛找到此處，他已經走了，他不知道妳就在這裏。」

祝美虹笑道：「不要緊，我一人之力，足够收拾你。」

老人輕視的一笑道：「空手？」

祝美虹道：「對！」

「願意報出妳的芳名嗎？」

「祝美虹。」

「這個姓名，陌生得很，你們師承何人？」

「祁連老人司馬文良。」

「也沒聽說過。」

「北劍呂雁豪你聽說過吧？」

「扯上他幹麼？」

「北劍這個人目空一切，可是他最欽佩一個人……」

「南刀譚宗武？」

「不，是家師。」

「妳在唬人？」

「是或不是，動手便知。」

祝美虹說了這話後，右手猛可一抖，嬌喝道：「照打！」

夜魔以爲她眞打出什麼暗器，連忙頓足向右後方倒縱開去，祝美虹就乘他後退之際，由統舖一掠而下，揮掌便劈，連續攻出三招掌法。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夜魔避過她三掌後，已知眼前這個姑娘確是名門高足，當下不敢輕敵，揮動手中短刀與他門了起來。

數招過後，祝美虹就感受到一股從未有過的壓力，原來這個搶刦美女的夜魔行爲雖然卑下，武功却是奇高，那柄短刀在他手中就好像耍魔術一般，極盡出神入化之妙，使得她的「空手入白刃」幾無發揮的餘地，反而被迫得團團轉。

地下室的空間雖大，但却不適合於格門，不到盞茶工夫，所有傢具全遭了殃，折斷分飛，亂成一片。

祝美虹乘隙抓起一枝桌脚當做武器使用，這才勉强穩住陣脚。

夜魔怪招迭出，一邊攻擊一邊口發髒言穢語：「我的好姑娘，妳功夫眞不錯，但不知……」

「住口！」

祝美虹嬌叱聲中，手中的桌脚絕招迸發，一連幾招猛攻，反將對方攻得手忙脚亂。

那個被夜魔刦來的姑娘看到這情形，心知來了救星，又驚又喜，忍不住叫道：「祝姑娘，妳快殺死他，妳快殺死他！」

祝美虹一邊與夜魔格鬥，一邊開口道：「妳是蘇員外的女兒蘇友梅？」

那姑娘道：「是的，是的，我被他抓來已半個月了，妳若能救我回去，我爹一定會重重重賞妳！」

祝美虹笑道：「我會救妳回去，至於重賞，不稀罕，謝啦！」

話聲中，又是幾招狠狠的打了過去。

夜魔揮刀封住了她的攻擊，突然左手後揮，劈出一股掌風，撲滅了那盞油燈。

燈光一滅，整個地下室頓時陷入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

祝美虹吃了一驚，連忙跳開一大步，在牆脚下蹲伏不動。

她也有聽風辨位之能，可在黑暗中與人搏鬥，但她不願輕試，因爲她知道夜魔對地下室這個環境比自己熟悉得多，而且他手上的短刀不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在這種情形下與他動手，自己一定吃虧。

所以，燈光一滅，她立知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故跳開隱伏牆脚，準備以靜制動。

夜魔似乎無所顧忌，竟發出刺耳的怪笑道：「祝姑娘，來啊，咱們這樣摸黑鬥一鬥看！」

祝美虹摒息未動。

夜魔竟知她躲藏之處，一步一步向她走過去，又口發惡笑道：「告訴妳，人家稱呼老夫爲『夜魔』是有道理的，因爲老夫是一隻夜貓子，越黑就越能清楚的看東西！」

他停下脚步，手中短刀「嘶！嘶！」的交叉舞了兩下，又笑道：「聽着，現在老夫距離妳只有四步遠，妳蹲伏在牆角下，對不對？」

祝美虹仍然不動。

夜魔再走上一步，笑道：「現在只有三步之近了，妳還不動手？」

祝美虹還是不動。

夜魔又走上一步，道：「現在——」

「呼」的一聲，祝美虹手中的桌脚就在這時橫掃了出去。

「哈！」

夜魔一跳避開，身形落下時，短刀向前疾刺而出！

祝美虹一個懶驢打滾翻出數尺，在翻滾之中，摸到了另一枝桌脚，她就抓起那枝桌脚猛力打出。

但沒有打中對方，打在牆上，發出一聲巨响。

夜魔哈哈大笑道：「好了，現在你手上是空空的了，老夫拚着挨妳一掌，也要刺妳一個大窟窿。」

話落，一面欺近，一面運刀刺出。

祝美虹躺在地上沒有動，因爲她已經知道，對方並無「夜能視物」之能，她要利用對方的錯誤判斷，狠狠的給他一次重擊。

誰知夜魔也很機警，他欺前刺出數刀都走了空招後，趕緊往後跳開，也靜止了下來。

整個地下室突呈一片死靜。

夜魔凝神諦聽了一會，忽又笑道：「祝姑娘，老夫耳朵靈得很，能够聽到妳的呼吸聲音——妳別躺在地上，那會招凉的呢！」

祝美虹又摸到了一片木板，就乘對方開口之際，用力擲出，喝道：「這個給你吧？」

木板去勢如電。

但夜魔反應極快，一偏身，就避開去了。

「拍！」

木板打中了石壁，發出一聲脆响，祝美虹乘機一個輕飄躍上統舖，靠牆站着。

她這個動作，夜魔似未聽出，以爲她還在地上，竟又哈哈大笑起來，道：「丫頭，妳的確不簡單，但爲什麼不起來跟老夫門一門，難道妳喜歡躺在地上跟老夫打架麼？」

說話間，他脚下碰到一張椅子，就順手抓起椅子，向祝美虹原來躺臥的地方使盡全力摜了過去。

「叭達！」一聲巨响，椅子被摜得粉碎，他聽出沒有擊中祝美虹，不禁呆了，道：「哼，妳眞會躲，不過妳躲不掉的，……嗯，妳現在躲在右邊的統舖下，是不是？」

祝美虹聽他又判斷錯了，心中暗喜，思忖道：「這回要好好把握機會，給他一個當頭棒喝——」

原來，她現在是站在右邊的統舖上而非統舖下。

因此，夜魔這個錯誤的判斷又給了她一次機會。

她準備等夜魔欺近右邊的統舖下時，居高臨下，給他一次嚴重的打擊。

夜魔果然一步一步地向右邊欺過去。

他的聲步很輕，輕得幾乎聽不見。

但祝美虹却聽得見，她聽出對方已近到數尺之內，便很慢很慢地擧起桌脚，準備出手了。

就在這時，夜魔的步聲忽然沒有了，好像已停止前進，整個地下室又靜得針落可聞。

祝美虹心房撲撲跳着，暗暗叫道：「再過來呀，再過來一步就行了。」

正思忖間，驀然有一雙强有力的手掌抓上了她的纖腰！

「哎呀！」

她沒有料到有這種變化，不覺失聲驚叫，手中的桌脚奮力砸下。

但砸得沒有力量，原因是她的軟麻穴已被對方抓中，刹那間全身無力了。

「嘿嘿嘿！」

夜魔雙手緊緊抱着她的纖腰，手指緊緊扣着她的軟麻穴，怪笑道：「好了，現在不能作怪了吧？」

祝美虹大叫道：「師哥，師哥，我在這裏，快來救我！」

夜魔把她整個人舉了起來，大笑道：「別叫，你叫破了喉嚨也沒用，因為你師哥早就——」

突然，他的嘴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說到一半的話突然停住了。

不，不是東西塞住了他的嘴，而是有一柄冰涼涼的劍架在他的後頸上。

他整個人嚇呆了，全身似乎一下僵硬，顫聲道：「誰？你是誰？」

黑暗中，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把她放下來。」

「你是誰？」

「把她放下來。」

夜魔不敢反抗，乖乖的把祝美虹放下來。

祝美虹立刻往後退開，高聲的叫道：「師哥，來得好，這傢伙就是搶刧美女的夜魔！」

谷舜的聲音在夜魔身後答道：「我知道，妳沒有受傷吧？」

祝美虹道：「沒有，師哥，你可以下手了！」

谷舜沒有立刻下手，他的長劍緊緊架在夜魔的後頸上，冷冷問道：「夜魔，我問你幾件事——你刦持的姑娘，都賣給金陵百花院的毛媽媽是麼？」

夜魔未答話，他想反抗突擊，想給谷舜一刀。

谷舜似知其心思，長劍往下一壓，冷冷笑道：「不要妄動，一動你的頭就會落地！」

夜魔氣餒了，只得答道：「不錯，都賣給毛媽媽。」

谷舜道：「現在還有幾個姑娘未賣出的？」

夜魔道：「一個，就是蘇員外的女兒，她現在就在統舖上。」

谷舜道：「那麼，其餘的姑娘都被送往金陵百花院去了？」

夜魔道：「是的。」

谷舜道：「你眞該死！」

夜魔道：「你如肯放老夫一馬，老夫有的是銀子，要多少給多少。」

谷舜冷笑道：「我只要一樣東西。」

夜魔道：「什麼東西？」

谷舜道：「你的頭。」

「頭」字一出，夜魔的頭就「咚」的一聲掉落在統舖上。

他的身子往前一撲，然後慢慢的滾到地上，鮮血噴濺的聲音清晰可聞！

祝美虹跳下統舖，摸索着把那盞油燈點燃起來，笑問道：「師哥，你怎麼又回來了？」

谷舜笑道：「我轉回去問那船伕，他起初不肯吐實，我割下他的鼻子後，他就連我不想知的事也一股腦兒告訴我了。」

祝美虹道：「那婦人呢？」

谷舜道：「他是那船伕的老婆，夫婦倆專幹傷天害理的事，所以我把她的武功毀了。」

祝美虹看見那蘇友梅人都嚇呆了，便走過去笑道：「蘇姑娘，妳是最幸運的一個，我們這就送妳回家去……」

蘇友梅驚魂未定，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谷舜道：「等天亮再送她回去吧！」

祝美虹道：「不，現在就送她回去，你要知道咱們的時間不多了，還有六個惡人未除，再不加緊行動，只怕要輸給南刀了！」

× × ×

九頭鬼鳥韋劍龍坐在他的金交椅上，右手托着下巴，態度沉着的聽着雲中龍鹿樹柏的描述。

雲中龍鹿樹柏最後的一句話是：「韋寨主，這些都是眞的呀，你最好快些作準備！」

九頭鬼鳥韋劍龍放下了托腮的右手，淡淡一笑道：「我早就準備好了！」

鹿樹柏微微一怔道：「哦，韋寨主已經……」

韋劍龍不待他說完，含笑接下道：「五虎山寨和九龍岡被破的消息早已到了敝寨，因此韋某人早已有了萬全的準備——鹿寨主，韋某人知道的可能還比你多些，你可知道南刀譚宗武為何有此舉動？」

鹿樹柏恨形於色道：「知道，他自以為這樣做是在除暴安良，哼！」

韋劍龍微笑道：「譚宗武三十年前即已名滿天下，那時候他為何不除暴安良？等到老了才要除暴安良？」

鹿樹柏道：「有原因？」

韋劍龍點點頭道：「不錯，原因是他正以此種方式在與北劍決鬥！」

「所謂以此種方式在與北劍決鬥，是何意思？」

「他們二十年前及十年前曾在決鬥岩較量過，結果，未分勝負，此事你還記得吧？」

「當然記得。」

「由於前兩次的決鬥都未分出勝負，因此他們又進行第三次的決鬥，只是這一次的決鬥方式不一樣，這一次他們分別在進行一件事，北劍進行剷除十個積惡如山的人，南刀進行攻破十座山寨，兩人約定為期半年，誰先完成誰就是獲勝者。」

「哼！他們為什麼要以此種方式來決鬥呢？」

「因為南刀已是個殘廢之人。」

「哦！」

「他中風了，半身不遂。」

「啊！怪不得他一直坐在轎中不肯出來……」

「鹿寨主，你可以在敝寨住下來，韋某人有能力替你出這一口氣，時間就在今天。」

「今天？」

「不錯！剛才已有消息傳到，南刀和他的四個弟子已在渡江了，而韋某人已準備妥當，絕不叫他們渡過西陵峽！」

× × ×

西陵峽，為三峽之一，也是長江最危險的一段，山水迂曲，江流湍急，兩岸高山重障，絕壁千丈，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只此一點，即可想見西陵峽之險！

而九頭鬼鳥韋劍龍的山寨就建在江之南岸的高山之上，南刀譚宗武要破此寨，一定要渡江。

現在，南刀和他的四大金剛正在渡江了！

他們乘的是一排木筏，轎子放在木筏的中間，四大金剛站在木筏四角，手中各

有一枝長竹桿，木筏由上游順流而下，正在接近西陵峽……

一號忽然高歌道：「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二號聽了笑道：「老大，難怪師父常常誇獎你，你眞行啊！」

一號笑道：「說話不要帶刺，這是李白的詩，我只不過應景吟出罷了。」

二號道：「我當然知道這是李白的詩，我說你行，非指此而言。」

一號道：「不然的話，你說的是什麼呀？」

二號道：「這西陵峽乃是三峽中最險惡者，你看那江水曲折湍急，有如萬馬奔騰，稍一不愼，就會翻覆沉沒，船隻行經此處，無不胆戰心驚，而你居然還有心情吟詩，足見你胆識過人。」

一號笑道：「這不算什麼，人家李白當年渡三峽而能吟出這首千古絕唱，這才了不起。」

二號道：「你知道李白這首詩是在他渡三峽時吟出的麼？」

一號道：「這……」

二號笑道：「他當年乘船過三峽時，說不定也是胆戰心驚嚇掉了魂，事過境遷之後，才寫出這首詩的。」

一號道：「嗯……」

三號忽然大叫道：「大家小心，最驚險的一段到了！」

不錯，西陵峽最險惡的一段到了！

江水進入了兩岸絕壁千仞，抬頭幾乎不見天日的狹窄水道中，水勢之湍急，形如一條波動的巨龍！

四金剛不敢大意，一齊操動長竹桿控制着木筏，不使它撞上山壁。

他們四人都有一身驚人的絕技，但操舟駕筏的本領却不甚高明，木筏在奔瀉的江流中打了好幾轉，差點就撞壁翻覆。

奇怪的是，坐在轎子裏的南刀譚宗武似極鎭靜，始終沒有說話，閉口不言。

四號一邊操動竹桿，一邊高叫道：「喂！上面就是九頭鬼鳥韋劍龍盤踞的山寨吧？」

一號道：「是呀！」

四號道：「還好，他不知道咱們要來攻打他的山寨，否則他只要從絕壁上推下石頭——哎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說石頭，石頭就到！

就在這時，從絕壁上滾下了十幾顆巨石，似隕星般疾瀉了下來！

四金剛還不知道該怎麼辦時，如雨的巨石正落到頭上，隨之是一片轟然巨响，有三顆巨石打中了木筏，其中的兩顆正中轎頂，頓時把整頂轎子打得破裂下陷！

木筏經巨石一擊之下，也頓告翻覆，破裂的轎子掉入江中，四金剛也跌入江中，刹那間一切都消失無踪了！

× × ×

「啓稟寨主，好消息！」

「說！」

「南刀和他的四大弟子完了！」

「怎麼個情形？」

「他們乘木筏渡江時，兄弟們遵照寨主的指示，推下了石頭，結果一擊而中，南刀坐的轎子破碎紛飛，掉入江中，他的四大弟子也一齊落水！」

「南刀死了？」

「不死有鬼啦！」

「哈哈哈哈……」

韋劍龍仰天大笑，得意洋洋的大笑了一陣後，才回顧坐在一旁的雲中龍鹿樹柏道：「你看就這麼容易解決了，容易得叫人不過癮！」

鹿樹柏面上却無一絲笑容，反而皺眉道：「韋寨主，恕我說句洩氣的話，我不大相信南刀就這樣死了！」

韋劍龍一怔道：「你不相信？」

鹿樹柏道：「是的，南刀何許人也，怎會就這麼無聲無息的死了，不可能！」

韋劍龍冷笑道：「鹿寨主，你被南刀的大名嚇壞了！不錯，他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但是你要知道，他已中風殘廢，動都不能動，一個坐在轎子裏的老殘廢怎禁受得起那樣的襲擊？」

鹿樹柏道：「當然，巨石從天而降，把那頂轎子擊得碎裂成一片片，在那種情況之下，縱是身手矯健的人，只怕也難倖免，不過……我總覺得他不會這樣輕易死去……」

韋劍龍又哈哈大笑，道：「鹿兄，你別把他當作神，他也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軀呀！」

鹿樹柏笑了笑道：「我也希望他眞的死亡了，此人一死，從此綠林太平，我鹿樹柏也就可以東山再起了，只是……我總覺得……」

韋劍龍忽然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說道：「鹿兄，你放心，他若不死在江上，也一定要絕命於韋某人這座山寨之中！」

鹿樹柏一哦道：「韋兄另有佈置？」

韋劍龍點頭道：「不錯！他不入我山寨便罷，一入便非死不可！」

鹿樹柏問道：「請問韋兄作了何種佈置？」

韋劍龍精悍一笑道：「火！」

鹿樹柏動容道：「他們一進入山峯，韋兄便在四下放火？」

韋劍龍道：「正是！敝寨四周的房子早已澆上了油，只要一點上火，他們插翼也難飛了！」

鹿樹柏道：「這樣一來，韋兄的山寨也完了。」

韋劍龍笑道：「不要緊，以我之山寨換南刀一命，十分値得！非常划算！」

鹿樹柏點點頭道：「這的確是個好辦法，當初我要是早知道他要去攻打我們九龍岡，也會使出這一招來對付他。」

韋劍龍吃吃輕笑道：「可惜他已死在江上，韋某人這個火攻用不上了。」

這句話剛剛說完，就見一個嘍囉神色慌張的奔入聚義廳，向韋劍龍跪稟道：「寨主，大事不好啦！」

韋劍龍面色一變道：「甚麼事？」

那嘍囉道：「南刀乘轎子上來了！」

韋劍龍跳了起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勝驚詫地道：「你說甚麼？」

「南刀乘轎子上來了，抬轎的是他的四大弟子！」

韋劍龍瞪大眼睛道：「這怎麼可能，他的轎子不是已被巨石擊碎，掉入江中了麼？」

那嘍囉道：「這個屬下不知，反正那四大金剛確實抬着一頂轎子上來了，此刻距離山寨大約尚有一里路。」

韋劍龍眉頭鎖成一圈，用力的抿了抿嘴唇，才沉聲道：「傳令下去，照第二套計劃行事！」

「是！」

那嘍囉起身急去。

韋劍龍接着向站在廳上侍候的一個嘍囉說道：「去叫副寨主和四大力士來！」

「是！」

那嘍囉也領命去了。

韋劍龍已經不像剛才那樣眉飛色舞了！現在他一面孔的困惑，在廳上踱着方步，喃喃說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鹿樹柏苦笑道：「我早就說南刀不會這麼簡單就死了，如今果然不錯！」

韋劍龍忽然一拍手道：「我明白了，他使的是聲東擊西之計！」

鹿樹柏道：「對！他弄一頂空轎子僞裝乘木筏渡江，他本人則早已在別處乘船過江來了。」

韋劍龍面上又出現冷笑，道：「由此看來，南刀的確不簡單，哼！但他逃過了第一關，能再逃過韋某人所佈下的第二關麼？」

鹿樹柏道：「這第二關也許能够要了他的老命，因爲他行動不便，雖有四大金剛抬轎，但只要山寨四面大火一起，他縱有滿腹智計，也是死路一條。」

韋劍龍微笑道：「在施行火攻之前，韋某人先要試試他四大弟子的能耐……」

鹿樹柏忙道：「最好不要輕試，那四大金剛身手之高——」

韋劍龍截口笑道：「鹿兄，你沒見過韋某人麾下的四大力士吧？」

鹿樹柏道：「韋兄的四大力士，兄弟早有耳聞，聽說他們天生一副神力，可以力舉千斤，而且精擅摔角功夫是麼？」

韋劍龍道：「不錯！等下鹿兄見到他們，可能會對他們有信心。」

正說着，有五個人走進聚義廳來了。

一個是面貌醜惡的駝背老人。

此人是副寨主申公卿，綽號鐵甲龜！

另外四人，即是韋劍龍口中的四大力士，四人身高七尺，光着的上半身，肌肉纍纍，各人手中有一條齊眉鐵棍，四人往廳上一站，就如四尊天神。

韋劍龍道：「老二，聽說南刀已上來了？」

鐵甲龜申公卿點頭道：「嗯！我看見了，他們此刻距離寨門已不到半里。」

韋劍龍問道：「他的四大金剛比之咱們這四大力士如何？」

申公卿道：「矮了一個頭不止。」

韋劍龍笑道：「好！咱們到練武場去等他！」

於是，一行人走出聚義廳，來到練武場上。

這練武場位在山寨的最中央，佔地約有二十丈寬廣，四面場邊都是房屋，好像一個大天井。

他們七人就在場上一排站着，等待着南刀及其四大金剛的來臨。

×　×　×

抬着轎子的四大金剛忽然停步不前，停在一條石級的中段。

轎中的南刀問道：「怎麼啦？」

一號神色凝重地道：「師父，你探頭出來看看！」

南刀撥開轎簾，探頭出視道：「看甚麼呀？」

一號舉手一指石級右邊的一座山石，說道：「那石上有字！」

那石上有四個字：「謹防火攻」。字，是用大力金剛指寫出的，每個字有人頭那麼大，指力入石三分，蒼勁而有力。

南刀看了後，皺皺眉道：「筆劃很新，好像是剛剛寫上去的……」

一號道：「是的。」

南刀道：「這表示，是寫給咱們看的呀。」

一號道：「是一種警告？」

南刀道：「你以爲是誰寫的？」

一號道：「如是韋劍龍，那麼這裏面必有詭計，不過……」

南刀截口道：「這絕對不是韋劍龍寫的！」

一號道：「若非韋劍龍所寫，便是有武林高人在暗中帮助咱們師徒了！」

南刀道：「不錯。」

一號道：「有誰知道咱們今天要攻打西陵峽這座山寨呢？」

南刀道：「你這個問題，爲師回答不出來，不過，爲師相信　字之人是一番善意。」

一號道：「何以見得？」

南刀道：「他的字寫得端正而有力，氣勢磅礴，能够寫出這一手好字的人絕對不是壞人。」

一號笑道：「師父，從書法上也能了解一個人的善惡麼？」

南刀以肯定的語氣道：「能。」

一號道：「這麼說，咱們應該相信他了？」

南刀道：「對！他要咱們『謹防火攻』，就表示韋劍龍已在山寨裏有了安排，韋劍龍這個人有點小聰明，從剛才你們渡江遇伏，即可得到證明。」

一號道：「那麼，咱們要不要進入山寨？」

南刀道：「要。」

一號不以爲然道：「師父，你老行動不便，萬一韋劍龍放了火，弟子等就要抬着轎子跑，那時如何應付山賊的攻擊？」

南刀道：「轎子是鐵製的，不怕燒的呀！」

一號苦笑道：「師父，話不是這麼說，鐵轎子雖然不怕火——」

南刀忽然打斷他的話，道：「爲師內急了，那邊有片樹林，你們先抬爲師去那片林中解個手，然後咱們再來想個辦法好了。」

四大金剛當即抬着轎子走離石級，進入左邊一片密林中，放了下來。

一號即將南刀扶出，讓他解手。

南刀解過手後，不肯再入轎，說道：「好了，現在你們把轎子抬入山寨去吧！你們抬着空轎子進去就不怕火攻，危岌之際，可以棄轎突圍。」

一號一呆道：「這……這如何使得？師父您——」

南刀打岔道：「別替爲師担心。」

一號搖頭道：「不！山寨近在咫尺，師父一人在此，很不安全，萬一——」

南刀又打岔道：「我說別替爲師担心，爲師絕對沒有危險。」

一號道：「有危險！」

南刀道：「沒有。」

一號道：「有！」

南刀生氣道：「混球，爲師說沒有危險就沒有危險，你們只管放心前去。」

一號仍然不同意，很誠懇地道：「師父請聽弟子一言，破賊固然重要，但您老的安全更重要，總不能爲了攻打一座山寨而……」

底下的話，他沒有說出來。

南刀輕嘆一聲道：「咳！你一向很精明，今天怎麼變笨了？你附耳過來。」

一號附耳過去。

他凝重的表情消失了，面上開始現出了笑容，連連點頭笑道：「原來如此，這麼說，弟子可以放心了。」

於是，他扶着南刀在一棵大樹下坐好了。

他隨手折了幾枝樹椏插在南刀的身邊地上，使山賊不易發現。

然後，便與三個師弟抬起轎子出林而來。

×　×　×

「啓稟寨主，南刀的轎子快到達山寨了！」

「傳令不得抵抗，讓他們進來。」

「是！」

韋劍龍轉頭向鹿樹柏笑道：「鹿兄，南刀這個老傢伙今天死定了。」

鹿樹柏道：「韋兄還是不能大意，須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韋劍龍冷哼一聲道：「據韋某人打聽所得，南刀確實已半身不遂，一個殘廢老人還有甚麼可怕的？」

鹿樹柏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他那四個弟子已盡得其眞傳，不怕韋兄見笑，那天兄弟我與其中一個金剛動手不及三招就敗了。」

韋劍龍道：「這是鹿兄震懾於南刀的大名之故——看！他們來了！」

四大金剛抬着轎子走進練武場來了。

他們好像到山寨做客似的，態度好不自在，把轎子抬到韋劍龍等七人面前，輕輕地歇下來。

轎門和兩邊的轎窗均已封閉，看不見轎中的情形。

韋劍龍眞的一點都不怕，冷笑道：「來者可是南刀譚宗武？」

一號輕「噓」一聲道：「別叫！家師剛剛睡着了，不可吵醒他！」

韋劍龍不吃這一套，仰天狂笑道：「譚宗武，你是名震天下的一代武學宗師，韋某人素來敬仰不已，今日難得你肯駕臨敝寨，可謂蓬蓽生輝，我們這裏有不少人想拜晤拜晤，你若還是個人物，便請出轎相見。」

一號斜睨他問道：「你就是九頭鬼鳥韋劍龍？」

韋劍龍點頭道：「正是老夫。」

一號道：「你耳朵有病是不？」

韋劍龍兩眼一瞪道：「小子，你敢對本寨主無禮，莫非活得不耐煩了！」

一號笑道：「早跟你說家師在睡覺，你還嚷個不休，常言道：『有事，弟子服其勞。』你有甚麼話要說，就說給我聽好了。」

韋劍龍冷笑道：「本寨主不與轎夫說話。」

一號罵道：「你這個瞎了眼的小髒鳥，我願與你說話，還是你三生修來的福氣呢！」

韋劍龍大怒，厲聲叱道：「譚宗武，你再不出來，可別怪本寨主要對你不客氣了！」

二號接口罵道：「韋劍龍，你這個小子耳朵果然有毛病，告訴你，要見家師，得先讓我們四大金剛掂掂分量。」

韋劍龍冷笑道：「眞的麼？」

二號道：「當然。」

韋劍龍大聲道：「四大力士。」

四大力士一齊躬身道：「屬下在。」聲音如雷，響澈滿山遍野。

韋劍龍道：「你們下去會會那四個轎夫。」

「是！」

四大力士應聲大步走出，脚步踩在地上，地上都似在震動。

他們走到轎前，一字排開，齊眉鐵棍一橫，擺出了戰鬥的姿態。

一號看了笑道：「他媽的，那裏跑出來四個楞頭楞腦的小子？」

四號笑道：「老大，你一向禁止我們口出髒言，怎麼對自己倒犯上了？」

一號輕聲道：「沒關係，師父睡覺了，聽不見的。」

二號道：「咱們一人一個，鬥鬥大力士吧！」

四人拔刀出鞘，舉步迎上那四個大力士……

就在此時，一個嘍囉悄悄靠近韋劍龍，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韋劍龍先是一陣驚愕，繼而現出笑容，好像發現了什麼可喜的秘密似的。

這時候，四大力士已與四大金剛幹起來了！

相形之下，四大金剛的身子眞是矮了四大力士一大截，就像四個小孩對着四個大人一般，可是雙方一動手之後，四大金剛並未相形見拙。

他們的四柄鋼刀雖然比不上四條齊眉鐵棍的沉猛，但他們毫不示弱，竟與四大力士招招硬碰起來。

硬碰之下，也居然毫不遜色。

韋劍龍一看雙方已打得劇烈，便向身邊的副寨主申公卿低聲道：「老二，此處由你指揮，我去抓南刀。」

申公卿一怔道：「南刀不在轎中？」

韋劍龍道：「是的！他躲在山腰上的樹林中。」

語畢悄悄退出練武場……

×　×　×

南刀在樹下坐下後，一直沒有動，這一兩個月來的奔波勞頓，對他來說是够累的了，因此常感昏昏欲睡，現在他就在昏昏睡去。

昔日的威武在他臉上已找不到，他現在比一般老人都還要老邁虛弱，耳不聽，目不明，幾乎全身都死，只剩意志沒死罷了。

矇矓間，他好像聽到一個人的脚步聲響到了自己跟前，可是他的眼皮好重好重，費了很大的勁才把迷糊的神智拉回，才睜開了眼睛。

不錯，眼前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面上掛着一片嘲弄的冷笑，手上握着一條長長的馬鞭。

這個人正是九頭鬼鳥韋劍龍。

南刀好像被人迎頭澆上了一盆冷水，頓時完全清醒過來了，但他一點都不慌，態度之鎭靜，就好像他是個健康的南刀譚宗武，他抬目看着韋劍龍，用力擠出一絲笑容道：「你一定是九頭鬼鳥韋劍龍。」

韋劍龍嘿嘿冷笑道：「不錯，譚宗武，你躲在這裏幹甚麼？」

南刀緩緩道：「我老人家不是在躲，而是在休息，這林間好涼快，是睡覺的好地方。」

韋劍龍把頭湊近他，近得可以碰到他的鼻子，怪笑一聲道：「譚宗武，你眞傻，你爲甚麼不躲在家裏安度餘年？以你過去的威名，你只要躲在家裏不出來，大概可以安享餘年的。」

南刀笑道：「我老人家天生是個勞碌命，不動不行呀！」

韋劍龍狠狠的獰笑道：「可是今天你完了，多不值得！」

南刀道：「你說甚麼？」

韋劍龍大聲道：「我說你完了！」

南刀「哦」了一聲，彷彿這才想起他是敵人，微微一笑道：「不會的，我老人家如果要死，絕不會死在你手裏，像我這樣的人物，怎麼會死在你這個小毛賊的手裏呢？」

韋劍龍失笑道：「不錯，在你心目中，我韋劍龍也許是個小毛賊，但是我現在可以輕輕易易的踩死你，就像踩死一隻小毛蟲一般，你有能力反抗麼？」

南刀微微搖頭道：「不可能，你沒這個機會，你敢動一下，立刻命歸黃泉。」

韋劍龍哈哈大笑道：「譚宗武，你別唬人，你現在唬不倒人了！」

南刀道：「不是唬的，絕對不是。」

韋劍龍又把臉湊近他，口水幾乎噴到他面上，暴笑道：「你是說……你還能動手？」

南刀冷冷道：「我老人家早已不需要自己動手了，我現在只動口。」

韋劍龍忽然伸出手，抓起他身邊那兩枝木枴，扔出很遠很遠，笑道：「聽着，像你這麼個大人物，我要是一脚把你踩死了，實在太沒味道，現在我要狠狠的抽你一頓，我一直在夢想有一天能用鞭子抽打名滿天下的南刀譚宗武，今天果然如願以償了！」

南刀道：「這件事若成事實，你一定會在一夜之間名噪天下……」

韋劍龍大笑道：「不錯，也一定有許多人不敢相信。」

南刀道：「可惜你沒有這個機會。」

韋劍龍道：「我現在就抽給你看。」

說畢，退後四步，手中的長鞭一揚，在空中抖出「叭」的一聲脆響。

南刀微笑着，很有把握地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句話你聽說過沒有？」

韋劍龍長鞭再一揮動，鞭梢在空中轉了一圈，便似閃電般的向南刀身上抽了過去——

不，那鞭梢沒有落到南刀身上，而落入一人手裏——被一個站在他身後的人緊緊抓住了。

韋劍龍一發覺長鞭被人從後面扯住，不禁大吃一驚，忙不迭的轉身急望，才發覺身後站着一個怪老人。

怪老人身軀佝僂，背上隆起一個駝峯，面上掛着一個青面獠牙的鬼面具，只能從其斑白的頭髮上看出他是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子。

韋劍龍面色遽變，厲叱道：「你是何人？」

怪老人聲音冷得像是從地獄裏發出的，一個字一個字答道：「老殘廢。」

韋劍龍冷笑道：「何不稱爲藏頭露尾的東西。」

怪老人道：「要這樣說也可以，不過不管我叫什麼名號，對你都不重要了。」

韋劍龍猛可用力一拉，欲將長鞭拉回，那知鞭梢在怪老人手上像生了根似的，分毫不動。

怪老人吃吃輕笑了兩聲，道：「有一門功夫叫『隔山打牛』你知道吧？」

韋劍龍方自一愣間，怪老人又接着道：「現在我叫你見識見識。」

語畢，抓着鞭梢的右手微微一抖。

剎那間，好像有一股可怕的力量由長鞭傳送而撞擊到韋劍龍的手臂上，但見韋劍龍渾身一震，如遭雷殛，整個人跳了起來。長鞭就這樣到了怪老人的手上，怪老人接着一甩長鞭，便聽「叭」的一聲，似怪蟒一樣捲上了韋劍龍的脖子。

「嗬……」

韋劍龍發出一聲窒息的低叫，身子落在地上時，一張臉巳脹得通紅，急急的舉手去解繞在脖子上的長鞭。

南刀笑道：「是不是？我早就說你沒有機會，這就叫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啦。」

那怪老人不讓韋劍龍解去長鞭，用力一扯，長笑一聲道：「你就這樣去吧！」

韋劍龍身如風箏飛了起來，然後重重的摔在地上，他的脖子已被長鞭束緊得只剩杯口大，由於不能呼吸，就像吊死一樣，兩眼暴瞪，舌頭外伸，只掙扎了片刻工夫，就兩腿一伸，不動了。

南刀道：「老兄，我該向你道謝。」

怪老人丟下長鞭，怪聲怪氣的笑道：「不必，能有機會爲南刀效勞，是我的榮幸。」

南刀道：「你不該用『榮幸』這兩個字，我雖不知你是誰，但却看得出你的武功很高，高得連我都有些害怕。」

怪老人笑道：「你會怕麼？我看你不像是個會害怕的人。」

南刀道：「你我是人，尤其現在我又是個半身不遂的人，我怎麼會不害怕？」

怪老人道：「你如害怕，爲何驅使你四徒上山殺賊，而敢於單獨留在這裏！」

南刀微笑道：「因爲我知道你不會看着我被山賊殺死啊。」

怪老人似乎怔了一下，道：「你已料到我會出手救你？」

南刀道：「是的。」

怪老人道：「爲什麼？」

南刀道：「你既事先已在石上留字示警，絕不會就那樣離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啊！」

怪老人笑了笑道：「譚宗武，你雖已殘廢，腦筋倒還十分靈活。」

南刀道：「不成，我的腦筋遲鈍多了，我到現在還想不出你是誰……」

怪老人笑道：「我也想不告訴你我是誰。」

南刀道：「你一定是我熟識的人物，我慢慢會想出來的。」

怪老人道：「不，我絕不是你熟識的人物。」

南刀笑道：「老兄，我的腦筋雖已遲鈍，但還不致於完全不管用，你如非是我熟識之人，怎麼會在臉上掛着面具呢？」

怪老人好像不願多談下去，走去拾回木枴放在南刀身邊，道：「我要走了。」

南刀道：「我還有一個問題。」

怪老人道：「說說看。」

南刀道：「你爲何要拔刀相助？」

怪老人道：「基於同病相憐故也。」

南刀道：「怎麼說？」

怪老人道：「你是個殘廢人，我也是個殘廢人，不是麼！」

長笑一聲，雙足微頓，佝僂的身子一縱飛上樹梢，瞬即不見。

南刀微微皺着眉頭，喃喃道：「我會想出來的，總有一天我會想出來的……」

這時候，從山寨裏傳來一片隱隱約約的沸騰人聲，且有陣陣烟味，隨風飄入林間。南刀面上現出一絲笑容，又喃喃說道：「燒起來了，徒弟們啊，希望你們不會有事，打一個勝仗回來！」

他又閉上眼睛，昏昏欲睡。

約莫兩刻時後，一陣脚步聲响至，他睜眼看時，四大金剛已抬着轎子回來了。

四大金剛一見韋劍龍死在地上，驚得目瞪口呆，一齊失聲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

南刀笑道：「他要殺死師父，結果反丟了性命，就是這麼回事。」

一號驚訝道：「師父，您老還能動手麼？」

南刀道：「不，殺死他的是那個在石上留字示警的人……」

當下，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笑道：「爲師料定他必在附近，所以才要你們上山破賊，現在你們明白了吧！」

一號問道：「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南刀道：「不知道，等爲師想出時，會告訴你們的——山寨破了沒有？」

一號道：「破了，弟子等遇上四個大力士，費了一番力氣才把他們擺平，如今山寨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不過火是他們自己放的，他們在山寨四面縱火焚屋，欲將弟子等困死，但仍被我們突圍而出。」

南刀輕吁一聲道：「很好，你們幹得不錯，現在扶爲師入轎，下一座山寨在武陵山，距此有幾百里路，咱們要盡量爭取時間，否則會輸給呂雁豪的。」

× × ×

半年之期，只剩下最後的兩天了。

這一天，北劍呂雁豪在一座臨海的淨恩寺中與一老和尚楸枰對峙。

棋盤上的戰鬥已接近尾聲，那老和尚忽然微笑道：「呂施主，你心裏有事？」

北劍抬頭微詫道：「嗯！」

老和尚笑道：「今天這局棋你奕得不好，分明心中有事，心不在棋，是否？」

北劍把手上一顆黑子丟入棋罐裏，直起腰幹道：「這局棋輸了。」

老和尚道：「貧僧猜得對不對？」

北劍道：「甚麼？」

老和尚道：「你心中有事？」

北劍笑道：「和尚，你好厲害呀！」

老和尚道：「貧僧還知道你正在等人呢。」

北劍道：「何得而知之？」

老和尚道：「你頻頻轉頭向外面張望，這表示你有所等待。」

北劍笑道：「不錯，你全猜對了。」

老和尚問道：「等待甚麼人？」

北劍道：「一對青年男女，男是叫谷舜，女的叫祝美虹，他們是『祁連老人』司馬文艮的傳人。」

老和尚道：「你約了他們在敝寺見面麼？」

北劍頷首道：「是的。」

老和尚道：「一定有重要事情，對不對？」

北劍道：「對，幾個月前，我託他們辦一些事，囑他們辦成之後到此見面，今天該是他們到達之期……」

老和尚道：「司馬施主所傳弟子必定不差，你既囑他們今天到此，他們一定會到。」

北劍面呈一絲憂色道：「不一定！」

老和尚道：「你託他們辦的事情很棘手？」

北劍點點頭道：「正是，他們閱歷淺，經驗差，我很担心他們會遇上麻煩。」

老和尚問道：「甚麼樣的事？」

北劍微微一笑道：「抱歉，請恕未便奉告！」

老和尚哈哈大笑道：「其實你不說貧僧已猜到幾分了。」

北劍一愕道：「噢！」

老和尚道：「此事與你和南刀有關，對麼？」

北劍苦笑道：「和尚，你出家不過二十年，居然已練成一對法眼了？」

老和尚道：「他人有事，予忖度之而已！」

北劍道：「說來聽聽。」

老和尚道：「半年前，你和南刀又在決鬥岩上見過一面，那一次你們沒有動手，但後來貧僧聽聞酒坊那個鄧老爹說你們在進行一項別開生面的決鬥，今天你來到這距離決鬥岩不遠的敝寺，足見必與南刀的決鬥有關。」

北劍道：「鄧老爹都告訴你了？」

老和尚搖頭道：「沒有，他不肯說明你們在進行甚麼樣的決鬥，他的解釋是說出後，對你們不利，尤其對南刀不利。」

北劍點點頭道：「確實如此。」

老和尚笑道：「呂施主，要是你不見怪的話，貧僧要勸勸你。」

北劍道：「怎樣？」

老和尚道：「人生在世，名利並非最重要的東西，爭強鬥勝更是無聊。」

北劍忽然哈哈大笑道：「你的口氣跟譚宗武一樣，他也說過『無聊』這樣的字眼。」

老和尚道：「咱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希望你不要以爲貧僧說得太重。」

北劍道：「你是說得太重了，我呂雁豪並不如你所說的那樣，我對利從不重視的。」

老和尚道：「對名呢？」

北劍道：「和尚，我可不是出家人，人生在世，不圖利也得圖名。」

老和尚道：「你的名還嫌小麼？」

北劍笑道：「話不是這麼說，我與南刀都已騎虎難下啊！」

老和尚道：「胡說，你們兩人到今天誰也沒吃過虧，只要雙方同意罷手就行了，談不上甚麼騎虎難下。」

北劍含笑不語。

老和尚道：「不對麼？」

北劍道：「不跟你說了，咱們再下一盤如何？」

老和尚道：「再下三盤你也要輸，你心中有事，對勝負又看得太重——告訴貧僧，你與南刀在進行什麼樣的決鬥？」

北劍道：「這兩天你就會知道。」

老和尚道：「你是說，這兩天你們在決鬥岩上見面？」

北劍道：「不，這次改在鄧老爹的酒坊中。」

正說着，一陣步聲響到禪房外面的走廊上，老和尚也是身懷絕技的人，一聽步聲立刻道：「你所等待的人到了！」

果然，一個中年和尚領着谷舜和祝美虹來到禪房門口，合十道：「呂老施主，這兩位施主要見你。」

北劍歡欣的站了起來，笑道：「快進來，老夫還以爲你們出了事呢！」

谷舜和祝美虹進入禪房，一齊向北劍施禮，北劍一指老和尚說道：「這位老禪師是本寺主持，當年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你們拜見拜見。」

谷、祝二人轉對老和尚行禮，態度很恭敬。北劍急急問道：「辦成了沒有？」

谷舜含笑一拱手道：「小侄幸不辱命，都一一解決了。」

北劍大喜道：「好極，咱們快去鄧老爹那裏，見到南刀時，千萬不要說是你們替老夫去完成的，懂麼？」

谷舜一躬身道：「小侄省得。」

祝美虹笑問道：「呂伯伯，那南刀巳先去到了麼？」

北劍道：「不知道，所以咱們要趕快去，誰先到誰就是贏家！」

他轉對老和尚道：「和尚，你要是有興趣的話，也一起去看看吧！」於是老少四人動身離寺，往決鬥岩趕來。

淨恩寺距決鬥岩三四里路，老少四人不消頓飯工夫，即巳趕到鄧老爹的酒坊，一看酒坊外面停着一頂轎子，北劍頓足叫道：「哎呀，竟叫他先到了！」

不過，他面上並無失敗的驚慌，反而有一絲叫人莫測高深的笑容。

南刀果然先到了！他正坐在酒坊中與鄧老爹聊天，聽到北劍的叫嚷聲，哈哈大笑道：「呂兄，你輸了！」

北劍四人走入酒坊，鄧老爹連忙上前招呼，笑容可掬地道：「坐，坐，眞巧，你們都在今天同時到了！」

他這句話，多少有安慰北劍之意。

北劍走到南刀面前，面露苦笑道：「譚兄到達多久了？」

南刀笑道：「只比你早到一步！」

北劍嘆道：「這樣我還是輸了。」

南刀笑望他良久，才問道：「十惡人都翦除了麼？」

北劍道：「是的，你呢？」

南刀道：「十座山寨都破了。」

北劍嗒然道：「眞可惜，我要是走快一些，一定可以先趕到此處……」

南刀轉望老和尚和谷、祝二人，問道：「這三位是……」

北劍爲他介紹了一番。

南刀又看了谷、祝二人一眼，笑問道：「你有沒有作弊？」

北劍一怔道：「甚麼作弊？」

南刀道：「你翦除了十惡人，有沒有找人幫忙？」

北劍搖頭道：「沒有，都是我自己幹的，我呂雁豪做事怎會假手於人！」

南刀道：「他們怎會跟你在一起？」

北劍道：「是昨天在路上碰見的，以前我曾去祁連山拜訪司馬文艮，他們還認得我。」

南刀道：「好吧！不管你有沒有作弊，反正你輸了！」

神色一沉，接着道：「你沒有忘記咱們的約定吧？失敗的一方任憑處置。」

北劍道：「當然沒有忘記，現在你說好了，要我的頭，我馬上給你！」

鄧老爹忙道：「譚大俠，你聽老漢一言——」

南刀喝道：「你站開，這裏沒有你的事了！我譚宗武等待了三十年，今天總算贏了他，你要我放棄權利，我才不幹！」

鄧老爹甚窘，不敢再開腔。

祝美虹見南刀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不禁氣往上冲，衝口道：「呂伯伯，別理他，咱們跟他們打一架，一定贏！」

四大金剛站在南刀身後，聽祝美虹這麼一說，四人都咧嘴笑了，一號笑道：「祝姑娘，妳眞有這個興趣的話，決鬥岩就在外面——」

南刀又喝道：「一號，你閉嘴。」

北劍也向祝美虹連連搖手，很豁達的笑道：「祝姑娘，勝敗乃兵家常事，老夫與他決鬥三十年，總得分出個勝負，今天我敗了，無話可說，你們不要插手，一旁看着就是了。」

說完這話，又回對南刀笑問道：「好了，譚兄，你要怎樣處置我，趕快說！」

南刀冷冷一笑道：「此次決鬥贏來不易，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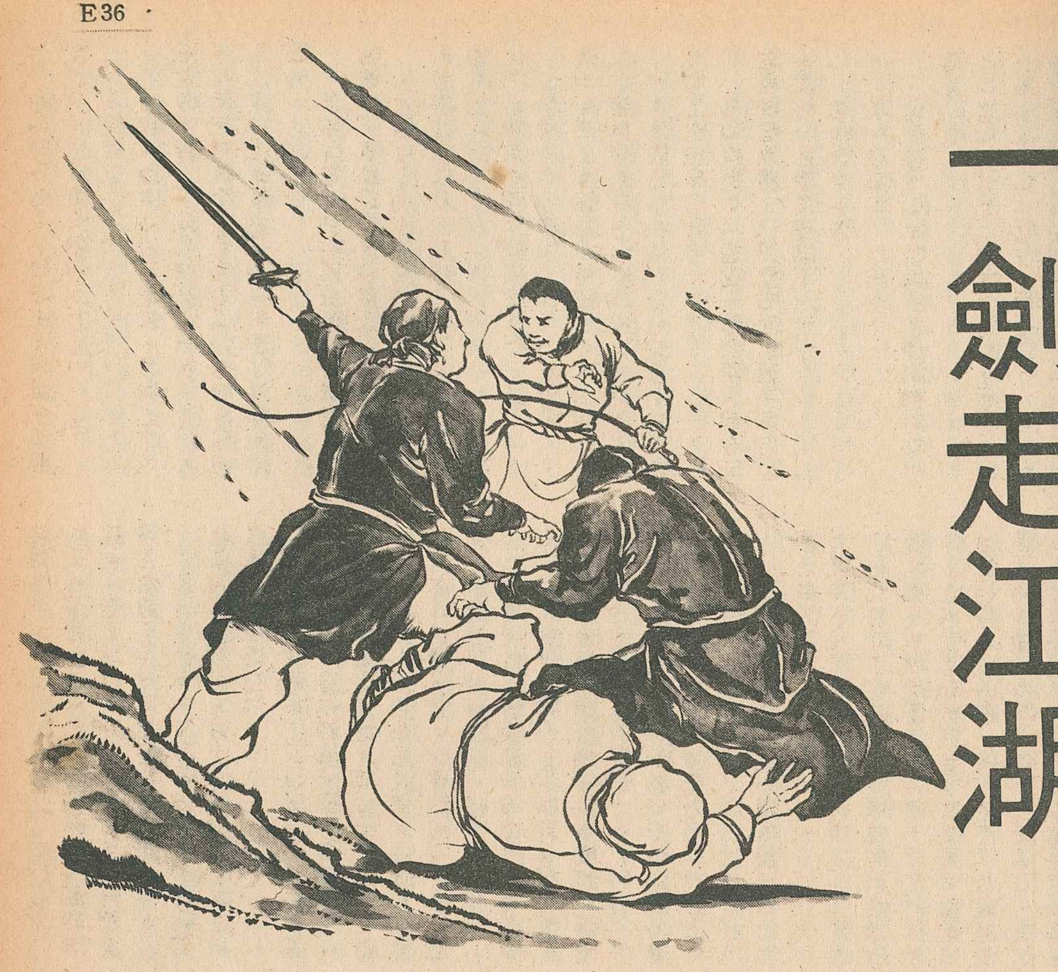
鄧老爹又忍不住開口道：「譚大俠，老漢可以說一句話麼？」

南刀道：「你是見證人，這次的決鬥，我比他先到達此處，是我獲勝絕無疑問，你有甚麼話要說？」（以下轉入75頁）

精選武俠短篇

一劍走江湖

凌波文・圖



國破家何在　誓不作順民

「朋友，請留步！」在漫天風雪的深夜，別說人，連狗也不會出門，吠音吠聲！可是，却有人在呼叱，當然，亦該有個被稱呼爲朋友的，在走夜路……

原來，這裏是個曠野……難怪沒狗，事實上，沒村沒舍的，誰養狗喎，可是，那會有人趕路，阻路的。

人，還不算少，有那麼七八個，他們是屬於阻路的，至於趕路的，只有一個，一個形如伕役的壯漢，在雪光反映，應該可以看淸人的模樣，只是風雪交加，人就變得混糊不清。不過，在對面朝相之下，至少還不致於認錯人。

「朋友，你姓赫連？」

那壯漢不言不語，不理不睬。

「一路來，你巳傷了不少人了。」

「我不想挑釁，不喜歡被人盤問。」

「樹敵太多，一路荊棘，朋友，我代你担心。」

「……本來就是遍地荊棘，處處不平，我也理不了這許多……才一個月，唉……」他嘆了一口氣，比風雪更冷，更陰，更有股說不出的肅殺氣。

「令正，令郎又待如何？」

「我會找，找得到，是他倆的造化，找不到，哈——我會對得住他們，我之所以不殺人，就是說：我依稀，不……我只是當我妻兒尚生存人間，否則，人，本就難逃這一朝，不過，我會殺人，然後，被殺！」

「交出劍譜，你我大家方便。」

「不交出呢？」

「這就會令閣下，終生處於腥風血雨之中，這又何苦來，其實閣下並非低下之輩，何苦自甘下賤，至少，家主人對閣下萬分欽佩！如果你肯低首下氣，不，或者說，婉以攀交，那……非但你家人無恙，並且，這以後，哈……有享不盡的淸福！說不盡的好處……」

「唉！不看你年巳老邁，我早巳出劍，這樣的說話，我巳聽了十幾次，有本領，叫你主子出來見我！否則，請閃開，別阻我去路……」

「好小子，眞狂得可以，你以爲你那劍法，眞的是天下無敵？」老人身後傳來一陣叱罵，語聲未畢，就見一條人影竄出身法如風吹弱柳，不過，邊式，美觀……

「赫連朋友！這位是南宮覃大先生！我先洩個底。南宮覃家，劍術世家，十三路仙女劍法，舉世無雙，你倆可多親近親近……」

姓赫連的壯漢，他是苦笑了笑道：「閣下姓覃？」

「南宮覃家，你得聽介紹，江湖上有幾個不知？」

「……我實在沒聽說過。」

「你好狂，」覃大先生光火了，其實，是他錯了，事實如此，這位姓赫連的朋友，你以爲他是江湖道，那可是大大的錯了，實實在在，他只是個別懷心事的鄉下

人，他仗劍出門，他所求的是，圖口茶飯不缺。免令妻兒受苦，如此而已，但是，他失望了，他心灰意冷。他實在不想仗武功博個家肥屋潤，咬一咬牙，他唯求當一輩馬伕、雜役，可惜，他又錯了，他的劍法是傳開了，他想當馬伕也不成，漸漸地，引起了江湖糾紛，他走，因爲，他已看出來，人，做慣了亡國奴，比不顧廉恥的人，更沒心沒肺，爲了一碗飯，唉……什麼身份，體面，道德，廉恥，全都拋到了九霄之外，比被人殘酷打死的琴師更不如，也不必說爲求清白而一死了事的歌伎，這批看來道貌岸然，神聖不可侵犯的江湖尊者，武林名宿，簡直是犬彘不食，人頭畜鳴的走狗，倀虎而已！

他明白妻兒被刦，他也到過家中，他也看到了被搗亂的一切，他苦笑了笑道：「是你們逼我出門！當然，你們被餓飢所逼，所嚇怕了，而今，你們失了踪，我，却又清醒了過來，惠兒，何必作亡國奴，你或者不會明白，亡國奴是得受懲罰，受屈辱，甚至於你想忍辱偷生也辦不到，主子們需要你死，你……就得乖乖地死，不准反抗，不准呼叫，不准……」

他走了，從此，他開始流浪，其實，他明白他始終無法脫出這個主子的監視，他也希望，終有一日，他會找到妻兒的下落，當然，不一定活，即使是死，他也希望得到個實信。

至於目前，這個自命爲覃大先生的劍客，他碰見過幾個，他不理會這些，本來，就是這樣一件事，如果，你勝了，走你的路，再碰見另一批的阻路客，輸了，那麼，這就是你的歸宿，不過，在臨死前，他一定會叫一聲：「我不是個亡國奴！」如此而已。

就因爲這樣，當覃大先生用萬分怨毒的眼光注視他時，他苦笑了笑，緩緩地抽出他的墨劍，後來，他的劍法越來越純，也越來越狠。

覃大先生因恨此人的狂妄，其實是誤的，因此，這出手，就是仙女十三劍中的最陰狠，柔綿的洞幽招，看來輕飄飄！軟綿綿，可是，眞正大行家已可看出，這劍法之厲害，劍無聲，步無音，只見覃大先生身如御風，步如淩波，而長劍劍芒吞吐不定，却是點點圈住對手「靈門」十三大穴，更可震惊的是；這身步之配合，簡直宛如幽靈與仙神之混合，在曼妙的身法配合下，狠厲的劍法在美妙之步法帶動下展開，越是美妙，越是陰毒，仙女劍在江湖上極少出現，今夜算讓這批人見識到了。

他們個個自愧不如，他們個個認定，對手如果是自己，至多十個回合，身上就得見血帶傷，甚或送命。

但是，那壯漢又如何？可說得一聲活見鬼了，如此淩厲，陰狠的劍法，他却是熟視無睹，看來是這樣隨便，又是這樣輕描淡寫，有幾招幾乎是笨手拙脚的抵擋，可是，不論他隨便一招，就將覃之劍招壓住，輕描的，封住了對手，淡寫的，束住了對手，隨手的一揮，覃大先生就得跳脚，拙脚的一擊，覃大先生就得迴身退避。

仙女劍根本爲這壯漢，招招截住在半路，換言之，壯漢這不知名的劍法，看來分明是仙女劍之尅星，覃大先生的劍招，是只出得一半，無一招用得舒暢、盡情，一招一式，不！有幾招只施得一半，或者四分三，有些，尚且未展開已被封死。

門劍幾時有過這樣的場面，覃大先生爲南宮劍學名家的首席劍客，並且是內定的第三代掌門人，非但武功、劍法，高出同門一籌，至於學識淵博，見多識廣，更被推爲小輩第一，今夜，雪野門劍，突的，令他記起了一件事……。

「住手！」覃大先生大叫停手了。

「我本不想出手！」語氣還是這樣冷漠，肅然。

「你的劍法那裏來的！」

「有多少人問過這個可憐的問題。」

「不，我看出來，你，你這套劍法，與本門有關連。」

「我不否認。」

「那你承認了。」

「我也不承認。」

「你以爲要胡賴就可以了？」

「我何必要胡賴！」

「分明是我師祖劍的天羅劍訣，我問你，你從何處偷來的！快交出來……」

「天羅劍訣？我未聽說過，請問令師祖呢？」

「憑你也配問？」

「好，就不問，請，閃開！」他想走了。

「你想走！有這樣容易的事，與我站住，還我劍訣！」

「可憐，爲求爭奪一本劍訣，竟然胡言亂語！」

「放屁！」覃大先生可算是發了狂，劍走輕靈，一式化七，這一招，看來並不輕靈有緻，但是劍芒暴長，向壯漢的背後；肺前、心前、膈前、胆前、脾前、胃前、肝前七主穴點到，這是偸襲，並且，夾雜幾分陰險！

衆人尚未叫出聲，一陣叮叮輕响，一道墨虹，也不知這壯漢如何抖起，已將這仙女殺招，淩風七擊化解了個乾乾淨淨，覃大先生尚未定過神，手一抖，還想挾劍追擊，嗆啷啷一陣响，看看清，手中只剩了個劍柄，而自己長劍，竟然爲這墨劍，連還七招，不知他如何使勁用力，竟將自己長劍斷爲七折，再看一看清，覃大先生不禁目瞪口呆，出手人之神奇，簡直駭人聽聞！

這是什麼劍法，師祖之天羅劍訣，據前人傳說，並無這樣詭異反解之招術在的啊！他呆住了，可是，那邊另外幾人，却阻住了壯漢在出手，覃大先生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憑你們也配對付這個劍客，做夢了，不過，這是什麼劍法，這是什麼劍法？」

可憐這個南宮劍術世家，覃大先生竟然爲了這個劍法名稱怔在當地，苦苦思索，風雪亂飛，有幾聲慘厲的呼叫聲傳入他的耳鼓，這才令他有所驚醒，他自己也不明白，那會這樣失神，循聲一望，不壞，那壯漢的身影，尚在前邊，不過，已走出好遠、好遠。

而地下有坐的，臥的、斜倚的，總之，七零八落，是自己同伴，分明已受了傷，來回詳細的看視一週，發現七人，傷是無一倖免，不過，有輕有重，並且，全爲

劍尖點中穴道，穴之正中，此人劍法經已駭人，這借劍打穴之功夫，認穴之狠準，覃大先生也是使劍大行家，更擅於打穴、認穴，看到這裏，不禁頹然一聲長嘆！今生今世，他是無法能追得上，連一半也追不上啊！

×　×　×

是春冷時分，本來是瑞雪兆豐年，現在，可有些担心了，這太多的雪會凍住地氣。

在杏花集之後，有座商陽谷，谷中有座飛雲堡，堡主是朝中退休的大官，聽說做過什麼提督軍門的，姓白，堡主名白文華，白文華可不是當過提督軍門的，他是公子爺，此人十分善良，和氣，不過，很少見他出門，如果他出門來，好！算是鄉民有福，無論你有什麼困難、痲煩，白文華一定會帮你解決，帮你辦妥。並且，他老人家可眞關心鄉民，從來不嫌痲煩，也從來沒端起個架子嚇唬人。故而堡門開，就是「善門開！」這就可看出白堡主的爲人一斑！

可是，今天，他開了門，鄉民還未上前請安呢！他已是神情緊張地，向衆人拱手致歉，一面已催馬直馳出谷，後面還跟了四人四騎。

傍晚時分，有幾個鄉民可看見了白堡主回來了，後面少了四人四騎，却多了一輛大車，進了堡門，立即下閘，抽堡橋，這幾個鄉民就嘀咕起來了。

「我說三大伯，這是什麼回事啊！」

「我也不明白啊！」

「咱們到桑大酒家去喝幾碗酒，順便將這件事吐出來讓大伙兒計議計議！」

「好！」有個老頭說了個字。

「我看不好！」不知那裏傳來陰惻惻一句話！

「什麼？呃！你，啊！是你們啊！」那老頭分明是認識來人的，因此，挺熱情的招呼他。

「殺！」另一個聲音响起——就見四條人影，其疾如箭，也不知什麼一來，這六個鄉民，莫名其妙的，聲也未出，叫也沒叫的，只是滿面惊惶之色地……躺在地下。

「快！埋了他們！」有人發號施令！

一瞬間，此地已無人影，只見在谷左一片樹林中，有人影走動，四個人，挾了六具尸身，突然，又有人說道：「就在此地！」好，四個人八隻手，不，簡直是八柄鋼鏟，在冰封地硬的週圍，挖出了一個大坑，又是一陣响動，六具尸身已被投入坑內，埋了，埋在這個森林中，可憐的鄉民，他們到死也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死，而且，死得沒人知，埋在這個樹林中，幾時，能得親人的祭奠，還有，重新殮葬，他們，死難瞑目啊。

四個殺人兇手再看一看清四週，沒人發現，身形微動，已走出樹林，然後，再來到了杏花集的唯一酒店中。聽了半晌，並無人議論堡中之事，又在四週走了一圈，看來安靜如常！好！分明無人發覺四人殺人之事，也就說明了，沒人知道堡中有人來，好！已可無碍，身形動，向飛雲堡撲到，他們也不用堡橋接引，四個人分明身懷絕技，幾個騰跳，已越過護莊河，再各施展壁虎游牆功，已上堡牆，翻身而下……不見了。

天氣已入夜，黑得可以，而堡中正是大放光明，而人聲喧嘩中，白堡主在宴客呢！

在內廳有一個少婦，帶一個才三歲的孩子，全是鄉農打扮，孩子是生得不難看，可惜黃瘦點，少婦是面帶病容，這就顯得她！更不好看……

不過，陪伴她的却是個極美的少婦，不過，美得有些煞氣，豐鬟盛鬋，長眉斜飛，一對鳳目，精光外露，雖然面帶笑容，依然掩不住這肅殺之色……。

「這位姊……尊姓。」

「小婦人夫家雙姓赫連，我姓文。」

「尊夫是江湖中人。」

「小婦人已言之再三，其實，我是個鄉下人，與世無爭，爲了年中失收。賦逼稅催，無法過活，外子有幾斤蠻力，亦稍習武功，爲求一家，不爲餓殍，出外投入鏢行，武功是鄉下把式，劍是先父所遺，至於什麼劍譜、劍訣，小婦人非但未見過，未聽提說過，就是，當時有人來，也讓他們抄了個屋翻地陷，夫人，連你已是有十個人問過了，請問；可否，放我母子歸去？」

「姊姊，你我俱是婦人女子，有什麼話都方便講。」

「夫人，本來，事無不可對人言。」

「你可知尊夫之武功。」

「夫人……我……長年在田中，爲這幾畝旱澇不匀的山田，已耗盡了我的精力，自從懷兒出生之後，我！我更因產後失調，我帶了一身病，我那有時間，留意這些。」

「姊姊，聽說你們別具心腸。」

「……夫人，請看，我這個病苦胚子，有什麼心腸之可言？」

「你們對大明盡忠。」

「大明……夫人，你那會問到這些，我只記得先父提說過，就算先翁，何嘗不說過，大明之敗亡，那是，驕兵悍將之可惡，大明並無可取。」

「哈，如此，你丈夫文才武學，全可一試，爲何甘老窮山。不出來圖個功名富貴。」

「人各有志啊，再說，外子素來不善辭令，不喜奔走，只求圖個清閑，自足自給，如果不是這幾畝山田實在養不活家人，不，外子出門時，家中已是數糧度日，不是這等窘急，他也不敢，出門求活。」

「喔！眞的但求自足自給。」

「夫人，小婦人騙你作什？」

「這就好辦，你先請用酒飯。」

「小婦人素不飲酒，再說，如此豐盛，也令小婦人折福，夫人，但願拜賜一菜一飯，已感恩非凡。」

「喔！」這位少婦却也說不出話來，不過她已十分同情這個少婦，是這樣的清貧，却又甘願食貧，是這樣的斯文，却自命爲農婦，她就不明白，自己丈夫，還有這個所謂主子，爲什麼如此對付這一家。

「文華！我看，這一對是眞正的自了漢！」

「我明白。」

「這又何必再難爲他夫妻倆？」

「非得收為己用，非得問出劍譜之內容……」

「為什麼？」

「主子已看出此人，武功高還在其次，此人心情陰沉，冷靜，這就可怖，如果；此人有所謀，有所求，他就可為主子所用，不論是謀求什麼。」

「他謀求的是；自給自足。」

「這就壞了！須知；人而寡慾少迷，只求清貧自守，這就不是順民，這就心懷不憤，主子，你該明白，他是個雄主，也是個……猜忌成性的忍人啊。」

說到猜忌成性之時，白文華的面色也微變，語聲也低，他可眞怕那個主子。

「瑤妹！我只希望能完成此事，那麼，你我大概有十來廿年的安逸茶飯可吃，否則，這後果實難想像……」

「那你又有何打算。」

「將此人引來此處，然後，利用他夫婦，天倫之情，逼使他入彀，將劍譜眞情探出，交給主子，你我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並無劍譜啊！」

「你相信？」

「看來不假。」

「請問，這是什麼劍法？」

「我未見過。」

「雲南哀牢八劍，劍法如何？隱名為了公子的武當當年第一神劍；祁才，他又如何，即使南宮覃超，也敗得心神俱震，瑤妹，我問你，沒名沒目的劍法能敗得了他們？這其中，唉，你能怪主子為此事而大動干戈？」

「為什麼不群起而毆，毀了此人。」

「毀了劍譜？」

「喔……那，何不將此人傷了。」

「哈，白文華，你不如你那夫人歹多罷！」半空傳來一聲清越之笑聲：「杜瑤珠，你果然厲害，此人，現已被傷，我希望你，利用你的美色，投其所好，然後，引出劍譜。你，大功一件！好！到時自有人來陪你，我去也。」

「且慢！」

「瑤妹，你能阻得住他？」

「可是，說什麼美色，說什麼投其所好。」

「你能違命。」

「你就能忍……」

「……總好過家破人亡。」

「你說什麼？你……」杜瑤珠，這個江湖上有名的閃電娘子，雖說她並非端人，但是，為人頗有分寸，她那想得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如此的不顧廉恥，主子，果然是個陰沉，厲害，並且，具大神通，有極深湛之武功的人，但是，也不可能如此的強人所難。

為了一己所慾，他竟然指令手下為其賣命，賣……嘿！還得賣廉恥，賣家族，賣……不，杜瑤珠可不是這樣個人，她對白文華再狠狠的看了一眼道：「讓我走，你甘心當活忘八。」

「也不至於如此，聽說，此人，持身極正。」

「也不過是希望他人不來冒犯你妻子而已！白文華！你也是一代宗匠之後，你就如此的沒廉沒恥。」

「白夫人！」來了一個英俊、飄逸的白衣人，這是白氏夫婦之內室，嘿！此人竟然如此無禮，本來，杜瑤珠想發脾氣，想出手，但是，想到丈夫如此無能，突的，她有所憬悟，他既甘心將妻子送出去，他還那在乎這內室、閨房之禮防。

「白夫人，別來無恙。」依然是那個白衣人，現在，他却有些嬉皮笑臉了，杜瑤珠也已看清了來人，乃是山東有名淫賊，飛天玉虎黃仁山，「想不到，守身如玉的閃電娘子，亦不得不賣弄風騷，哈……不過，白夫人！你別光火，我可是不敢對你有所冒犯，我只不過奉命而來，與夫人你有所計議，讓你如何與對手碰頭，如何誘其入彀，如何令其入你懷中，哈……」

笑得眞噁心。

「我們該走了！」

「對，走吧，免得當了你夫君面，不好意思，哈……閃電娘子！你別對我有惡心腸，只要你濫殺同伴，杜瑤珠！你那父母、兄弟，哼，可沒半個有好收場。」

「啊。」杜瑤珠不禁心神俱震。

「主子早已將你全家，服侍得好好的，如果你奉命唯謹，哼，還你好好一座杜家寨，只要稍有不幸，哼哼，每個人，挑斷手筋腳筋，披甲為奴，充軍寧古塔。」

「你……你……」杜瑤珠幾乎昏了過去，本來，她想殺了這隻老淫虫，現在，她已明白，她是被陷的老虎，怪不得，這主子令出必行，果然是厲害。

「現在，你該跟我走，閃電娘子，你大可放心，我就算對你有意，可也不敢放肆。」

「諒你也不敢。」

「你明白就好，哈，文華兄！你我後會有期。放心，嫂夫人回來，你們依然是一對，說不定，小別勝新婚，哈……哈……」狂笑聲中，這個可卑可汚的淫賊，引了杜瑤珠出了門……白文華是怔怔的在出神。

× × ×

這兒是個小小的鎮集，有一家小小的客店，還連帶賣些簡單的酒菜，時間是未時下三刻，正是清閑的時分，一個大孩子，年約十六歲左右，還在小心翼翼的，東西張羅，看來，這是個勤儉的伙計。

來了一個壯漢，不過，顯得行動緩慢，還有幾聲咳嗽，他看來挺疲倦，本來，已走過了這客店！可讓這個大孩子叫住了：「客官，看你神色疲倦，歇一歇腿，喝杯酒。」

「我那來錢喝酒？」

「這，喝杯茶，也可。」

「可惜，我沒有錢了。」

「大叔，你走得辛苦，喝茶、歇腿，也不必用錢。」

「嗯，」此人看了看四週，又看了看這大孩子，苦笑了笑，走進了這客堂，找了張方桌，坐了下來，不一刻，大孩子眞的提了把茶壺，一隻茶杯，放在桌上。

「放多一個杯，可以嗎？」

大孩子回頭一看，是個少女，穿着不算華麗，却是十分清潔，整齊，並且，這少女生得也眞美，尤其是這一對眼睛，亮得好看。

「先生！你不嫌我打擾你吧。」

「無所謂。」壯漢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飲了杯熱茶，人，開始有了些精神——他不言不語，淡淡的向外遙望。

「先生貴姓？」少女在問訊，可是，半晌，不聽得壯漢的回答……「赫連毋忘，你別這樣裝模作樣。」是少女不耐煩的語聲……「……你脫得了五行大陣，請問，你又脫不脫得了以後的陷阱，我可眞不明白，你這算是鬥什麼？圖什麼？」

「恕某無法交待。」

「總算開了金口，好！赫連毋忘！我再請問你，你那會受的傷？」

「這——」赫連毋忘——那個壯漢——不禁心神一動。

「……還有，你又那會脫出重圍。」

這，可有些奇怪……他為五行大陣困在陣中時，憑其劍術、武功，本無大危，但是，有一股極怪的陰勁，悄沒聲的當五行大陣在發揮五行神雷擊時，自己一個疏神，為其點中背後太陰脈！其時，本來他已準備用「游魂三截，十盪十決」殺手神招，來衝破五行神雷沖，然後，奪圍而走，事實，他根本不想多事殺戮，就因為不想殺人，只求傷人，令其延誤了時機，現在，可就中了暗算——

他並不後悔，更不驚惶，即使中了暗算，這游魂三截，十盪十決殺手，依然毫不遜色的抖出，但見鋪天蓋地的墨虹星光抖動下，威震江湖數十年，也絕跡江湖卅年的五行使者，一個個厲吼聲中，散了圍，五個使者每個人的右手寸關尺脈，泛出一點血星，分明為這壯漢的神劍所中，可是；又有幾條人影奪入圍中，原來；五行使者的好友，尼山三秀，及青城雙仙趕到了。

壯漢，雖然是一招成功，可是這一股陰煞之炁，竟然附行於太陰心脈，令自己功力受窒，他突的想笑，因為，他看清了自己，已與死神接了手，他會死在這個地方，而死得不像個「亡國奴」。

突然，一股帶雪的沙龍，向在場人衝蕩而來，衆人只微噫得一聲，壯漢也為這股沙龍迷了方向，只覺左手一緊，身不由己的，走，走，走，昏昏沉沉，壯漢是知道，這股陰煞炁在作弄他，他咬牙忍受，但是；一陣寒意，令他有所顫抖，半晌，壯漢是神智昏迷，待到醒來，他是睡在一股小山徑側的山石邊，他試一運氣，有些吃力，分明受傷不輕，對，她一提起，他可記起這一股沙龍來了。

「你救我？」

「我！可沒這大的本領。」

「是你同伴。」

「可以算是。」

「你意欲何為？」

「向你要劍譜啊。」

「喔，你也要劍譜。」

「別說沒有，老實告訴你，我看你只是個活死人，我是並不佩服你這樣個人，當然，你不肯為人奴下奴，你也不甘心出賣廉恥、良心的，其實，這也沒什麼大不了……說到底，你只不過是個活死人而已。」

「倒也不錯。」

「你可以死……不過，這劍譜切不可死。」

「你說什麼？」

「哼，你得物無所用，其實，你是根本不識用，那讓你得了去，有什麼好？並且，也根本浪費了前人心血交瘁的苦心，就因為這樣，我們出手放了你，又代你打發了幾批阻客，將你引到了此地，老實說，向你要劍譜。」

「我是不會交。」

「那你矢口否認，又是為什麼？」

「我希望……你們全可死了心……」

「你就甘心令這劍譜失傳……永遠失踪……」

「不錯！小姐！我不會講，永遠不會講，哈……別說你市恩沽好，即使最厲害的好計、妙策，對我來說，全無用處，我十分明白，只要我劍譜一日不露，你們就一日不會毀了我，至少，你們希望我這活劍譜開口……我已經對你講了不少話，這可算是我對你們……這安排巧計的，一個答覆而已……以後，我不會再講，也不想講……」

「你以為我是——巧計對付你？」少女有些愕然，但是，這位赫連毋忘，却已是不再理睬！他冷冷的望，向遠處眺望，看來；他說得出，就做得到！

「你的傷又如何了？」

「與你無關！」

「我偏要關……」

「討厭！」這兩個字說得如此冷峭，並且，還有更令人感到難堪的是；他已經起身離座，看來，他想走了！

「你往那裏走！喂……你是人，還是怪物？為什麼，你一下變成了啞叭，你！喂……」這少女可就此給這個赫連毋忘弄了個啼笑皆非！無可奈何。因為，他說走就走，並且，毫不回頭！天色還是陰沉沉，即使冰雪未溶，却分明還有雪下！但是，這個莫名其妙的劍客，是如此的傲然，又是這樣的冷峭！向着前面，漫無目標的走！少婦追出這小村野店，却也給僵住在當地！

不過，她心中却有着怒意，既然你不識抬舉，好！讓你自投羅網，讓你去與這批惡徒，鬥個你死我活，反正，自己有心相助，而他偏不領情，算了，少女冷冷一笑，憤然而去……

× × ×

是華燈初上時分，滁州有名的涵翠樓，正在熱鬧的當口，有多少闊客，鏢師，公子王孫，在擺酒，在叫好——這當然是為了姑娘叫好，而賣唱，在當時是這種場合，不可或缺的點綴——轟的一陣大笑，又是一陣叫好。

可是；在這涵翠樓上，突的有一條人影飛撲而下，不！是墮樓，說得準確點，是有人給擲下酒樓……

是熱鬧的時候，說的時光不太宴，是大酒家那會開設在橫街窄巷……當然是個熱鬧市鎮所在，此時人來車往，馬嘶、騾鳴……當街當樓，擲人下樓……不怕犯法？還有，能少得了人看見？這人影如箭般擲下，可是，有個漢子，却突的一長身，但見他長臂一伸、一托、一盛，眞好身法，將個墮樓人救脫了死地……

被擲下的人是個賣唱的！

救人的是個毫不起眼的壯漢……

「好小子！你吃了豹子胆，獅子心？敢來此地出手！」

「圍住他！」

「別放他走！」一連串的喊打叫殺的吆喝聲，突然，四外的車、馬，來往人等被阻住，涵翠樓走出了一大批人來！為首一個，乃是個怒目豎眉，衣着華美的大漢，後面看來是他的狐羣狗黨！

「小子！你從那裏來，竟敢自向鬼王關前衝？」

「小子！你準備挨打吧！」

「乖乖的爬下來挨揍！別費咱們的手脚！」

這個毫不起眼的漢子，面色微變，本來，他只是一援手，並不想多事。一看事情演變得如此悖乎情理，不禁有所惱怒，因此，他冷冷的一笑，對那個看來是個頭子的人道：「你是誰？」

「啊！你眞的有眼不識泰山！」

「多廢話幹麼？打……」有人喝令，好！七手八脚的，向那壯漢圍攻，壯漢是面色更形可怕，見這多人攻擊，他是身形微動，也不見他有什麼呼喝咆哮，却聽得叭叭連聲，一個又一個的人影擲出，那個衣着華美的漢子，看清被擲出的是自己手下時，眼前已見人影晃動，可憐，連聲也未出，胸口已為人揪緊，還想發號施令，面上劇痛連連！而眼前金星亂冒！嘿，捱了打了！

「你好大胆，敢打本公子？」不錯，他這一生可從沒吃過耳光，仗勢橫行，這幾下可令他混忘一切，還在呼喝咆哮，這可更吃苦了……

壯漢手扣鼻梁，只一彈指，苦矣！一陣劇烈酸痛，宛如蛇游出噬，又因「睛白」穴之影响，眼淚直如斷綫珍珠般撲簌簌流下……這公子發現自己落入了煞星手中了，不由驚叫慘哼：「饒命！大王饒命……饒命……」

「依你如此殘暴，滅沒天性，就該一掌毀了你……」

「唉！自保不暇，還敢吹大氣……」

壯漢聞得左角落傳來這樣一聲冰冷澈骨的語聲，不禁一凜，抬眼游觀，可看不出是何人發言，定一定神，冷冷一笑，依然繼續他對捱打者的訓話：「……不過，我素不願殺人，即係你是隻狗。我也不想代滿奴來殺自己人！可是，以後，你得小心了，不可發火，不可飲酒。否則，你得心脈迸裂，而死得極慘。切記、切記，走吧……」

那公子聽得面色慘變，再三叩頭，希望壯漢饒他，免受活罪。可是，壯漢是理也不理這公子的哭叫，他舉步想走！却有個少婦阻住了他，向他叩頭！是那個倖免一死的歌伎。人生得極美，長眉俏眼，不過，哭得可憐……說得俗氣點：「粉黛帶淚！鶯啼花殘！」

「多謝恩公，救命之恩……」

「何必多謝！」邊說邊走！

「恩公慢走！」

「我沒空閑……」

「就忍心小婦人再被人擲下樓……再求你來援手……」

「我！自顧不暇啊！唉！我何嘗不想救人救澈，可惜，請你記住，處於現世，就得如豬如狗。或者，為人寵物，或者；死……」語聲中，但見他已走向街角……

越來越靜，越走越冷！靜得脚步聲清晰可聞，冷得寒澈心肺……可是；步聲越來越清晰；是兩個人的脚步！壯漢發覺，有人跟隨，也聽出來是那個歌伎……奇怪，她跟在身後幹什麼？

肚餓！他看見有個野店，一掏身邊，尚有十幾文制錢，尚可買幾張餅，塡塡肚子……可是，當他走向野店時，歌伎却在身後開口：「恩公，就在此打個尖也好！」也不理他反對與否！她可是搶先移位！叫小二！壯漢就讓小二招呼，請座！壯漢對少婦看了一眼，少婦却低聲道：「……救我一命；允許我作個小東……你也忍心拒絕……」

「我……」壯漢想推辭：「不願吃別人……」這五個字尚未出口，而少婦已對小二嬌聲道：「我哥哥不喜飲酒！有什可吃飽肚子，先拿些來……」小二一叠聲答應，本來，一個鄉村小野店，有生意就算請到了財神，所以，招呼萬分週到，而少婦對壯漢沉聲道：「……別拆穿了這個稱呼！」語氣中充滿了懇求之意！

壯漢微微嘆了口氣道：「你也不見得富裕！」

「……錢銀……我比你容易賺……」

沉默……小二却取了幾個碟子，全是些粗食物；雞子、牛肉……還有些麵餅……少婦是當眞壯漢是她的兄長，她是這樣的恭敬，又是這樣殷勤，壯漢只有沉默！

「……主子有命……扣……住……赫連毋忘……」

這一聲叫，似鬼哭，如狼嗥，摇曳長空，本來此地荒僻，冷峭，被這一聲叫！叫得越加冷——簡直冷得可以凝成冰！少女聞語面色大變，而突然幾條青光，其疾似箭，向壯漢面部五官射到，壯漢是一個翻身，腿一抬，桌子倒！奪奪幾聲……枱面已中了突襲而來的暗器……

眼前人影翻飛，壯漢手中已多了一柄墨色長劍，冷冷一笑，身形奇快，已搶出小店，幾個騰跳，已來到了曠野，他仗劍獨立，而四外已陰惻惻的有笑聲傳來。

壯漢微微嘆了口氣，他明白，今日，他該畢命於此了……太陰脈受傷，迄今未能復原，即使自己劍法通神，可惜，如果內勁眞炁有所損傷，那麼，這劍招就變得有心無力，而難以發揮殆盡！一連十幾場決鬥，他已看明白了，對頭有權有勢，更可能是個極有來頭的人物，他的手下，也不是無能之輩，從太原看清了亡國奴之眞面目後，又看到了所謂成名人物之卑怯無耻，甘心為奴等等的假面具，他苦痛，也越來越感到死去的人的可敬，可佩……

「赫連毋忘！主子有命，對你再一次的讓步！投入我方，保你妻兒團聚，保你衣食無虧，主子已明白你孤僻，與及苦痛，所以，希望你能一思再思……」

『……我有什麼思想……』

「哈……你大可想想！你不是個笨人，至少，你會明白，你這樣的漫無目的，你所為者何？」

「心安理得！」

「你有什麼不心安，不理得了？交出劍譜，不！即使與我等化敵為友，你又什

不能心安理得了？」

「我不想與你們交朋結友！我……我只求……」

「毋忘……」突然，傳來一聲慘叫，一遞一聲，看！前面已微可見黑影！是人！是一大一小，在積雪未溶的泥地。掙扎着！走來！不，在奔……在叫？壯漢心神俱震，剛想迎上前去，勁風動，人影現，前面已多了四個幽靈似的鬼物：「赫連毋忘！你看見了沒有……」

「別阻我去路！」

「非阻不可……」

「是你們逼我出手了……」

「不妨一試……」語聲未畢，掌風已臨，赫連毋忘——那壯漢長劍一引，一招宛如「飛雲掌」的出手招，已向迎先一人揮到，墨光似虹，並且，不知怎樣一來，一式化四，竟然一下子將四個對頭全照顧到了！

四個幽靈人物却也厲害，各各一聲尖嘯，黑影翻飛中，一個玄陰天羅式，四人八掌，已將毋忘困住。毋忘却不怠慢，身形微動，墨劍抖動，就見一朶朶墨星向四外爆開，而將個玄陰天羅刺了個點點星星，不能成圍！

四個幽靈不得不各叫一聲好！這無名的劍法，果然厲害，才一出手，已將四人逼住，而反客為主的兜困上來。若不是四人早已知道；對方不可輕敵，憑這一招，四人中起碼有一二個得受傷，並且，傷還不輕呢！

四柄哭喪棒出手，四道黑光，環打、躍擊、反勾、順點，這一個四人共參的四絕地煞棒法，施了個風雨不透，狠狠的扣住了這個漢子……

赫連毋忘本來大可殺出重圍，並且，反尅為擊，至少可令這四個地煞惡鬼個個帶些傷，可是；他力不從心，他明明一招「前脫手」，只要稍為多有一分勁，令長劍突進一寸，那麼，四地煞的老二田辛就得為其毀了左肩！而就勢一個「毒龍翻」，立可將老四饒嘉陷入自己的殺手中，只要二個一退。其餘二個也就不戰而寒，然後為自己的墨劍所解決！可惜，現在，他用勁只一半，已有神浮、脚滑之虞，勉強出力，勢必令自己心脈震盪！在能手拚搏之時，那可有這樣的危殆變化？高手對招，別說相差一寸半寸，那怕一分半分，也可致自己於死地，赫連毋忘之所以不一招落敗，並且，尚可在危勢之下，出手還招，實在，他的劍法太强，而四個地煞幽鬼與他相差實在太遠，否則，赫連毋忘早已為四個寃鬼所扣……至於後果，將會萬分之可怖！

就在此時，只見一朶彩雲撲到，赫連毋忘看清是那少婦歌伎時，他長長一嘆：…心中明白，自己看來已陷入了個毒阱之中，少婦分明具有不乏之身手！假扮歌伎，故作可憐狀，更且跟隨不捨，所為何來？還不是要自己的劍譜，毋忘本意不再打，事實上！打也打不出個名堂來……

可是，事情又有你意料不到之妙，那少婦並不出手求擊，反而身形一動，首先對老四饒嘉，疾如電火般，拍了一掌，饒嘉本來對付毋忘，已用全力，做夢也想不到少婦會在這個當口，倒戈一擊！待得發現，忙沉肩縮頸。以卸來勁，但是，少婦本是江湖有名的辣仙飛電。出手之快、迅，簡直令人難以捉摸，饒嘉就算武功高强，却也無法躲得過這閃電一擊，一聲怪嘯，饒嘉的左肩骨，已被少婦的仙女掌，擊成粉碎……

其餘三地煞不由驚駭莫名，還想出手來援，忘了赫連毋忘這個兇星在一側，全神貫注尚且無法扣得緊，守得實，再一分心！墨劍抖起，老三于謂為墨劍連點胸前三大穴，軟癱在地！

老大元欽心神俱震，與田辛雙雙躍出圈子，元欽戟指對少婦道：「……你敢違令……」

「不是我違令，是主子之號令不明。叫他自己來，向我解說，成大事者，須求辦大事之人，可以朝令夕改的麼？這不是言而無信，這又怎能服衆……」

「你說什麼？」

「我說他朝令夕改！明明是他教我來相機行事，明明他將此人交託了我，如果，我辦事無方，他就不該命我，逼我拋頭露面……如果，發現中間別有漏洞，須求修正，也得對我有個詳細交待，憑他隨便指定幾個人，來傳命指令，我又焉知你們可是假傳主命……」

「……你……就不怕你家人——你丈……你……」

「我已看得十分明白，如果我不死，他就永不敢對他們下毒手……」

「怎——見——得——」半空中傳來了這一聲森嚴的語聲——

「你不怕我向江湖四外張揚你的……德政……」

「……果然不愧機智不凡……杜瑤珠！現在……我明白對你說，立即將此人扣住……」

「于青……」杜瑤珠語聲未畢，倏的，一個倒翻身，再加上一個九天飛霜，身形如一道彩虹般，又如電火石光的，飛躍出十丈之外的一枝帶雪枯樹上，而在她本來站立之處，已可清晰見到一彎半月形的黑點……深陷入地，分明，是極强力之暗器……

「好功夫……」冷冷一聲讚語，却為一聲凄叫阻住……原來，那婦人已與小孩哭入了場！

毋忘一看，是自己的妻兒，不禁心神一震，放他們出來，來與自己會面，有這等便宜的事？他不敢相信，再一看清，果然，妻兒身後各有一人陪着，不！簡直是似影附形，並且，隨時隨地，可以置彼等於死地！

「毋忘！你聽我說，什麼樣的東西，全交給了他們！然後，讓我們團聚，你不會知道，這幾個月，我母子過得是什麼樣的生活，我看見多少的死人，他們死得極慘，極慘，有幾個，簡直……在求死……哀哀的求死，你看，請你再看，懷兒，他不敢笑，不敢哭，不敢說話，甚至於不敢吃飯，為什麼？為什麼？求求你，把這些個東西……交給他們……他們……」

赫連毋忘當然已看出來，妻兒全已受了極大的震盪刺激，他明白，即使脫出重圍，相信，也得須要一段極長的時間來休養……何況，他們根本不想自己平安無事

地，脫出重圍，奇怪，自己已然太陰心脈受損，短時內極難復原。根本不可能有對付人多勢衆的實力，而他們何必還用上這一個狡毒之計，來引使自己分神勞心？突然，他有所明白，心中揚起一陣快意……對！至少，滿奴不敢輕視自己，不敢視其爲亡國奴！

「這就値得！」對！一陣長笑聲中：「阿蕙！記住，人，誰也得死，別死得似狗般賤，奴才般可卑，可憐，就死得値，活着就得時時刻刻打算着，怎樣與惡鬼，賤奴拚……拚個你死我活，可惜，我懂得太遲……唉……」

× × ×

那邊傳來幾聲呼叱，又聽得杜瑤珠的嬌呼！看一看清，竟然有七個人，不知從那裏來的，纏住了杜瑤珠——那個奉命來引誘毋忘，突的變成了敵人追殺的對頭——打了個昏天黑地……

再看一看清，大地上突然又來了一雙黑衣人，生得氣度不凡，不過，雙眉微倒！形成了這張俊臉。有些冷，更有些殘酷之味，看來似一對弟兄，其中一個，從腰間解下一個圓球形的革囊，滿面帶笑，但是，笑得更形殘忍、冷峭，手一抖圓球，赫然有一個人頭墮落在地！

「杜瑤珠！請你看看……」

「血—滴—子！」在場人沒一個不驚叫出聲，除了赫連毋忘一家，杜瑤珠的叫聲特別尖……不！像在狂叫，分明，她已看出這人頭是屬於誰的項上的……

不過，她雖然驚叫，雖然痛恨，可是出手却並不減弱，她已打定了拚命的主意！「好！不怪有多少人怕了你這魔頭，也難怪有那多的江湖豪强，入你彀中而不敢有所反叛，原來，你有了這批兇星魔徒爲你作倀！」

「杜瑤珠，你也想嚐嚐這個滋味！」一個黑衣人陰惻惻的說了一聲，就見一溜黑烟，其疾似箭，輕靈萬分的竄入人羣中，本來是七個纏一個，當黑衣人長身而入，好！七個對手立即自動退下，由黑衣人單獨對付杜瑤珠——

雖然，杜瑤珠是打定了拚命主意，不知爲什麼。看見了這黑衣人，却是面色大變，分明她也是萬分怕這個黑衣人，不過，黑衣人却是面色肅然，嘴角微帶一絲冷笑。一個旋風轉，早已圍住杜瑤珠亂轉。

尙幸，杜瑤珠是有名閃電手，具奇門五行星光身法，還可堪堪的不讓黑衣人走出自己眼光之下，看來，她已是明白到血滴子之所以厲害，就因爲；你無法控制他的旋轉身法，事實俱在，血滴子殺人於無聲無形，自己看不見對頭人影，那麼，你的頭也就得與頸脖脫了關係。

杜瑤珠在拚命的，不令黑衣人脫出其眼光之監視，希望能看清楚其出手，設法閃閃避避，不過，杜瑤珠越來越明白，黑衣人是不會放過自己。而自己也絕對脫不出其掌握。她越來越感到四週有一股勁力在困束自己，越來越令其神疲心跳，難怪；血滴子才崛起五年，已爲江湖道中人，視爲第一兇星惡煞！

不錯，血滴子的狠厲、殘忍，可說是空前之作，在五年中，莫名其妙失去首級的武林大豪，竟然有數百戶之多，遠至川、陜、雲、貴，甚至深入峒蠻烟瘴之地，據事後傳說：他們崛起於江南，不一年就深入黃河地帶，江南八大俠由路民瞻出面，歷番阻截，不知怎麼一來，弄了虎頭蛇尾，反而是八大俠消聲匿跡，而血滴子越來越猖獗，自從毀了峨嵋門中三大劍客後，簡直是令武林人士談虎色變，杜瑤珠名義上是飛雲堡主婦，其實，她乃是江湖上閃電門的主者之一。她做夢也想不到，于青——竟然會翻面無情，毀了她父親杜喪門！今日，看來還得解決了自己。

一直來，于青以英風仁俠之面目出現江湖，的而且確，他殺過不少江湖强梁，更揭毀過不少巨梟劇盜的巢穴，還有他解決了不少貪官汚吏而未引起風波，在當時，殺一吏，得毀一村，殺一官，可以屠一城。封疆大吏受驚駭嚇，可能州府全倒了霉，可是，于青他敢作敢爲，對滿州官吏之橫行不法，他是出手、出力、設計、弄謀，令到天大風波，平安渡過，也因此，他博得個極佳的聲譽，當人們知道他由少林寺出身，更對他產生了一種親切感，但是，最近，于青却越來越露出他猙獰的面目，他在利用江湖道，爲其拚鬥，爲其殺人，看來，他是別具極大的陰謀，不過，誰也想不到，他竟然可以指揮血滴子！

杜瑤珠想到這裏，她滿腔孤憤，事實俱在，她明知于青有極大的影响力，難測之大神通，她不敢反對，她含垢忍辱，她奉命唯謹，那料到，一個變化，令自己進退失據，現在，更令她看清了，于青在逼她陷入死穽，好！她即使是萬無生理，拚！全力一擊！她已將閃電門中輕易不用的陰毒暗器—五雷珠藏在掌握之中，而一手，鐵綫索抖起一陣勁風，希望憑飛星身法，逼近黑衣人！然後，伺機發難。拚一個你死我活！

嗚哩一聲怪叫，杜瑤珠眼前一暗，突然，腰肢爲人抱住，耳邊微聞一個女子聲：「快走！」杜瑤珠就如騰雲駕霧般，橫竄出去，又聞得雙雙厲嘯：「……誰敢壞我之事？」

「雲中鳳，雲中雁！我看你們該走了……」是個少女聲，「還有，叫這一對老不要臉的，放了這一對可憐的母子！」

「你是誰？」

「哼！還想尋根問底？你看！這是什麼？」少女手一攤，也看不清掌中何物，可是，江湖第一兇星惡煞血滴子，雲氏雙傑，竟全面色大變：「是他……」

「不錯！是他！」

「可是，我們未犯他老人家的規矩……杜氏一門，死有餘辜！」

「不過……他老人家講，得放走杜瑤珠！」

「……這……」

「還有這一對夫婦……」

「此人來歷不明，他老人家未必知道他的底細……」

「我是奉命而來，是向你傳命，不是來與你解釋是非，你敢違誓……」

「不……唉！龍頭……你看如何？龍頭……」

「龍頭！我再叫三聲，如無回答，我弟兄只得奉此君之命，好，龍頭—龍頭—龍頭——」

這三聲龍頭叫得如此响，顯見雲氏雙傑之內力充沛，功力極深，可是，如此响亮的叫聲，却並無回應……分明，龍頭走了……

雲氏雙傑中老大雲中雁沉聲對在場人道：「收隊！」

「……雲老大！可不成……」是圍打杜瑤珠的七個大漢中一個，分明，他們不敢就此退出戰圍。「雲老大！我弟兄奉命行事，鐵羽黨中之規例，你是明白的，主子的差遣，不能辦成，就得將項上人頭奉上！」

「如此！你們就自刎了吧！」

「啊！」七名漢子，個個面現驚惶之色，六地煞—四個中已傷了二個，看出情形不妙，田辛比較機警，他首先打退堂鼓！「雲大俠，我弟兄是奉命即退，以後—」可憐他話未說完，不知什麼一來，頭上多了一個革囊，一抖起，一點血星現處，田辛已成了個無頭鬼——

在場人總算是看清了這血滴子的可怖，這就引起了閧亂！這多江湖好手，一個個身懷絕技。一見雲氏弟兄悄沒聲毀了田辛，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個個各仗身法想溜，但是，那裏能够。但見兩道黑烟，其疾如鬼。其輕似烟，只見一道輕烟銀虹。帶住一個黑色圓形革囊，一起一落，就有一個好端端飛奔、逃退的人，變成了無頭鬼——血，只有一星……

雲氏雙傑莫怪爲江湖道談虎色變，這快的身法。這快的手法，還有，這好一身功夫，查山七靈，岷山四煞，即使武功非登峯造極之輩，却也不是泛泛無名之徒，當發現逃是逃不走，掙是掙不脫，那一個不想死中求活。那一個沒有拚命的絕招，但是，不論七靈、四煞，想還招，可就摸不到邊，更看不見人，即使勉强拚命學杜瑤珠那樣。不令雲氏雙傑脫出自己眼光監視，可憐，一招出手。明明具大威力，不是爲雲中鳳左手一揮，就是爲雲中雁右手一圈，四週之壓束力立即加强，一個疏神，眼前一黑，對不起，腦袋與尊軀已分了家……

在場人除了扣住赫連毋忘妻兒的兩個白衣人外，只有赫連毋忘，他眼力最强，已經看出，是血滴子的出手，及傷人的要訣原理，他佩服雲氏雙傑的旋風轉，並且，因旋風轉帶起的這一股無形罡炁之力，如果，自己太陰心脈未傷，那麼！憑自己的功力，劍招，可以有還擊之力，如果，游門出卅招，那麼，這血滴子可能爲自己所破……

可惜……他現在……是無力……無法出手……

杜瑤珠面色慘白，緊緊的隨在解救自己的少女身邊，突然明白，如果不是少女的强搶入圍，救了自己！說不定，也變成了個無頭屍身……倒仆在地……看着一個又一個的屍身……沒了頭，腔中微現血星……有說不出的可怖，醜陋。是那一個修羅惡魔，想出這樣一件暗器，又算是兵器——集殘忍、詭異、恐怖、駭人之大成！

毋忘的妻子是駭住了，孩子只是大顆大顆的流眼淚，小手拚命向咀中塞，看來，他不敢哭，可是……又不能不哭，雲氏雙傑已毀了這些同伴，他倆是神色不變，脚步一停，冷冷的，對白衣人看了一眼。

「雲老大，老二，咱們可不敢對你不敬，可也不想餵了血滴子！你就高抬貴手，放我的弟兄走！」

「放下這一對母子！」

「我們決不敢違命，不過，請兩位親口說一聲，不難爲我老弟兄！」

「憑你們也敢與我兄弟談條件！」

「我相信，這一對母子有什三長兩短，有人會對賢昆玉不利！」

「你敢出手！」

「七陰手……五毒掌……壞你弟兄倆不成，對付這一對村婦小兒，却是綽有餘裕……」

「如此下流……」

「請捫心自問，賢昆玉可稱得是君子了？」

「……不怕我倆出乎爾反乎爾……」

「哈……我們有什麼可怕的，只要你弟兄倆抖手一走。我們嘛，稍候一下，然後嘛……」

「你說話有個完沒有？」雲中雁倏的一聲斷喝。身形直似一只大雁般向那扣住孩子的白衣人撲到。好個白衣人他是一個摩雲翻，不向後避，反向前衝，手中還帶了個孩子呢，這一衝而上，旁邊的赫連毋忘却微微喝了一聲好！

雲中雁果然一個迴翼反折，看來，他是不敢與白衣人正面相碰！其實，並非是雲中雁忌憚白衣人，實在，血滴子利遠不利近，他這個迴翼反折，在半空中硬將距離與敵人扯遠，他還是不能放過這個白衣人。

「雲老二！你非要我命不可？」

雲中雁可是個啞口，他一與敵人交上了手，他就永不會出聲說話！這就是他的功力所限，本來，血滴子與縛龍炁是一代怪傑的得意雙絕！當這位怪傑製成了血滴子。練成了縛龍炁時，他突的發現自己年紀已達七旬，他不禁啞然失笑，七十衰翁還在武林中爭强，好鬥，闖萬兒。獨霸武林，即使眞的全如己意，試問，又有多少年？臨流獨照，唉，爲了潛心這兩項神兵、武功，自己變成了個又瘦又乾，面目枯槁的老翁，廢然一聲長嘆：「死了心！」

雲氏弟兄却是在三十年前，爲其帶上山，是緣，也可能是孽，雲氏弟兄的父親雲仲九爲仇人慘酷宰割，死得極其苦痛，雲氏弟兄看了個明明白白，小心靈已深伏復仇根苗，剛巧那位怪傑爲慘叫聲引來，老人驚走了雲仲九的仇人，也救了這一對弟兄，可憐，這縛龍炁之神功易學難純，老人又壽限已到，這才叮囑兩弟兄，切不可荒廢練功，即使縛龍炁達到七成火候，甚至八成火候，不到自然流轉的地步，切不可出山……

兩弟兄却誤解了這「自然流轉」四個字，當弟兄練到收發自如，眞力流轉如意時，以爲成功，可忘了運功不能開口，依然落了下乘！又加心性陰狠，好，就此成了江湖上第一個惡魔兇煞，即使不能開口運功，依然威震江湖，兇懾羣雄。

今日，他對付這一對白衣人——白陽雙兇，翁鉅，華源，可就難以一招見功，尤其是翁鉅，他扣的是孩子，兩人本就擅長移形換位的奇門身法，更且，有了個人

質，可作爲他倆的替死鬼，再說，他倆全已看出，越避，越亂，越難走出這血滴子的重圍，因此，來個硬拚，至不濟，也可拖個陪葬的——翁鉅一「七陰手」，看來輕飄飄向前揮出，可是，一陣極銳的勁風，直撲雲中雁，好個雲中雁，人在半空，並且剛才迴身斜飛，却可在這半空中，吸勁運氣，左手一印掌，好，翁鉅立感一股極柔和的暖風，向其掌中口拂來。

翁鉅大吃一驚，這雲中雁年紀不大，可是，這功力極沉，並且是純陽掌力，分明是自己七陰手的尅星，何況；他一招判高低，自己功力，決不在其之上，純陽尅陰，嘿嘿，打下去，可就得沒了個頭。

「雲老二，你再緊逼一招，看我不毀了這小孩……」翁鉅說出了同歸于盡的話，一邊却依然緊緊跟隨住雲中雁，他眞怕雲中雁與他距離拉遠而中了暗算。

可是，他却忘了還有一個雲中鳳，並且，他兩兄弟心意相通，早有安排，當翁鉅出手還招時，華源也與雲中鳳糾纏上了，不想，雲氏弟兄的誘敵之招，是如此的怪詭，先將他們逼得緊隨自己，然後，互相交換下手，一個雲中鳳不向華源出手，反而照顧了翁鉅！翁鉅正講得聲色俱厲之時，三不知的，面前一黑，可憐，他是雖知已爲血滴子所中，囊中刀鋒一絞，手中一鬆！本來還可與孩子共存亡，現在，他只能乖乖的，向地府報到，孩子已跌翻在地！雲中鳳一招得手，却聽得一聲慘叫，血滴子雲中雁面色微變，一抖手，血滴子已將華源解決，不過，華源已看見翁鉅之死，自知已入陷阱，心一狠，五毒掌已將個少婦毀了個經脈俱碎。

雲氏弟兄面色萬分難堪地，看着赫連毋忘飛身抱住自己妻子，而另一面，一個少女已接住那個可憐的孩子。杜瑤珠是面色慘白，到現在，她還是怕這兩個惡魔，不過，雲中鳳却對少女一拱手道：「是我弟兄保護不週，請他老人家多多原宥，如不滿意，隨時下令，我弟兄將項上人頭奉上……」語聲未畢，人已飛向遠處，只幾眨眼，人已消失在這曠野地。

天，越來越黑！

風，越來越緊！

但是，毋忘的心情，越來越冷，他滿面苦痛地，看着這個可憐的村婦，他的妻子，爲了孩子，他不希望孩子挨餓，更不希望孩子一無前途，她請求丈夫出外！

「毋忘，進城去，聽四大叔講，城中，有氣力，有武藝的，可眞是人中龍，毋忘，你有這好劍法，你自己說，看見過强盜與鏢師打架，全是不知所謂，那你爲什麼不去試試，家中，因遭了火荒，連下來，可會餓，你聽，懷兒會餓死，你忍心，讓這樣個乖孩子餓死。

毋忘是進了城，毋忘莫明其妙成了名，可惜，他不受抬舉，他爲一對可憐的賣唱父女揭開了眼簾，他看清了亡國奴的眞面目，更看清了江湖人物的自私，卑怯與無恥，他後悔，但是，他想不到，他又該如何活下去？

回家，唉，家毀了，好吧，既然有人對他是如此的重視，他就不能太自暴自棄，有人討劍譜，又有什麼主子在暗中策劃，那也好，來吧，一邊找妻兒，一邊，打到那裏是那裏，自己如果落個暴骨荒野，那也活該，亡國奴的下場本來就該如此。

但是，現在，他看到了妻子。叫道：「阿蕙。」

「毋忘，交給，他們……吧！」交什麼？毋忘苦痛地看着將嚥氣的妻子，「你比他們……更蠢，更笨，也更可憐。」

妻子是噓了氣，事實俱在，她到死也不會明白，她爲什麼該死，該受罪，該担驚受怕，她也根本沒想到，她甘願做亡國奴，而丈夫不願，就這樣，她甘心爲奴的，死了！不甘心爲奴的，還能活下去……

毋忘本來太陰心脈受傷，這一下刺激後，氣血翻湧，他昏死了過去，而少女手中的小孩，却驚着，不敢哭，面已脹得紫紅，這孩子的小心靈中，看來是充滿了恐懼。

「姊姊，呃，恩公，這該怎麼辦？」是杜瑤珠的詢問。

少女是抬頭看了杜瑤珠一眼道：「你面色爲什麼這般白，依然心驚？」

「實不相滿，我實在不敢相信，血滴子。」

「——怪不得江湖人士談虎色變。」

「目下……啊，姊，你看這孩子，還有，這位……這位先生，你又待如何？」

「這孩子是必須哭出心中之驚恐，至於赫連毋忘。太陰心脈受損，讓他昏睡一會，也未嘗不好，不過，呃，白夫人，請你，帮我一個小忙。」

「但有所命，敢不效勞。」

「好，請你，代我痛痛狠擊這孩子一下！」

「什麼？你……」

「我不忍心，說眞話，我不忍心看這孩子，唉，孩子有什麼罪啊。」

誰也看得出，這位少女，可不是個普通的女子，別說打人一下重的，那怕殺幾十人，她可也不會皺眉頭啊！但是，打一個孩子，她不忍心，杜瑤珠莫名其妙，其實，這才是眞正的行俠仗義，而又不畏强暴的英雄人物，她——連上她的朋友、親戚們——嫉惡如仇，對昧良無恥，仗勢欺人的奴下奴，狗賤種，別說打，殺也不會眨眼，可是，一個孩子，並且這個孩子分明已受盡精神折磨，事實必需孩子哭一個暢快，這才能挽救這個孩子以後，但是她不忍心打，她希望杜瑤珠對她有所帮助。

孩子還是這樣可憐，面色越來越難看，眼淚在流。可惜無一絲聲音，杜瑤珠是江湖世家，一直來，養尊處優，並無顚沛、橫逆，今日，她却遭遇了生平未有之不幸，事實上她也想死，可惜，她還想到報仇，但是，她却又明白，這個仇，她永遠無法可以報得了，她如果不是須求對這件事，被逼、引誘、反叛、被救——有個交待，她是不會留下來的，現在，她聽見救她的人，求她打一個孩子，她毫不在意的，右手一翻，「叭」的一聲，打得又沉，又狠，而這孩子，却被這一打之力，咽了氣。

「啊，你！」少女不禁突叫一聲，「你那會打得這麼重？你，打死了他。」

「這——」杜瑤珠可讓這個突變，亂了手脚，打，是你叫我打的，重也是你的命令，可是，自己並不是個一無分寸的人

，那會一下子打死了人，莫非是個孩子，莫非孩子受苦太久，而自己誤撞誤打，將這孩子打死了？

「孩子，你怕了……哈……」一陣大笑聲。

「爹，你快來，你快些來啊。」

一陣風，面前多了一個人，杜瑤珠只見一個形如鄉農，粗眉大眼，虬髯戟張的大漢，對這少女是如此的親熱。又是如此的柔順，「什麼了？又亂了手脚了！」

「爹，你已毀了一位大嫂！你還好意思說咀，如果，再毀了這個孩子，與他爹，唉，你有何面目見莊叔。」

「唉，眞出乎意料之外啊，總以爲雲氏兄弟一見玉龍玦，定能借機殺死狐羣狗黨，並保得赫連一門無恙，那料到這一對白陽雙兇，竟然敢在江湖聞名喪胆的血滴子前，尚能逞兇，這可算是，你爹的第二次吃跌，連莊叔也自承他的疏忽了……」

「爹，你說什麼？莊叔……說他疏忽了。」

「嗯，疏忽了。」

「他一定是……難過死了。」

「流了眼淚……」

「唉，爹，你看，這孩子。」

「放心！爹會令他平安無事，可惜，五毒掌太狠，而且，我始終不相信，赫連太太她眞的一絲武功也沒有。否則，我們也不會如此大意，不過，此地可不太方便，咱們該走，你抱孩子，杜瑤珠。」

杜瑤珠不禁一震——「老前輩。」

「唉，你不認識我？」

「這，」杜瑤珠可怔住了，此人，面熟？並不，但是，只見他滿面惋惜之容，分明與自己，至少，他與家人有極大的關連，可是，一時間，他記不起，幾時見過這樣一個莊稼漢。

「算了，你替我將赫連毋忘的妻子屍身帶走，跟我走，雖然，前面的村店中有人，我相信他們如不搬走，可難得善終，好在……我另有朋友來安排，你們先跟我走。」

杜瑤珠竟然像個傻女一樣，由得虬髯大漢指示，她毫不推辭，走到赫連太太屍身旁，跪下，叩了三個頭，然後，一把抱在臂彎中，看一看清，前面已有人影走動，正是虬髯大漢父女，一個抱着赫連毋忘，還帶上了他那柄長劍，一個十分小心的抱住那個孩子，走，走，走。

雪，又開始下了……

這是一座破廟，並且在山坳之中，難怪香火不盛，從剝落的金漆看來，還可看出這廟名「山神」，反正每一座山，總有獵戶、樵夫、山客、藥夫子……祈求山神降福，山神而不被人重視，大概這山上已無什好生發，引不起人們的敬意，以致落到今日這般冷落的地步。

這一行來到了這個所在，那虬髯大漢首先將這孩子，用其本身功力，打通三焦穴，孩子首先醒來，想哭，可習慣成自然地，將只小手塞入口中，大漢怒睜圓目，手一格，將小手首先阻住，抖手又是順肩頭三焦聚點，一擊掌，孩子嘩的一聲尖叫，哭出聲來了。

「唉，乖孩子，痛痛快快的替我哭一場吧……」是這樣的柔聲，並且，大手在孩子的頭頂摩挲，一股柔和之勁力，緩緩地，由百會穴直貫而下，孩子已鬱了個來月，他一直爲陰森恐怖之氣氛所困，他不敢哭，始終記得，哭會死，死，到底有什麼可怕，他不清楚，但是，他怕與媽不能見面，爲了這個原故，他强忍，他只會流淚，不會號咷，今日，爲大漢所糾正了這個可憐的習慣，一哭就不會制止，尚幸大漢的勁力護住孩子之百會，心脈，這孩子算是保住了命，奇怪的是，大漢也陪了這個孩子在流淚。

「爹！」是那個少女回來了，原來，她與杜瑤珠在安排赫連太太的墳穴，埋妥了！然後回來，當她發現孩子已能哭，而且神態萬分依戀自己老父，心中不由一酸，唉，可憐，這孩子也沒了娘。

「爹，你還不去救那個莫名其妙的劍客。」

「稍待一會也不妨，反正，爲他驅除這太陰寒毒，絕非一朝一夕之力，好在我已量過他的寸關尺脈，此人功力極怪，根基紮得極固，我看三個週天一過，他就能恢復原觀，這孩子交給你，哭倦了，由他睡吧。」

孩子尚在哭，少女接過之後，十分小心地哄遍着孩子，漸漸，這孩子眞的倦了，睡着了。

虬髯大漢盤膝而坐，雙掌掌心互抵，漸漸他頭頂冒出百氣，鬢邊見汗，倏的，他定目圓睜，雙手一開一彈，十指如鈎，將赫連毋忘之心口大穴，或抓、或拂，或扣，或彈，如鼓琴弦，如拂柔揚，手法剛柔相配，而且妙不可言，杜瑤珠出名閃電手，可就看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剛柔點穴、拿穴、拂穴、彈穴、勁力用得之妙，令人嘆爲觀止，而手法之剛猛、肅穆、輕靈、曼妙互不相雜，却又清清楚楚的呈現在你眼前，世上那有這等好功夫？這個看來粗魯的虬髯大漢，竟然有這等神妙不可思議的手法，他簡直是天神，可比天神更可親近啊！

倏的，大漢一聲長嘯，長身起立，雙手一抓，赫連毋忘仰面朝天的身軀爲其一抓一翻，變成合仆在地，背後大穴，却爲大漢的遙點、分穴，明明白白，脚下踏的是車五之宮，而雙手却按陰陽，遙點大穴，不算稀奇，點而分開其穴，這可難得一見。而今，這虬髯大漢可算是一代經穴名家，也只有這樣個人材，才可醫治打通這太陰心脈，驅逐其寒毒出體，而保全一個難得的武學異才。

就在收功之時，虬髯大漢氣息微聞，汗如雨下，而陰惻惻，一聲冷笑，破廟中感立一陣奇寒澈骨之氣……少女本來看顧着孩子，倏的面色大變，一聲喝叱，已撲向迎面撞來的綠影，杜瑤珠看得清楚，這一團綠影是個滿頭長髮飄排，面色青滲滲，一雙怪眼，隱泛綠光的怪人，穿了一件綠色長袍，看來令人有說不出的難過……

少女之出手沉狠萬分，並且，功力不凡，不過，與這綠衣人相較，分明落了下風，這綠衣人却嘿嘿一聲怪笑道：「姑娘，你生得很美啊，跟我回去……嘿嘿，咱們配一對……嘿嘿……」笑聲是令人毛骨悚然，語聲更令人噁心，不過，此人之出手，却是莫名其妙，人，是莫名其妙，可以

從意想不到的地 拐彎，明明在面前，未見如何行動，他已到了背後，再一個轉身，他却已在你面前作怪笑，你出手，他可以不明其由的，將張醜臉推上來，你才一怔一呆之時，他却可以左手圈，右手環的，作勢抱你，饒是杜瑤珠見多識廣，可也難以捉摸出，這是什麼身法。

「杜瑤珠，賞他一粒五雷珠！」是大漢在喘氣中說話，杜瑤珠心中一凜，毫不考慮，抖手一五雷珠，聞得轟的一聲炸響，又聽呫的一聲厲嘯，這綠衣人其疾如箭的，向廟外突走，而又一陣微响，跟在綠影後，爆裂不已，這正是五雷珠之可怖處，一炸之威是厲害，但是，對手功力越高，勁力越大，氣機感應，餘勢就能跟隨其後，炸個不已。可是，綠衣人退得快，回得更快，一聲長嘯，又再突入破廟，竟然向虬髯大漢頂門撲到，大漢爲了救人，已是筋疲力盡，那有這能力，對付這綠衣人的制命一擊，嘆一口氣，咬一咬牙，希望自己的七禽神功餘力，尚可與這綠魔影抵擋一陣，眼前一亮，如今虬髯漢，立即乘勢仰面倒地，而一聲震，五雷珠又將這綠衣人阻住，又是呫的一聲厲嘯，一縷火光追住一團綠影，將個綠魔影總算又阻了一阻，不過，杜瑤珠十分明白，自己五雷珠有限，煉製不易，長此以往，除非別有救星，看綠魔影如此身手，自己一行人，兩個女的，總不是此魔之敵，强有力的一對，一對負了傷，而另一個脫了力，看來，終歸得落個大敗虧輸……甚或受極大的負屈，侮辱不可……

不過事到如今，阻得一時是一時，再一看，那少女不知什麼時候，已與自己並肩而立，想必她也已與自己一般想法，好，打點精神，至不濟……殺！（自己殺自己……）

綠魔影在遠處怪聲叫道：「我如不把爾等一個個摘髮剐身，筋斷骨折，受盡我卅六種天刑，而後叫你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哀呼號叫卅六週夜，老子誓不姓郝！」語聲才畢，綠影已現，這一次杜瑤珠是鐵綫索一抖，捲起一陣勁風，向綠影環身繞上，那少女不待招呼，身法似箭，直撲綠影，好，這就可看出，這個綠魔影的厲害，兩個名門之後，一個又是多歷事故的有名人物，出手如電，而身法似風，另一個家學淵源，多經前輩指點，武功早已達一流之境，那想到這個綠魔影乃是個武林異才，在北邙山鬼王宮潛修廿年，煉成一身極詭異的身法、步法，今晚可算是初現身手……九幽太幻手，鬼抓一揚，好，抓住鐵綫索之中空之節，而一手五指箕張，一張綠黝黝的鬼爪，已抓向少女面前，少女幾乎是自己湊上去讓他抓來的，幸虧杜瑤珠一招被制，她心思極靈，而順手一脫，卸去鐵綫索，這長索宛如活的一般，向魔頭捲去，嘿嘿怪笑聲中，綠魔影是一帶鐵綫索，左手一收，讓過了少女迎面一抓，將條長索一絞一搓，鐵綫索化爲點點鐵星……綠魔影却忘了五雷珠，而杜瑤珠脫手甩索之時，掌中挾的五雷珠已乘勢抖出，這一次滿以爲可以見功，不料綠魔影是哈哈一笑，鐵綫索所化之鐵星似飛螢般兜住了五雷珠，嗶刺刺一片繁响，可憐的廟頂爲五雷珠炸開一洞，在鐵星所帶之勁風牽引下，向長空爆去，餘音裊裊，可惜，這兩個女子，已在綠魔影的九幽太幻手，鬼影隱現，而嘯聲隱聞，困了個密密實實。

這綠魔影自以爲穩操必勝之券，笑得更怪，也講得更難聞難堪，有幾次杜瑤珠想自殺，可是，這妖魔的武功實在深不可測，並且，在如此劇烈打鬥之中，他可是目光如電，二女的一動一靜，連她倆心中作何打算？却猜了個十不離八九，他竟然一面阻截，一面又狠狠的刺了她倆幾句，弄得兩女氣苦不已……

唉……人，可不能太狂啊，還有，綠魔影雖說他是身懷絕技，並且，已看準了兩個少女經歷太淺，雖是自己對手，不過，兩個有力的呢？……傷，可能會好，乏力可以緩過氣來，又何況，困獸猶鬥，更可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那可以掉以輕心？綠魔影是有備而來，他希望出山立一大功，威震江湖，能够扣住這裏的人，他的目的就算達成，爲了要全勝而退，也更求試一試這廿年苦功是否白費，他是拚命賣弄，也是拚命逞兇威，兩女的而且確，被鬧了個心神俱震，而筋疲力乏，漸漸地，已爲綠魔影的鬼聲所攝，心神難支，一個個將自動投其陷阱之中……

「舌」的又是一聲厲嘯！一縷綠影，其疾似箭向廟門奪出，遠處傳來了一聲極詭極怪厲的哭叫聲，你們……始終逃不出——太幽祖師……之手——」語聲歇，可是話音盪漾，杜瑤珠與少女是疲不能興，一個個跌翻於地，半晌才算回過氣來。

「爹……爹……」

「孩子，放心吧，爹死不了！」

「那……那惡鬼呢？」

「他那是惡鬼，他是惡魔，唉，在武當四貞手下漏了網的惡魔，竟然重出江湖，莊叔就是爲了他而來，風聞他潛伏在卅年前被毁的北邙山鬼王宮中，爲其滲透了九幽太幻經，怕他與正教中人作對，今日一見，這惡魔的確有些鬼門道，尚幸這位赫連兄弟，這一招分光掠影，好……貞好，就算郝天應機靈，可也免不了背後三大穴爲其所中……這就够他三幾日的不便，我們大可躲得遠遠的……」

「——躲他——」

「什麼？不服氣？」

「爹！你！」

「我，貞氣……失調，我那能這麼快復原！」

「尊駕是救我而失力……」

「你明白就好！」

「好！你我後會有期。」

「你還想走？」

「我不得不走！」

「到那裏去？」

「到我該到的地方去……」

「閻王殿？」

「那也不壞！」

「朋友，你糊塗得可憐，更可恨，我以爲閣下，總算飽讀詩書，難道連『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這句話，也分辨不清？」

「我爲什麼應該信你？你以爲市恩沽譽，就可以令我入彀，你以爲你們這樣做，我就會乖乖的，上你當，中你計，交出劍譜來……」

「什麼劍譜……」

「你何必裝假？你們謀的是什麼？」

「……謀求個死得其所。」

「你……哈，好……再見。」

「你自以爲痊癒了！」

「此乃在下之事，與你何干！」

「我放過你啊！」

「我也已還報了你……」

「可惜，這一招分光掠影，令你血氣又再失散，你大可摸摸『攢竹』穴，可感到痠痲，然後回過手來，頭後天柱穴有脹熱之感，這四個穴道，看來輕微，但是，影响極大，對你以後……唉，可能令你抱恨終生，當然，命是你的命，與我何干？但是，死得光明正大，轟轟烈烈，我又何必阻你，怕只怕死不得其所，再像你那樣的傻死，我認爲不值得，如此而已……」

赫連毋忘不再言語，事實他已明白，自己身受陰傷，醒來時，氣血通行無阻，也因爲這樣，他才在綠魔影縱橫跳躍之時，近身入圍之際，他一招分光掠影，駢指當劍，將個綠魔影擊退，如果長劍在手，他自認，可以令這魔頭身受重創，想到劍，不由面色大變，劍……

「……至於劍譜不劍譜？」大漢又開了口。

「且慢！」赫連毋忘神色蒼黃地阻住了大漢說話：「我的劍呢？」

「劍，這樣柄黑黝黝不起眼的破劍，誰留意了？」

「你說什麼？」

「瑤珠——別與他講笑，劍，是他的的命……哈……老弟，你這不是欲蓋彌彰，譜在劍中，劍在譜中，是不是呢？」

「你——」

「何必如此，唉，說實在，你的劍譜是不錯，可惜，只缺了一頁，對不對？」

「你看過了？」

「沒有！」

「……那你怎會知道劍譜缺一頁？」

「因爲，這一頁在我身上。」

「你……你說什麼？」

「我說這天琴三老，以苦思默索的一部劍譜，最後一頁在我身上，我並不想仗劍成名，我更不希罕那些自命獨門秘訣，故神其技，故秘其珍的作法，武學之道，不是自秘自固，更不可令絕技、絕學，莫名其妙的失了傳，老實說，當我們聽到有一個未名劍客時，我們心中動了動，可想不到，這部劍譜會引出這樣件風波來，到今日，我們看出你的劍法，唉，我那莊老弟可就難過得不得了，他直怪他發現得太遲，不過，這些話也不用說了，再談談這個劍譜，我非但不想要你的，我還想給你補補全？」

「你……你說什麼？」

「唉！難道除了這話之外，你就講不來第二句話？你不相信？好，你且看看，這頁劍譜，與你的劍譜紙張、字跡是否一樣？」大漢從懷中取出一張薄如蟬翼的紙，上面密密痲痲的蠅頭小楷！赫連毋忘面色通紅的，拿到手中，他的手還在抖呢。

大漢又遞過一柄墨劍，赫連毋忘一看，劍根本無人動過，他用力一旋劍柄，原來，劍柄中空，他取出一卷紙，劍譜！原來這無名而又震動江湖的劍譜在他劍中。

大漢却對杜瑤珠道：「我姓莫，你父親喪門神杜潯與我是師門之交，我曾抱過你，可惜，他自陷於于青羅網之中，他死的可憐？却也可恥，本來，我不願過問這件事，全仗莊叔的譬解，我救了你，希望你有所醒悟，滿奴那會有什好心腸，貪圖富貴，號令羣雄，唉，全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力……以後，血滴子不會難爲你，至於你將來，你自己看着辦……但求你，別再爲滿奴作事……不枉我今日救你一場。」

「莫大伯……我……可是，舉目無親了，其實，你也該看出來，我已恨透了于青，由其逼我引誘赫連先生開始，我就恨透了他……」

「……這……我明白？」

「我該有個立足點，莫大伯，你不會棄我不顧……」

「莫先生！」赫連毋忘眼中有淚，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抱起你孩子，去看看令正的墳……然後，我們該走了。」

「是！」是這樣的乖，這樣的聽話，毋忘小心翼翼的抱起睡得極沉的孩子，走！隨衆人走出枯廟，夜黑如墨，却白雪四飄，却也算是黑白分明……

有一個小土饅頭，杜瑤珠更做了個記號，是一個村婦的墳！

赫連毋忘却依稀看見太原城外，義莊地上兩個土饅頭，他淚眼中說着：「亡國奴！又一個亡國奴的死……」

以後，以後又該如何？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談談。現在這個故事算是完了。

——完——

弍期完中篇武俠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追踪（上）

追踪爲尋仇

娥眉月，月朦朧，湖堤畔，畫舫若游龍，柳絲拂晚風，一聲聲鶯啼燕語，一曲曲婉訴情衷，看那絕代佳人，風流才子，同鑄鴛鴦夢。

最精緻的畫舫，最嬌柔的佳人，最風流的才子，最朦朧的月色，俏佳人懷抱琵琶，隨絃清唱，但聞咽喉婉囀，譜出陣陣心聲……。

嘆因緣！難久待，春曉一刻何時再，今夜雖相逢，明晨兩丟開，時光留不住，但願重來，但願重來。

停止了歌喉，放下了琵琶，輕輕一聲長嘆。

「唉！重來的日子，當在何年！何月！何日？」

風吹在人身上，已沒有春寒之氣，應該是初夏的日子了，畫舫緊貼着堤邊，那女子體態輕盈，眉眼吐秀，秀麗中透着一抹輕愁，眼看窗外的景色，輕輕唸道：「水似眼波橫，山似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一個清逸而豪放的聲音說：「我的春天不在江南，而在濟南。」

「濟南！」那女子看看窗外又道：「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你看這景緻多美，可惜春天已離它而去。」

「春天去了還會再來的。」

那女子臉上露出一抹笑容，痴痴的看着他俊秀瀟灑的面龐，說：「這次去江南

聯袂誅毒魔

，爲了什麼？」

「追踪！」

那女子似乎已知道追踪的含義，是以不再多問，慇懃勸酒，共渡良宵，直至破曉時分，那男的才抖一抖青色長衫，拿起摺扇，說了一聲「珍重！」身形已如劃天游龍，飛向湖岸。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二州名聞天下，不但山水明朗，且人物秀俊，蘇州有獅子林，虎邱山，滄浪亭等勝跡，護城壕水平城脚，看起來別具風味，在滄浪亭附近有一條大街，街道完全用方式石子舖成，名曰鳳凰街，這條街上經商的人少，大半皆是住宅，而所居皆爲豪富之家，在街道的末尾處，却有一家客寓，叫高陞店，共分前後兩座院落，前院專供客人們飲酒作樂，後院專供客人住宿之所。

是上燈的時份了，高陞店的前院，已坐滿了酒客，有的猜拳行令，有的借酒清淡，此時店門外突然進來一個身穿藍色長衫的中年人，手持摺扇，一步三搖，小二趕忙上前招呼！

「客官是住店的還是飲酒？」

「給我準備一間上房！」

「有！有！客官請跟我來！」

上房當然是在後院，這後院中共有三間上房，六間偏房，尚有兩間馬棚，也許這地方較爲偏僻，是以吃酒的人多，住店的人少，偌大的後院，祇有兩間房子有人

住，一間是那藍衫中年人住的上房的左首的偏房，一間是對面的上房。

藍衫中年人雖不知道這兩間房中住的是什麼人，但由那窗中射出的燈光，確知道兩間房子已有客人，他向店夥要了一壺酒，幾樣下酒的菜，便獨自暢飲，一邊也陷入沉思之中，「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他苦笑一下：「江南，江南那裏有我的春天，我的春天是在濟南，歷夏亭前古，濟南名士多，濟南並不亞於江南啊，要不是爲了追踪，我憑什麼要離開濟南！雲娘！妳知道麼，我的春天永遠是在濟南的啊！」

他舉起酒杯，一飲而盡，吃了一塊菜，雙眼不由自主的向對面客房看上，客房門是關着的，燈光射在窗紙上，微微有人影晃動，好窈窕的影子，原來對面房中住的竟是一位女客。

那年頭比較古老，一個單身的女子在外行走並不多見，他想！也許是一位江湖人物吧！接着又苦笑一下說：「我這是幹什麼？自己辦正事要緊，何必去胡思亂想的。」

他打了個呵欠，推開酒杯，關上房門，正準備熄燈就寢，外面傳進了篤篤的敲門之聲，他以爲是店夥來拾取碗筷，旋說：「我已經睡了，明天再來收吧！」

一聲嬌笑，門外的人道：「好酒當前，竟然不顧，你不怕暴殄了天物麼？」

藍衫人一愣說：「姑娘是？」

那女子道：「襄陽兒女對門居，我是對面的客人。」

「夜深人靜，男女獨處有所不便，姑娘請回吧！」

「夜既未深，人也未靜，你不聽到前院的猜拳行令之聲麼，何況彼此都是江湖兒女，那來的那麼多忌諱。」

「姑娘可否請先說明來意？」

「你不開門怎麼能見得了山，一個大男人，幹嘛羞羞答答的？」

藍衫中年人苦笑一下，心想：「說得也是，她既不怕，我還怕什麼？」躍身而起，打開房門，門外走進一位綠衣少女，看年紀總在十八九歲，明眸皓齒，體態動人，進了門毫不客氣的便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中年人一笑說：「姑娘現在可以說明來意了吧？」

那少女道：「敲門不拔門，進門不奉茶，難道就是閣下的待客之道麼？」

中年人聽得一愣，隨手倒一杯茶送到她的面前，說：「姑娘好伶俐的口才！」

「不敢當，看閣下一領藍衫，摺扇輕搖，實在不像個江湖人物。」

「姑娘怎知在下是個江湖人物？」

「閣下眉含英氣，氣宇非凡，即非江湖人物，也是武林高手。」

「好犀利的眼力！」

綠衣少女不再答話，祇用鼻端嗅了兩下，連道：「好酒！好酒！能不能陪我吃兩杯？」

「剩酒殘看，難以宴客！」

少女却不理他，隨手斟了一杯，一飲而盡，瓜子臉上，泛起一抹嫣紅，現得更嬌艷了，她笑笑說：「你不想知道我的來意？」

「姑娘不說，在下不便相强。」

「有緣再見時，自當告訴於你。」一陣咯咯的嬌聲，那女子已如飛鴻般的逝去了。

中年人看着她逝去的背影，愣了半晌，才搖一搖頭，關門就寢，在床上他又想起方才的綠衣少女，這女子！眞怪，彼此素不相識，她來吃了杯酒就走，這到底是爲了什麼，難道就是爲了吃酒？這不可能啊，她既有錢住店，難道會無錢吃酒，那她又是爲了什麼呢？

詭詐的江湖，本來是無奇不有，他苦笑一下，又想起了雲娘，雲娘本姓崔，原是官家之女，因爲父爲仇家所害，以致淪落風塵，在濟南有名的彩鳳樓落跡，有滿腹的才華，與他極爲相得，故時相過從，互許心願，崔雲娘不但才學好，而且極溫柔體貼，他想；有一天能結束了江湖生涯，必定偕雲娘歸隱名山，長偕白首。

中年人想着，想着！忽聽屋面上察地一聲輕响，這明明是有夜行人經過的聲音，他是何等人物，立即推開窗門，一式流星趕月，飛出窗外，身形凌空一轉，又一式怪蟒翻身，上了屋面，雙目向四下一掃，見東南角上，有一道黑影，在屋面上飛馳。

中年人毫不猶豫的拔足追去，這並不是月黑風高的晚上，一鈎新月，斜斜的掛在南天，微微的輕露灑在人身上，有一種涼涼的感覺，那條黑影，竟然在淡月輕露之中，竄向一處墓園。

這是一座很古老的墓園，似已多年沒有整飾，裏面雜樹叢生，荒草過脛，偶而也有蛇虫遊動的聲音，祇有墓旁的石板地上比較乾淨平滑，而且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墓亭。

雨洒白骨血染草，月冷黃昏鬼守屍。這墓園已經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這墓園的子孫也不知散落到何方去了，人世滄桑，本不堪回首。

中年人進入墓園，回顧四週，但聽虫聲四起，却不見那黑影隱入何處，他輕輕的行入墓亭，這亭子是以白石爲樑柱，覆以綠色琉璃瓦，墓碑用大理石砌成，上寫「顯考金公長天之墓」。

摺扇神拳金長天，乃武林一代大俠，名震江湖數十年，後來竟無緣無故的在武林中消失了，想不到他早已作古，他尊敬他是前輩，恭恭敬敬的在墓前拜了四拜，突然颼地一聲，中年人本能的翻身揮扇，一條嬌小的影子，竟然向左側避開，並不還手，淡月下，他依稀認出這嬌小的影子就是與他同住高陞店中的綠衣少女，他情不自禁的脫口而出！

「妳到這兒來做什麼？」

綠衣少女冷哂一聲：「你呢？你到這兒來又做什麼？」

「我是在追一條黑影。」

「你所追的那條黑影就是我，我不知你在追我做什麼？」

「越屋夜行，盡多宵小之輩。」

「哼！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那麼姑娘到此又是爲了什麼？」

「祭墳掃墓。」

「姑娘與墓中人是什麼關係？」

「父女之情。」

中年人搖搖頭似有不信的說：「金大俠如果不死的話，現在年紀總在八十以上了，姑娘芳華不足二十，看來實在有些不像。」

綠衣少女嬌嗔的道：「哼！你懂得什麼？家父晚年成親，六十三歲那年才生下了我。」

「難怪金大俠突然在武林中消失，原來偕如夫人大隱市廛，享受那悠閒歲月。」中年人道。

「不錯！」

「不知金大俠是怎地去世了？」

「被仇家所害。」

「誰？」

「毒郎君方明。」

「此人出自四川唐門，乃當今用毒名家，但武功却是平平，令尊想是死在他的毒下了？」

「不錯！你認識他！」

「此人心性險詐，無惡不作，江湖上有名望的人死在他的手中，已不在少數，我怎能不知。」他停了一下，看看天色道：「時已不早，姑娘既是祭墳，可以開始了，我們回店再說。」

綠衣少女拈土爲香，在墳前拜了四拜，含着淚水，盈盈起立，說：「我們回去吧！」

中年人點點頭，兩人一路急馳，互不發言，回店時已鷄聲初唱，互道珍重，各自回房，梳洗一下，結清店賬，又同時走出店門，同向南門奔去。

出了南門，綠衣少女回眸一笑說：「想不到，我們又同上了一條路。」

中年人道：「我們本來是應該同走一條路的。」

「爲了什麼？」

「因爲我們要找的就是同一個人。」

「毒郎君方明！你也與他有仇？」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他毒死了我朋友的全家，祇剩下了他自己因出外未歸，故避過了一刦。」

「你是伸張正義，爲友除害，不知你那朋友是做什麼的？」

中年人苦笑一下：「這並不重要，重要是如何去找到那毒郎君方明。」

「唐門子弟遍天下，到處都有掩護他的人，要找他，恐怕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過我最近聽到一個消息，他這一二年來，經常在江南一帶活動，好像是落脚在常州。」

綠衣少女道：「這消息我也知道，要不我不會到江南來，只是江南太大了，他目前是否還在常州，難以逆料。」

中年人嘆道：「這種事祇能碰碰運氣了，金姑娘，我尚未請教你的芳名。」

「我叫金燕姑，你呢？」

「在下姓韓，單名一個飛字。」

「原是俏書生韓飛韓大俠，失敬。」

「不敢！令堂可好！」

「死了！」

韓飛聽得一愣說：「令堂也去世了，什麼時候？」

金燕姑泫然欲淚的說：「尚不到三月，因我爹去世時我才週歲，我娘將我扶養到七歲，便送到金拂神尼那裏去學藝，整整十二年，才藝成下山，我娘才將我爹去世的眞相告訴我，要我替父報仇，當我收拾好行李裝之後，我娘已殉情自盡了。」

韓飛嘆道：「可憐！看來妳娘大概不曾練武。」

金燕姑道：「我娘如果會武功就不會將我送到金拂神尼那裏練武去了。」

「那麼姑娘在客店中自動跑到我房中來又是爲了什麼？」

「說出來不怕你見笑，因我初次下山，心知江湖險詐，想找一個幫手，因此昨天打你一進店起，我便一直在暗中注意你，知你不但是身懷絕技，而且還是個正人君子，所以才去找你，經過這一番交往，自信我看法沒有錯。」

「其實，我不能算是妳的幫手，我們祇能說是互助，因爲我們的仇人同是一個人。」

「不錯，但我初涉江湖，仰仗你的地方仍然很多。」

「姑娘客氣了。」

「不是客氣，是眞心話，韓大俠，如果你不嫌棄，我很想叫你一聲韓大哥。」

「令尊是武林前輩，妳叫我一聲韓大哥也沒有錯，只是這樣一來我得要叫妳一聲金小妹了。」

金燕姑嫣然一笑，小臉蛋上露出兩個酒窩，說：「韓大哥，謝啦！」她表現得很天眞，也很活潑，韓飛一高興，兩人便把距離縮短了，邊談邊走，不知不覺已下去數十里地面，此時日正當中，所幸微風輕拂，並不覺得太熱，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座茶棚，兩人便走過去坐下，一個莊稼漢笑哂哂的說：

「客官，冲壺龍井吧？」

韓飛道：「好！」

解渴生津，以龍井最佳，茶色青青，散發着香味，金燕姑有些口渴了，倒了一杯便飲，韓飛畢竟是個老江湖，突伸手奪過茶杯，摔向地面，砰地一聲大响，茶杯碎了，茶水隨向四下飛濺。

金燕姑一愣說：「你這是做什麼？」

韓飛道：「妳看看地上。」原來潑向地面茶水，已冒起一絲絲的青烟。

金燕姑雙眉挑煞，素手一按一揮，已取出腰間特製的軟劍，嬌軀乍閃，一劍已向那莊稼漢子刺去。

韓飛急叫道：「金小妹，留活口！」

金燕姑劍勢一緩，那莊稼漢已趁勢取出一條軟鞭，哈哈大笑道：「天堂有路，地獄無門，你們今天算是撞上啦。」

韓飛道：「閣下既善於用毒，當是藝出唐門了，不知如何稱呼？」

莊稼漢獰笑道：「不錯！在下正是唐門中第四代弟子，毒蝎子周同。」

「那毒郎君方明是閣下什麼人？」

「那是我太師叔，這次就是奉了太師叔之命，在此專候二位大駕。」

「你太師叔爲什麼不親自前來？」

「對付兩個默默無聞的小輩，何用他老人家親自出手。」

「令太師叔現在何處？」

周同笑道：「你們能逃出我手中這條軟鞭，自能找到太師叔的下落。」

金燕姑嬌叱一聲：「賊子敢爾！」素

手急揮，一劍向周同的咽喉刺去。

周同閃身斜進，一鞭砸向她的頸項。

金燕姑俯身舉劍向那軟鞭格去，她這柄劍是用緬鐵製成，鋒銳無比，乃是她藝成之時，乃師金拂神尼所贈，再加上她動作迅疾，周同不及閃避，一條長鞭已被揮爲兩段，金燕姑趁勢而進，在周同一愣的瞬間，長劍已插進了他的心窩。

四川唐門的人行走江湖，全倚仗毒技害人，很少與敵人對面出手，因此武功都不太高明，周同的臉上露出死亡前的絕望之色，金燕姑長劍一抽，周同的屍身也隨劍而倒。

韓飛道：「妳不該一劍將他刺死的，這樣一來我們雖然殺了一個敵人，可是對敵方的動靜，仍是一無所知。」

金燕姑後悔的說：「我祇是一時氣不過，韓大哥，我錯了。」

韓飛一笑道：「過去就算了，以後小心一點就是啦。」

金燕姑又是嫣然一笑，她本來就生得很美，笑起來更美，看她那天眞無邪的樣子，韓飛不願再說什麼，祇是雙眼注視着前面的大路。

金燕姑說：「韓大哥，你在想些什麼啊？」

韓飛道：「妳看到這條大路麼？」

「當然看到，這是一條官道。」

「看起來很平靜很安詳，是不是？」

「正是！」

「任何人走都會有這種感覺，只是對我們來說，却是險難重重。」

「爲什麼？」

「妳沒有注意到麼？對方已發現了我們的行踪與意圖，要不他們不會在此設卡謀害的。」

「奇怪！我們昨天晚上才認識，他們的消息竟然如此靈通。」

「江湖上有一句話，唐門毒手滿天下，他們的消息，當然也就很靈通了。」

金燕姑驚啊了一聲說：「我想起來啦，那高陞客棧後院的偏房。」

「怎麼樣？」

「這周同就是那偏房的客人，難怪我看到他有些面熟。」

韓飛道：「這就難怪了，想是他早已注意我們的行踪了，由妳進入我的房間開始。」

金燕姑道：「不錯，這賊子可惡得很呢。」

韓飛嘆息一聲道：「可惡的事情還在後頭呢！往後我們住店行路，飲茶吃飯，都得要加倍小心，妳知道唐門用毒的伎倆，使人防不勝防的。」

金燕姑默然無語。

韓飛抬頭看看天色，紅日已經偏西，說：「我們上路吧，別錯過了宿頭。」

金燕姑擦乾劍上的鮮血，仍收回腰中，與韓飛又一起上路，此時路上已沒有什麼行人，是以兩人施展輕身功法，一路急馳，傍晚時份，已下去五六十里，前面現出一道長嶺，嶺端長滿了樹木，黑沉沉一片森林，遍及四五里地面。

兩人身形一緩，慢慢向林邊接近，這道土嶺並不高，只是面積奇廣，這條官道竟是穿林而過，他們走到林邊，韓飛身形一停說：「等一等！」

金燕姑嬌軀向後退了一步說：「難道說這一座樹林也有了問題？」

韓飛道：「唐門用毒，無孔不鑽，我們還是小心爲上。」

金燕姑嘆道：「像我們這樣尋仇，就是不被累死，也是被餓死。」

韓飛嘆道：「江湖生涯，本就如此，是以等一件恩怨了後，我準備長隱深山，不問世事了。」

金燕姑眼睛一亮說：「韓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韓飛微微一愣，未便答話，反故意問道：「金小妹，妳看看這地面的土質可有什麼兩樣。」

金燕姑細察地面，一會才道：「這裏本來就是黃土地，並沒有什麼兩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安心前行，不過這一路下去，我們得隨時隨地要注意土面的狀況。」

「你是怕敵人在地面上撒下毒粉？」

「不錯，是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天快黑了，如果天一黑下來，我們就無法再看到地面上的變化。」

「目前我們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金燕姑點點頭，兩人一路急馳，不出半個時辰，已穿過森林，眼前現出一片平原，有田野，有農村，官道從田野與農村中間穿過去，蜿蜒的伸向遠方，金燕姑精神一振說：「今夜我們可以到農村中借一宿，明日再行。」

韓飛道：「當然，這是天假其緣，豈能錯過。」

金燕姑拔足先行，未走兩步，突見一隻田鼠向官道中間衝來，金燕姑不知何物，足下一停，當她看清是田鼠時，不禁啞然失笑，正欲繼續前行，突見那田鼠到達官道中心，突然一翻身倒了下去，四足一伸，竟然死了。

韓飛見情況有異，一把拉住金燕姑說：「過去不得！」

金燕姑道：「他們是在官道上洒了毒粉？」

韓飛道：「豈但是洒了毒粉，而且還是最厲害的毒粉，妳看看那老鼠，就知道了。」

金燕姑再向地上一看，那隻田鼠已經不見了，地面祇留下一灘黃水，她失驚的叫道：「是化骨神丹！」

韓飛皺眉道：「不錯，據我所知這化骨神丹，唐門中祇有第二代弟子才可使用，難道他們又來了高手。」

「韓大哥，我們該怎麼辦？」

「不管怎麼說，我們得先找個地方休歇，他們雖在官道上動了手脚，但田野裏絕不會有，我們施展輕身功法，從田野躍向農村，想無大碍。」說完他向四週觀察一下，見左手一處農村離脚下最近，最多也不過二里地面，他喝了一聲：「走！」人已劃空飛起七八丈高。臨空打了個弧形，落在農田田裏，已下去十數丈遠了。

金燕姑藝習自金拂神尼，輕功自不會差，嬌軀一縱也隨後跟上，這二里地面，經不起兩人幾個起落，已到達農舍的門前了。

這家農舍是三合頭的房子，土牆茅屋

，木門虛掩，却未見到半個人影。

韓飛乾咳一聲說：「屋裏有人麼？」

半晌之後，未聞屋裏有絲毫動靜。

金燕姑也問了一聲，結果相同，旋說：「奇怪，難道是一所空屋不成？」

韓飛道：「不可能，四週有許多農田，田中尚種得有莊稼，這屋子怎會沒有人呢？」

「難道又是被他們動了手腳？」

「可能。」

「怎麼辦？」

韓飛舉起右掌，虛空向門上按去，掌心離門尚有二尺左右，那門已被掌力撞開，裏面是一所廳堂，當中放一張木桌，四張木椅，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婆，正坐在木椅上補衣裳。

金燕姑一笑說：「老婆婆，現在天色不早，我們想在妳這兒借住一宵，明晨便走。」

那老婆婆連正眼也未瞧一下。

韓飛道：「她是個聾子。」

金燕姑又大聲說了一遍，才見那老婆子放下活計，向他們看了一下說：「你們是借宿的，地方是有，太髒了，恐怕你們住不習慣。」

韓飛笑道：「不打緊。」

那老婆子將他們帶進廳堂左首的房間，房內有一張舊木榻，兩床破棉被，據老婆子說那是她兒子睡的，剛巧今天進城去，臨時讓他們睡一夜。

韓飛向金燕姑看了一眼說：「今夜妳睡床上，我在椅子上打坐調息。」

那金燕姑感激看了他一眼，飄出來無限的深情，老婆子忽道：「兩位尚未吃飯吧，我給你們去熬一鍋粥來。」

兩人一天未進食，也確實餓了，因此未加阻止，目送那老婆子離去，韓飛迅速的幌亮火摺子，點上油燈。原來外面的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他用油燈在房間四週照了一下，並沒有什麼異樣，這才放心在木椅上坐下。

金燕姑道：「怎樣？」

韓飛悄聲道：「小心這老婆子。」

「怎見得她就有問題。」

「妳沒注意到麼，她耳朵雖聾，眼並未瞎，當我用掌力撞開屋門之時，她仍是那樣的鎮靜，一個普通的莊稼婆子，那有這樣大的定力。」

「不錯，你不提醒，我可貞未曾注意到。」

「因此我懷疑她耳朵聾也是裝出來的，而且這幢房子裏也不止是她一個人。」

「如此說來那鍋粥我們不能吃了？」

「小心為上。」

「我到廚房瞧瞧去！」金燕姑說走便走，一式乳燕穿簾，從土窗中穿了出去，她本來生得體形嬌小，武功又得金拂神尼親傳，輕功更是了得，因此這一穿身之間，竟然連一點聲息都沒有，暗影中，她沿牆摸到廚房的後窗，向裏看去，見一盞油燈放在灶台上，老婆子正蹲在灶門裏燒火，釜中冒出陣陣的熱氣，她想，也許這老婆子並不如韓大哥說得那麼嚴重。

她觀察一下，正待回身，忽見那老婆子由灶門口攢了出來，打開鍋蓋，手指在鍋中連彈了三下，她大吃一驚，韓大哥沒有猜錯，這老婆子的確有問題，看來這鍋粥是不能吃了。金燕姑悄悄回到房中，將上情說了一遍。

韓飛道：「那是彈指飛毒，這老婆子在唐門的地位必不低，看來那官道上的化骨神丹也是她做的手腳了。」

金燕姑道：「一定是她，哦！我想起來了，我聽師父說過，唐門第三代弟子中有一個用毒的高手叫毒觀音公孫紅，可能就是她了。」

韓飛點點頭，正想再說什麼，忽聽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那老婆子已端了兩大碗粥到房中來，尚有兩雙筷子，她笑笑說：「鄉村沒有好東西吃，兩位將就一點吧，」碗筷向木桌上一放，便轉身出去了。

金燕姑悄聲道：「怎麼辦？」

韓飛道：「粥是萬萬不能吃的，目前唯一辦法，祇有先掩上房門，好好休息一下再說。」他講完便在木椅上閉目養神，金燕姑去關上房門，她嫌那棉被太髒！因此祇是和衣而臥，過了半個時辰，已是二更左右了，金燕姑已進入夢鄉，只有韓飛不敢過份休息，隨時保持心靈的清醒，他是個老江湖了，在這種危險重重的環境裏，怎敢大意。

此際忽聽到土窗外有一陣衣袂幌動的聲音，這聲音本來很微，韓飛內力精純，是以仍能聽得清清楚楚，他右手輕舒摺扇，撲滅了油燈，然後悄然面窗而立，果然見一個人頭在窗口幌動，接着有一隻手向窗口急撲，似有什麼東西要丟入房中。

韓飛心機一動，右手蓄勁，摺扇向窗外猛搧，聽得哇地一聲慘叫，便一切歸於寂然。

此時金燕姑已被這聲慘叫驚醒，悄聲叫道：「韓大哥！」她見房中一片漆黑，知已發生了事故。

韓飛小聲道：「金小妹，妳守住房門，若有人在門口搗鬼，可用掌力撲出，不可動劍。」

「為什麼？」

「小心他們放毒粉。」

金燕姑領會他的意思，左手抽出腰間軟劍，右手蓄勢以待，但門外却是靜悄悄的，似乎連一點動靜都沒有，這樣相持了約半個時辰，已經是四更左右了，金燕姑道：「韓大哥，這樣相持下去，要到什麼時候為止！」

韓飛道：「天亮！現在外面一片漆黑，對我們極為不利。」

「韓大哥，我肚子好餓啊！」

「我也是，但目前祇有忍一忍了，生死關頭先保命要緊。」

金燕姑不再說了，斜倚在門邊牆上，閉着眼睛假寢，好不容易熬到鷄聲三唱，東方已現出白色，韓飛悄聲道：「金小妹，提一提精神，我們準備闖出去了。」

邊講間，身形晃到金燕姑的身邊，左手一拉門的瞬間，右手摺扇已打出一股勁風，但見一片濃黃色的烟霧，本向房中衝來，却被摺扇搧了回去，耳際又聽得一聲慘叫，一條人影倒了下去。

韓飛連着搧了十多下，將那片黃霧搧散，方始衝出房外，見地下倒着一個壯漢，滿身浮腫得已不成人形，不用說：這一定也是唐門的爪牙了。

金燕姑此時已追了出來，倚立在韓飛身邊，如小鳥依人，惹人喜愛。

韓飛道：「我在前門開路，妳跟在我後邊，記住一出門便高空躍起，然後落向屋面，因他們不可能在屋面上動手腳。」

人隨聲起，已竄向門外，臨空一翻轉，上升了七八丈高，果見腳下冒起一陣黃霧，原來這是敵人撒的毒粉，粉質較輕，祇冒了一丈多高，就難以上升。

韓飛在前，輕而易舉的避過了毒粉，金燕姑在後，剛好首當其衝，眼看就要撞上毒粉，韓飛大急，臨空摺扇連揮，硬將那片黃霧逼出三丈開外，金燕姑方始躍身而起，與韓飛身形會合，兩人同時落向屋面。

金燕姑方喘了一口氣，忽見一條人影，向東南方飛竄，她一聲嬌叱，素手急揮，一道白光，隨手而出，耳際聽到一聲慘叫，那人已倒地死去。

韓飛道：「這是他們自己行走的方向，想來不會撒毒，我們就從這條路離開這農舍，一拉金燕姑的手，一聲長嘯，兩人身形同時躍起四五丈高下，向那剛死的漢子身邊落去。

那漢子大約三十上下，着青色短衣，背上插着一枝飛梭，大半已入體內。

金燕姑拔下飛梭，抹乾血跡，放回袋中，韓飛在那漢子身上搜了一下，找出兩個小瓷瓶，一瓶寫着「毒」字，一瓶寫着「解」字，這不用說，一瓶是毒藥，另一瓶是解藥了，韓飛將毒藥瓶塞拔開，傾出少許在地面之上，那知此粉見空氣便化，立時冒起一陣黃霧，逐漸擴大。

韓飛趕緊塞上瓶塞，與金燕姑同時縱身退了十多丈，方始站定。

金燕姑連說：「好厲害！好厲害！」

韓飛道：「唐門毒物非比尋常，以後要特別小心，我們走吧！」

金燕姑道：「那個老婆子，怎未見着呢？」

韓飛道：「那個老婆子，在唐門中可能地位不低，一計未成，她又設第二計去了。」

金燕姑道：「韓大哥，我貞的肚子好餓啊。」

韓飛道：「我也是一樣，老站在這裏不動的話，祇有空氣好吃了。」

金燕姑噗哧一笑，兩人又繼續上路，他們這一次不走官道，盡量走田野小路，因此倒沒遇到什麼危險，中午時，又抵達另一處森林，這座森林看來比他們第一次遇到的還要大好幾倍，而且山勢也比較高，金燕姑眉頭一皺說：「好討厭，又是森林。」

韓飛道：「森林有什麼不好，妳不是餓了麼？」

金燕姑道：「肚子餓與森林有什麼關係，難道去吃樹皮樹葉不成？」

韓飛正色道：「我們的行踪既被敵人發現，這一路上可能佈滿了唐門的爪牙，飲食起居，防不勝防，祇有在森林裏打幾隻飛鳥烤熟充飢，才是最安全的辦法。」

金燕姑拍手笑道：「着啊！韓大哥，你怎麼不早說。」

韓飛道：「金小妹，江湖生涯，險詐異常，以後妳得多接受我的意見。」

金燕姑小嘴一噘搖着嬌軀道：「韓大哥，以後我聽你的就是啦。」

兩人邊講邊走，已到達林邊，金燕姑突然用手一指說：「韓大哥，你看！」

韓飛隨她的手指處看去，原來前面不遠處的右邊樹梢上掛着一張白紙，上面有幾個黑色字跡，因被風搖曳，看不清楚，他暗運勁力貫注指尖，向那白紙指去，那張字條竟然飄飄的落了下來，折斷的地方如刀割的一般。

金燕姑笑道：「韓大哥！好俊的內力啊。」

韓飛道：「妳看那字條上寫的是什麼字？」

金燕姑用腳尖撥平白紙，上面寫着六個大字：「金韓葬身之地」。

金燕姑罵道：「這些下三濫，果然他們又在森林中做了手腳。」

韓飛道：「那上面寫的什麼？」

金燕姑道：「金韓葬身之地。」

韓飛道：「不管怎麼說，這條路我們是走定了。」

「這樣不是太危險了麼？」

「路是人走出來啊，何況我們的肚子都餓了，我們現在開始入林，將小心着點就是了。」

韓飛當先領路，金燕姑亦無可奈何的跟在後面，入林約數十丈左右，忽見林的左側，有一塊平坦的大石，約五丈方圓，平滑如鏡，韓飛一笑道：「這才是我們吃飯睡覺的好所在。」

金燕姑道：「這地方目標太明顯了，你不怕上了敵人的當？」

韓飛道：「來者不怕，怕者不來，我們且到石上休息一下再說。」他足下一使力，人已輕輕飛上大石，貼石而坐。

金燕姑也跟着飛身上石，韓飛道：「妳在這兒休息一下，我去找幾隻野味來烤了充飢。金燕姑也貞的餓了，這一天半的時間，不但是餓了，而且也累了，她目送韓飛離去，便一人躺在大石上休歇。

金燕姑是金拂神尼嫡傳的弟子，而金拂神尼在武林中的名望，不在少林寺掌門元空大師之下，是以金燕姑的武功在江湖上已是一流高手，猶其她那一手追風梭，及霓裳劍法，更是獨步武林，在一般來說，年輕的姑娘們學會了武功，都驕氣十足，但金燕姑則不然，她不管遇上什麼人，都很謙虛，而且也很謹慎，她雖然閉目躺在石面上休歇，可是並未放棄注意四週的動靜，半晌之後，有一陣喇喇的聲音在東南方響起，她猛然一個旱地拔葱之勢，不但嬌軀立起，而且軟劍已在右手之中，這樣快速的動作，不是一般練武的人所能做得到的，此際聽得有人喝采：「好快的身法。」

她隨聲看去，見韓飛左手提了兩隻野雉，右手抓着一隻猴子，急步而來。

金燕姑童心未泯，迎上去一把猴子抱過，說：「韓大哥，這猴子也要吃麼？好可憐！」

韓飛笑道：「妳要是喜歡就將它留着吧。」

「謝啦！韓大哥！」

金燕姑在逗着猴子耍，韓飛去找了些枯枝，燃火燒了起來，然後用粗樹枝架起

野雉來烤，不一會工夫，竟然肉香四溢。

金燕姑笑着說：「韓大哥，好香！」

韓飛也笑道：「韓大哥不香，是野雉肉香。」

金燕姑大笑，韓飛道：「熟了，來吃吧。」金燕姑放下猴子去接過野雉，那猴子却趁機跑了，她已管不了那猴子，因自己實在太餓了，雙手捧着野雉，狼吞虎嚥，不一會工夫竟將二斤重的雉子吃完了。

韓飛當然比她吃得更快，兩人吃飽以後，便躺下休息，金燕姑道：「韓大哥！你當眞不怕毒？」

韓飛道：「不是不怕毒，而是這裏沒有人放毒。」

金燕姑道：「可是我們剛入林的時候，明明見到敵人留條示警。」

韓飛笑道：「金小妹，妳如果要想去毒死一個人，會不會事前告訴他？」

「當然不會！」

「所以說，他們留條是表示人手不够，在沒有人埋伏的路上，故意留條以生唬阻作用，好讓敵人捨棄了這條路，好進入他們佈好的圈套。」

「原來如此！」

「現在時近晌午，我們好好的睡一覺，再起來趕路。」

她們已經兩日未睡，這一躺下，直睡到黃昏時分，金燕姑仍是香夢沉酣，韓飛畢竟是個老江湖，雖然在睡覺，一直保持着幾份警惕，此時忽聽得林外有人說話，聲音雖小，以韓飛的耳力，仍是聽得清清楚楚。

有人說：「我們在張家鎮久等未見，可能是走到這條小路上來了。」

另一人說：「可不是麼，我在王家莊等了半天，也未見到他們的影子。」

「假如是走上這條路，可能已下去好幾十里地了。」

「不管下去多遠，都得要將他們追上，否則的話，那方太師叔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只怪這兩人太狡猾了，連公孫師叔都拿他們沒有辦法。」

「不用再說了，現在我們趕緊從這條路上追下去。」

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

韓飛輕輕推醒了金燕姑，向樹梢上一指，金燕姑會意，兩人身形同時拔起，隱入大樹之上，不多久，果見兩個中年漢子，匆匆走來，金燕姑一摸追風神梭，便要下手，韓飛趕緊撫住她的手，搖頭示意，此際那兩個漢子已走到石邊。

穿黃衣的漢子道：「你看這裏有燒了的柴灰，他們兩人必定在這裏停留過。」

穿灰衣的漢子跳到石邊，伸手一摸柴灰說：「灰已冷了，看情形他們至少已走了兩個時辰了。」

黃衣漢子道：「我們快追，必要時設法通知前面的暗卡。」語聲剛了，兩人已匆匆而去。

此際韓飛與金燕姑才從樹上落了下來，金燕姑道：「韓大哥，你爲什麼不准我殺他們。」

韓飛道：「唐門子弟滿天下，殺了他們一兩個人，對他們毫無損害，反而因此暴露了我們的行踪。」

「韓大哥，我不懂你的意思。」

韓飛一笑道：「假如我們不殺他們，他們一定以爲我們已經走到前面去了，這消息一傳出去，那些唐門子弟必定一路向前追踪，我們却可在後面來一個反追踪，同時也不必再担心敵人放毒。」

金燕姑道：「話雖不錯，只是這樣一來，我們何日才能找到那毒郎君方明？」

韓飛道：「那毒郎君方明乃是這次事件的關鍵人物，因此他爲了便於指揮，一定是走在最後，如今我們落在後面，找他不是更容易了麼？」

金燕姑嫣然一笑道：「你說的也有道理，只是我怨氣難消，看到唐門的人就想殺！」

韓飛拍拍她的香肩說：「別盡使小性子，亂殺無辜，記得我們要找的人是方明。」他講着看看天色又道：「時候不早了，我們最好在天黑前走出這一片森林。」

金燕姑點點頭，她雖已十八九歲，以前一直深山中隨她師父金拂神尼學藝，如今初次下山，仍算得上是個涉世未深的孩子，經韓飛這一開導，似乎已懂了不少，她又是嫣然一笑，這一笑笑得既溫柔又體貼，韓飛看得心中一動，只是他在那濟南大明湖畔，已有了心上人崔雲娘，是以並未向邪處想，拔足向前奔去，金燕姑隨後跟上，兩人一路急馳，已下去五六里地，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

金燕姑足下一停說：「韓大哥，休息一下好麼？」

韓飛看看前途，預計最多尚有半個時辰，便可出了這片森林，於是點點頭，兩人貼地而坐，金燕姑因體熱出汗，酥香四射，韓飛嗅得心旌搖搖，只是他是個君子人物，不願多想，祇是閉目養神。

他們兩人在大石上吃飽睡足，體力早已恢復，此時調息，無非是在運運內力而已，金燕姑年靑好動，一時却無法安靜下來，坐了一下便站起來到處遊走，此際忽聽到一陣淙淙的流泉之聲，似乎離此不遠，她感到口有些渴，便說：「韓大哥，我去喝些泉水再來。」

韓飛道：「我也有些渴了，我們一道去吧！」

金燕姑大喜，兩人在林木中穿插，向那流泉之處走去，行行重行行，一道清溪，橫在林間眼前，潺潺的溪流，夾着片片的落葉，也清凉了兩人的肺腑。

韓飛注目那溪流中的落葉說：「現在是什麼季節了。」

金燕姑衝着他一笑道：「現在是仲夏季節，怎麼？你連日子都過忘了麼？」

韓飛道：「既是仲夏季，草木正是旺盛的時候，這道溪流中何來的落葉？」

金燕姑道：「韓大哥，你沒見這落葉是青的麼，顯然不是它自己落下來的。」

「既不是自己落下來，定是有人弄它下來了？」

「我想是吧。」

「這座小山中的森林，廣約十里，罕有人跡，這人到森林中來定是樵子了。」

「韓大哥，這與我們吃水有什麼相干呢？」

韓飛突然用手一指道：「妳看！」

金燕姑順着他手指處看去，見一條五

寸長的小魚，隨着溪水流下，魚肚向上，顯然已死去多時，她眉頭一皺說：「韓大哥，你說這溪水有毒？」

「若然無人放毒，這條魚爲什麼會突然死去？」

「看來這水我們又不能吃了。」

韓飛嘆道：「與唐門的人作了對，一切飲食起居，隨時隨地都得小心。」

金燕姑雙眉挑煞說：「我們去找那放毒之人。」

韓飛突然噓了一聲，一拉金燕姑，兩人雙雙又縱到大樹上藏起來，此際見有兩個青年人由小溪的上流慢慢的行了過來，一個着藍衣的道：「如果他們藏在林中，必定會因口渴而吃這小溪中的水，到那時，嘿！嘿！」

穿白衣的道：「我看不見得，你沒聽本門中人傳訊，說兩人已離開森林兩個多時辰了麼，我看我們還趕上前去爲妙，要不太師叔怪罪下來，誰受得了。」

穿藍衣的道：「當然！當然！反正毒已放了，我們現在就趕上去。」兩人放開脚步，未行數步，忽見眼前光華耀目，心知有人使用暗器，然已欲避不及，兩道光華剛好鑽入兩人的前胸，哎喲兩聲，雙雙倒地死去。

原來這是金燕姑放出的追風神梭，此梭不同於一般暗器，其速無比，加之唐門子弟的武功並不高明，當然更無法閃避得了。

金燕姑與韓飛此時又從樹上躍下，她拔出飛梭，擦乾血跡，放入懷中，韓飛嘆道：「又是兩個冤死鬼。」

金燕姑妙目一翻道：「難道他們不該死麼？」

韓飛一笑說：「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只是兩具屍體絕不能讓敵人發覺。」他懷中本有得自敵人身上的化骨丹，取出些少彈在兩具屍體之上，不一會工夫，已化爲兩灘黃水。

金燕姑道：「韓大哥，天快黑了，我們上路吧。」

韓飛點點頭，正待回身上路，忽聽有嬌笑道：「好一個毀屍滅跡的手法，的確高明得很啊。」

金燕姑吃驚的抬頭看去，見不遠的大樹後閃出一個紅衣少女，這少女看年紀與自已差不多大，却生得異常妖媚，一身紅衣紅得似一把火，長長頭髮披向兩肩，又像火上冒起的黑烟，偏偏那一張白俏俏的面孔要擦脂抹粉，一身香氣三里外便可將人的頭薰昏，最妙的是那一雙勾魂眼，黑白分明的眼睛秀中帶媚，沉不住氣的男人準會被她勾得魂飛魄散。

金燕姑冷冷的道：「妳是什麼人，居然敢來管我們的閒事？」

那女子一聲媚笑道：「喲！我們，這兩個字說得好親熱，小姑娘！在陌生人的面前，妳不怕臊麼？」

金燕姑面現紅霞，一拔劍柄怒道：「妳再不三不四的亂說，看本姑娘不剷斷妳的舌頭。」

那女子歪歪扭扭的向前走了兩步笑道：「小姑娘，小小的年紀，幹嘛那樣大的火氣，女孩子家應該溫柔一點，像妳這樣兇巴巴的，就不怕妳老公看到討厭麼？」講着向韓飛飛了一個媚眼。

金燕姑看了更氣，說：「妳說我小小年紀，難道妳就很大了？」

「當然！至少要比妳大上三十歲，妳信麼？」

「活見妳的大頭鬼，妳再向前走一步，看本姑娘不宰了妳。」右手一拉，軟劍已飛快彈起。

那女子當眞向後退了一步說：「好兇好狠！看來妳這一輩子是嫁不出去了。」

金燕姑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正待發作，韓飛向她使了個眼色，摺扇輕搖，雙手一揖道：「我們素昧平生，不知姑娘來此，有何見教？」

那女子又是一聲媚笑道：「這還像個話，」接着又道：「你們竟然與唐門結了怨，那是自找麻了。」

韓飛道：「在下並非故意與唐門結怨，實有難言之隱。」

「是爲了尋仇麼？」

「姑娘怎地知得？」

那女子笑道：「天下事要我不知道的，實在是少之又少，何況你們方才還殺了唐門兩名弟子，這不是尋仇又是什麼？」

「好，就算是吧！姑娘尙未說明來意呢！」

「你不是要找毒郎君方明麼？你們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請教！」

「他藏身之處離足下不遠，你們如願意的話，我可帶你們去。」

金燕姑妙目一翻道：「鬼話！誰會相信妳。」

那女子却未惹她，韓飛道：「姑娘來意就是要帶我們去找那方明？」

「你不信是麼？」

「不敢，難道姑娘跟那方明，也有怨仇？」

「有那麼一點。」

「是以妳想借我們之手除去他！」

「借你們之手？」那女子突然嬌笑起來又說：「不是小看你們，以你們兩人之力要想除去那方明，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金燕姑怒道：「妳敢小視我們？」

那女子道：「一個是金拂神尼嫡傳的弟子，一個是聞名江湖的俏書生韓大俠，我有多大的胆子敢小視你們，我是說毒郎君方明也不是好相與的人物。」

韓飛正色道：「原來姑娘將我們來歷已經弄得很清楚了，姑娘的來歷可否見示一下。」

「我！」那女子又哈哈嬌笑起來說：「我的來歷，令人聽起來頭痛，不知道也罷。」

金燕姑冷冷的道：「既是不肯說出，想亦是見不得人了。」

那女子笑道：「不錯，我的名字是有些見不得人，但姑娘既是這樣說了，就是見不得人，我也要告訴二位，我姓于，名琴，江湖上人稱我爲黑手紅衣。」

韓飛聽得微微一驚，黑手紅衣于琴乃唐門第二代弟子，論年紀總在五十上下，只是她機緣好，幼年深山採藥，得了一棵三百多年何首烏，吃下之後，年齡一直不見衰老，據江湖傳聞，此女與毒郎君方明

有過一段情史，後來于琴竟然無緣無故的失了踪，沒想到今天會在這森林中見到了她。忙道：「原來是于前輩，失敬了，于前輩既是唐門中人，此來當亦是爲毒郎君方明効命的了?」

于琴狠狠的道：「我此來不是爲他効命，而是來要他的命，要不我就不會帶你們去見他了。」

韓飛道：「難道于前輩跟那方明有仇麼?」

于琴道：「從前是有情，現在是有仇了。」

「是因情生仇！」

「他中途拋棄了我，現在我就要毀了他。」

「于前 絕世容顏，又加駐顏有術，方明實在不該如此的。」

「他如果跟你一樣的想法，我也無話可說了，只是這傢伙可惡得很。」

金燕姑冷笑道：「妳是因情生仇，即想借我們之手除去妳心頭之恨，這種想法不覺可恥麼?」

于琴面色一肅道：「小姑娘，我對妳已經够容忍的了，我現在老實跟妳說，以你們兩人之力，決難除去方明，不要說方明目下已練得一身絕世武功，就是他那批專門用毒的手下，已經够你們防不勝防了，現在我們三人聯手，既不怕他們用毒，更不怕方明的武功，共同誅仇，各遂所願，這沒有什麼不好的。」

金燕姑哂道：「唐門子弟武功平常得很，多妳一個與少妳一個都無關緊要。」

于琴面色一沉道：「小姑娘！妳也太小看我了，妳不要以爲妳是金拂神尼的弟子就很了不起，妳要不信妳不妨拿劍刺過來，三招以內妳能將我的身形逼開一尺，就算妳勝了。」

金燕姑大叫道：「這是妳自己說的，小心了。」右手飛旋，一劍向她的頸項斬去。

她一開始就用上了霓裳劍法，霓裳劍乃金拂神尼獨創的劍法，當年黃山論劍之時，她就以這一套劍法贏得了天下第一劍的名號，而金燕姑又是她唯一的傳人，是以當今之世，除她師徒而外，沒有第三人會這霓裳劍法。

韓飛大急，叫道：「金小妹，不可任性！」

語聲剛了，但見于琴頭部微微一偏，讓過了一劍，笑道：「韓大俠放心，她還傷不了我。」

金燕姑一劍未成，軟劍就勢下掃，削她的雙足。

于琴身形微縱二尺來高，讓過一劍，仍在原處落下。

金燕姑突然一聲嬌叱，嬌軀劃空而起，臨空一式游龍轉首，軟劍急舒，化着點點霓裳，向于琴全身罩下，但見一片光華，形成一個光罩。

于琴身形一矮，曲身向斜刺裏飛開，臨空就勢打了一圈，待對方收劍之時，又在原地落下，微笑說道：「小姑娘，承讓了。」

韓飛笑道：「好身法，畢竟還是武林前輩。」

于琴也笑道：「雕虫小技，不入行家之目。」

金燕姑臉氣得紅紅的，持劍在一邊不語。

黑手紅衣于琴突然變得溫柔起來，走到她身邊道：「小妹妹，生氣了，老姐姐向妳賠不是啦！」

金燕姑掉頭不理。

于琴又道：「說實在的，這三招劍法要是在妳師父手中，我一定躲不開。」

金燕姑道：「我的武功劍法當然趕不上師父。」

于琴道：「不是趕不上，而是妳初出江湖，對敵經驗不够，要是再過三月，我也不敢這樣誇口了。」

金燕姑這才有些喜悅地說：「妳說的是眞心話?」

于琴道：「當然是眞話，妳要是不嫌棄的話，叫我一聲姐姐，我認妳做妹妹，妳有了我這個姐姐，將來行走江湖，任何巨毒妳都不必怕了。」

金燕姑冷冷道：「我沒有做壞事的姐姐。」

于琴笑道：「妳錯了，姐姐早就覺悟，已經二十年不做壞事了。」

「妳沒有騙我?」

「難道要我發誓不成?」

金燕姑喜叫道：「姐姐！」

于琴道：「我的好妹妹，妳跟姐姐一樣，却是無家可歸的人，我們以後可以相依爲命了。」

韓飛見她們化敵爲友，又知于琴早已改邪歸正，甚是高興，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在萬里殲仇的途程中，可以減去了很多顧慮，最起碼他們已不再怕唐門的毒功了，忙走上前去祝賀。

于琴道：「天色已晚了，我們得急趕一程，那方明精滑無比，不要再讓他走脫了。」

三人一同回到林中小道，向下趕去，此時已經是初更時分了。

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

這是一家鄉村的鷄毛店，七八間小茅屋，大門外掛着一盞燈籠，上寫平安店三個大字。

平安！是個好名詞，出外的人誰不希望平安?

是三更時分了，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天！黑得很，祇有微微的風在吹着，仲夏月，使人有涼爽的感覺。

店外來了三個人，一個是俏書生韓飛，一個是金燕姑，另一個當然就是黑手紅衣于琴了，此際店中竄出個黑衣矮小的漢子，衝着于琴行了一禮說：「師父！那賊子已在兩個時辰前離開了。」

于琴聽得一愣，問道：「是向那個方向?」

黑衣人道：「常州！」

「這店裏準備好了麼?」

「早就準備好了，就等妳老來住。」

于琴向韓飛道：「這是小徒紀忠。」又向紀忠道：「快見過韓大俠及金姑娘，金姑娘是我新認的妹子，以後大家要多多照應。」

紀忠忙見了禮，又說：「師父，妳老就在此地住宿，我要趕向下站了。」

于琴一點頭，紀忠已如飛而走，于琴向韓飛道：「韓大俠，時候不早，我們先歇一夜再說。」

三人走入店中，店家正在裏面等着，桌上擺好了酒菜，于琴讓二人落座，三人同飲了一杯酒，吃了些食物，便各自休息，于琴與金燕姑同住一房，韓飛一人獨住一間，這一覺直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身，店家已準備好洗臉水及早餐。

江湖人物不像世俗人那樣好修飾，他們怱怱梳洗完畢，吃了早餐，隨即付賬上路，這是一個好天氣，太陽出得高高的，雖然尙在辰末巳初時分，已令人有炎熱的感覺。

金燕姑現在與于琴相處得極爲投契，韓飛倒落得清閒自在，他老遠從濟南跑到江南來，就是要爲隺雲娘報父之仇，也可以說是爲他未來的岳父報仇，因他早經決定，待報了仇之後，便替雲娘贖身，然後偕隱山林，不再出世。

隺雲娘的父親叫隺炎，性急如火，却爲官清正，因爲一件盜案，殺了四川唐門的兩個三代弟子，這兩人也是毒郎君方明的徒弟，方明爲徒報仇，毒死了隺炎全家，那時雲娘被奶娘帶出玩耍，而避過一刧，在雲娘十六歲那年，奶娘因操勞過度，與世長辭，雲娘賣身葬母，而淪入勾欄，在彩鳳樓中落籍，後來遇上了韓飛，互通欵曲，經韓飛多方打聽，知她全家是被唐門中二代弟子毒郎君方明所害，因此他下定決心，要替隺雲娘報仇，可是他的心跡，並未讓雲娘知道，這次來到江南，雲娘祇道他是爲了追踪，並不知他是爲了報仇之事。

韓飛本是個正派人物，當然不會涉足花叢中去認識隺雲娘，那祇是在偶然的場合中認識，當他知道雲娘的身世之後，才有了相惜之情，而長相過從，因同情而產生愛意，本來人世間有很多的愛情都是建築在同情上面，情之一字，幻化莫測，歷古以來多少大英雄大豪傑，皆無法去捉摸它，控制它，甚至避開它，何況韓飛年屆中年，尙是孤家寡人一個。

金燕姑與于琴談得甚是投契，猛一回頭，見韓飛低着頭跟在後面，嫣然一笑道：「韓大哥，你在想什麼心事?」

韓飛正在沉思，聞言一愣說：「我！我沒有想什麼呀?」

于琴一笑道：「妳韓大哥是在想心上人。」

金燕姑道：「韓大哥有心上人?姐姐，妳知道?」

「當然知道，妳韓大哥的心上人不但是官宦之女，而且風華絕代更具才名。」

金燕姑聽得極不是味道，轉頭問道：「韓大哥，是麼?」

韓飛乾咳一聲道：「前輩知道的事情的確不少，讓人無所迴避。」

于琴笑道：「嘆因緣，難久待，春曉一別何時再，今夜雖相逢，明晨兩丟開，時光留不住，但願重來，但願重來。」

這正是韓飛與崔雲娘在濟南大名湖惜別時，崔雲娘所唱的歌詞，韓飛聽得面上有些發燒，但內心却甜甜的。

于琴雖然早已改邪歸正，但她那舉止動作仍然是有些邪裏邪氣的。

金燕娘問道：「姐姐，妳說什麼?」

于琴嘆道：「情之一字，害人非淺，姐姐一生，就毀在這個情字上面，妳何必問那麼多，青春少女，情竇初開，小心啊！小心啊！」

她這幾句話，盡含禪機，可惜金燕姑聽不懂，祇是將小嘴巴一噘，跑到前面去了。

人世間有了男女也就有了情，有了情也就有了恨，有了怨，有了怨恨也就有了仇，人間的仇恨大半皆出自財與色，明知如此，但人人皆喜歡向財色中鑽，這是天道的網羅，自然的幻化，然而又有幾個人能脫出這網羅，離開這幻化?

天色已近中午了，太陽頂得高高的，金芒從很高的地方洒射下來，熱得人流汗，金燕姑走了一陣，覺得有些口渴，她正想前去喝杯熱茶解渴，忽又想起于琴不在身邊，怕茶中有毒，便在官道邊的一棵大樹下坐了下來，不多久于琴與韓飛已然趕到。

賣茶的一見于琴便自動走上在她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于琴冷哼了一聲說：「知道了。」她又轉頭向金燕姑韓飛笑道：「放心，這茶沒有毒，來喝一杯解渴，我們還要趕路呢。」

三人各喝了一杯茶，便又冒着大太陽向常州方向行去，這一路上于琴再未和他二人說話，領先急馳，不到兩個時辰，已下去了六十七里，前面抵達一座村落，約有數十戶人家，家家炊烟縷縷，原來已是黃昏時分了。

于琴當先進入村落，此際，一個黑衣漢子已走了過來，此人正是于琴的徒弟紀忠。

于琴道：「怎麼樣?」

紀忠道：「師父可在村南小店進食，然後向南行數里左右有一所關帝廟，可在那裏休息，四更起程，天亮前後可以趕到周家莊。」

于琴道：「那賊子的消息?」

紀忠道：「仍在向常州的路上，未見他落脚，故無法確定他今夜宿在那裏，我這就趕往前站，一有消息，馬上派人到關帝廟通知師父。」

于琴點頭道：「我知道了，你一路上多加小心。」

紀忠應聲而走，于琴招呼兩人同往村南，果見一家小小的飲食店，房子全是用茅草搭成，有一個店夥在招呼着，一見三人走來，忙說：「三位快請裏面坐，酒菜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

金燕姑妙目一掃，果見左側桌上擺好了四菜一湯，兩壺酒，不覺大喜說：「已經好幾天沒有吃痛快了，今天可得好好的吃上一頓。」

于琴笑道：「江湖生涯原本如此，久了妳也就習慣了。」

韓飛也不客氣，打橫坐下，于琴坐在上首，金燕姑坐對面，這些酒菜是于琴的打前站的人安排好了的，當無問題，金燕姑舉起筷子便拈了一塊鷄肉，正要向嘴邊送，于琴忽然叫了一聲：「慢着！」

金燕姑早已被毒驚破了胆，聞言趕快將筷子放下，目注于琴。

于琴向那塊鷄肉看了一眼，旋叫道：「店家！」

店夥忙跑過來說：「姑娘有何吩咐？」于琴雖有五十上下，因吃了一棵三百年以上的何首烏，是以看來仍是十八九歲的樣子。

于琴道：「這菜是誰做的？」

「是我們店東親自下厨做的。」

「你去叫他來。」

店夥應聲而去，半晌方跑來說：「姑娘，我們店東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于琴面色一肅怒道：「瞎了眼的狗東西，竟敢在老祖宗面前弄鬼，想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店夥不知何故，忙道：「姑娘！小店有什麼不週到的地方，妳請說明，我們也好改進。」

于琴道：「這不關你的事！」她邊講間，向四週一瞄，見靠窗口的桌子上坐着一個獐頭鼠目的中年人，正在獨自飲酒，于琴大喝一聲，身形快如閃電，已竄到那中年人的身後，一把扣住他腕脈，冷笑道：「老祖宗已好多年沒有殺人了，今天又得要開殺戒。」

那中年人面色大變，强作鎭靜的道：「你這女子眞如此無禮，我飲我的酒，妳吃妳的飯，咱們八輩子也拉不上一點關係，幹嘛要打擾別人的酒興。」

于琴冷笑道：「要吃酒老祖宗請客，我那邊不但有酒，而且還有菜。」

中年人道：「我憑什麼要讓妳請，妳又不是我渾家小姨子。」

于琴大怒，拍地一聲摑了他一記耳光，然後如抓小孩一般，將他抓到自己桌邊喝道：「你吃不吃？」

中年人面如土色說：「我不吃！」

于琴冷笑道：「不吃也可以，你說說是誰叫你來下毒的？」

中年人叫道：「下什麼毒？妳這瘋女人在胡說八道。」

于琴向金燕姑道：「妹妹將那塊鷄肉夾在他嘴裏。」

金燕姑觀顏察色，已確知道酒菜中有毒，忙用筷子將鷄肉夾起，那中年人大叫：「不要！不要！我說就是了。」

于琴冷笑道：「怕你不說，是什麼人叫你來的。」

「方太師叔！」

「他在什麼地方？」

「往常州去了。」

「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叫馬鵬。」

「那店東與你是什麼稱呼？」

「師兄弟。」

「我有一個從人在此，現在他到那去了？」

「死了，是店東毒死的！」

「你們這一路人派了幾多暗卡？」

「二十四個。」

「該死的東西！」于琴倒了一杯酒，硬行灌入他的口中，不一會工夫，那馬鵬已面泛青紫，絕氣而亡。

店夥見狀大驚說：「姑娘饒命，這毒不是我下的！」

于琴道：「我知道不是你下的，趕快給我們重新準備酒菜，如沾上一點點毒氣，小心你的腦袋。」

店夥應着去了，金燕姑連叫：「好險！好險！若不是跟姐姐在一起，恐怕此時已過了奈何橋了。」

于琴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籌劃得這樣嚴密，仍留給敵人可趁之機，以後千萬要小心，在我未動筷子以前，你們誰也不必動，以免上當。」

韓飛此時才道：「如此一躭擱，我們的行程又要慢了。」

于琴嘆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一會工夫，夥計已將酒菜端來，于琴先倒了一杯酒觀察一下，然後用筷子在各菜盤中翻了幾翻，微笑說：「現在可以吃了。」

金燕姑這時才放心大胆的狼吞虎嚥，韓飛邊吃邊道：「我有一事未明，想請教前輩。」

于琴吃了一杯酒道：「請說！」

韓飛道：「于前輩怎知酒菜中有毒，又怎知那毒是馬鵬放的？」

于琴道：「這道理很簡單，我們用毒用慣了，養成了一種嗅毒的本領，不管是酒菜中有毒或是身上藏着毒，都可以嗅得出來。」

金燕姑連吃了三大杯酒，兩小碗飯，此時方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子。」

于琴道：「當然自己的感應也有關係，我自從離開唐門以後，便潛隱終南山苦修密煉，養成了一種感應力，要不是爲情所困，我目下的成就不止於此了。」

韓飛道：「寧靜可以致遠，至誠可以前知，這是必然之理，前輩能在心情極不安定的狀況下修到這種程度，也是難能可貴了。」

金燕姑笑道：「怎麼修法，姐姐教教我。」

于琴道：「妳能修道，姐姐高興得很，怎能不教妳。」

金燕姑說：「謝啦……」

三人忽忽吃畢，便出了南村，此時天色已黑，行了四五里路，果然見一座破舊的關帝廟，已年久失修，山門破爛不堪。

于琴噓了一聲，示意兩個人停止前進，自己一個旱地拔葱，身形輕輕飄高，臨空五六丈，向那關帝廟的屋頂上落去，她起落之間，不但身形迅疾而美妙且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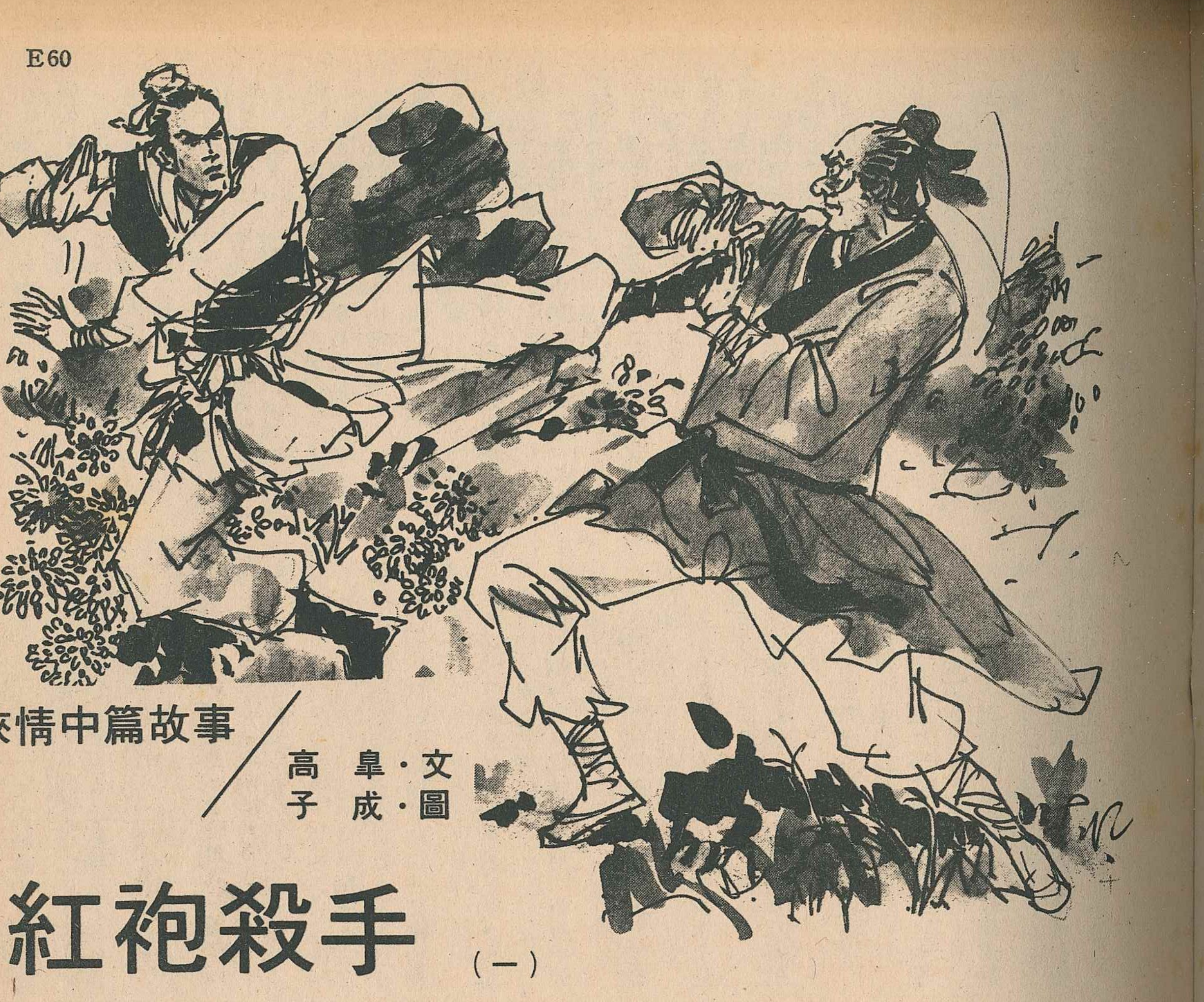
于琴上了關帝廟頂，飄目之間，已看出這關帝廟是一座三合頭小院，兩面是偏房，當中是正殿，一道圍牆圍住了開口處，變成了四合形式，她伏身在屋頂上向下觀察半晌，一片悄然，隨即翻身落入天井，幌亮了火摺子走入大殿，因年久無人居住，大殿上已經是蛛網塵封，再向兩邊偏房一看，裏面全是堆的雜物，亦無人來過的跡象。

于琴這才放心，開了廟門，招呼兩人進廟，韓飛燃亮了半截舊燭，金燕姑用亂草將地面鋪起，三人貼地而坐，閉目養神，此時已經是初更時分了。忽聽廟外傳來一陣脚步聲。

韓飛身形一動，于琴悄聲道：「沉住氣，看看來的是什麼人。」邊講間飛指一彈，將桌案上的殘燭撲滅，來人已至廟門外，輕輕用指彈了三下。

于琴沉聲道：「進來！」

（以下轉入第97頁）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紅袍殺手（一）

家園成灰燼

他是一個二十不到的青衫少年，長相與氣度全都十分突出。

此時夜雨淒迷，寒風若剪，他却在山巒之間孤獨的奔走着。

× × ×

太白山是秦中三大名山之一，山勢廣大高寒，常人登涉十分不易，青衫少年却在那勢逼霄漢的峯巒之間奔走，像是在尋找什麼似的。

他的確是在尋找，只是兩年浪跡江湖，他依然毫無所獲。

這回來到太白，他已經找了十日，弄得飢疲交迫，還是一個失望。

× × ×

夜色更深沉了，但狂風驟雨還在繼續着。

一個飢疲交迫之人，是很難抗拒這無情的風雨，與高山嚴寒的，除非他能够找到一個躲避風雨之處，他只怕無力再撐支下去了。

最後他終於可以找到一個躲避風雨的山洞，就毫不猶疑的一步跨了進去。

荒山野洞，實藏龍蛇，雖可聊避風雨，說不定會碰到更大的危機。

他明白這些，但他雙脚挪移，如舉千鈞，就算當眞有危險，他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走進山洞，他就順着洞壁睡了下去，片刻之間就已進入夢鄉。

約莫頓飯時間，他被一種異聲的驚醒

少主變孤兒

，急忙身形一挺坐了起來。

此時夜雨已停，朦朧的月色投在山林之中，但見暗香疏影，景物美麗已極。

只是洞中還是十分幽暗，他無法弄清楚存身之處任何景像及事物，唯一的發現，是一對陰森森的目光。

那目光陰森碧綠，簡直像獸目那般可怕。

在荒山野洞，人跡罕見之處，忽然發現如此可怕的目光，任是何等豪勇之人，也難免會心生寒意而失聲呼叫的。

他只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孩子，自然會感到害怕，但他沒有呼叫，却冷靜的向那對目光瞧看着。

由於光綫太過昏暗，他瞧不出它是人是獸，只覺得它好像懸在空中的兩盞怪燈，實在恐怖已極。

如果那目光是一頭野獸，或是一個惡人，形勢雖然險惡，他還可以放手一拚。如若那是鬼魅，或是山精木客，那就糟了，妖魅鬼怪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

不管怎樣，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既然碰上了就得划出去。

他暗凝功力，準備應變，但，除了山林中偶爾响起一股扣人心弦的異聲，那目光並未向他展開攻擊。

月影在逐漸移動，山洞映上了一層迷濛的銀輝，光綫雖是不強，洞中景物却已依稀可辨。

他總算瞧明白那對陰森碧綠的目光了

，敢情只是鑲在劍把上面的兩顆珠子。

劍把上鑲着兩顆光彩奪目的明珠，這柄劍必然不是凡物。

這只是他的猜忖，因爲寶劍插在劍鞘之內，他是憑劍把而斷定它的價值的，不過這種猜忖不會太過離譜。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名貴的寶劍，何以會在這人烟罕見的山洞之內？

他的目光再往下瞧去，終於找到答案了。

寶劍是插在一人多高的石隙之中，劍身之上還掛着一個小小的包裹。

往下依着洞壁，却是一堆森森白骨。

白骨自然是寶劍的主人了，此人客死異鄉，暴屍野洞，境遇之慘，不得不使人生出同情之心。

瞧完了這些，他的心中釋然了，因爲此地既無野獸，也沒有鬼物。

只不過一股好奇之心，却由內心昇了起來。

這堆白骨是什麼人？

他爲何死在這山洞之內？

他的衣衫血肉已經化盡，死去必是經過不少時日了，但那寶劍上所掛的小小包裹，爲什麼沒有腐蝕？

好奇之心人人都有，少年人似乎更强三分。

他想解開謎底，但能够解開這些謎底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寶劍上所掛的小小包裹。

於是他緩緩立起，向那枯骨抱拳一揖道：「晚輩爲了好奇，想瞧瞧前輩的遺物，冒昧之處請前輩不要見怪。」

他向枯骨祝告之後，立即伸手摘下掛在劍鞘上的小包，入手沉緬緬的，好像除了衣衫之外還有什麼別的。

包裹是橙黃色的，非絲非布，韌性極强，他却瞧不出是什麼做的。

解開了包裹，觸目的是一塊寫着字跡的白布，這塊白布好像是由衣襟上撕下來的。

字跡呈深暗色，瞧不出是用什麼寫上去的。

它的內容是：「老夫身中劇毒，來日無多，特將玉篁飛羽留贈有緣，閣下他日行道江湖，如遇紅巾請善待之，紅袍于逸夫留。」

于逸夫，他不知道是何許人物，但那紅袍二字却使他心頭一震。

據江湖傳言，武林之中有一個殺手世家，他們以代客殺人爲業。

沒有人知道殺手世家座落何處，自然更沒有人認識那些殺手了。

人們知道的只有一點，那些殺手全是身着紅袍。

莫非這位紅袍于逸夫就是名震江湖的紅袍殺手？

殺手世家的紅袍殺手究竟有多少？

他們是男還是女的？

這兩項問題，你縱然走遍天下，也沒有人能够回答。

有一樣人們是可以肯定的，紅袍殺手功力之高，普天之下無人能及。

因爲他們從未失手過，只要是他們要殺的，沒有人能够逃得活命。

想不到這位迷失荒山的少年，居然有如此巧遇，他居然遇到一位紅袍殺手！

當然，紅袍于逸夫不過是一堆枯骨，就算他當眞是紅袍殺手，這也沒有什麼稀罕。

不過他的收穫還是驚人，因爲他獲得了紅袍殺手的遺物。

他瞧過留字之後，再將目光投向包裹之內。

裏面赫然是一件紅袍，還有金錠及銀兩，這就難怪包裹會如此重了。

金銀是生活所必須，這項意外之財，使他大感興趣。

其實他最感興趣的還是一本薄薄的絹册，封面龍飛鳳舞，寫着「飛羽秘笈」四個狂草。

飛羽秘笈是什麼武功，他不知道，但他相信必然是一種獨步江湖的絕代奇學。

他出身在武林世家，對武學自然有一種偏愛，不管飛羽秘笈記載的是什麼，他已急急的瞧看下去。

它的內容共分四章，那是內功、輕功、刀法、掌法。

× × ×

洞內的光綫暗而復明，明而復暗，如此週而復始，一幌就是三天。

他忘了飢餓，忘了疲乏，以全副精力，投進那本飛羽秘笈之中。

直到第四天的晌午，他才找了一些黃精、山果來充飢，然後將那堆枯骨埋了起來。

一抔黃土，三尺孤墓，雖說死者已矣，這景象還是凄凉的。

他在墓前立了一方石碑，上面刻着「紅袍于逸夫之墓，晚藍也白敬立。」

原來他名叫藍也白，是當代武林名門藍家堡的少堡主，但這位少堡主何以會落得這般景況？

雖然天有陰暗，月有盈虧，如是名滿江湖的藍家堡會於一夜之間冰消瓦解，這不只是聳人聽聞，而且使人難以相信。

藍家堡主藍天，暨夫人白雲姑，功力通玄，名噪武林，在江湖上有「藍天白雲，武林長城。」之美譽。

藍家堡的人數不算多，除了他們夫婦及一個獨子藍也白，就只有四大門徒及十二劍士了。

不過，這般人全都身負絕學，縱然是一個劍士，在江湖道上也會受到人們的尊敬。

誰知兩年前的一個夜晚，藍家堡忽然遭到橫禍，當時藍也白趕赴泰岳，探望他的師父「掛單老人」去了，及返抵家門，他這位人人羨慕的少堡主就變做一個孤兒了。

一場大火將藍家堡燒得片瓦不存，他的家人也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祇是在那灰燼之中只找到五具屍體，經他仔細查看，發現都是僕婦用人。

那麼他爹娘呢？

四位師兄及十二劍士呢？

難道他們是被人綁架不成？

在當今武林之中，能够勝過他們的不能說沒有，要是將藍家堡的精英一古腦活活生生的綁架，只怕找不出一個令人相信的人。

但，他們呢？莫非自相殘殺，毀了藍家堡再逃往別處，他爹娘追下去了不成？

不管怎樣，這般人久走江湖，人人皆知，無論他們走到何處，只要問一下就會明白。

於是他就孤零零的踏上江湖，走南闖北，逢人就問，結果只是失望二字。

兩年了，春去秋來，藍也白仍不能找出他爹娘的任何蛛絲馬跡。

這趟太白之行，他還是一個失望，但在失望之中却意外的獲得這項武林絕學。

飛羽秘笈的內功別走蹊徑，能够使習武者在極短時間達到某一境地，藍氏門下所習是上乘內功心法，因而飛羽內功對他帮助不大。

只是那輕功，刀法，及掌法，却是武林絕响，習得任何一項，都可名震武林。

他不眠不休的硏習着，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終於習會了這幾項武林絕响。

現在他才明白紅袍殺手何以會縱橫江湖，人人畏懼，如果紅袍于逸夫當眞是紅袍殺手，他那飛羽七殺刀法，的確已窮盡天下的奧秘。

祇不過飛羽七殺刀太過霸道，只要一刀揮出，必然會五步橫屍，藍也白雖是習會了此項武功，却不想輕易使用。

至於石隙上揷的那把寶劍，自然是刀非劍了，只是這把刀却也十分突出。

它的確是一把飛刀，因爲它只有一面刀口，但它非鋼非鐵，竟是一把竹刀。

自然，一個武功絕頂的高手，摘葉飛花均可傷人，這把竹刀不也可以當做殺人的工具？

但既是絕頂高人，又何須使用工具？

藍也白雖是這般想法，却沒有拋棄這把竹刀，因爲刀把雕刻精細，還有兩顆光彩奪目的寶珠，丟掉了未免可惜。

不過他還是毁掉了一樣東西，那就是飛羽秘笈。

因爲它的刀法掌法全都十分毒惡，讓它流入江湖，會爲人類帶來無窮的刼難。

於是他揹着那柄玉篁竹刀，在于逸夫墓前拜了三拜，然後走下太白再入江湖。

× × ×

三橋是西安以西的一個鎭集，位於漢代故城未央宮，建章宮，及秦代阿房宮之間。

它雖然只是一個鎭集，但名勝古蹟之多，再沒有第二個鎭集能够與它相比。

因而騷人墨客，以及懷思古幽情的人們，都來到這兒憑弔。

三橋鎭也就繁榮起來了，旅遊業自然成了各項商業的翹楚。

這天晌午時分，藍也白也來到三橋鎭，他沒有心情憑弔古蹟，只是經過三橋，想在此地打個尖罷了。

他走進一間餐館，要來飯菜就獨自吃喝起來，他剛剛扒完最後一口飯，身邊忽然有人打了一個哈哈。

「朋友，咱們好像在那兒見過？」

話說的是一個三十上下的漢子，濃眉暴眼，一臉橫肉，一隻鷹鈎鼻子，比常人要長過一寸，此人的面相十分好記，但藍也白盡力回憶，却想不出他是何方神聖。

「咱們素昧生平，閣下只怕是認錯人了。」

藍也白對此人毫無好感，因而話也說得頗爲生硬，誰知他絲毫不以爲侮，再度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朋友何必見外？」

藍也白不願跟他糾纏，叫店小二結了賬，自己邁開大步，向着店外奔去。

他剛剛跨出店門，忽然脚下一窒。

他似乎感到少了一點什麼，及反臂向肩頭一摸，不由面色一變。

他的確少了一件東西，那是由太白山巧獲的玉篁竹刀。

一把竹刀，原也算不了什麼，刀把上的珠子雖然名貴，但他並非愛財之人，如果有朋友向他要求這把竹刀，他會毫不吝惜送給朋友的。

只是現在是騙，是偸，別人以卑鄙的手段使他失去竹刀，他就有點不甘心了。

那麼是誰如此高明，能够偸去他肩頭的竹刀，而能使他毫無所覺？

自然，嫌疑最大的是那位鷹鈎鼻子，他無緣無故前來攀談，就是要分散藍也白的注意，好讓他的同伴下手。

這是藍也白的猜忖，這項猜忖的可能性必然十分之高。

果然，當他轉一轉身，舉目一瞥之際，發現一條人影向店後一閃而沒，那人的手中正是拿着他那把竹刀。

「好賊子，你跟我站着。」

他口中在叱喝，行動也不慢，脚下輕輕一點，就向店後急撲。

「慢點，朋友，後面有位女眷，你怎能隨便亂闖！」

有人攔住去路，他不得不停止下來，及目光一瞥來人，竟是那位鷹鈎鼻子。

這一下可勾起他的怒火了，口中嘿了一聲道：「好得很，尊駕這一手够高，可惜你還是犯了一項錯誤！」

鷹鈎鼻子道：「你在說些什麼？我不懂。」

藍也白道：「不要裝了，閣下，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們旣敢在衆目睽睽之下偸東西，就應該有種承認。」

鷹鈎鼻子哈哈一陣狂笑道：「偸？這話說得太難聽了，你不打聽打聽，大爺是何等人物！」

藍也白道：「哦，閣下必然是一位高人了，說出來讓在下長點見識。」

鷹鈎鼻子道：「鐵鷹伍隆，追魂令東方老爺子的寄名弟子，這塊招牌够硬吧？朋友。」

藍也白道：「洗劍莊東方英武的門下？這塊招牌的確够硬，不過閣下與同伴聯手當衆偸竊，名滿武林的洗劍莊，如何會有閣下這種敗類！」

鐵鷹伍隆面色一寒道：「你竟敢侮辱洗劍莊？伍大爺如若不給你一點敎訓，你當眞不知道什麼叫天高地厚了。」

藍也白道：「慢來，姓伍的，拳脚無眼，在下不想跟你打架。」

鐵鷹伍隆冷冷道：「侮辱洗劍莊的，就得接受懲罰，你不想出手大爺也不會饒你。」

藍也白長長一吁道：「旣然如此，閣下就請賜招吧。」

鐵鷹伍隆不再答話，右臂忽然一吐，一掌拍了出來。

這一掌急如閃電，掌勢才吐，勁力已

壓胸而至。

洗劍莊名噪武林，盛名並非虛致，東方英武的一個寄名弟子，一身修爲竟如此不凡！

藍也白雖是心頭暗懍，但還不至將鐵鷹伍隆放在心上，他身形不動，卓立如山，只是微微向後一仰，就將那股剛猛的掌力讓了過去。

鐵鷹伍隆哼了一聲，足尖一點，彈身急進，雙掌一分一合，以鋼鈎似的十指，向藍也白左右雙脇插去。

這一招使得毒惡以極，彼此無怨無仇，他竟想奪去藍也白的生命。

藍也白無心傷人，但鐵鷹伍隆實在太快，快得使他連閃避也有困難。

在千鈞一髮之中，他只得就原式向後一側，同時一脚蹬了出去。

這一脚倒也恰到好處，正好迎着鐵鷹伍隆的胸膛。

噗的一聲，伍隆飛了起來，接着吧的一响，他已摔到一丈以外。

這一下姓伍的可有得受了，雖是沒有當場斃命，却已身受重傷，口中哇的一聲，接連噴出幾口鮮血。

藍也白向他投下歉意的一瞥，然後翻身一躍，逕向店後追去。

他似乎沒有作太多的躭擱，却失去那人的踪跡，及後返回飯店，連身負重傷的鐵鷹伍隆也不見了。

他呆了一呆，向躲在一邊的店小二道：「伙記！姓伍的呢？他到那兒去了？」

店小二搖搖道：「不知道。」

藍也白道：「洗劍莊你總該知道？由這兒去怎麼個走法？」

店小二道：「不知道。」

藍也白一怔道：「什麼，洗劍莊你也不知道？」

店小二搖搖頭，逕自走了開去。

洗劍莊名滿江湖，只要是在外面混的，不可能不知道洗劍莊，於是他向掌櫃的道：「請問，到洗劍莊如何走法？」

掌櫃的道：「咱們的確不知道洗劍莊，客官不妨到別處問問。」

這就怪了，開店的眼皮子最雜，接觸的人最多，他們居然不知道洗劍莊，這豈不是一樁怪事！

年青人就是喜歡怪，既然碰到怪事，別人縱然不說，他也要挖根究底，弄他一個明白不可。

因而他擰轉身形，向店裏的食客一個個的打量。

其實當他們搏鬥之際，食客已經走了不少，再加上他一查問，又匆匆走了一批，現在偌大的一個食堂，就只剩下三個人了。

一個年逾五旬的灰衣老者。

一個一身翠綠的二八佳人。

還有個就是他，連他在內只有三人。

要查問洗劍莊，那一老一少必非對象，江湖上的事他們怎會明白？

因此他收回目光，緩緩向店外走去。

「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玉篁竹刀雖然名貴，總比丟了性命的好！」

藍也白原已跨出了店門，這幾句入耳驚心的言語，又將他拉了回來。

「老人家，晚輩有禮了。」

他向灰衣老者抱拳一揖，神態之間顯得十分恭敬。誰知這位灰衣老者却兩眼一翻，現出一臉詫異之色道：「啊，小哥兒，你要做什麼？」

藍也白道：「適才多蒙指教，晚輩特來表示一點謝意。」

灰衣老者道：「你弄錯了吧？小哥兒，老夫幾時指教你了？」

藍也白一呆道：「怎麼，適才蟻語傳音不是前輩所發？」

灰衣老者滿臉茫然之色道：「你在說些什麼？一語傳音？老夫聽不懂。」

藍也白略作沉吟，忽然淡淡一笑道：「貪心怕死，人之常情，不過一個行將就木之人也會怕死，這才當眞是件怪事。」

灰衣老者面色一變道：「小哥兒！你在辱罵老夫？」

藍也白道：「老人家不要誤會，晚輩只是隨便說說，告辭。」

別人既然裝獃裝傻，他如何還能談得下去？爲了避免尷尬，只好轉身一走。

他走出店門不及十丈，一陣雜遝之聲忽然由身後傳來。

「朋友！請慢走一步。」

他停下脚步，轉身一瞧，三名長相獰惡的大漢，正一排站在他的身前。

「你們是在叫我？」

「不錯。」

「三位有什麼指教？」

「鐵鷹伍隆是你打的？」

「各位原是找碴來的，不錯，在下是打了鐵鷹伍隆，只是錯不在我。」

「很好，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咱們兄弟只好侍候侍候閣下了。」

「別忙，朋友，你們是洗劍莊的？」

「唔，閣下倒還有點見識。」

「朋友知道在下與伍隆爲什麼引起打鬥麼？」

「咱們不知道，上。」

敢情洗劍莊全是不講理的傢伙，勿怪鎮上的人畏之如虎，不敢告訴洗劍莊的眞像了。

現在這三人既是送上門來，藍也白怎能輕輕放過。

這三人每人一柄長刀，一招出手，三刀連施，不只是功力頗高，聯手合擊之術，也配合得天衣無縫。

藍也白赤手空拳，自然不敢跟鋼刀硬碰，只得乘虛蹈隙，在刀光之中遊走。

一幌十餘招，這三人雖是佔盡了上風，但說什麼也傷不到藍也白，每次刀鋒貼身而過，就是差了那麼一點點距離。

藍也白在閃避之中嘆息一聲道：「該住手了，朋友，咱們沒有深仇大怨，難道非將在下擺倒不可？」

他說對了，這三人的確存心要他的小命，洗劍莊可以殺人，他們的人決不能被打。

藍也白終於明白了，眉梢眼角不由湧起一片殺機。

當三把長刀再度攻來之際，他忽然伸手向刀光之中一撈。

接着刀光連續閃了三次，鬥場也連續响起三聲慘嚎，搏鬥結束了，街道之上却已留下三條血淋淋的手臂。

這三條臂膀自然是洗劍門下的了，因

爲藍也白正完完整整的立在那兒。

他手中把玩着一把奪來的長刀，刀鋒之上還留着一些血跡。

殺機還在他目光之中流轉，適才像兇神一般的三條大漢，此時已然面無人色。

他們每人失去一條手臂，自然狠不起來了，而且，只要藍也白要他們死，明年今日就是他們的忌辰！

藍也白雙目的煞光收斂了，因爲他原本不是一個嗜殺之人。

一聲輕嘆，多少還帶着一點歉意的道：「你們苦苦相逼，這可不能怪我！」

三名大漢中身着黑色勁裝，年齡較長的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不要得意，小子，洗劍莊從不放過一個仇人，天下雖大，閣下只怕很難找到容身之處了！」

黑衣大漢說的是實話，祇不過這幾句實話却又勾起了藍也白的殺機！

他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原有一肚子積憤無處發洩，平時他雖是極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但別人硬要惹他，這就怪他不得了。

於是他目光中的殺機再度昇起，長刀也緩緩遞出，只要他順手一揮，必然會寫下一幅慘不忍睹的畫面。

忽然……

「朋友！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既已斬掉他們一條手臂，何苦還要斬盡殺絕！」

瞧熱鬧的十分之多，但仗義執言的却是一個要飯的化子。

噹的一聲，藍也白將長刀擲在地上，然後向要飯的雙拳一抱說道：「承教，告辭。」

他只是向要飯的瞧了一眼，說了四個字，身形一轉，逕向官道上馳去。

此地距西安府不遠，趕到府城投宿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他馳出不及二里，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呼喚。

「公子……公子……等一等……」

好像是那位要飯的化子，脚步一收，他停了下來。

不錯，來人果然是那位要飯的。

「公子！你要是再不停止，非跑掉我這條老命不可！」

要飯的喘着氣，揉着胸口，雖是有點疲累，還是在向藍也白斷斷續續的敍述。

藍也白瞧瞧這位化子，見他最多不會超過二十，說起話來居然老氣橫秋，倒也頗爲風趣。

於是微微一笑道：「怎麼，有事？」

要飯的道：「沒……沒事，我只是有點奇怪而已。」

藍也白道：「你有點奇怪？我不懂你的意思。」

要飯的道：「洗劍莊偷了你的東西，你却一逕奔向府城，好像丟了就算了，這還能不算奇怪？」

藍也白哦了一聲道：「爲了區區一把竹刀，我已經傷了他們一大堆人，所以我不想要了。」

要飯的雙目大張，不勝詫異的道：「甚麼，區區一把竹刀？喂，公子，武林中人人想要的寶刀，你竟然不想要了，當眞大方得很！」

藍也白一怔道：「你說它是武林中人人想要的寶刀？莫非就爲了刀把上的兩顆珠子？」

要飯的退後一步，向他上上下下打量一陣道：「我知道了，這把玉篁竹刀你必然是撿來的。」

藍也白道：「差不多。」

要飯的道：「公子！就算是撿來的，你已經是玉篁竹刀的主人了，它眞正的價值我也說不上來，不過決不是爲了那兩顆珠子。」

要飯的這麼一說，倒也引起了藍也白的興趣，不由追問道：「你對玉篁竹刀知道多少？」

要飯的說道：「不多，第一，玉篁竹刀堅逾金鋼，任何寶刀寶劍都傷它不得，第二，它關係着某一神秘的門派，擁有玉篁竹刀之人，在江湖上就會具有某一種權威。」

藍也白啊了一聲，說道：「這就是那般人爲什麼要搶奪它的理由了，但洗劍莊名震江湖，既已被他們搶去，如何能要得回來？」

要飯的道：「不要氣餒，公子，單憑你適才那幾招刀法，就可以擺平洗劍山莊，祇不過他們人多勢衆，咱們得想一個法子。」

藍也白道：「哦，有什麼法子？你說吧。」

要飯的沉吟半晌，忽然啊了一聲道：「有了，咱們給他來個公開挑戰。」

藍也白道：「怎樣公開挑戰？」

要飯的道：「公開挑戰就是一對一，洗劍莊人手再多，他們當着衆人就不敢倚多爲勝了。」

藍也白道：「好辦法，只是……」

要飯的道：「別担心，我會替你安排的，由此地往北約莫一里多路有一座破廟，你先去那兒等我。」

語音一落，返身急馳，向着鎭集狂奔而去。

藍也白呆了一呆，忍不住苦澀的一笑道：「人生的際遇，實在不可測忖，太白山巧獲竹刀，竟惹來如此多的變故，今後是禍是福，更是難以想像了。」

現在他別無選擇，只得聽從要飯的，找到破廟，等他回來再說。

約莫盞茶時分，要飯的已經回到破廟，他帶回來一包食物及文房四寶，衝着藍也白一笑道：「這兒是我的別墅，你看如何？」

藍也白道：「不錯嘛，闖江湖隨遇而安，能有一個棲身之處就算不錯了。」

要飯的將文房四寶交給他道：「寫吧，趁天還沒黑，我替你送去。」

藍也白接過文房四寶，問道：「如何寫法？」

要飯的喲了一聲道：「你是怎麼啦？公子，如此簡單的事你倒爲難起來了！」

藍也白道：「這沒有甚麼，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約鬥的書束，我從來沒有寫過。」

要飯的道：「你就說洗劍莊偷了你的玉篁竹刀，指名向追魂令東方英武挑戰就是。」

藍也白道：「時間地點呢？」

要飯的道：「明天午時，就在這兒如

何？」

藍也白道：「好吧。」

他寫好了挑戰書交給要飯的道：「你瞧瞧，看有什麼不妥之處？」

要飯的道：「很好，你餓了就吃飯吧，我去去就來。」

藍也白道：「哎，慢點，你這麼帮我，我却連你的姓名都不知道，實在失禮得很。」

要飯的道：「我姓葛名愚，愚蠢的愚，其實我也沒有問你，你何須不安。」

藍也白道：「原來是葛兄弟，我叫藍也白，洗劍莊不好惹，你可得當心點。」

葛愚一笑道：「放心吧，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不會有危險的。」

語音一落，彈身而起，眨眼之間已去得踪影全無。

藍也白道：「好快的身法，這位葛兄弟敢情不是常人。」

約莫一個時辰後，葛愚已回到破廟，藍也白迎着道：「葛兄弟，辛苦你了。」

葛愚道：「往返不過二十幾里，有什麼好辛苦的？你還沒有吃飯？」

藍也白說道：「等你嘛，何況我也不餓。」

葛愚解下一柄長劍遞給藍也白道：「我原想替你弄一把刀的，結果只弄到一柄劍，不知道你合不合用？」

藍也白答道：「多謝你，葛兄弟，我只是偶然習得幾招刀法，寒家原來是使劍的。」

葛愚道：「那就好，否則咱們連稱手的傢伙都沒有，如何能跟洗劍莊決鬥？不過你那幾招刀法可厲害得很，單憑劍術，不見得勝得過東方老兒。」

藍也白道：「這不要緊，用劍一樣可以使出刀的招式。」

葛愚道：「不錯，玉篁竹刀細長如劍，我想以劍作刀不會有什麼問題，哦，公子，你姓藍，藍家堡跟你有沒有淵源？」

藍也白神色一黯道：「堡主藍天就是我爹，不過藍家堡遭到不幸，武林中已經沒有藍家這一字號了。」

葛愚一嘆說道：「我聽說藍家堡遭到慘變，公子浪跡江湖，必然是在尋找仇家了？」

藍也白道：「是的，家父母生死未卜，我也在尋找他們。」

葛愚說道：「尊父母名滿武林，一身功力罕有敵手，只要沒有遭到暗算，我想你們總有重逢一天的，咱們先塡飽肚子再說。」

他取出兩副碗筷，及燒鷄，鹵蛋，泡菜，饅頭等，擺在一塊木板之上，兩人席地而坐，開始飲食起來。

在飲食之際，瞅着藍也白一笑道：「公子，還習慣麼？」

藍也白道：「別這麼說，兄弟，我還不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有什麼不習慣的？」

葛愚道：「好，咱們不談這些，免得妨碍食慾，快吃吧，吃完了就睡，養足精神才好應付明午的約鬥。」

藍也白向破廟四週掠了一眼，除了緊靠上首牆壁的一個神座，任什麼也沒有，如何一個睡法？

當然，一個練武之人，睡覺不一定非要放倒不可的，打打坐，同樣可以恢復疲乏。

只是他的修爲還不到不需睡眠的程度，能够睡一下自是好得多了。

但，一個流浪漢，一個叫化子，有破廟聊避風雨已經够幸運的了，何必還要奢求？

因此，他吃飯之後，到廟外方便了一下，就向牆根下一坐，開始調息起來。

葛愚却微微一笑道：「公子，這樣不行，你得好好的睡上一覺。」

藍也白道：「算了吧，睡地上倒不如打坐的好。」

葛愚說道：「誰要你睡地上了？跟我來。」

他走向上首的神座，藍也白雖然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仍然跟了過去。

葛愚拉開神座一頭的木板，道：「進去睡吧，這兒雖是不够理想，總比打坐舒服得多了。」

藍也白借着燭光往裏一瞧，裏面竟然掛着一張輕羅蚊帳，帳內枕頭被褥樣樣俱全，品質雖是不高，但折叠整齊，清潔無比。

他收回目光，再投向葛愚道：「葛兄弟，你倒是蠻會享受的。」

葛愚無端端的面色一紅道：「這也算是享受？你眞是少見多怪。」

藍也白想不到葛愚浪跡江湖，竟會如此靦腆，一句玩笑話也會臉紅，他不想造成彼此的不快，遂扭轉話題道：「算我說錯了，葛兄弟不要見怪，你也該累了，咱們睡吧。」

葛愚搖搖頭，說道：「不成，我……不能……」

藍也白一怔，問道：「你是怎麼啦？兄弟。」

葛愚道：「洗劍莊的東方老兒心狠手辣，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藍也白道：「兄弟，你是要守望？」

葛愚道：「人心難測，咱們不能不防着一點。」

藍也白道：「你說的對，不過要守望也該由我來，你睡吧。」

葛愚道：「什麼該你該我的？這麼說你就見外了，何況你明午有一場狠拚，非養足精神不可，這樣吧，咱們分班守望，你先睡，兩個時辰之後我再叫你。」

藍也白道：「好是好，只是讓你如此辛苦，倒叫我過意不去。」

葛愚道：「別酸了，快睡吧。」彈身一躍，向廟外奔了出去。

別人是一番好意，藍也白不便拂逆，只得低下頭鑽了進去。

他展開棉被合衣睡了下去，鼻頭立即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不由搖搖頭道：「要飯的會有潔癖，這倒是少見得很。」

他原想睡一會就起來換班的，誰知當他醒來之時，已是日上三竿了。

他爬出神座，只見殿中已擺好了食物，及流目四顧，却瞧不到葛愚。

他正待出廟去找，葛愚已捧着盥洗用具走了進來。

「啊，醒來了，還早嘛。」

「對不起，葛兄弟，一睡就睡過頭了，你怎麼不叫我？」

「這有什麼要緊，我還不是睡過了，來，快洗洗臉咱們吃飯。」

藍也白想不到對這位小兄弟竟如此投緣，如果將「謝」字掛在口上就太俗氣了，也就不再客套，嗽洗一下就與他同進飲食。

飯後午時將屆，他們拾奪了一下就到廟外等候與洗劍莊了斷過節。

約莫盞茶時分，葛愚面色一變道：「好傢伙，來了這麼多。」

來人的確不少，老老少少幾乎有三四十口子。

領頭的是一名身着黃衫，年約五旬的老者，他身後跟着兩名身材頎長的白衣少年，及一名紅衫翠袖，艷光四射的少女。

另外那批人好像是來瞧熱鬧的，他們在廟外空場圍成一個圓圈，數十對驚奇的目光在向葛愚兩人不停的打量。

藍也白向黃衫老者雙拳一抱道：「前輩可是東方莊主？」

黃衫老者道：「不錯，少俠必然就是藍也白了，咱們素昧平生，少俠爲什麼要向老夫挑戰？」

藍也白道：「貴門下連偷帶搶，乘在下不備之時搶去在下的玉篁竹刀，在下不甘受此損失，不得不向前輩討個公道。」

東方英武冷冷道：「洗劍莊行道江湖，從不做逾越情理之事，少俠說敝莊門下搶了你的寶刀，請問少俠可有證據？」

藍也白道：「請問前輩，鐵鷹伍隆可是前輩的寄名弟子？」

東方英武道：「不錯，不過此人由於行爲不檢，早已被老夫逐出門牆了，此事人人皆知，少俠不信可以問問這般瞧熱鬧的武林同道。」

藍也白一呆道：「可是鐵鷹伍隆口口聲聲說他是洗劍莊門下！」

東方英武哼了一聲道：「少俠就爲了一面之詞，而向洗劍莊大興問罪之師？」

藍也白道：「這個……咳，在下初到貴地，人地兩生，那鐵鷹伍隆又一再以洗劍莊的字號嚇唬在下，請問前輩，咱們如果易地而處，前輩又該如何？」

東方英武神色一呆，不由語爲之塞。

葛愚哼了一聲道：「鐵鷹伍隆公然搶刧，招搖過市，當衆宣稱他是洗劍莊的弟子，洗劍莊與三橋鎭近在咫尺，東方前輩竟然不聞不問，如果說他當眞已被逐出門牆，實在使人不易相信！」

東方英武大聲怒叱道：「你敢侮辱老夫！」

葛愚冷冷道：「晚輩說的是理，前輩如果不講理，咱們就無話可說了，再說玉篁竹刀武林中人人想要，前輩如果不設法澄清，今後洗劍莊將要永無寧日了。」

東方英武錯愕良久，然後回頭對他的長子東方鷹揚道：「立即以本莊全部人力搜捕伍隆，並尋回藍少俠的玉篁竹刀，快去。」

東方鷹揚道：「是，爹。」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東方英武瞅着藍也白道：「對鐵鷹伍隆及玉篁竹刀之事，數日之內必然會向少俠有個交待。」

藍也白雙拳一抱道：「多謝前輩。」

東方英武冷冷道：「不必客氣，亮兵刃吧，少俠。」

藍也白一怔道：「前輩，你這是……」

東方英武道：「少俠既指名挑戰，老夫怎能讓你失望！」

葛愚道：「公子，讓我來。」

藍也白道：「不，挑戰的是我，我不出手洗劍莊豈肯止休？」

葛愚嘶着嘴道：「好吧。」

洗劍莊的二少莊主東方雄風道：「爹，讓孩兒會會藍少俠可好？」

東方英武道：「好，不過藍少俠能够重創伍隆，功力必然不凡，你可要當心一點。」

東方雄風應了一聲，摘下肩頭長劍，向前跨出兩步道：「在下東方雄風，請藍少俠賜招。」

藍也白道：「强賓不壓主，東方少俠請。」

東方雄風道了一聲有僭，長劍輕輕一顫，平胸點了過來。

洗劍莊以梅花劍法飲譽江湖，劍道之高，在黑白兩道之中具有極高的評價。

梅花劍法又稱爲五五劍法，每出一招，劍花必然幻成五朵，而且出手就是五劍，形如驚雷驟發。

東方雄風這一招並未使用梅花劍法，因爲他不願佔藍也白的便宜。

當藍也白出劍一架之後，東方雄風的長劍一收再發，梅花劍法也在同時展了開來。

梅開五朵，攻勢有如長江大河，藍也白只是攻了一招，就已經陷入驚濤駭浪之中。

葛愚大吃一驚，迅速搶上兩步，便待加入戰團。但他還未到達搏鬥之處，就被洗劍莊的大小姐東 天鳳攔了下來。

東方天鳳的功力並不弱於東方雄風，出手幾招就已經將梅花劍法發揮得淋漓盡緻。

葛愚哼了一聲，掌中竹杖挑打點劈，逕與東方天鳳放手搶攻起來。

敢情他是丐帮的嫡傳弟子，一路打狗棒法使得神妙已極，東方天鳳雖是使盡了渾身解數，仍然守多攻少，被迫得落了下風。

自然，梅花劍法譽滿武林，葛愚想擊敗東方天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轉眼已是十幾招，他們正鬥得難分難解之際，東方英武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葛愚攻出一招，將東方天鳳迫退兩步，然後竹杖一收，向藍也白瞧了過去。

他原是不明白東方英武爲什麼叫住手的，這一眼瞧出，他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敢情那是因爲藍也白擺出的一招刀式來。

藍也白與東方雄風鬥了將近二十招，藍氏門中的劍法，竟非梅花劍法之敵。

不敵的後果自然是落敗認輸，只不過他却有點輸不起。

他是爲了玉篁竹刀而向洗劍莊挑戰，如果他輸了就等於輸去了那把寶刀。

不管他對玉篁竹刀是否重視，但他是

挑戰者，挑戰者落敗認輸，難免就要貽人笑柄了。

因此，當他接下東方雄風的一輪攻勢之後，忽然彈身後躍，以劍作刀，擺出一個震驚全場的刀式。

他雙腿分開，膝頭微屈，雙手握着劍把，向前面平胸推出。

劍把朝天，劍尖指地，這一個招式擺得怪異已極。

但一股凌厲無前的霸氣，却隨着這一招式繞體而生，一片兇煞之氣，忽然籠罩全場。

他這是一記驚天地泣鬼神的招式，只要他一劍揮出，他的對手立將五步橫屍。

現在他只是擺出招式，長劍並未揮出，但圍觀者已然目瞪口呆，心驚胆裂。

與他對敵的東方雄風更不必說了，他已然渾身顫抖，面無人色，像一個待决之囚似的。

總算東方英武還能喊出一聲「住手」，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藍也白也收回招式，冷冷道：「怎麼，前輩，咱們勝負未分啊。」

東方英武長長一吁道：「不，少俠，你勝了。」

他的確勝了，因爲東方雄風在退回之時，已然脚下虛浮，渾身顫抖，像一個大病初癒之人。

藍也白沒有攔阻東方雄風，只是以平淡的口吻道：「以後怎麼說？前輩。」

東方英武道：「洗劍莊將全力搜查，對少俠必然有個交待。」

藍也白道：「好，前輩請。」

洗劍莊的人退走了，瞧熱鬧的也悄悄的散去，只有淒厲的山風，在古木中發着怒吼。

葛愚一嘆道：「好凌厲的刀法，我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藍也白一笑道：「不敢當，這只是唬人的玩意，其實你那一手杖法，才算是武林絕技。」

葛愚道：「好啦，咱們不要自吹自擂了，有一件事咱們倒要商議一下。」

藍也白道：「什麼事？」

葛愚道：「洗劍莊追人找刀，可能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找到的，咱們在這三橋鎮說不定還有幾天停留。」

藍也白道：「這話不錯。」

葛愚道：「破廟太小，飲食居處都有不便，倒不如搬到鎮上的客棧去住，你看如何？」

藍也白道：「好，就這麼辦。」

葛愚道：「你等一等，待我去收拾一下。」

藍也白道：「好的。」

這一雙萍水相逢的少年，就這麼十分自然的結爲朋友，不問身世，不講門第，就像老朋友一般那麼信任，那麼親密。

葛愚揹着一個包裹，手中提着竹杖，逕與藍也白向三橋鎮奔去。

三橋鎮的客棧很多，等級也大有差別，有的只供販夫走卒住宿，有的却是只有達官貴人才能居住。

藍也白浪跡江湖，腰囊不豐，葛愚是個要飯的，雖然他的衣着比一般化子清潔一點，但他總是一個要飯的。

要飯的住客棧已經有點離譜，再要住高貴的，豈不是大反常情！

富貴春，是三橋鎮最高尙的旅社，不要說要飯的了，縱然是一個頗爲殷實的商人，也不敢住到這裏。

令人不解的是，葛愚竟然帶着藍也白昂然走了進去，那神態幾乎是旁若無人。

富貴春的伙記全都生就一副勢利眼，見到穿着不怎樣體面的客人，縱使腰纏萬貫，他也會愛理不理。

如今，一個小要飯的，帶着一個落魄江湖的窮小子大模大樣的闖了進來，如果不被他趕出去才是怪事！

說它怪麼，它的確怪到家了，這位一向狗眼看人低的伙記，居然如獲異寶，如捧鳳凰一般，將藍葛二人迎了進來。

「啊，兩位公子來了？請坐，小的馬上給兩位公子沏茶。」

那股慇懃的勁兒，就像是接到財神似的。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在三橋鎮，在關洛陝甘一帶，提起洗劍莊，人們不由自主的會興起一份敬畏之心。

今兒午間，這兩位毫不起眼的窮小子居然砸了洗劍莊的金字招牌！

他伙記算那一顆葱，別人連洗劍莊都能毀掉，對他麼，還用得着一根指頭？

人貴自知，他明白這兩位小爺他開罪不起，那能不顧着屁股的一味奉承？

奉上香茗之後，伙記再請問道：「兩位公子是要吃點什麼，還是住店？」

葛愚道：「先來點吃的，再開兩間上房。」

伙記道：「公子要兩間上房？」

葛愚雙目一瞪道：「怎麼，不行？」

伙記道：「行，行，小的先給兩位準備酒菜，再去收拾上房。」

一會兒酒菜來了，葛愚斟了兩杯酒道：「公子，來，爲咱們的訂交乾一杯。」

藍也白道：「我不會飲酒，但這一杯却不能不喝，乾，兄弟。」

他們乾了一杯，然後再低斟淺酌的談笑着。

「兄弟，你是丐帮門下？」

「自然是了，除了丐帮還有誰會打狗棒法？」

「啊，你適才使的是打狗棒法？聽說除了丐帮帮主及帮主的衣鉢傳人才能習得此項絕學，兄弟莫非是……」

「別聽人瞎說，敝帮的三大長老都會打狗棒法，小弟是樂山長老的弟子。」

「一片雲樂山？聽說這位俠丐功窮造化，勿怪兄弟的功力如此之高了。」

「又是聽說，聽說是不可靠的，來，咱們乾了這杯吃飯。」

「好的。」

他們的飯還沒有吃完，一名頭戴瓜皮小帽，身着長袍馬褂的老夫子，忽然帶着三名大漢走了進來。

三名大漢每人手中捧着一個木盒，亦步亦趨的隨着那位老夫子。

店伙先是目光一直，然後奔上前去道：「趙總管，你老眞是稀客，快請坐。」

這位老夫子居然還是一位總管，眞叫人有點瞧不出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鬼島（續完）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華登等人，經過多夜艮思，想出個妥善計劃，當直昇機飛抵上空時，發現島上蓄有一羣由人控制的獵鷹，並在當晚受到鷹羣的襲擊，幸而早有準備。翌日晨，又出現四個天皇時代的遺兵，由於對方兇狠，結果了結他們，並從他們口中，得悉島上是沒有黃金的……

黃金美夢　頓成泡影

「哦，那座山洞……」那人說：「那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許多彈藥；但是那些槍彈……不能够發射……」

「那倒是一個好消息！」米高聽了司馬洛的翻譯之後開心地說：「他們是兵士，他們一定有帶槍去的……那些槍彈不能够發射！假如能够的話，我們怎可以上去呢？他們會把我們都殺掉的！」

那人的迴光反照也祇是一時間的事情而已，很快他又迷糊起來，而進入自言自語的狀態了。他呻吟着說：「黃金……？我們並沒有看見什麼黃金……那裏祇有槍彈……那麼多的槍彈……」他的聲音很快地低了下去，就像一隻電唱機的插頭給拔去了似的，沒有電流，就很快停下來了。

賓尼把耳朵湊到他的嘴邊，也是沒有用，那人的嘴巴停下來了，肌肉也放鬆了。

賓尼搖搖頭，站直了，嘆一口氣說：「他已經死了！」

「他有再說什麼嗎？」米高問。

「沒有。」賓尼搖搖頭。

「不過也已經够了，」華登在旁邊說，「那些槍彈的確是在那裏，而他們不能够發射！他們不能够用來殺我們！」

「是的，」賓尼說，「無論如何，那裏是有一座軍火庫在等着我們的！」

「但是也有三百精兵！」米高說，「我們怎能對付三百個人呢？」

「別傻吧，」賓尼說，「他是在說謊，假如那島上眞有三百人的話，他會告訴我們島上沒有人了，讓我們上去送死。就是島上沒有人，他才說有三百人；他不想我們上去。假如他們有三百人的話，他們會祇有四個人上船來嗎？」

「唔，」米高微笑，「這個狡猾的傢伙，你把他看穿了！你果然是懂得怎樣跟這些人講話的。不過，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在島上，就是十個八個，也是不好對付呀！」

「我的看法就是不會有許多個的，」賓尼說，「假如有的話，也是一些老弱的人了。他們又不知道我們這船上有多少人，爲什麼祇來四個人呢？這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不成功就連命都要丟掉了，所以我認爲他們是已經把可以派來的人都派來了。」

「或者是能够游得這麼遠的人都派來了，」華登說，「我們的船與那島上的距離並不近，假如叫我，我就沒有把握可以游得到了！」

「假如他們多來一次，」司馬洛說，「那他們就要多損失一些人了！」

不錯，他們這船上是有很充足的科學設備的，因爲他們並沒有忘記有一百幾十人擁上船來的可能性，因此他們的甲板上有放電流的設備，也有施放催淚彈及迷魂毒烟的設備，不過來的既然祇有四個人，他們這些設備也就暫時用不着了。

「那麼，」米高說，「我們下一步應該怎辦呢？」

「我就贊成明天到島上去了，」華登說，「我們總得上去的，而我們又無論如何都不能够到外面去請一隊軍隊回來去登陸！」

「讓我們先考慮清楚吧，」司馬洛說，「我們祇有一次登陸的機會，假如不摸清楚，那就連折回頭的機會都沒有了。我們得去考慮清楚够不够人用。」

「沒有關係，」賓尼說，「我們有的是時間。我們是不想去請救兵而已，他們則是想去請救兵都請不到的。他們是坐在那裏等着我們宰割了！」

「很好，」華登說，「反正做主的是你們！」

「你不高興嗎？」米高看着他問。

「不，」華登說，「在這種事情上，我才不會意氣用事，爭什麼功勞。不，我不會的，你放心好了！」

× × ×

第二天中午，華登又駕着那架直升機與米高一起升空出發了。他們還是與上一

次一樣，飛到島上那片空地的上空。從空中望下去，他們還可以看到米高一番心血才製成的那具電視眼在那裏，已經給擊打得肢離破碎，不成樣子了。米高惡毒地咒罵起來。

「別哭了！」華登叫道，「你帶來的那件禮物，放下去送給他們好了！」

米高果然又用繩子放下一件東西。這一次他們是在飛機定在空中時才放下去，因為他們已經相當肯定對方那些人是沒有槍向他們射擊的了。而且這一次，他們也是在比較高的地方放下去。他們這一次放下去的並不是另一隻電視眼，不是上次那樣精密的儀器，不怕輕微的震盪會把它震壞的。

他們這一次放下去的則是一隻方形的箱子。箱子放到了地下之後，米高也是把繩子都棄掉了，然後直升飛機便又向船上飛回去。

這一天他們就是祇做了這一件事情了，並沒有企圖在島上登陸。

這之後他們就是在船上等着。

而這一天，他們的船也停得較為接近那座島了，好讓那些沒有能力游得太遠的人也能够游到船上來進攻。

這天晚上，卻並沒有人企圖登船。

第二天一早，那架直升飛機又再度起飛，到那草地的上空去視察。

由於他們放下的並不是一副電視眼，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昨夜曾經發生過一些什麼，一定要再來看看才知道了。

他們的飛機到達了那片草地的上空，就發覺那隻箱子已經不見了。那隻箱子放着的地方，草地不見了一大塊，而箱子則已經不見了。那附近散着不少碎片，不單是箱子的碎片，而且還有衣服的碎片，他們還可以看到一隻斷手和一隻斷的人腳。

米高用望遠鏡看着，是看得最清楚的了。他說：「老天，起碼死了兩個人！」

「這不是你的主意嗎？」華登說。

這的確是米高的主意，不過祇是他提出來的主意，而祇是他提起過的主意而已，華登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就加以採用了。

這隻箱子就是一隻臨時製造的炸彈。由於上次放下去的電視眼給那些人用亂刀劈得稀爛了，這一次他們就放下去一隻炸彈給他們受用一下了。

「老天！」米高說：「我是不想殺死那麼多人的呀！」

「有什麼辦法？」華登說，「他們是沒有商量餘地的，這些人，假如我們不殺他們的話，他們就要殺我們了。」

「但是我們並不一定需要去的，」米高說，「假如我們放棄的話……」

「你這個人外面看來是硬的，」華登說，「但是想不到你的心是軟得那麼厲害。我們應該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我們應該想一想，這些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是痛苦還是快活呢？他們將來會有什麼希望呢？我們把他們殺死，對他們來說是做了一件好事了，是嗎？」

「我們是沒有權替別人決定生死的。」米高說。

「那麼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呢？」華登說，「退出嗎？」

「我不知道，」米高說，「不過我猜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也是沒有辦法的了，我們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來退出呢？」

「對了，」華登說，「我們是應該這樣想的。而且，你也不要忘記，他們已經殺了多少人了？死去了的那些，還有失去了眼睛的那些，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

「唔——」米高吶吶着，「我倒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現在想想好了。」華登說。

「沒有錯。」米高說，「沒有錯，我們是應該這樣想的。這些人，他們都是野獸！」

「好了，」華登說，「現在讓我們來看清楚吧！看看戰場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講過了，」米高說，「最少死了兩個人，這隻手和這隻腳都是不屬於同一個人的。」

「唔，」華登說道，「還有受傷了的呢？」

「沒有看見受傷的。」米高說。

「受傷了他們當然是已經抬走了，」華登說，「還有沒有給炸散了的，他們當然也已經抬走了。」

「是的，」米高說，「這樣說也是有點道理的。」

「是的，」華登說，「我猜我們這隻炸彈的效力是很大的，我們把他們殺傷了不少。而且他們都是精勇份子，祇有勇猛和有火氣的人才會來劈我們的炸彈的！」

華登的話是講得對的，米高到底是一個不大肯用腦的人，他所想的事情，總是淺一點的，而華登則把他淺見的地方指出來，華登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華登的想法和看法，是比米高深遠得多的，不能不佩服他。

「好了，」華登又說，「我們來看的，我們要看的，我們已經看到了。不過既然已經來了，那就不妨看清楚一點。」

他把飛機再移動了，在那座島的上空盤旋着，飛來飛去，視察着，也像是在示威似的。假如她們是在示威的話，下面的人則似乎是並無打算還以顏色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見有什麼人出現。

米高在引擎的吵聲之中又叫道：「你以為他們沒有見過直升飛機嗎？」

「這就很難講了，」華登說，「在打那場仗的時候，這東西的用途還是不很普遍。不過電視眼他們則是肯定並未見過的了。」

那座島上到處都是密林，可以躲的地方實在很多，所以他們看不見人，就絕對並不是表示那下面沒有人，而祇是那些人躲了起來，不肯讓他們見到而已。

後來，直升飛機就飛走了。

× × ×

第二天，司馬洛他們就乘着一艘小快艇登陸了。他們留下他們那艘貨船不加看守。

但是假如有人要乘機潛登船上，以為可以覦一個空的話，那是準要上大當了，因為這船上是佈好了陷阱的，最主要的就是電流的陷阱，而這些陷阱也是祇有他們自己才懂得如何解除。這一次，他們的船是不如以前那些人那樣地大意，沒有防範

了。

他們的小艇在一處比較寬闊的沙灘上着陸，然後四個人就登上岸上。

他們都是小心翼翼，和有充份的準備的，一路上，司馬洛和賓尼都用望遠鏡視察着岸邊的樹林，假如有人躲在岸邊要伏擊他們的話，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是會先看到的。

華登的興奮之情從臉上明顯地可以看得到。冒險正在進入最高潮，也許黃金還是在其次了。

一個男人的冒險的慾望現在是正在達到最高峯了。通常冒險都祇是在幻想中的而已，但是現在則就正在眼前實現，身歷其境。華登應該不是第一次得到這種滿足了，而賓尼及司馬洛當然也不是第一次了。祇有米高是第一次。米高當然也是有着與華登同樣的心情，不過華登則是表現得比米高更為興奮的。

他們三個人都曾經提議華登一個人留守在船上，因為講到打架方面，華登充其量祇能算是普普通通而已，絕對不如司馬洛及米高他們這些專家。但是華登就是不肯。

不，華登絕對不肯讓他們把他一個人留在船上。這在華登的事業上也算是一件大事，他一定要親自領略。而且假如有什麼不測的話，華登也是寧可遭遇到同一命運了。他們不是留下了殺手等着的嗎？假如華登獨自一個人回去，他怎麼活下去呢。不行，總之無論如何，華登都是要跟着來的了。假如他們不肯帶他一起來，那華登就自己游泳來好了。

他們沒有辦法，祇好讓他來了。

他們平安地在沙灘上登陸，把小艇拖上了沙灘。這小艇上倒沒有什麼機關。假如這小艇給偷掉了的話也不要緊，他們總可以游泳回到船上去的。

他們進入了林中。

從空中望下來，這樹林雖然是密到沒有縫隙似的，但在地下則倒是有所不同了，由於有許多樹都祇是在頂上枝葉茂盛而已，下面則祇是光桿一條，當然樹幹之間亦有不少地方是有密密的叢莽的，但亦有不少地方是有着可通之路，能够行走的。

他們也携着開路的大刀，即使是不能够通行，他們亦可以用大刀開路的。

他們並沒有携帶地圖，但他們是有地圖的，祇是沒有帶來吧了。用不着帶來的，地圖已經在心中記牢了。事實上他們祇是能够憑方向而走過吧了，不大可能辨認沿路的什麼特徵了。經過了這許多年來，這島上的林木一定有所改變，本來有路的地方會沒有路了，而每一棵大樹一定比以前更大更高了。有些大樹可能已經不存在了，而且當然會有更多的樹生長出來了。祇有那個山洞是不會自己走掉的，一定還是在原來的地方。他們祇要到達那個地方就行了。祇是值得担心的就是他們起碼要天黑才能到達。即使中途不必在林中過夜，回程的時候也必然要在林中過夜了。過夜的問題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他們漸漸深入林中，看不見海上了。

司馬洛有一種受到監視的感覺。

這並不是疑心生暗鬼。他是有這種本領的。他可以感覺得出來！

跟着，毫無預兆地，空中就跳下來了兩個人。那是在樹上躲着的人，一落到地下就是銀光一閃，長劍揮舞着。

司馬洛等四個人馬上圍成一個小圈子，背對着背，以免背後受襲。

米高則挺起棍子上前迎擊。又是兩個日本兵。跟着的那幾個差不多，也是祇有手上的劍是唯一能够保持光鮮的東西。米高的棍子是特別為了這件事情而預備的，那是一根鐵棍，用以對抗那些東洋劍，不見得會吃什麼大虧。不過他們還是不願意打的。

「不要打了，」賓尼用日語叫道：「我們是來跟你們講和！」他向空中放了一槍。

沒有用，那二個人還是向他們進攻，一個攻米高，另一個則向他們這個三人小組攻來。

「開槍吧！」司馬洛說。

他還要留心看着會不會再有其他人從樹上落下來。不過一時之間是看不見了。

賓尼放了一槍。這一槍是用手槍發射的，假如不是射中要害的話，殺傷力就不強。而賓尼並沒有打算射人的要害。賓尼祇是一槍射中那人的大腿。

那人倒了下去了！

賓尼用槍指着他叫道：「你再抵抗，我就把你的腦袋擊掉！」

那人仍然企圖掙扎着爬起身來，但是祇剩下一條腿子，他是辦不到了。

米高與另外一個則打起來了。

賓尼繼續指着那受了傷的一個，司馬洛和米高則留心着有沒有別的人再來！

暫時是沒有了。

米高與那個人則打得很熱鬧。

米高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武術家，在起程之前他已經研究過了。他認為他雖然有那些上船的人留下來的東洋劍可以使用，但是他這鐵棍會有更佳的效果。現在他就是用這根鐵棍敵住那把東洋劍了。東洋劍雖然是非常鋒利的，但那鋒利祇是在碰到可以劈的東西時才能够發揮威力而已。劈不到什麼的時候就跟鐵棍差不多了，而碰撞起來時，則是比鐵棍吃虧了，因為鐵棍是粗壯得多的，每一硬碰，就把那人碰得很狼狽。他們的劍術是不以交擊為主的，米高則是專門去撞那劍。撞不了幾下，就使那人的手腕也發酸了。

那人愈來愈生氣，但是又沒有辦法，這並不是一個武術比賽會，他不能够拿規矩出來壓人的。而他生氣，也使他對賓尼的勸喻置諸不理了。

他祇是拚命向米高進攻，雖然他知道他是不能贏的，即使他把米高殺死了，這三個拿着槍的人還是不會敵過他的。無可否認，這個人的確是有着很足够的武士道精神，這個倒是他們並沒有忘記的。

米高却不愧是一個一流的打鬥好手，他說他打架從來不會輸，這也是沒有錯的。看樣子，他現在又是正在贏了。

他那鐵棍把那個日本武士震得劍法大亂。那把劍雖然不停地亂揮，但是假如再一下都不能够對準目標揮過去，那就是怎樣揮得多都沒有用的。

跟着「鏗」的一聲响，鐵棍與劍碰個正着，那把劍就給震得脫手飛走了。給密

林所吞沒，想找回來都不行了。

「怎麼樣？」米高問道：「你也應該投降了吧？」

那人當然是聽不懂的，不過賓尼馬上替他翻譯了。但是沒有用，他們乃然不肯放棄，一撲過來就去搶他的同伴那把劍。那個腿上中了一槍，倒在地上的同伴，而這個同伴的反應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人雖然腿子中了槍，爬不起身，但是坐在地上，則是還可以動的，現在他就是這樣。他把那劍倒轉過來，在自己的肚子上一托，然後向前一遞，就刺進了那人的肚子裏。動作是那麼快，那麼出乎意料之外，兩個人都腹破腸流，倒下來了。

「我的天！」米高說，「他們這做是幹什麼？」

「切腹自殺，」賓尼說，「他們不能贏，就祇好一死贖罪了！」

「他們一定是瘋了！」米高說，「正常的人怎會這樣做了？」

「他們是武士，」賓尼說，「也許他們祇是可惜沒有時間做正式的儀式吧！」

「我就無論如何不會這樣做！」米高說道，「打不贏也是閒事，有什麼好埋怨的！」

「就是這樣的人才會發動那場瘋狂的戰事的！」華登說。

那兩個人 沒有人能夠救他們了。他們很快就死去了 樹林裏忽然變得很靜，連平時應該是很嘈雜的鳥聲，此間也靜止下來了。

「老天！」米高又說，「這樣做值得嗎？」

「不是你殺他們的！」華登說，「是他們殺死自己的！」

「現在我們怎辦好？」米高問。

「我看假如他們還有可以打的人的話，現在也應該出來了。」司馬洛說。

「也許還有一些不能打的人。」華登說。

「讓我把他們叫出來好了，」賓尼說，「我懂得怎樣跟他們講話的。」

「那很好，」華登說，「你跟他們講吧，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在很遠的，雖然我們看不見他們。」

於是賓尼大聲叫起來：「喂，你們聽着！你們聽着，我們並不是來殺死你的！我們祇是來跟你們講吧了！你們應該也聽得到的，你們這兩個同伴，我們都不想殺死他們，我一直在勸他們停下來跟我們談談！但是他們一定不肯罷手，現在他們已經死掉了，但也不是我們把他們殺死的，他們祇是自己切腹自殺吧了。唏！你們聽得見嗎？回答我！」

沒有反應，祇有賓尼自己的聲音在迴響。

賓尼又叫道：「假如你們還要打下去，那很好，你們出來，公平地決鬥吧！你們不出來的話，我們也不會等你們很久的，我們會離開這裏，派飛機來把這座島炸爲平地！」

後一句當然是說謊的了，不過那些人是不會知道的，一定會當是眞的了！

還是沒有什麼應聲。不過他們也不預算馬上就得到答覆，假如那些日本人還有剩下來的話，他們是需要商量一下才能決定的。

司馬洛他們等着，仍然不放鬆戒備。

當然，假如有自製的弓箭之類向他們暗算的話，那是相當難以防範的，不過對於這一點，華登是已經加以分析過了。華登認爲他們有了那些獵鷹，就不需要用弓箭，他們用不着用弓箭射鳥，那些獵鷹是自然可以替他們完成這件工作的。

過了大約半個鐘，就有回音了！樹林裏不知什麼地方有一把聲音叫道：「我們來了！」

「過來吧，」賓尼說，「你知道我們在哪裏嗎？」

「我知道，」那人說，「但是你們答應不放槍嗎？」

「當然了，」賓尼說，「我們像是想殺死你們的嗎？」

「好吧，好吧，」那人說，「我們來了！」

過了好一陣之後，他們就看見有人來了。四個人，都是很老的人。當然，他們碰過了的人都不算是年輕的人，戰爭已經過了三十年，即使當時是十多歲的小伙子，現在也已經變成接近五十歲了，假如當時是四十歲的人，現在就是接近七十了。

這四個人雖然還沒有到七十歲，也有六十歲了，那即是說在打仗的時候，他們不過是三十歲左右的精兵。歲月不饒人，他們現在已經是垂垂老了，他們的行動也並不很靈活。

這四個當然是不能夠打的人。

他們停下來，遲疑地看着幾個來者。

「你們還有些人呢？」賓尼問道。

「沒有了。」其中一人說。

「假如這是詭計的話，」賓尼說，「我先警告你們，你們是會自食其果的。」

「這並不是詭計。」那人顯得有點可憐。

「你們不會是來跟我們打的吧？」賓尼問道。

四個老人都相顧苦笑。那個開口的說：「我們還怎能打呢？我們現今都是老人了。」

「你叫什麼名字？」賓尼問。

「我叫松下。」

「松下先生，」賓尼說，「我對你們的武士道精神是佩服的，不過，我也覺得奇怪，爲什麼你們不願意打呢？」

「我本來就不想打的了，」松下說：「但是他們還年輕，他們還是希望做英雄的。」

「這很好，」賓尼說，「反正打也是沒有意思的。你們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三十年了嗎？」

「我們不知道，」松下說，「不過我們來這裏的時候，我們正在打敗，而且，一場戰爭不可能打這麼久的，三十年，總有一方面輸的。」

「你們那邊輸了！」賓尼說。

「這也不出奇，」松下說，「我從來就不相信我們是能夠贏的。不過，我是軍官，我們是軍人，我們奉命打仗，我們總是要打下去的呀。」

「現在你明白就好了，」賓尼說，「現在已經不是戰時，我們打是根本沒有意義的。」

「我知道的。」松下說道。

「以前有人到過這島上來的。」賓尼問道，「你們把他怎樣辦了？」

「這不是我的主意，」松下說，「他們——那些比較年輕的人，他們不肯相信已經沒有戰事，他們把那些人殺掉了。」

「那些人帶來的槍呢？」賓尼問道：

「你們並不用。」

「我們是用過的，」松下說，「但是他們彈藥不多，子彈用完了，槍就沒有用了。」

這倒是有道理的。時間已經過了相當久了，而那些彈藥的數量又不是很多！假如他們有槍彈留下來，那是很麻煩了。

華登說：「假如你們有槍彈留下來的話，那你們就可能沒有機會活下來了。假如你們向我們開槍的話，我們就沒有選擇，祇好把你們全部殺掉了！」

至於如何能夠把他們全部殺掉，這倒是一個問題，不過他們現在倒不必想這種辦法。

松下說道：「你們能夠告訴我們戰事是怎樣結束的嗎？我們的國家現在怎麼樣了？」

賓尼告訴他們戰爭是怎樣結束的，告訴他們原子彈的故事。松下嘆一口氣：「這樣一顆炸彈，這是很不公平的呀。」

「勝就是勝，敗就是敗，」賓尼說，「這場戰事本來就是打得很骯髒的。」

「不過我們反正也是不會贏的了。」松下說道。

「但假如沒有這顆原子彈，」賓尼說，「那場仗還是要拖下去，而且還要拖很久的。」

「是呀，」松下說，「我們許多人都是不肯屈服的，就是死剩一個人也要作戰到底！」

跟着賓尼又告訴他們在這些年來，他們日本是復原得多麼快，在這樣短短一段時間之內，又成爲了一個經濟的强國了。

華登吃吃笑着：「我猜你們還是一樣的，嚐過了一次戰敗的滋味，你們就認爲用武力不是辦法，於是你們又改用經濟的方法了，可惜你看不見。你們日本的貨，整個世界，到處都是。」

松下茫然地搖頭。這一點他的腦子是跟不上了，他沒有親眼看見的，他就無法想像，尤其是這許多年來都是生活在一座荒島上，根本與經濟完全脫離了關係。

松下感嘆地想了一會，終於說：「那你們是爲什麼來這裏呢？你們又不是軍隊。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這裏不是有一座軍火庫嗎？」賓尼說，「我們就是爲了這座軍火庫來的。」

「爲什麼呢？」松下說，「這些軍火已經是許多年前的東西了，你們有的都是新式的東西，你們不會需要那些舊東西了吧？」

華登搶着說：「讓我說，我們是爲了研究而來的，我們是在研究戰時的東西與及留存下來的遺物。」

「恐怕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你們研究的了，」松下說，「剩下來的就祇有一座山洞。」

「一座山洞——」華登哽塞地，「那許多槍彈呢？」

「都沒有了。」松下說。

「什麼都沒有了？」華登叫道。

「都用光了。」松下說道。

「你不要騙我！」華登脹紅着臉叫道，「你是騙不到我的，媽的！」

「爲什麼要騙你？」松下說，「我還是不明，你這樣緊張幹什麼？」

「不要解釋，不要說謊！」華登說，「祇是帶我們去看！不要出什麼詭計！」

「好吧！」松下聳肩，「你要看，我們去看好了，請跟我來吧！」

松下當然是知道那座山洞在什麼地方的。他們走了好長一段路，終於到達了。

那座山洞原來也是那些人住的地方，所以那座山洞是給收拾得整潔的。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沒有什麼槍彈。

他們幾個人面面相覷起來。

「那些——那些槍彈呢？」華登慌張地叫道。他幾乎忍不住要執住松下的衣領，把松下搖動了。也許他知道松下可能不吃這一套，所以才沒有做。

「我不是講過了嗎？」松下說，「已經用完了。」

「什麼用完了？」華登說，「槍彈怎樣用完呢？」

「槍彈就是用來射擊的，」松下說。

「射擊？」華登斜着眼睛看着松下，「你在說謊，你們登上我們的船的人，其中一個對我講過了，他說那些槍彈放不響的！你們究竟收藏在什麼地方？」

「放不響？」松下皺眉看着他，「哦，對了，起先是放不響的，不過後來我們有一個人對這些事情是是點研究的，他發現了毛病就是在於其中有一部份的彈殼扣得不夠緊，很可能是在製造的時候有點毛病，他製造一隻鉗子拑緊了，就可以用了。好在我們之中有那個人是一位機械工程師。」

「這——這是不可能的！」華登說，「這許多槍彈，你們怎麼用得完呢？」

「我們現在是剩下這幾個人，」松下說，「但是當我們起初來這裏的時候，我們有七十多人！」

「七十多人——」華登的臉色變得很厲害，喉嚨間也像有一塊什麼東西在梗着似的。

「是的，」松下嘆一口氣，「七十多人，我們得練靶，還要行獵——」

「你們在什麼地方練靶？」華登咬着牙問。

「多數是在海邊了，」松下說，「海面有海鳥，我們射海鳥，射中了還可以得到食物。這島上可以獵取的野獸不多，我們吃的肉類大部都是鳥，其他的野獸用槍也不容易射到，用陷阱好一些，也可以用獵鷹，所以我們後來訓練了那些獵鷹——」

「你們就是這樣向海上把槍彈都射完了？」華登幾乎是大聲叫着問。

「大部份都是的，」松下說，「大部份都是的——」

「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嗎？」華登說，「有沒有一個固定的海邊？」

「沒有，」松下說，「爲什麼要固定呢？」這裏四面都是海邊。」

「你們——」華登苦着臉看看大家，又問道，「你們獵到了鳥，難道用不着把

彈頭挖出來嗎？」他們應該可以發現彈頭是黃金的。

「那些是步槍子彈，」松下說，「你知道步槍的火力是很猛的，當你用步槍射中一隻鳥的時候，這隻鳥就要散開，或者不見了一部份，彈頭就是不會留在鳥身之內的。所以我們也一直都很小心，我們總是瞄準鳥的翅膀射擊，這樣就不會射中了而什麼都得不到了。」

松下講的極可能都是實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奧圖那個朋友會在潛水的時候在水底找到黃金了。那就是落下去的黃金彈頭。

「那麼……那麼……」華登說，「你們手上是沒有一顆槍彈了？連彈頭都沒有了？」

「恐怕沒有了，」松下說，「不過，假如你要彈頭的話，那裏也許可以找到的。許多年前——那時我還可以做主的時候，有兩個人打架，我向那棵樹上放了兩槍，制止了他們。彈頭應該是還在那樹幹裏面的。」

他指着洞口的一棵大樹。那樹身上果然有兩個洞——不過假如他不說，就不容易看出那是槍彈射成的洞，因為已經是很許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當子彈射在樹上的時候，那棵樹還是相當幼小的，而這些年以來，那棵樹是粗大得多了。樹是沒有能力把子彈頭吐出來的，祇有繞着彈頭生長，把彈頭吞沒，不過那個洞口又不能夠完全合上，祇是小了，而且洞口邊變得很滑，倒有點像一隻梨子的蒂部那個凹進去的洞。不過深得多。

「讓我來吧。」米高說。

他與華登也是同樣心急的，而且也是同樣地担心。雖然黃金並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並不是不重要。到底，他們是為了那些黃金而來的呀。他在洞中找到了一把斧頭——很可能是那些日軍從船上帶上來的。

他就用這把斧頭向那個有洞的地方劈，而並不是在挖，因為這棵樹現在是不重要的，劈斷了也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還是把那彈頭取出來。他劈了相當深之後才再改用小刀去挖，終於把他要找的東西找到了。

他拿在手掌中，把手掌合上了。他並不想讓松下他們知道他們要找的究竟是什麼。司馬洛與華登及賓尼都上前去，把他圍住。松下他們的視綫給遮住了，米高才把手掌張開來。

果然，在他的手掌之中就是一塊黃澄澄的黃金。不是彈頭的形狀了，因為彈頭射出去的時候就會處於高熱狀態，而且撞在樹身上的時候也會受到極大的撞擊力和壓力，所以都變了形了。黃金是不會生銹的，也不會因為時間長久而外表有所改變，祇有不碰到水銀就行了。那果然是一塊黃金，黃得使人心痛，因為這很可能就是他們找得到的唯一一塊黃金了。

「那麼，」華登低聲說，「那個故事，果然是真的了？」

「我一直都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司馬洛說道，「假如沒有我這個故事，你找到這裏來，很可能也不知道原來槍彈的彈頭就是黃金了呢。」

「但是，」華登說，「現在已經沒有槍彈了。」

「這也正是最可惜的事情。」司馬洛說。

華登忽然又轉過去看着松下。松下祇是表示徬徨，而並沒有感到恐懼似的。這可能是因為他並不知道那些槍彈是那麼重要的，而他現在也正在奇怪，為什麼這些人認為那些槍彈是那麼重要的。

華登說：「我已經作過了一些大略的計算了。那裏槍彈有那麼多，你們不可能完全用掉的吧？」

「我不知道，」松下皺着眉說，「假如不是那一場仗，我們也許不會用掉那麼多。但是那場仗使我們死了很多人，假如我們不是死了那麼多人，剩下來的人很多，用的槍彈也一樣會很多……」

「什麼那場仗？」華登又惶惑地看着他問。

「在我們來了這裏大約兩年之後，有三艘船開來了，」松下說道，「我們進攻。他們的火力也很強，我們死了很多人，不過我們結果還是把那些人都殺掉了，登上船去，把船弄沉了。現在聽你們這樣講，那船上的可能並不是游擊隊，而是海盜了。」

司馬洛他們亦知道，在戰後那幾年，情況混亂，局面還待收拾，所以海盜是橫行過一段時間的，自然，隨着世界文明起來，海盜也就不存在了。

「這之後還有一次，」松下說，「來的祇有一艘船，我們那時也祇剩下了沒有多少人，我們不敢攻出去，祇是開火，那艘船結果逃走了。那一次，我們也是消耗了很多槍彈，剩下來的也沒有多少了。」

華登呻吟一聲：「那麼，你們的槍彈是大部份都射進了海中了？」

「是的，」松下說，「不過，假如你們是為了研究歷史，那麼也實在用不着一定找到槍彈呀？我告訴你的不是更可靠嗎？我是一個還活着的人，這許多年來發生的事情，我都是親眼看到的。」

「唉，」華登嘆息着道：「你不明白了！」

松下聳聳肩。既然華登說他不明白，而又不加解釋，那他也不問了。他現在的身份，也是沒有資格追問什麼的。

華登與司馬洛等幾個人又走到一邊，商量起來。華登說：「你認為我們應該相信他的故事嗎？」

「我看不出有什麼破綻，」司馬洛說，「他不像是說謊的，而且他也沒有說謊的理由。」

「黃金就是黃金，」米高說，「他會不會是把黃金收藏了起來呢？」

「看來不會了，」賓尼說，「不然的話，他不會讓我們從這棵樹身裏面把彈頭挖出來的。看情形，這許多年來，他們都沒有機會發現他們發出去的每一顆槍彈都是一塊黃金呢！」

「媽的，」華登說，「這是浪費！天大的浪費！」

「那現在我們怎辦好？」米高問。

× × ×

區禮本玩弄着那一塊扭曲的黃金，問道：「那麼，你們後來怎麼辦呢？」

「除了離開之外，有什麼可以辦的呢？」司馬洛說。

區禮本雖然沒有眼睛，而且還架着一副黑眼鏡，但他那副黑眼鏡的鏡片上就像在正閃爍着一種頑皮的光芒似的。他說：「證明我告訴你的故事並不假了吧？」

「我本來就不相信你是騙我的，」司馬洛說，「假如這個故事是假的，那就是那個日本人說謊，告訴你一個假的故事吧了。」

「而你就祇給我帶回來這一塊東西？」區禮本用兩隻手指舉起那塊彈頭扭曲了之後形成的黃金。

「我給你多帶幾塊回來也可以，」司馬洛說，「不過沒有什麼用處的，這祇是一件紀念品而已。」

「好一件紀念品！」區禮本說。

「你不是懷疑我在騙你吧？」司馬洛問。

「不，」區禮本搖頭，「為什麼你要騙我呢？我知道你是不會在這種事情上騙人的。而且我也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奇怪的 富貴來的時候就逼人而來，不是你應得的 就無論你怎樣努力 怎樣有把握，還是到頭來一塲空！」

柳媚在旁邊說：「我雖然並不十分需要那些黃金 不過我在想 那些黃金其實並不是失去了的 不過是分散了吧了 仍然可以找回來的呀！」

區禮本哈哈笑起來說：「女人就是女人！」

柳媚聳聳肩：「我講錯了什麼嗎？」

「又不是講錯了什麼，」區禮本說，「祇是，你們女人的眼光總是窄一點的，你以為一座小島就祇是一小塊泥土而已。但並不是這樣的，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就是一座小島，也容得下幾百萬人居住了。那座小島，則是比我們現在住的這座島還要大。」

「噢！」柳媚說。現在，跟自己所住的地方一比較，她開始明白區禮本的意思了。

「即使槍彈是射在岸上，」區禮本說，「要你去都找回來也是不容易的，跟一座島比較，那不過是很少的黃金。」

柳媚不由自主地轉頭向窗外望望。沒有錯，她知道她現在所住的祇是一座面積不大的島，但是單憑眼睛看則是看不出來的。一顆子彈那樣體積細小的東西放在這座小島上是實在微不足道了。假如把這樣一件東西隨便向窗外一丟，再叫她下樓去找回來，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落在岸上的槍彈也有一小部份的，」區禮本說，「但是經過三十年，在泥土面上的東西，可能已經沉到地底下面幾呎了，新的植物會長出來，雨水和風也會使泥土翻轉，還有腐爛的落葉也會造成這一種過程。怎麼找呢？」

「但是，」柳媚還是有疑問提出來，「不是有一種儀器可以探出來嗎？」

「不錯，」區禮本說，「有一種儀器是可以探出地下有沒有金屬的，探到有了，就可以掘出來，而且這種儀器也並不很貴。但是，時間却是寶貴的。就好像交給你一把掃帚，叫你掃遍這座島的地面吧。要多少時間？」

柳媚皺着眉頭回答不出來。這個問題一時是很難計算清楚的。

「我看大約需要十年時間吧，」區禮本說，「而且挖掘的時間還不算在內。我認為用十年時間去找這些黃金，就是不值得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

「而且，」區禮本說，「那些槍彈，又大部份都是射進了海中的。我們的司馬洛先生可以解釋一下向海中去找是更加有多少困難的。」

柳媚又轉過來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首先就是，有海水隔着，探測的儀器就不容易探出什麼地方是有金屬了，而且那場仗留下在海底的金屬一定不少。不是黃金的彈頭也一定不少。我們也不一定可以潛水下去探測，因為蛙人就祇能潛到一個有限的深度而已，再深，就需潛水銅人了。那是一件很大的工程了。」

柳媚祇是看着他。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再說下去：「而且那些槍彈的分散範圍也很廣。雖說同是從槍中射出來的，但因為角度，位置等等的各種關係，槍彈落下來的地方就會相距很遠了，而且一落進了海中之後，就會受到水流的影響，以後也一直會不停地受到水流的影响的。海底的變動，比地面還要大得多，尤其是那裏還是經常都會受到風暴侵襲的，風暴一來，海底的泥土和石頭就翻動一次，假如彈頭沉到了海床之下二十呎也並不出奇的。在那樣深的地方，就是沒有辦法掘出來。自然，奧圖那個朋友曾經就這樣在海底找到了兩塊黃金，但那祇是巧合而已，很可能是一次風暴之後給從泥土裏翻出來的。我們不能夠預期每一塊黃金都這樣給翻出來的。」

柳媚聳聳肩，拿起她那杯茶來呷了一口。

「總而言之，」司馬洛說，「我們知道有那麼多黃金在那裏了，但就是沒有一個經濟的辦法可以把它們取到手。實在是花不來的。一就是花十幾年的時間，二就是花大筆的金錢。假如花這許多時間，那對我們來說是不值得的。花錢嗎，可能得不償失。」

「所以，」柳媚說，「那許多黃金，也祇好丟在那裏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想不到有更好的辦法了。」

區禮本又格格地笑起來：「我們那位朋友華登博士，他有些什麼感覺呢？」

「我們都並不覺得舒服，」司馬洛說，「我們都是投下了相當大的本錢的。」

區禮本搖搖頭：「你也不能怪我，我是想你們發財的，就是可惜，財來自有方，命中註定大富由天，不是你們應該拿到的錢，你們就是拿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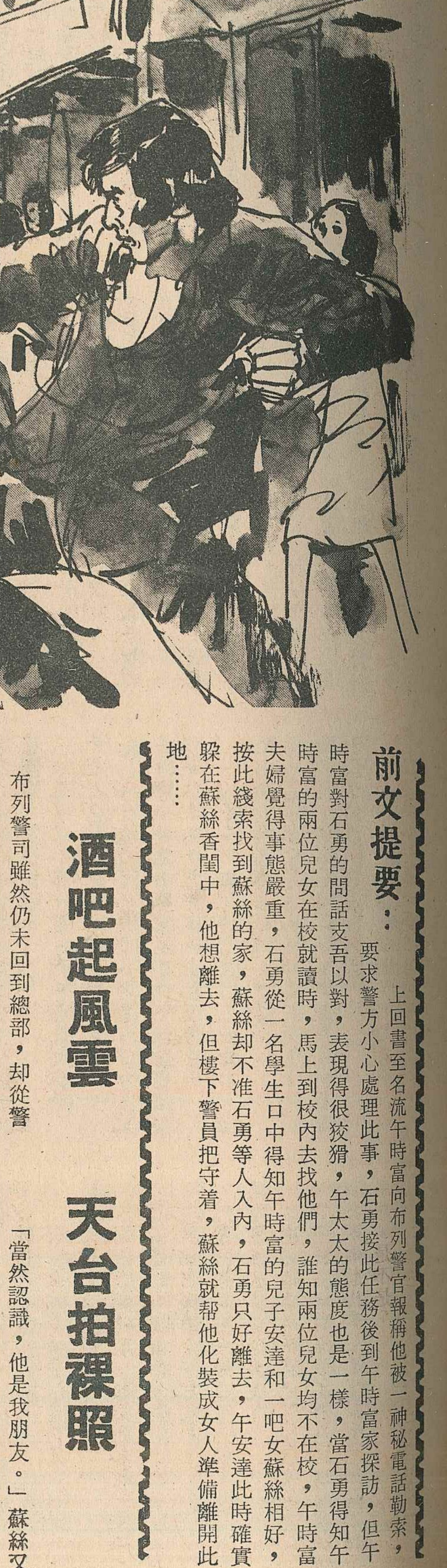
「是的，」司馬洛說，「華登和我也是一樣想法，不過，我們都認為，花了這些本錢，雖然賺不到，不過得到了這樣一次有趣的經驗，也是很值得的。華登基本上也是一個賭徒，他祇是當作賭了一場，輸掉了而已。賭不會永遠都贏的，有贏的時候，亦有輸的時候。」

「是嗎？」區禮本說，「聽你講，他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反謀殺（二）



倒也是一個性情中人。這是一個我喜歡結交的朋友，就可惜我已經沒有結交朋友的條件了。」

「不過，」司馬洛說，「你知道了這件事情的結果，你應該也可以睡得好得多了。」

「是的，」區禮本說，「這件事情總算有了一個水落石出的機會。不管怎樣，有人把它解決了，就是一件好事。這使我也感覺到我是有所成就了。但是其他的人又如何呢？」

「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的，」司馬洛說，「那些日本人，他們有一次用一座小山岡練靶，那裏的山壁裏面倒留下了不少彈頭，我們都挖出來了，分給奧圖和馬卡等人。對他們來說，這也算是一筆小財了。」

「他們相信你們的故事嗎？」區禮本說，「一到利益所繫的時候，即使本來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也會失去信心的。」

「他們相信，」司馬洛說，「馬卡是絕對相信賓尼的，至於奧圖，他相信尤嘉，而尤嘉是相信我的。」

「那麼，」區禮本說，「那幾個日本人又如何呢？」

「我們跟他們談過了，」司馬洛說，「他們也考慮過了。他們決定還是留在那座島上。」

「怎麼？」柳媚說，「寧願留在那樣一個荒涼的地方？」

「他們已經老了。」司馬洛說，「他們習慣了在那個地方生活。他們在那裏生活了三十年，不願意轉換環境。他們不相信他們能夠適應現代都市的生活。他們能夠在那裏生活三十年，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夠繼續生活下去，所以他們決定繼續生活下去。」

「他們的家人呢？」柳媚問。這是一個典型的女性化問題。她是一個女人，她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他們沒有家人，」司馬洛說，「在戰事還進行中的時候，他們的家人都已經死於戰火了。假如他們回到日本去，也不知道誰會收留。」

「這是一個聰明的決定，」區禮本說，「事實上，那座島也是一個相當可愛的地方，假如我有權選擇的話，我也是會選擇住在那裏的。都市裏這樣人擠，有什麼好？」

「你那個情人又如何了？」柳媚問。

區禮本又格格地笑起來：「眞想不到，原來我的柳媚還是會爲你吃醋的。」

「別傻吧！」柳媚說，「我祇是想知道這個故事的完整結局吧了。這就像看書，難道差最後一頁不看嗎？」

「我那位情人跟着她的情人回到美國去了，」司馬洛說，「因此我又變成孤清清一個人了。」

「這不要緊呀，」區禮本說，「像你這個人，你一定可以另外找到許多值得做的事情的！」

「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我這個人，本來就是爲了冒險而生存的。好了，我也應該走了，再見！」

司馬洛走了，進入那孤寂的夜色中，再找尋另一次的冒險。（全文完）

決鬥三十年

（本文承自第35頁）

鄧老爹誠懇地道：「半年前，你在決鬥岩上說了一些話，當時老漢聽了很感動，還以爲你看開了……唉，老漢是個庸庸碌碌的人，但是有些人生道理還是懂的，你難道就不懂？」

南刀傲然道：「你在教訓我？」

鄧老爹忙道：「老漢不敢，老漢只是覺得你們年紀都大了，世事應該懂得多了，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

南刀截口道：「你說完了沒有？」

鄧老爹突然神色一正，毫無懼色道：「老漢言盡於此，聽不聽由你。」

南刀道：「說完了，去拿酒來！」

鄧老爹以爲他已接受了自己的勸告，很高興的拿來一壺酒和幾個杯子，擺上桌子，笑道：「來，來，大家坐下喝幾杯，你們化干戈爲玉帛，今天老漢請客。」

南刀却冷冷說道：「不行，三十年來，我譚宗武等的就是今天，我一定要享受勝利的滋味。呂雁豪，你給我站起來。」

北劍站了起來。

南刀頤指氣使道：「斟酒。」

這太欺人了！

他竟將北劍當做下人來使喚，竟要北劍替他斟酒，眞是欺人太甚了。

谷舜至此也沉不住氣，勃然大怒道：「譚宗武，士可殺而不可辱，你——」

「住口！」

這一聲喝叱是出自北劍之口，他制止了谷舜之後，就伸手提起了酒壺，倒了一杯酒，然後笑望南刀道：「第二度命令是甚麼？」

南刀道：「你乾杯！」

衆人呆住了。

這是甚麼玩意兒？

他要北劍斟酒，却不是自己要喝，這算是甚麼「侮辱」呀？

北劍端起那杯酒，一口乾了下去，又笑問道：「還有呢？」

南刀拿起身邊那兩枝木枴，往腋下一撐，站起往外走去，一面說道：「徒弟們，咱們歸去來兮！」

四大金剛便擁着他走出酒坊，扶他進入轎中坐下，放下了轎簾。

北劍五人跟出，在酒坊門口站着。

這時候，谷舜、祝美虹、鄧老爹、老和尚已省悟，原先掛在面上的憤慨已消失得乾乾淨淨了。

四大金剛將轎子抬了起來。

北劍道：「譚兄好走。」

南刀撥開轎簾，探頭衝着他一笑道：「我還有一句話要說。」

北劍含笑道：「你說吧。」

南刀道：「謝謝！」

北劍道：「怎麼呢？」

南刀道：「在我們師徒敉平後七座山寨的過程中，曾碰到了幾件怪事，後來我終於把他想出來了——我的腦筋還不算太遲鈍，是不是？」

（全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名流午時富向布列警官報稱他被一神秘電話勒索，要求警方小心處理此事，石勇接此任務後到午時富家探訪，但午時富對石勇的問話支吾以對，表現得很狡猾，午太太的態度也是一樣，當石勇得知午時富的兩位兒女在校就讀時，馬上到校內去找他們，誰知兩位兒女均不在校，午時富夫婦覺得事態嚴重，石勇從一名學生口中得知午時富的兒子安達和一吧女蘇絲相好，按此綫索找到蘇絲的家，蘇絲却不准石勇等人入內，石勇只好離去，午安達此時確實躲在蘇絲香閨中，他想離去，但樓下警員把守着，蘇絲就帮他化裝成女人準備離開此地……

酒吧起風雲　天台拍裸照

布列警司雖然仍未回到總部，却從警方的無綫電通訊中知道陳九方面的發展，立即兼程趕來。

蘇絲居住的那一幢大廈四周，軍裝警員滿佈，如臨大敵。

陳九正在蘇絲的香閨之內。

蘇絲已被留住，她非常生氣，因爲她要趕住去上班。

布列警司也親自趕到現場來。

他問陳九：「找到他嗎？」

陳九道：「沒有，但我肯定午公子不久之前仍在這裏。」

布列朝屋內各處張望了一遍，又把視綫望向蘇絲身上：「你就是蘇絲小姐。」

「是又怎麼樣？」她吐了一口烟霧，態度十分傲慢。

布列是警司級的警官，又是一向講究「紳士風度」的英國人，所以他是比較有禮貌。

他瞪住蘇絲：「你可認識午安達先生嗎？」

「當然認識，他是我朋友。」蘇絲又吸了一口烟：「他有時會來探我，但今天就沒有？」

陳九却忍不住插咀道：「她說謊，不久之前這裏還有個男人。」

蘇絲帶住輕視和嘲笑的目光，瞥了陳九一眼：「是男人，但不是午公子。」

陳九道：「看更也說，今天見過午公子來過這裏，一直未走。」

蘇絲很大方地，把手一攤，做了一個手勢：「你可以隨便找，只要你們有此須要。」

陳九更加生氣：「爲什麼早些時你不這樣大方呢？」

蘇絲又白了他一眼：「我問你，你結了婚沒有？」

她這麼一問，把布列也吸引住了，怎麼她會無端端扯到結婚問題上面去？

陳九也怔了一怔。

他還未答應，蘇絲又說：「你走過私嗎？不是販賣毒品，指偷女人啊？」

所有在場的警務人員的視綫都被吸引過來，有些更忍不住笑了起來。

反睹蘇絲，却氣定神閒的在抽烟！

她十足一個有經驗的演員，首先在表情方面吸引了觀衆。

然後她又說道：「有家室的男人，都不想人家知道他與我有私情，尤其是有名譽有地位的男人。剛才由此離去的，正是這類人。」

布列道：「你當然有權爲對方保密，不過，午公子到底在何處？」

「他來過，但很快就走，然後是我的男朋友上來找我。」蘇絲又半開玩笑地問布列：「要不要我繼續供出我們上床後的情況？」

蘇絲的大胆作風，差些兒又引得各人哄然大笑！

布列叫人到屋前屋後可能收藏的地方，都一一看過了。

午時富的次子午安達並不在這裏。

毫無疑問，陳九他們又來遲半步。

午安達走了，但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走的。

警方也沒有理由怪責大厦看更人，因爲大厦住客加上訪客那麼多，一個人一雙眼睛，如何能一一記清楚？

午時富的次子安達至今爲止仍未有下落。警方於是決定把消息公開。

警方希望各界人仕協助，找尋午安達的下落。

至此，午時富立刻成爲衆所矚目的人物。

平時他已是社會聞人，風頭十足，現在更加是訪問的對象。

若在平時，他會大發謬論，希望電視台和報紙都出現他的形像，但這一次，他却躲了起來，不敢再面對記者。

他怕人家問：午公子與一名吧女來往，是否與家庭教育有關？

在市民心目中，他是個好父親，他的兒女自然也循規蹈矩。

但經過此一役之後，他幾乎無話可說了。

因此，當記者們紛紛找他訪問時，他却利用警方作爲擋箭牌。

是的，警方在目前階段，也不想他對外界透露得太多。

× × ×

另一方面，石勇已與姜玲玲會合。

姜玲玲把她的弟弟小明也召來，姊弟二人已在學校內外展開連串偵查行動。

這是一間中學。

午時富的女兒茱廸，就是在此就讀「中三」的。

根據姜氏姊弟從同學口中所得的印象，茱廸爲人並不正派。

過去，茱廸也有過「逃學」的紀錄，所以這一次各同學亦不以爲怪。

名目上這是一所「貴族學校」，但實際上「貴族」何所指？不外乎是有錢子弟才可以入來，因爲學費太貴，自然不是一般市民所能負担。

可能就是因爲在此就讀的子弟全是出自富貴之家，所以師長也不敢開罪他們，如此一來，這一輩「千金小姐」和「太子爺」，就更爲放縱。

根據同學們的印象，茱廸是個典型的「飛女」，經常與一些男同學到「的是夠格」一類消費場所去飲酒跳舞。

那天下午她沒有上學，看來也有可能到此等日間「夜總會」去了。

但是，她常常碰在一起的男同學們，却依舊留在學校內。

由此忖測，她可能在外另有朋友，也可能眞的出了意外。

姜玲玲十分担心，因爲幾間茱廸常到的公衆場所，都查過了，茱廸當日並未到過。

「這可能眞的是午家的世界末日。」姜玲玲對石勇嘆氣說：「茱廸可能繼她兄長之後，遭歹徒綁架去了！」

石勇喃喃自語：「到底歹徒是何方神聖？爲什麼要趕絕午時富？」

姜玲玲道：「我一直覺得：這不是一宗普普通通的勒索案，現在總算證明我的看法沒有錯，幕後可能還有更多的事情，我們根本無法知道。」

石勇道：「可能由於午時富太精靈，歹徒才迫得向他的兒女下手。」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以正常的方法去偵查。」姜玲玲又說：「不過你是警務人員，行差踏錯，可能要吃官司。」

「是的，過去我已碰過不少釘子，就是由於太過魯莽。」

姜玲玲道：「那麼，現在我你只有分頭進行，你向正路偵查，我和小明旁敲側擊。」

「好吧，我們保持連絡。」

× × ×

午安達內心有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他沉迷於蘇絲的美色，所以才會千依百順，聽她擺佈。

然而現在，他有些後悔。

他覺得自己實在不該如此這般地「失了踪」！

他心裏想：蘇絲只是將計就計，但警方既然查到她香閨來一定有根據。

再下去，警方一定也知道她和自己的密切關係，她父親又如何肯付錢？

現在他在近郊一間石屋之內——那是蘇絲給他的地址。

他很奇怪，因爲當他進來時，那年青人就知道他是誰。

後來他才知道，蘇絲較早時已經有電話來過了，據說，年青人只是蘇絲的兄長，他叫阿志。

阿志足部不良於行，年紀在二十二歲左右。

這間石屋似乎只有阿志一個人。

「我妹妹叫你安心留下來。」阿志說：「晚上，她會來這兒見你。」

「這兒只有你一個人？」

「是的。我有許多兄弟姊妹，都在市區做事，只有我最沒出息！」

阿志苦笑着，拍拍他的腿，表示他是個殘廢者，所以找不到工作。

午安達很同情他。

阿志又倒了一杯茶給他，說道：「你肚子餓嗎？我還未煮飯。」

將近黃昏了。

午安達實在有些餓，午間他只吃了少

許的東西，就一直跟蘇絲在床上混。

午安達給了阿志一些錢，阿志不敢要。他說：「妹妹叫我好好招呼你，我有錢，你喜歡什麼？我買回來給你吃。」

午安達同情他殘廢，道：「不如叫些飯麵回來，不必煮了。」

「不要緊，我慣了。」阿志又說：「這裏太偏僻，不會有人肯送外賣到這兒來的。」

「那麼，我再無意見了。」

阿志一步一跛的，走了出去。

他臨行時，吩咐午安達切勿亂跑，否則，可能會出事。

× × ×

午安達心裏又在想：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要走大可以走。

但是，沒有人押着他到這兒來，是他自己來的，只是他在矛盾中有些後悔。

他在衡量一下：是禍還是福？

假如蘇絲眞的依足她想像中的計劃行事，午安達就認爲是「福」。

萬一失敗，他將無法在他父親面前再獲得任何信任。

他又在想：他父母目前一定焦急萬分了。

尤其是他母親，更愛他如命。

怎辦？

他在石屋之內，踱着方步，左思右想，無法作出抉擇。

他發覺這間石屋只有一廳一房，一切陳設都顯得簡陋非常。

一幅又舊又髒的門簾，將「廳」與「房」之間隔開了。

他下意識地，將門簾輕輕一揭。

裏面沒有人。

但是，有些東西却深深吸引住午安達的視綫，令到他不得不進去細看。

那是懸掛在床頭牆壁上的一幀相片——一男一女的結婚相。

午安達幾乎難以置信。

然而時間還早，雖是黃昏，但太陽光仍可以由窗外透入，讓他看得清楚，那是蘇絲的結婚照片，她身邊的「新郎」並非別人，正是剛才午安達見過的阿志。

午安達終於恍然大悟。

蘇絲並未眞正愛過自己，只是爲了她丈夫——她那跛足的丈夫。

蘇絲可能是個十分忠於愛情的人。

因此她極之須要一筆錢，而午安達這張「肉票」便可以令她達到目的。

午安達不敢怠慢，忙走出房外。

那電話就在廳子的一角。

他趁住阿志未回來，想先撥一個電話通知他父母，但剛執起聽筒，他又改變了主意，他覺得他不該再阻延時間了。

他應該直接與警方連絡。

於是，他把撥過的號碼取銷。

豈料正當他要直接致電「九九九」的時候，却有一隻手伸了過來，將綫路按斷了。

那是阿志的手。

阿志冷冷地盯住他：「你幹什麼？」

午安達强作鎭定：「不，我只不過想找個朋友。」

「朋友？」阿志冷然一笑，「你的朋友是警探？」

「不！我……」

「別騙我，你想報警。」

「嗯——」

阿志面色一沉：「你後悔，是嗎？不過，後悔也太遲了。」

午安達看得出，阿志目露兇光。

他知道事情已到了攤牌的地步。

趁住對方未動手，他首先發難。

午安達順手拾起一把椅子，朝住阿志擲過去。

阿志側身一閃，椅子跌了個空，擊碎了後面一塊窗門的玻璃，發出了「嘩啦」連聲。

午安達十分敏捷，他並不計較那一擊的收穫，急急衝了出去。

阿志也奪門追去。

他雖然跛足，却走得頗快。

午安達四肢健全，照計他一定可以逃脫的，不幸他對這兒的環境不熟悉。

他沿住來時的水泥小徑，急急跑下斜坡，但阿志却由那邊一幅草坪直滾下斜坡，轉眼已搶到了水泥小徑的盡頭。

阿志手上有一根木棒。

他冷冷地等在那裏。

午安達正走得氣急敗壞，見狀也怔了一怔。

但他心裏想：怕什麼？他是個跛子。

午安達道：「我不忍心對付你，乖乖的快給我滾開。」

阿志却滿懷信心地笑了笑：「你即使逃得過我這一關，也逃不過我的弟兄那一關？」

阿志說話時，用手指指另一角。

那邊山坡之上，出現了幾個鄉民。

午安達心裏也吃驚。

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如此糊塗，竟然會送上門來，是蘇絲的手段，還是他對她太過痴迷？

無論如何，在此之前，他未知道蘇絲原來還有個丈夫。

毫無疑問，蘇絲不會跟他遠走高飛，只不過利用他向他父親勒索，

午安達妒火大過怒火，情急之下，直闖過去。

阿志揮棒襲擊。

午安達雖然捱上了一棒，却把握住木棒的另一端，與阿志互相糾纏起來。

其他年青鄉民紛紛圍攏過來。

午安達也明知道處境危急，只是他心有不甘，希望出現奇蹟。

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叫「救命」，希望藉此引起外間的注意。

但是，他只叫了兩聲，立刻被人從後重重地擊了一下。

午安達登時昏了過去。

天旋地轉，雙眼一黑，人也倒了下去了。

× × ×

午安達和午茱廸二人都全無音訊。

午家之內，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

數名便衣警探，奉命留在午家之內，保護午時富夫婦。

午家門外，混集着一班記者。

警車也停在門外，彷彿這兒發生了什麼大件事似的，只是沒有人將大閘門打開，主人家老是不肯「見客」。

午時富心如大石。

午太太早已哭得雙眼紅腫，兒女就是她的命根，現在留在她身邊的一子一女都出了事，還有長子却遠在外國。

「怎麼辦？」午太太不止一次地，哽咽帶淚去問她丈夫。

然而午時富竟然想不到半句話來安慰她。

被派來保護他們的警員都是便依的探員，他們更加納悶。

因爲他們不是午家的人，自然不可以到處隨便的走動。

三個人坐在客廳裏，除了抽烟之外，就只有看看電視節目。

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三名探員急忙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在此之前，警方已將大批錄音器材搬到午家這裏來。

午家的人也與警方有了默契，有電話也不能立刻去接聽。

現在午時富也等到三名探員準備好一切之後，才拿起聽筒來！

「誰？」午時富似乎早已意味到這是一個太不尋常的電話。

他的心跳得十分厲害。

「爸爸，是我。」對方居然會是他次子午安達。

「安達，你在那裏？」

「我不能說，只希望你準備好五十萬元舊鈔，否則三日後他們就殺死我。」

「喂……喂喂……」

電話掛斷了！

警探們除了錄下的短短聲帶之外，別無收穫。

「看情形，他可能還有電話來。」午時富喃喃地說：「我兒說要五十萬元，但如何交到他們手中，却未提及。」

「現在我們先向布列警司報告。」一名警探站起來，走過去撥電話。

五十萬元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午時富絕對付得起，問題只是如何交收。

照一般情形看，警方決不會讓他付錢給匪徒。

匪徒假如收不到錢，下一步自然就是「撕票」。那麼，他的兒子……

午時富一想到這裏，他整個人就呆住了。

他心裏又想：女兒茱廸會不會也在一起？然則，五十萬實在值得。

午時富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又來了二名不速之客。

他們正是石勇和姜玲玲。

這已是晚上時分，各人都忙足了一天，可惜全無收穫。

在場的警探告知石勇他們，電話剛來過，石勇於是收聽那錄音帶。

石勇事後說：「對方已知道我們有人在這裏，所以不敢講得太耐。」

石勇又問午時富：「你明天打算上班嗎？」

「我有許多事務要料理，當然要回到辦公室去。」午時富道。

「那麼，下一次的電話，可能接到你的辦公室裏去。」石勇道。

「那我該怎辦？」午時富故意問道。

「立刻與我們連絡。」石勇又說：「你不妨討價還價，拖延一些時間。」

「如果五十萬元可以贖回一子一女，我眞願付給他們。」

「但是你似乎不明白歹徒的心理，太順他們意思，反令他們懷疑，總之，你只須與我們合作，一切都會成爲過去。」

「但願如此。」

石勇又對午時富道：「令千金有什麼較親密的男友麼？」

午時富想了想，道：「從未見她提及，也許她母親比我清楚。」

姜玲玲會意，轉身走了進去。

石勇又對午時富說：「如果再有電話來，記得拖延一下。」

× × ×

午太太傷心欲絕！

姜玲玲只見她雙眼紅腫，眼淚也許早已流光了。

「她那裏有什麼男友？」午太太有神無氣的說，「她喜歡連羣結隊玩，從未帶過什麼男友回來。」

「有沒有外宿的紀錄。」

「嗯——」

「午太太，事到如今，我們再也不必爲面子問題而隱瞞事實了。否則，我們即使想帮你，只怕也有心無力。」

「有過一兩次，但每次都有電話回來交代。」

「如何交代？」

「她說：在女朋友家做功課，太夜了，所以不回家睡覺。」

「那就是說，她往往在午夜才有電話回來向你們交代了。」

「是的。」

「多數以同一理由交代？」

「不錯。」

「那麼，是那一位女朋友，你們認識嗎？見過她嗎？」

「見過。」午太太道：「那個女同學叫馬莉。」

「有她家中的電話麼？」

「讓我搜搜看。」

午太太帶着姜玲玲，朝茱廸的睡房那邊走去。

姜玲玲一邊走一邊埋怨午太太：「爲什麼你不早說？」

午太太道：「若非你提起，我也忘記了馬莉這女孩子。」

「你不是說，她們是同學麼？」

「那是以前的事，如今馬莉轉校了，但我想她們仍有來往。」

從這一番說話中，可以忖測得到午太太根本不大理會兒女的私生活。

姜玲玲心裏道：「眞是活該！」

在午茱廸臥室的書桌之上，午太太找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有一些電話號碼，都是一些英文字母，可能是姓名的簡寫。

午太太指出其中一組電話號碼：「這就是馬莉家裏的了。」

姜玲玲看看上面只寫了一個：「M」字。午太太解釋說：「這是我唯一撥過的電話號碼，否則，我也不知道是馬莉的，那次，我記得我很生氣，因爲她通宵未返，翌日她交代說：在馬莉家過夜，所以我一定要找馬莉對質。」

姜玲玲點點頭，道：「這麼說來，即

使令千金今晚沒有電話回來，你也無須大驚小怪！」

午太太直言道：「是的，若非出了事，我也想像到她貪玩而已，但目前這情形看，分明出了事，我想，她不會在馬莉那裏。」

「你試試看好嗎？」姜玲玲道：「希望會有奇蹟出現。」

午太太在姜玲玲的陪伴下，回到她自己的臥室去。她的臥室中另有電話。

午太太依了姜玲玲的意思致電馬莉。

但是，馬家的人說：馬莉還未返。

午太太又自我介紹道：「我是午茱廸的媽媽，請問馬莉小姐最近有沒有見過茱廸？」

「茱廸？噢，小姐的同學，」對方是一名女傭人，「不，很久未見過茱廸小姐了。」

「如果馬莉小姐回來，請她回電話給茱廸媽媽好嗎？」

「好的，讓我留字轉告她，不過，小姐通常很夜才回來。」

午太太一直注意到姜玲玲的手勢：「請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馬莉小姐？」

「我也不大清楚。」女傭可能只是怕事。

午太太無可奈何，只好掛綫。

姜玲玲道：「看來馬莉可能家裏很有錢，是不？」

午太太點點頭：「是的，我聽茱廸說過，他父親做大生意的，常常在外國。」

姜玲玲靈機一觸，又問午太太：「有沒有令千金和馬莉合照的相片。」

「可能有的，讓我回到她房間裏搜搜看。」午太太又再回到茱廸的臥室去。

在一本相簿中，找出了一幀年前影下的彩色生活照片。

那照片裏面，除了馬莉和茱廸之外，還有好一些青年男女。

那是一幀在郊外的野火會中拍下的照片。

姜玲玲道：「這照片暫時借給我，可以嗎？」

午太太但求早日找到她的女兒，一幀照片又算得什麼？

姜玲玲於是把照片由相簿中取出，然後回到客廳裏去。

她對石勇說：「唯一有希望找回來的，恐怕就只有午小姐。」

石勇道：「兩個能找回一個，倒也不錯。」

姜玲玲道：「試試吧，碰碰我們的運氣。」

石勇會意，與姜玲玲一齊離開了午家了。

× × ×

石勇開着汽車，將姜玲玲載到紅燈區去。

這兒是許多夜遊人常到的消費場所，但玲玲的目標却是一間年青男女常到的「唱片夜總會」。

石勇覺得：午茱廸應該收聽或者收看過警方的特別呼籲。

警方已透過電台和電視台，許多市民一定都知道午家出了事。

因此，午茱廸即使沒有看電視，聽收音機，也一定聽到朋友們說出此事，她最少也應該有個電話給家中的父母才對。

就憑這點，石勇認爲茱廸必然是處於「身不由主」的情況下。

換句話說，她不可能有自由行動的機會。

但是，儘管石勇如此細心分析，却沒有阻止玲玲的做法。

他知道玲玲的個性，她要做的事，沒有人可以加以阻止。

當汽車由紅燈區經過的時候，那邊突然出現了一大堆人。

石勇立刻把車子的速度減慢，對玲玲道：「下車看看好嗎？」

「好吧，反正時間尚早。」玲玲首先落了車。

石勇則將車子開到路邊停了下來。

玲玲擠進人羣中去，發覺不少男人的面孔之上堆滿了笑容。

單憑這點，可以看得出這兒不會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

果然，一名裸體少女，一步一拐的，正在當街表演「脫衣舞」。

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名「忽得妹」。

「忽得」是一種迷幻藥。香港人習慣了稱呼服食迷幻藥的女人爲「忽得妹」。

難怪男人們都笑口盈盈了。

姜玲玲很討厭這種女人，她們大都是歡場女性，服食迷幻藥已成了癖，每次服後又一定發作，不是大吵大鬧，就是當街脫衣。

街上的男人有「免費脫衣舞」看，當然開心，怎會有人阻止？

姜玲玲也沒有意思去阻止她，她覺得這種人已經註定了她的一生，即使勸也勸不來。

但是這一次，她決定要「做做好心」了。因爲這少女看來十分面善。

她還不敢太肯定，悄悄自懷中摸出一幀照片，核對了一下。

原來眞的是她——照片中一個少女，可能是茱廸的女同學或朋友。

姜玲玲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但却可以肯定，她就是照片中人。

姜玲玲走了過去。

她走到那少女身邊，脫下一件外衣，在她的上身披上，然後，將她扶向一處梯間。

那少女雖然極力反抗，但她的氣力無論如何也不及玲玲。

就當姜玲玲強行把那迷幻少女拖走之際，一班看熱鬧的男人立刻發出了陣陣噓聲！

玲玲本來也沒有去理會他們，可是，其中二名年青無賴竟然閃了過來，叉着腰對玲玲說：「你這臭八婆，何必假好心？人家反正就不會多謝你。」

玲玲有氣了。

要不是有這少女被她扶住，她立刻就會過去揍這二名無賴一頓。

但是，那少女當時已陷於昏迷狀態，如果玲玲放開雙手，她就會倒下來。

再看看二名年青無賴，直指住玲玲駡個不休。什麼下流賤格的「三字經」都搬了上來。

玲玲一肚子怒氣，正待將那少女放下

來，石勇却在這時候出現。

他剛把車子停好，過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看見一個半裸少女，被玲玲扶住，已心裏明白，想不到却還見到玲玲被人辱罵。

他忍不住了。

只見石勇一步衝前，一手搭住其中一名青年的肩膊，另一手已摸出了證件一揚：「我是警探，擧高你雙手吧！」

石勇的出現雖然有點突然，但另一名無賴却看得清楚。

他以爲石勇沒有後眼，迅速自後面襲擊。

但是，他的人未到，足肘已首先中了石勇一記鞋踭，踢得他呱呱大叫。

原來石勇未採取行動之前，早已了解到眼前這形勢。

他明白到必須對付兩個人。

他也明白到他是一名警務人員，在這種塲合中，要得到羣衆的支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必須做得漂亮。

所以他對付其中一人時，佯作見不到另一人，直至哪人自背後襲擊他，他才還以顏色。

那傢伙痛得彎下腰去，扶住足肘雪雪呼痛不已！

被石勇用手搭住肩膊的一名青年人看見石勇分了心，立刻發難。

但是，石勇是什麼人？

他是一名很有經驗的警探，對付這一類人，有的是經驗。

只見他順勢一扯，那傢伙一個急轉身，身不由主地，跌向姜玲玲那邊。

玲玲早已看得老準，飛起一脚，踢得他殺猪般叫了起來。

石勇急忙摸向腰間，掏出了一副手銬來。

那紅衣青年吃了玲玲一脚，還不知機，迅速自懷中一摸，一把三角銼已直插向石勇腹部。

石勇無法閃避，手鐐擋格，「錚」的一聲，趁勢撥開。

石勇反手一搭，不銹鋼的手鐐原有兩個圓圈，一個把握在石勇手中，另一個則擊向對方的手腕之上。痛得那傢伙「喲」的一聲叫。

石勇迅速衝前，手刀直劈，重重地擊向那傢伙的後頸。

只見他雙足一軟，急急前撲，差些兒就要倒向地上了。

突然間他竟然收得住脚，反身又向石勇襲擊。

另一名穿上藍衣的青年，足肘的痛楚剛止，立刻又從路旁檢起一枝木棒，加入戰團。

姜玲玲看得分明，急忙把那名迷幻少女扶向了梯間那邊。

那少女已陷於昏迷中，歪歪斜斜的，倒在一旁。

姜玲玲也理會不了，急忙過來協助石勇。

其實石勇要制止二名無賴，易如反掌，只須他拔出腰間的佩槍就可以。

但他沒有這樣做，存心要讓這兩個無賴好好的吃一點苦頭。

只見他手鐐揮舞之下，與三角銼和木棒打得有聲有色。

玲玲看得分明，側身閃入，赤手奪棒，飛腿沉肘，完全顯出了一流身手，旁觀者看得眉飛色舞，就是看不清楚她如何能在剎那之間反賓爲主——奪得木棒之後作主動出擊。

木棒轉到了玲玲手中之後，又如雌虎添翼，左挑右撥，疾如閃電，那年青人被打得跪地求饒。

那一邊，鐵手鐐對三角銼，打得鏗鏘有聲。

石勇身形一晃，左手一揚，右手的手鐐圈套已套進了三角銼鋒之上。

只見石勇急忙一拉一扯，「錚」的一聲，三角銼已是脫手飛出，墮向了地上。

石勇得勢不饒人，閃身到了年青人的背後，手鐐鎖頸，那年青人惟有連聲求饒了。

石勇以手鐐把二人的右手一齊鎖上，道：「你們還可以有機會逃去的，如果你們逃得了的話。」

兩個人的右手同時被同一副手鐐鎖住，自然逃不了。

如果一右一左，倒還可以，但現在這樣子，一定絆倒地上。

不知那個坊衆致電報了警。

警車迅速開到現場。

一名認識石勇的警長過來問：「石探目，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想不到應該用什麼罪名控告這兩個傢伙。」石勇道：「阻差辦公，罪名太輕，奪警槍，又沒有事實根據……」

玲玲忍不住插咀道：「當街侮辱良家婦女，和毆打警務人員，這已經夠了。何必再浪費時間？」

玲玲又對警長道：「快叫一架白車來，那少女可能食了過量迷幻藥。」

警方人員習慣了稱十字車爲「白車」，收屍車爲「黑車」。

那警長也認得姜玲玲是石勇的女朋友，許多人也明白石勇屢建奇功，姜氏姊弟二人的協助可也不少。

玲玲把那少女扶起，趁住警員們把人羣驅散之際，輕輕將她搖醒。

「你叫什麼名字？」姜玲玲試問她。

「利子英。」她似乎較爲清醒一些。

「利子英，你認得我嗎？我就是馬莉。」姜玲玲故意說。

「噢！馬莉，你好嗎？」

「還好。」姜玲玲乘機又問：「你有沒有見過午茱廸？」

「茱廸？」利子英怔了一怔：「有啊，那晚我們還一齊在『白日夢』玩，嘿！你眞沒有記性，你不是也有份麼？」

「白日夢？」

「就是那間的是够格嘛。還有佐治，皮里等一班男孩子呢。」

「是的，我一下忘了，喂，我有事想找他們，何處可以找到他們？」

「誰？你找誰。」

「皮里啦，佐治啦。」

「不久之前，我還在『五更天』見過皮里。」

十字車來了。

姜玲玲向一名警車上的女警交代，讓她伴利子英到醫院，然後她才和石勇離開

了現場。

到場的警官也知道石勇他們有公事在身，所以先行把二名動粗的青年帶返警署去。

× × ×

五更天是一間男女混集的夜總會。

這裏的新潮音樂吵得震天價响，年青男女正在狂歌妙舞之中。

石勇進來後，偕同姜玲玲到處亂鑽。

這兒燈光黯淡，想找人可也不易，但石勇並非找人。

即使是姜玲玲，她也不認識誰是利子英口中的「皮里」。

他們的目的，無非想找一個座位，或者接近酒吧的櫃枱。

但是這裏人頭湧湧，音樂又吵耳，置身其間，眞的有如地獄一樣，石勇和姜玲玲都無法明白，這班人怎會如此陶醉。

正當石勇和玲玲左穿右插之際，那邊突然混亂起來，似乎有人打架。

這種地方，這種氣氛，本來就不値得大驚小怪。

人們都在瘋狂中，稍有碰撞，很容易就會發生磨擦。

夜總會方面也知道有事發生，有人高聲吆喝，有人大叫：「亮燈！」

那邊有三名年青人打作一團。

夜總會的打手們，迅速過去包圍他們，眼看就要採取行動。

就在這剎那間，石勇和姜玲玲二人，幾乎就要脫口驚呼。

三名鬧事的青少年之中，其中一名正被二名青年圍毆，他，並非別人，正是小明——姜玲玲的弟弟姜小明。

小明怎麼會混到這種地方來？

石勇和玲玲都知道小明是個很知自愛的年青人，平時也不喜歡動輒用武。

眼見夜總會的打手們手持木棒，正要動手對付他們心目中的「鬧事者」，石勇和玲玲都不敢再猶疑。

石勇急忙過去，掏出證件，當衆表明了身份，喝令各人住手。

然而，二名聲勢洶洶的年青人，連夜總會打手也懶理，又怎會理會石勇他們？

姜小明本來孤掌難明，眼看被迫要以困獸之鬥，豈料却在絕望中出現了奇蹟，登時有如注射了一股興奮劑。

他的武功本來不差，現在有了生力軍，自然免了後顧之憂。

石勇看見他們不肯罷手，示意夜總會那幾名打手，與他一齊衝了過去，合力把三個人分隔開，不讓他們再打。

夜總會打手們本來打算好好教訓這三個人，現在既然有警探出現，也樂得息事寧人。

打鬥停止了。石勇問小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小明道：「我也不知道，我正與一個人喝酒交談，這兩個傢伙竟然看不過眼，硬要我走開。」

石勇用責備的口吻對小明說：「這種地方本來就不是你來的。如果你姊姊——」石勇剛說到這裏，回頭一看，却不見了姜玲玲。

石勇只想到玲玲可能去了致電報警。

大概她也不願意看見她弟弟受傷。

小明也在這剎那間往另一角落張望過去，發覺那座位之內空無一人。

他忍不住脫口驚呼：「怎麼不見了他？奇怪！」

沒有人知道小明要找誰，但誰也可以看得出他的神色十分緊張。

小明不顧一切地，向大門出口處衝了出去。

一名夜總會打手想阻止他，但被石勇喝住了。

小明奪門而出。

行人道上，正有個人歪歪斜斜的，扶住牆邊，慢慢地離去。

有個女人的背影出現在他身邊，那正是小明的姊姊——姜玲玲。

姜玲玲剛才在混亂中聽到有人沉聲低叫：「皮里，你快走吧！不要再獃在那裏了。」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玲玲想不到那獃在卡座裏的年青人，正是他們要來這裏找的皮里。

因此，玲玲才會撇下了石勇他們，匆匆跟住皮里出來。

現在玲玲正要向皮里查問，小明却追了上來。

玲玲問道：「小明，你就是爲他打架麼？」

小明點點頭，反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是皮里說的。」玲玲道，「他似乎仍未清醒。」

小明遞個眼色，低聲對姊姊道：「如果等會兒他清醒，他就不會講眞話了。」

原來鬼靈精的姜小明，就是利用迷幻藥將皮里和利子英弄成這副樣子，因爲他知道皮里是個常常與午茱廸玩在一起的青年。

利子英和皮里都嗜好迷幻藥。於是小明就請他們吃了個飽。

但是，想不到正當小明要向皮里騙取口供的時候，就遭人橫加干預！於是雙方立即大打出手。若非石勇及時出面，後果才難想像。

在玲玲的哄騙下，尚未清醒過來的皮里，終於說出了一件事：——

那是下午時份。

他們一班年青男女，相約一齊到一間「的是够格」去跳舞。

豈料在舞池中有幾名大漢，把午茱廸搶走了！

當時他們立即追出。

但是，門外早已停了一部汽車，各人一湧而上，車子迅速開走。

他們曾考慮報警，但有人警告他們：切不可多管閒事。

至於那班將茱廸擄走的大漢是何方神聖，皮里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至此，姜玲玲已是心中有數。

她偕同她弟弟小明折返夜總會去。

這時候，石勇已將二名鬧事青年帶入「經理室」後面去。

夜總會表面上已恢復平靜了：熄了燈，只有暗淡的彩燈在轉動。

姜玲玲和小明回到了石勇的身邊之後，將皮里的話轉告石勇。

石勇身畔又多了二名警探，他們是剛

巡邏紅燈區時經過門外，知道這裏有事發生，所以才入來查看究竟的。

石勇問那二名青年：「你們爲什麼阻止皮里說話？」

一名青年答道：「我們只是不想他惹事！」

但石勇看得出他們說謊，因爲他們一直在交換眼色。然後才吞吞吐吐的說了。

一名在旁的探員，低聲對石勇道：「我認得其中一個，交給我好嗎？」

石勇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那探員走到那年青人面前：「認得我嗎？大頭蝦！」

那年青人怔了怔。

探員却冷然一笑：「背身向牆，雙足分開，這規矩可還記得？」

年青人無可奈何，惟有照做了。

探員毫不客氣地，向他搜身。

先搜有沒有携帶武器，然後又要他轉過身來面對面的。

當探員的一隻手自他口袋中退出來時，却多了一小包東西。

那是用蠟紙包住的粉末狀東西——在場的人都看得心裏明白。

那是小量的海洛英。

「還是死性不改！」探員瞪住他問：「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嗯——別這樣好嗎？我知道你又在我身上玩把戲。我那有——」年青人冤屈地想伸辯。

探員却憤怒地，一手執住他的衣襟，就要動粗。

石勇冷眼旁觀，也看得明白，這探員的手法更高，也騙不了他雙眼。

在警界中，石勇總稱得上是長輩。

不過，他却沒有當衆揭穿那探員迫供的「絕招」。

另一名探員上前，做好做歹的，道：「大頭蝦，你有過同類案底，乖乖的講幾句眞話，免得我們兄弟難做吧！」

面對住大頭蝦的探員却加重語氣道：「帶他回去，看他這張咀巴還敢硬麼？」

大頭蝦吃過苦頭，雖然那一次是眞的身上被人搜到了海洛英。但在落案之前，他先挨了一頓狂揍，事後還不知是誰動手的。

所以只要提到「回去」，他心裏就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大頭蝦的聲調也軟了下來：「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探員從石勇口中多少也知道了一些來龍去脈：「爲什麼你要阻止別人說話？你們一定是受人所託！假如你們怕事的話，決不會公然在此打架。對嗎？」

大頭蝦道：「是的，就算我們受人所託。」

「誰？誰僱用你們？」石勇在旁問。

「一位白先生。」

「什麼來頭？」

「只是知道他出得起價錢，却不明來歷。」

「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以前常常來此喝酒，但出了事之後，却未再出現。」大頭蝦道。

「他爲什麼要擄去午茱廸，你可知道嗎？」

「我不清楚，我們只知道，受人錢財，替人擋災！」

「聽起來很够義氣，但你可知道，你們已犯上了瀰天大罪？」石勇又說：「現在午茱廸小姐可能落入匪帮手中，午時富被人勒索巨欵！如果你們不合作，將來就有可能被控協同罪。」

大頭蝦與他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顯得進退維谷。

探員道：「石探目，這種人是不見棺材也不會流眼淚的。先帶他回去，慢慢再說！」

大頭蝦一聽到要被帶回去，就脚軟。

他忙說：「我們來個交易好不好？」

石勇也了解到：像這種人，用正當方法往往很難收效。

所以，有時他明知下屬用的手段不大正當，也佯作不見。

探員看見石勇不作聲，他說：「你要什麼條件？」

大頭蝦道：「我可以設法帶你們找到白先生，但我不上身！」

「可以嗎？石探目。」探員回頭過來問石勇。

石勇也明知這種人最怕事，「不上身」就是「不關他的事——置身於事外」的意思。

石勇只點點頭：「嗯！只要找出白先生是誰。」

「我試試吧！」大頭蝦哭喪着臉說，「我坦白說，並無把握。不過，我會盡我所能的。」

石勇於是示意二名探員，將二名年青人帶走。另一方面又向夜總會的經理道歉，多謝他們借出了經理室。

那位經理却說：「應該由我們感謝你們的帮忙才對。」

× × ×

在一列天台木屋裏面，正有一班人圍攏住一名少女。

他們彷彿拍電影一樣，正以射燈投射在一張床上。

那床上有一男一女。他們都赤裸裸的，一絲不掛。

如果這是拍電影，應該是拍小電影才對。最少也是充滿了色情成份的。

那男子很年青，也很英俊。

但鏡頭只對住他的背部！如果這樣子拍照，就影不到他的面孔。

相反，那女子却「搶盡鏡頭」。

那女子也很年青，看上去最多不過十六歲左右的年紀。

她很豐滿，也漂亮，就是神志似乎不大清醒似的，令人感到既奇怪，又惋惜。

這班人顯然不懷好意。

有人在參觀，有人在拍照。

甚至那名「男主角」也十分清醒，只是那少女像發夢一樣。

她迷迷糊糊的，顯然又是吃了迷幻藥了。

她熱情如火，根本不知道身邊原來圍攏着一大班人。

而且，還有人很仔細地，將她的表情、動作，一一拍照。

男主角兼任了導演的職位，換角度，擺姿勢，顯然是一種預謀，目的要讓拍照

的人，拍攝多種不同的角度。

可憐那女子却任由擺佈。

圍觀者看得目不轉睛，拍照的人也忙個不了。

突然之間，有人叫出了一聲。

「走鬼呀！」

這是香港街道上常常可以聽到的叫聲，許多小販不准在街上擺賣，放哨者見了警察，就會大叫一聲：「走鬼」。

這一聲叫喊，往往給小販們省回不少的罰欵。

自此以後，許多地下賭檔，非法聚會的場所，每遇上警方干預時，也同樣會叫「走鬼」。

於是，立即引起一陣紛亂。

圍觀的人，紛紛奪門而出，向四下裏奔逃。

有人高聲吆喝。

也有人正在追逐、捕人。

只有那床上的男女，男的顯得非常狼狽，女的却懵然不知。

天台之上，一片混亂。

警員們的吆喝聲，在逃人等的脚步聲，混成一片。

石勇和姜玲玲姊弟二人等，則衝入木屋之內，找尋午茱廸的下落。

他們都未見過午茱廸，但却很快就可以認得那床上的少女正是照片中顯示的富家女。

姜玲玲迅速爲午茱廸加上衣服。

石勇和小明則分頭去追捕兩個正由窗口爬了出去的男子。

其中一個就是「男主角」，他衣衫不整。

另一個是負責燈光的。

石勇揚聲吆喝：「站住！我們是警方人員，再走就開槍！」

石勇很少作出這一類要脅，只因爲他明白到這兒的環境——這所天台木屋的窗外，只有一幅闊僅呎許的矮牆，在這黑夜中，任何人稍不小心，也會墮下四五十呎高的街道下面去。

所以，石勇表面是恫嚇，實則却是想救回他們的性命。

他們終於呆在一旁！動也不動的，讓自外面衝進來的警員們，加上手鐐。

石勇自獲得二名便衣探員協助，又得大頭蝦合作之後，便通知了總部派人前來協助。所以，他們未衝上來之前，便先有大批警員將這兒四周包圍。

也因此，這裏的人，無一漏網。

——未完——

南拳北腿的特徵

麥海雲

外國的拳術多數是比較統一的，很少分做南北兩派，至於西洋拳，歐洲各國以及美國，但是如此，甚至訓練的過程也相差不遠，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有些拳師特別喜歡用直拳向對方正面攻擊，另外一些拳師則喜歡使用勾拳，由斜角打上去，還有一種拳是向對方額角打出的，僅有五六種拳法，此外就是閃身出擊發招，總之，西洋拳的變化甚少，至於中國功夫，不但有許多招式，而且分做南北兩派，兩種功夫的基層上有很大差別，稍爲學習過功夫的人都知情。

最大的差別就是一雙脚，南派的拳術很喜歡紮馬，尤其是洪拳，往往要紮兩年的四平大馬，然後開始教授拳術，有一句話叫做「先紮馬後開拳」，三個月內，作爲師傅的人，半招也不教徒弟，他們認爲如果馬步沒有根基，學到拳法，也是枉然，原因是一拳打出，脚步浮浮，給人在下邊用脚一撬，就會整個仆倒，故此，沒有紮馬的拳師，十居其九過招就輸的，因此，有許多拳師以紮馬爲主，就算蔡李佛拳，並非特別重視紮馬，仍要苦心練習它，北方就大不相同，幾乎開始教授拳脚，就連帶招式馬步一齊教給徒弟的，徒弟方面是否每月依時紮馬，任由他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大致上北方的脚法靈活得多，花樣百出，有很多種拳法是南方和北方同時擁有的，至於脚法，那就北方多姿多采，掃堂腿幾乎是北方拳脚所必具的，南派的拳脚沒有這一招，只是從脚的一方面去觀察，就分得出南派或北派。

何以同是中國功夫，對於紮馬或脚法，有南北之分呢？爲甚麼北方的拳師如此重視掃堂腿呢？關於這些，老師傅有所解釋，他們認爲北方的天氣太冷，經常要穿很厚的衣裳，兩人相鬥，由於衣裳太厚，除非發拳打中對方的頭部，否則，一拳向胸腹或肋骨之間的地方打去，打中的只是棉花長袍，甚至對方穿了皮裘，根本就無法打入，故此，往往用脚，再又因爲那雙脚踢到胸部這樣高，變成穿心腿，踢中仍是不容易使對方受傷的，根本上衣裳太厚，有如罩着盔甲，下邊就不同了，小腿多數是裸露的，偶然穿了一對羊毛襪，仍是不會十分厚的，碰着掃堂腿，隨時會得掃跌，因此之故，北方的人打鬥就喜歡用低脚出擊，不管掃堂腿或者低撑脚，都是特別出色，南方天氣沒有那麼冷，剛剛動手就用拳多過用脚，再又因爲南方的拳脚由紅船傳出，即是戲班的船，船上經常有風浪，如果馬步不穩，根本上就無法打鬥，既然站穩馬步，不想再用脚去掃跌對方了，故此南方沒有掃堂腿這一招，而且馬步特別穩定。上述的解釋是一般武林中人認爲很有道理的，中國功夫起碼有南北之分，就因爲氣候和當地的生活習慣所影响使然，如果談得軟功夫，即是含有內家拳脚意味的一些門派，那就北方比南方盛行，原因是北京當年有許多皇帝大臣練習拳脚，奉召入京的拳師就算渾身武藝，充其量只是在交手之際使對方跌倒，而且即跌即時扶起，免得對方失威，極少發拳把對方打到倒地打滾的，這種情況變成了風氣，於是清廷之內的拳脚俱是以內家拳爲主，包括太極，形意，八卦三大派，還有其他支流。這是事實，超過六十歲的中年人，如果仍然練習硬橋硬馬，可能傷氣，反過來說，練習以內家爲主的拳脚，就不但能够保持拳脚上的威風，而且有機會延年益壽，增强健康。至於太極拳當中又分內太極以及外太極，那是另外一回事。（完）

二閻王傳奇故事

柳殘陽・文
子成・圖

血痕 （完）

見義乃勇爲 大盜亦有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二閻王黎莫野，喬裝冒充七門山君的手下，混進全勝鏢局，打探出小蝙蝠焦奇確實仍關在鏢局後院的牢房裏，於是他乘機賺門進入牢房，果然見到焦奇被關在那裏，守牢房的俏痲子秦在樵，發覺事情不對勁，便舉刀向黎莫野背後刺去，但反被黎莫野一脚後踢，將他踢倒，取了他的鎖匙，打開鐵柵。焦奇一躍而起，迅速的竄了出來，但由於他在牢房折磨得已不像人形，四肢無力，行動不便，黎莫野只得挾着他一起逃出鏢局，向郊外而去……

這片鬱密的林子便在一條流水清洌的小河邊，四週全是荒寂的嶺丘與山崗，地方很僻靜，偶而幾聲鳥鳴傳來，益發增添了幾許幽沉之概。

焦奇的衣衫全濕潺潺的晾在樹椏間，他自己已經十分澈底的在河水裏洗了個澡，躺在柔軟的草地上。

他一手提着僅有的蔽體短褲，一手枕着後腦，他微閉雙眼，模樣兒透着說不出的舒閒。

掀動着鼻子，盤膝坐在對面的黎莫野「嗯」了一聲道：「這才好多了，先前你那一身臭氣，簡直薰死人……」

睜開眼睛，焦奇的眼珠子在骨碌碌的打轉，他笑呵呵的道：「你知道，二閻王，這段日子我受了多少罪，差點連老命都混不下去了，他們還會叫我洗澡淨身？」

黎莫野悻悻的道：「活該，誰叫你嘴子闖禍，枕頭邊上露眞言？要不是小玉珠先找上我說明了事實。孫子王八蛋才會來搭救你，不但不會來救你，你更要祈禱千萬別再遇上我——」

嘆了口氣，焦奇道：「我認錯也就是了，弄出這個漏子，我自己業已遭了報應，這些日來，全勝鏢局那般雜種可眞把我整得悽慘……」

黎莫野道：「別他娘叫寃，你也夠窩囊了，居然被人家幾下子就弄服貼，任什麼秘密底蘊也吐了出來，我險險乎就讓你坑了個死？」

焦奇坐了起來，苦着臉道：「二閻王，你可得體諒我，我沒你這身本事，更沒有你這一身硬骨頭，他們一個勁的用刑，我實在熬不過……人身是肉做的，那禁得這麼個折磨法？那辰光，別說這檔子事，連我和老婆偷人也會照實吐露……」

黎莫野又好氣，又好笑的道：「虧你還有臉說？」

焦奇摸着身上一根一根突出的肋骨，唏噓着道：「人家不瞭解的，你二閻王還會不清楚？我吃幾碗大米飯，有個幾斤幾兩的份量，你那一點不心裏有數？二閻王，我們是老兄弟，老件當，我絕對忠於你，決不會背叛你，但若實在受不了壓迫，

情非得已之下，你可也得多包涵則個。」

黎莫野板起臉道：「對你，我已經包涵得太多了，往後你好不好充幾分硬氣，把牙根咬緊，不要那麼個沒出息法？人家說起你焦奇是我的伙伴，連我也帶着灰頭土臉，面上無光？」

焦奇可憐兮兮的道：「只要你還要我們跟着你跑，二閻王，我總是竭力扮出條漢子模樣也就是了，一遭兩次不大像，時日久了，包也差不到那裏去……」

心裏有些不忍，黎莫野岔開話題道：「你那老相好小玉珠，這回子可贖不得身了，你有什麼打算沒有？」

又嘆了口氣，焦奇道：「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脚背，還有什麼話可說，我的情形你知道，如今又那來的打算，在下次買賣成功之前，我是一點咒唸沒有？」

揉着臉頰，黎莫野臉上的化粧早已洗除，他沉吟着道：「好一陣子沒做生意了，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你我都有必不可少的用度……我說焦奇，你心目中有下一個行事的對象？」

焦奇搖頭道：「現在還沒有，我這才剛見天日不到半天，但只要你給我一點時間，我很快就會回你消息……」

黎莫野正在思忖着這個問題，他的手指不經意的在膝頭上敲彈，却突的側轉面龐向林子左邊的高地望去，形色間也立時露出戒備的神氣？」

馬上一個滾動隱藏到樹後，焦奇緊張的問：「有情況？

點點頭，黎莫野站起身來，輕輕一躍，已上了一株枝葉濃密的樹頂，除了枒枝那一聲簌動之外，已沒有絲毫人隱其上的形跡。

就在他甫始匿藏於樹頂的俄頃，從林子較高的一邊，踉踉蹌蹌走下來兩個人，他們彼此攙扶着，脚步不穩，身子搖晃，似乎還有着相當程度的驚嚇。

哈，那還是一男一女兩個人呢。

從枝葉的隙縫中往下瞧，黎莫野可是瞧得分外明白，這一瞧，他差點笑得從樹頂跌落，那一男一女兩位，他可全是相識，也正乃如今「七門山君」祁蘭亭佈下天羅地網所要擒拿的目標，「龍形掌」沙翔，以及千嬌百媚的吳思思。

吳思思還是吳思思，雖然她眼下換了粗布衣裙，而且形色驚慌，神態困倦，更有股子掩不住的狼狽落魄之狀，但塵灰遮不了她那明艷的秀色，穿着難以改易她迷人的丰采，那種美，那種嬌，那種蝕骨的神韻，在此情此景之下，反而顯得楚楚可人，我見猶憐。

沙翔就不大相同了，滿頭臉的灰沙，氣色霉晦泛青，衣袍掛破了好幾處，髻髮也散亂着，加上那髯髭叢雜的面盤一陪襯，乖乖，十足一副走背運的樣子，往昔的倜儻風流，洵洵儒雅，好像換到別人身上去了！

大概他兩個是走累了，也大概是發現這地方不錯，在來到方才黎莫野坐着的位置，兩個人同時吁了一口長氣，雙雙頹然坐倒。

休息片刻之後，吳思思伸手輕掠髮絲，即使這個無意間的小動作，也顯得如此優美撩人，她那雙鳳眼輕輕流轉，邊低柔的道：「翔，我餓了……」

沙翔茫然的向週遭探視，吶吶的道：「我知道妳餓了，從昨晚到現在，妳連一點東西也沒吃……」

咬咬下唇，吳思思輕輕的道：「不要緊，還可以忍一忍，實在熬不住，拔點野菜也能裹腹……」

一把將吳思思摟進懷裏，沙翔熱淚盈眶，咽不成聲：「思思，思思，我的好思思，都是我害了妳，我拖累了妳，我沒有用，沒有出息。我竟連一個自己深愛的人都保不住，護不住，我，我還算是個男子漢麼？」

她也緊緊的反擁着沙翔，吳思思用手抹着沙翔的淚，替他整撫着雜亂的髭髮，她親吮着沙翔的下頷，聲音顫抖而悲涼：「別這樣說……翔……這都是我們自願的，也都是我們決定之初早已預料到的，是不？我們相愛並沒有錯，錯的是山君的淫威凌人，錯在我們在事情發生之初缺少反抗的膽量……」

沙翔聲調沙啞的抽噎着：「我悔不該帶妳進入山君府第，我恨自己沒有抗拒山君的決心……思思，如果那時，我回絕了山君，說不定事情還壞不到此般地步，思思，我是做了什麼孽？欠了誰的債啊？竟使我遭到這樣的折磨與懲罰。」

俯貼在在沙翔胸前，吳思思幽幽的道：「看開了吧，翔，如今悔恨也無濟於事，最重要的，是我們終於結合在一起，生生死死全結合在一起，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夠了，一個女人還能奢求些什麼呢？那怕是刹那間的眞情契合，也强似那一輩子的强作歡笑！」

把吳思思的頭臉緊摟在懷裏，沙翔咽泣着低呼：「思思，思思，思思啊！」

多麼動人的一幕，樹上的黎莫野亦不禁覺得鼻端發酸，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他自己居然還是恁般多愁善感呢！

下面，沙翔放開了吳思思，他掙扎着站了起來，抹着淚道：「你就在這裏歇着，別走開啊，我到附近去看看有什麼可吃的，再不早點想法子，眼看着天就快要黑了……」

吳思思振作的昂起臉來，强顏一笑：「也不用太費事，翔，如果實在找不着什麼，我想我還可以再支撐這一宵……」

跺跺脚，沙翔轉身便走，他才走出幾步，又猛的楞住了，目光定定的投視在一件物件上，那套晒晾大樹枝間的衫褲——焦奇的行頭！

吳思思一見沙翔這副神情，不由跟着緊張起來，她悸怯的問：「有什麼不對啊？翔……」

指着那套衣衫，沙翔一面急速四週查看：「附近有人！」

當他們兩個正在惶悚的尋找着可疑的目標時，黎莫野已經笑嘻嘻的從樹頂一溜而下，輕微的枝葉响動聲，却驚得沙翔與吳思思雙雙跳起，駭然回視——

拱拱手，黎莫野笑容可掬的道：「久不相見了，二位，別來似不甚好？」

沙翔與吳思思定神之下，幾乎同時脫口驚喊：「是你？」

黎莫野道：「不錯，是我，眞巧了不是？那麼多的人都找不到二位，竟被我給

碰上了，啊哈，這也是塲緣份哪！」

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沙翔的臉色却有隱藏不住的疑懼：「黎莫野，你想怎麼樣？」

微微一笑，黎莫野道：「你以爲我想怎麼樣？」

咬了咬牙，吳思思恨聲道：「鬼，你這個鬼，這一生裏，你有沒是做過一樣好事？」

沙翔似是十分意外的問吳思思：「這人——思思，妳認識她？」

吳思思提高了聲音：「不但認識他，就算他化成了灰，我也能把他一丁一點的拼湊出來？」

揹負雙手，黎莫野神態安詳的道：「吳思思啊吳思思，妳可眞是不知死活了，身臨絕境，走投無路之下，妳居然還有這麼股子跋扈勁？我他娘只要一橫了心，妳和妳這位情夫就都玩完啦！」

吳思思猛一揚頭，激動的道：「才一看見你，我已沒朝好處去指望，你懂什麼道義，知什麼善惡，又能分什麼正邪？你這種人，打出生的那一天起，已經註定了墮落與蠻橫，你只知道依照你的生存方式活下去，能不能爲，該不該爲，你根本不會去想，你也沒有那種可以思想的腦筋，你，你澈頭澈尾是個粗胚，是個毫無氣質與天性的莽夫！」

沙翔很清楚吳思思冲着叫駡的人是誰，他担心的低呼：「思思，思思！」

黎莫野不慍不怒，安閒自若的道：「不要緊，由她駡吧，這些日來的憂怨恐懼，怕也驚得她够受的了，偶而發洩一下，總是好的……」

吳思思憤怒的道：「用不着要這一套貓哭耗子的把戲，我不怕你，不管你是大閻王，二閻王，我都不怕你！」

聳聳肩，黎莫野道：「好像我們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一樣，我說思思，妳這沒頭沒腦駡我一陣，不覺得有點離譜麼？」

吳思思尖銳的道：「一點也不離譜，你起什麼心思，打些什麼主意，以爲我不明白，像你這種明搶暗奪，黑心黑肝的强悍惡匪，沒有什麼壞事做不出來，你想抓我們回去向山君邀功領賞，你以爲我不知道？黎莫野，你如不了願的，你不可能把一個活着的吳思思交給那七門山君！」

勃然大怒，黎莫野粗暴的道：「妳這刀舌利嘴的臭娘們，光聽妳說的那套仁義道德，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爲妳是什麼三貞九烈的黃花閨女，其實妳何嘗值得了一個崩子，小老婆做膩了居然姘上個白臉漢子，更不顧那白臉漢子是什麼身份，抹灰了妳那老公的面盤不說，竟又扮演出這一齣背夫私逃的好戲，老子雖與七門山君從無交道，甚且還有點過節，但身在江湖，同仇敵愾，這口鳥氣也一樣替七門山君嚥他不下，老子這就替天行道，把你這雙狗男女擒將回去，讓天下同源齊齊稱快！」

冷冷一笑，吳思思不屑的道：「別來這些遁詞了，你是個什麼東西我清楚得很，更犯不着用那套歪理掛在嘴皮子上，我們不會向你求饒的，黎莫野，至少我們曾做過了你所不敢做的事！」

「呸」了一聲，黎莫野道：「如果妳指的這樁事就是眼下背夫私逃的齷齪勾當，我認爲還是不敢做的好，千人所指，萬人所駡的下流行爲，妳他娘竟還認是無上榮耀，眞正丟淨妳祖宗十八代的臉面！」

吳思思突然狂笑起來，笑得有些癲，有些瘋，更有着强烈的悲愴：「黎莫野，你這個土匪、强盗、莽撞的魯夫，你知道什麼叫情，什麼是愛？你豈能體會絲毫的眞摯，丁點的切合了那自小滋長的情愫，那患難困苦中的關懷，那默默的感應，那無聲的呼喚……黎莫野，我敢愛我深愛的人，我能爲他死，爲他放棄一切，你能嗎？你有嗎？你做得到嗎？黎莫野，你是多麼空虛，多麼無味，又多麼可憐啊……」

心裏嘀咕着，黎莫野不禁皺着眉呢喃：「這女人瘋了，八成是瘋了……」

一直在惶悚不安中的沙翔，這時忽然向前走進一步，面色因爲突兀的感受而變得益加青白，他瘦削的雙頰往上抽緊，音調也在發顫：「你錯了，黎莫野，思思她一點也沒有瘋，她甚至比最正常的人還要穩定，還要堅强，還要明白：她知道她所做的事，而且她毫不猶豫的準備迎接可能到來的殘酷後果，黎莫野，思思是個有決心、有胆識、更有着不折意志的可敬女人，她不是你所想像中那樣卑賤與放蕩，而我，我亦非你臆測所云的無耻和負義！」

黎莫野沒有回答，他在考量，這樁事到底和他是否相干？在此之前，他連往這上面想一下都沒有，設若不是吳思思觸怒了他，他亦毫無替天行道的意思，然而沒頭沒腦便受了一肚皮氣，他又不甘心就此撒手——眞個是無端的自惹麻煩！

沙翔喘了口氣，又啞着聲道：「黎莫野，我必須要告訴你一些我和思思的事，不論你怎麼想，要如何做，我都要先把話說明白，思思是我的遠房表妹，我們之間親戚關係雖不近，但雙方的尊長却情感很好，來往密切，我們自小就是隣居，我和思思從小便相處在一起，我們的家境全很貧困，由於日子過得太苦，十多年前，我只有離開鄉土，到外面來闖天下，在某一次夤緣裏，投入『七門山君』祁蘭亭的門裏……」

黎莫野仍然沉默着，但表情的逐漸平緩，却顯示他願意繼續聽下去。

沙翔接着道：「六年前，家鄉不幸遭了乾旱，更加上早些時我的雙親與思思的母親都相繼謝世，生活越見困苦不堪，因此思思的父親便命她前來投奔我，說到這裏，我要强調出一點——我們從小就定了親，在我離家之前，思思已經是我的未婚妻子，思思受盡風霜跋涉，終於找到了我，那時我們喜悅萬分。我們都以爲從此以後可以長相厮守，可以永遠在一起享受幸福又甜蜜的時光，如果不是我做錯了一件事，我們的美夢原是可以實現的……」

黎莫野情不自禁的問：「你做錯了什麼事？」

深深嘆息着，沙翔苦澀的道：「思思來到之後，有一天，我帶了思思進山君府第——一則是向我的同伙們引見一下我的未婚妻子，二則也有着炫耀的虛榮心，無可諱言，思思是極其美麗的，大錯便在這一天鑄成，我偕思思剛剛進門，便遇到了山君本人，我們惶恐的向山君行禮，山君竟也出奇的親切招呼我們，平時，山君對

手下，從來不苟言笑，甚至十分嚴苛，那天，他却好和靄、好熱烈、好大度，只是我忽畧了他當時對思思的貪慕神色，忽略了那過份慇懃的動機，直到第二天山君派了人來，向我開門見山的表明了山君的心意，我才如雷殛頂，在震驚裏也憬悟了一切！」

黎莫野頷首道：「這是白痴也想得到的事，老傢伙要你的人？」

沙翔的嘴唇痙動着，像是往年那一刹痛楚，迄今猶在扭絞着他的肝腸：「是的……他要思思，他竟然直截了當的向我提出她要思思……」

重重一哼，黎莫野也不知道自己爲了什麼發怒：「而你，啊！居然也就俯首聽命了？」

沙翔艱辛的道：「寄人籬下，有許多事你難以體會，山君在黑道上的威勢極盛，他的話有如鐵律。我那時只是他手下的一名頭領，有什麼力量能與抗拒？如果我不聽從，非但難以再容身於七門之內，一條性命亦怕不保，而我與思思名份尚未正定，更給了山君莫大的藉口。……」

冷冷一笑，黎莫野道：「眞是個窩囊廢，只怕你還少說了一樣，你在山君府從一個小小頭領，能够升上總管事的高位，更列名於四金剛之內，大概也是奉獻了未婚妻子的代價吧？」

沙翔垂下頭去，淚水滴滴而落。

不知什麼時候巳哭得有如梨花帶雨的吳思思，咽着聲接上來道：「你用不着冷嘲熱諷，黎莫野，因爲你不是我們之間的任何一個，你也從不曾處在那樣進退維谷的境地中，假如沙翔不答應山君的要求，他早晚死路一條，而我也終不免難逃魔掌，是我答允獻身山君的，我用我的身來挽救沙翔的苦難，更幫助他權位高升，而當我以青春、幸福、貞操做犧牲換回較爲有希望的未來時，我們就應該離開山君了；六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時光，尤其當這六年中，彼此全活在心身的熬煎裏，那感覺就更加漫長了。我拿我的一切來證實我對沙翔的愛，我也付出過了，現在我們重回到以前我們原該享有的，難道這也是罪惡，是錯誤？」

一個人猛的從樹後衝了出來，雙手揮舞，激動的大喊：「絕對沒有錯，你們說得對，做得更對，想我與那相好的又何嘗不是這樣！整日看着見着，就是求不了名份，結不成夫妻，自己心愛的人却不得不陪着別的男人睡覺，每一思起，活脫是用刀子剜心哪，我們都是同病相憐的人，只是你們爲勢所迫，我乃受財所欺，我們多慘啊……」

那是焦奇，光着脊樑，只套了一條內褲的焦奇！

沙翔與吳思思俱不由大吃一驚，正失措間，黎莫野巳沒好氣的道：「你他娘是在發的那門子痴呆？和人家三竿子撈不着，八竿子打不着，居然也變做『同病相憐』了？簡直是不分裏外……」

沙翔呆望着怪模怪樣的焦奇，有些怔忡的道：「這一位是——？」

黎莫野道：「焦奇，『小蝙蝠』焦奇，唉，我的伴當。」

焦奇一拱手，義形於色的道：「在下焦奇，人稱『小蝙蝠』，我算不上是什麼成名露臉的角色，可是我的老伙計黎二閻王却不同凡响，只要他一點頭，天大的事都能一肩抗，你們二位……」

一聽是要惹麻煩的語氣，黎莫野趕緊插了進來：「我說沙翔，你方才向我說了那麼一大段，可有着什麼意思在裏頭？」

吳思思倔强的道：「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叫你知道天下之事並非件件皆如外表渲染那般不堪，也是要你明白，人與人之間亦俱有雋永深厚的情感，不是强權淫威可以屈服的！」

沙翔苦笑着道：「思思太拗，黎莫野，我是在向你解釋我和思思所以如此做爲的內蘊，當然我私心也有着祈求，如果你能同情我們，請你……高抬貴手！」

吳思思死盯着黎莫野看，一雙鳳眼中流露着野性的强傲與不馴，然而，她却沒有開口說一個字。

笑了笑，黎莫野淡然道：「何須我抬什麼貴手？祁蘭亭算我什麼人？不沾親，不帶故，我和他毫無淵源，甚且也不喜歡他！」

沙翔喜出望外的道：「你的意思，是說……」

黎莫野閒閒的道：「江山遼闊，大道坦蕩，我憑什麼攔着你們？」

重重抱拳，沙翔感激無限的道：「多謝你給我們一條路走，黎兄，更多謝你不記舊隙，以德報怨！」

忽然吃吃笑了，黎莫野道：「說起舊隙，我倒想起你那拜兄『頭城埠』的『紅鬍子』柴進來了，這番你出了廝煩，你那老拜兄理該助你一臂才是呀！」

沙翔的形容晦暗下來，低啞的道：「皆是趨炎附勢，見危背義之徒，我的事情才出，尚未去找他，已經傳出他與我拔香頭、燒庚帖的消息，其實原乃彼此利用，那裏談得上什麼深契？」

長長「哦」了一聲，黎莫野故意瞅着吳思思道：「原來人與人之間，也不是個個都俱有雋永深厚的情感哪……」

沙翔趕忙陪笑道：「黎兄包涵，思思一向倔强慣了，但她確然心地善良，不存怨恨——」

黎莫野直率的笑道：「罷了，只爲她心地善良，不存怨恨，我便有以爲報。」

說着，他轉頭向焦奇道：「你去我那羊皮口袋裏拿出一半乾糧來分給這二位同命鴛鴦，我想他們必巳餓得不輕！」

沙翔羞慚的道：「都是我不中用，只忙着逃命，已是一天一夜未進飲食了，黎兄厚賜，我便厚顏收下——。」

擺擺手，黎莫野道：「用不着客氣，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想，我們之間如今也勉强算得上是朋友啦。」

沙翔急切的道：「當然，黎兄，當然是，我永不會忘記你在我們萬難的關頭所施予的仁慈與大度！」

在微暗的天光下，吳思思的俏臉兒不覺泛上了一抹赧赤。

於是，黎莫野目送這一對患難中的情侶——或是夫妻——提着那分得的一包乾糧，又在相互扶持中踽踽離去；好一陣子，他才冲着也在發呆的焦奇輕喝：「你是在發什麼楞？衣服也不穿上，赤身露體成

何體統？」

嘆了口氣，焦奇竟顯得十分悲戚：「唉，眞是人間至情啊，他們這一走，可以說是前程茫茫，虎狼遍地，過了這一關，却不知是否逃得過另一卡……」

黎莫野「哼」了一聲，道：「你是讀閒書替古人担憂，這又干你什麼事？我說焦奇，你還是多替自己琢磨着，用什麼法子爲小玉珠贖身吧！」

焦奇愁腸百結的道：「所以說我和他們是同病相憐哪，二閻王，我甚且還比不上他們，姓沙的至少已經和自己相好的撮合成堆，我呢？唉，却仍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與小玉珠名正言順的結爲夫婦……」

黎莫野在沉思着，半晌，才喃喃的道：「男女之間這個『情』字，眞個有如此的力量？會使得人不顧難危，拋捨富貴，甚至罔視於名利聲譽，性命生死，只爲了長相厮守，雙心合契？」

一拍巴掌，焦奇道：「不錯，二閻王，你總算開竅了，兩情相悅，只要是愛到極處，則生死不渝，又何在乎其他？」

擰擰頭，黎莫野道：「我看你是瘋了，你們全都瘋了！」

焦奇走過去穿回衣衫，在發了好半歇的楞之後，又蹩至黎莫野身邊，像是鼓足了勇氣，才敢說話：「二閻王……」

黎莫野瞪着他這老伴當，頗不耐煩：「又是什麼鳥事？」

遲疑了一下，焦奇期期艾艾的道：「人家說你是二閻王，說你笑裏藏刀，心狠手辣，我一直不信，因爲你待我好，你也有慈悲慷慨的一面……但，但是我今天才算體會到，你的確心如鐵石，冷酷無情，你連一點悲天憫人的胸懷都沒有……」

怔了怔，黎莫野隨即心火上升，他粗厲的道：「我看你是吃多了漿糊把腦袋攪迷混了，冲着我放這些熊屁，你倒是什麼意思？」

焦奇嚥了口唾液，雖然畏懼，却仍硬着頭皮道：「那沙翔同吳思思，好可憐，二閻王，你該伸手拉他們一把，也算是做好事……」

黎莫野惡狠狠的道：「想不到我們焦奇焦大爺還是個善士呢——你省省吧，做好事？我們成年論月的刀頭舐血，槍下玩命——生死綫上打滾，陰陽界中翻騰，活得何其艱辛，又有誰來替我們做好事？對他兩個，我已經仁盡義至了，莫不成還非得跟着下去淌混水才叫够情份？焦奇，這不像提着酒壺逛窰子那等逍遙自在，所以爲祁蘭亭那老小子是好惹的？招上他就得豁起來看，我和祁蘭亭自來河井水互不相犯，憑什麼去耗力觸這等霉頭？」

焦奇怔忡了一會，有些洩氣的道：「我覺得他兩個實在孤單，須要有人帮助，而且，他們的過往與遭遇，恁般令人同情，在江湖上混，伸援手於危難亦是應該的呀……」

黎莫野沉着臉道：「伸援手於危難要看是什麼事，像這種男女之間狗屁倒灶，糾纏不清的麻煩，我們犯不着插手，何況裏頭還橫着個七門山君？焦奇，你給我把心思好好擺到我們自己的問題上去，這些零碎枝節和我們無關，更是我們管不了，也不能去管的閒篇！」

焦奇無可奈何的點着頭，嗓門沙沙的道：「既然你不肯管，我還能說什麼？只是，唉，唉！心頭却覺得沉甸甸的悶窒得慌……」

黎莫野惱火的道：「你就多可憐可憐我，可憐可憐你自己吧，操我，下一票生意在那裏尚不知道，你那小玉珠的贖身問題亦未解決，却不見你這般憂慮，反倒對兩個不相干的人多愁善感起來，你說你是犯的那門子賤？」

張張口，焦奇想說什麼，又瑟縮的閉上了嘴。

仰頭望了望天色，黎莫野大聲道：「趕緊上路吧，我這顆心也沉甸甸的悶窒得慌——因爲往後的嚼穀還沒有着落呢！」

× × ×

大早起來，黎莫野已催促焦奇同他一道前往「大前鎭」探路子去——這是他半宵未闔眼才想起的一條財路，「大前鎭」上有家富戶，主人聽說是以前知府衙門的刑案師爺，遊幕期中，仗着一管刁筆，一顆黑心，賺了一票銀子，更重要的，是這富戶與「全勝鏢局」的總鏢頭「大獅子」郝彪還有點親戚關係。雖說是富戶，也是個適於下手的積惡之輩，但黎莫野有更肥的對象時，却一直沒把這樣一個目標放在心上，眼下爲了急着做「買賣」，尤其要給郝彪點顏色看，只有「就地取財」啦。

夜來睡的是山坡上一間蓬寮，自然說不上舒服，兩個人都有點腰痠背痛；焦奇掏着蓬寮邊的一條淺溪溪水在洗臉，又吸了口水在嘴裏「骨碌碌」轉漱着，「噗」的一口把水吐出，跟着嘆了口氣：「唉，我的命眞叫苦啊……」

正在伸懶腰的黎莫野不由停止了動作，沒好氣的道：「又是他娘什麼事碍着你啦？」

焦奇用衣袖擦拭着臉嘴上的水漬，愁眉深鎖：「想想看吧，這段日子可是過的什麼日子？關在『全勝鏢局』那幢石牢裏，睡的是霉潮潮的泥巴地，只墊了層破草蓆，吃的是雜糧滲沙粒，喝的是生井水，別說進點葷腥，連求個身子飽暖都辦不到，又挨刑，又受害，好不容易巴望着逃了出來，唉，却也落得個夜宿山野，飢啃乾糧，你說，我的命還不叫苦麼？」

黎莫野哈哈笑道：「原來是我待慢你了，焦奇呀，我們如今是在避風頭，『全勝鏢局』那撥子人熊不算什麼，加上七門山君的力量就不得不防了，他們現下業已捻成了股，我兩個若再大模大樣的到處尋歡作樂，萬一叫對方發覺，豈是玩笑之事？罷罷，你既然這樣子想不開，我也就豁上了，咱們且先到『大前鎭』上樂一樂再說！」

嚥了口唾液，焦奇吶吶的道：「我便要好好的吃喝一頓，補上一補，然後，再找個妞兒洩洩心火……不是我對不起小玉珠，鱉了這些日子，也總應該叫我鬆快鬆快……」

黎莫野笑道：「不必向我解釋，這是你家的事！」

一下子精神了不少，焦奇趕緊整理着衣衫，又在雙手心吐了口唾液，使勁撫平那頭亂髮，邊眉開眼笑的道：「就知道你一向體諒我，關懷我，二閻王，便是我的

爹吧，他也沒你這麼個疼我法……」

「呸」了一聲，黎莫野道：「你可眞出息，娘的，你老爹會領着你去逛窰子？他不早捏死你才怪！」

嘿嘿笑了，焦奇道：「開路吧？二閻王。」

一壁往山坡下走，黎莫野還告誡着：「先記住了，『大前鎭』離着『七里坡』很近，咱們找樂子可千萬得收斂點，別漏了形跡落進那干人眼裏，否則樂子沒有，麻煩倒會跟着臨頭！」

焦奇道：「我明白，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好了。」

瞅了焦奇一眼，黎莫野道：「要是我放得下心，倒又好了。」

焦奇忙道：「我說二閻王，咱們哥倆搭檔也有年歲啦，我焦奇做人行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幾曾替你出過漏子來？我可是老江湖，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什麼人想摸我的底，只怕還不會那麼容易哩！」

黎莫野面無表情的道：「打出了這樁事，焦奇，我可得對你重新估量啦！」

焦奇苦着臉道：「你就別提了行不行？我的二祖宗，二大爺，人有失神，馬有失蹄，那有永不出錯的？況且我還是在刑逼苦磨之下熬不住才露的口氣。這也不說了，二閻王，以前我那檔子事不是辦得光頭淨面？又何曾給你招過麻煩？唉，人就不能有個失閃，否則眞叫人難抬頭啊！」

吃吃一笑，黎莫野道：「你能時記在心，有所驚惕就好，焦奇，有的失閃還只是令你難以抬頭，有的失閃就會令你根本沒有頭了！」

不自覺的摸了摸後腦，焦奇道：「別說得這麼可怖，莫不成我就一點分寸都沒有？」

黎莫野沒有答話，自顧自的邁開步子往前走着，焦奇緊跟幾步，有些訕訕的問：「二閻王，我說：『大前鎭』那個刑案師爺可是你挑上的主兒，你可有把握？」

黎莫野道：「怎麼說？」

焦奇忙道：「我的意思是：其一，油水是不是够足？其二，扎不扎手？可別到時候弄個得不償失才好！」

冷冷一笑，黎莫野道：「這就是你剛才說的話啦！放一百二十個心，那小子油水縱不算太肥，多少對我們也有個小補，至於有沒有把握，焦奇，我什麼時候幹過沒有把握的事來着？」

搓着手，焦奇陪着一臉笑：「這個當然，若是信不過你，天下那還有可信之人，我原是提醒你一下罷了。」

黎莫野抹了把臉，走得更急：「希望响午就能趕到『大前鎭』，先打個尖，再找家澡堂子好好泡一泡，入黑之後吃頓飽的，我暫且歇着，你自己弄個粉頭洩洩心火；三更天，我們動手，儘早辦妥了正事上路！」

焦奇點頭道：「好好，全聽你的，二閻王。」

跟在一邊，他幾乎是在小跑步了，微微有點喘，他又吶吶的道：「我說二閻王呀……」

黎莫野目不斜視：「什麼事？」

焦奇好像有些情虛，舌頭大大的：「不知道這一遭……呃，我的成頭是不是照舊？」

黎莫野一挑雙眉，道：「你說呢？」

焦奇嚥着唾液，苦笑着：「隨你賞吧，這趟生意，我並沒有盡到我的本份，主兒是你挑的，盤底是你踩的，我只不過沾個邊，叨點光，如果也照老規矩，就顯得我太貪了，二閻王，我說過我一向有分寸的。」

嘿，笑了，黎莫野道：「不用他娘在我跟前扮這副可憐相，你就知道老子素來面慈心善，受不起這一套，就仍依老規矩，三七分賬，少不了你一文！」

一拱手，焦奇露出那口參差不齊的黃牙：「多謝了，二閻王，我就曉得你是不會虧待我的，在這人間世上，還有誰會比你待我更好？」

黎莫野笑罵道：「難怪你和小玉珠是這般親密法，兩口子都一樣生了張巧嘴，又都習慣朝人心裏猛灌那迷魂湯，風雨雲霧便全攪合在你們那兩片嘴皮子上了！」

焦奇打着哈哈道：「這是對別人，對你二閻王，我夫妻豈敢來這一套了，我們可眞是誠心崇敬，恨不能將你老人家供在眼皮子上膜拜呢……」

語尾嚥在喉嚨裏，焦奇轉回頭去朝後張望，黎莫野也正在做着同樣的動作，焦奇畧顯迷惘的問：「這是什麼聲音？」

是的，他們都聽到一種奇怪的聲响，聲响從他們來路那邊很遠的地方傳來，像有馬匹的嘶鳴聲，人嘴裏的叱罵聲，以及某種似是十分興奮的呼叫聲，這不像是發生了打鬥，因爲未聞兵刄的交擊聲音，亦非兩軍交會對陣那般的蕭煞與森酷，兩軍對陣時人們不會有什麼興奮的感覺，但，這樣嘈雜的音浪却又半點不假的從那邊傳來，到底又是怎麼回事了？

眉頭微皺着，黎莫野低沉的道：「有許多人正從這邊過去，他們有的騎馬，有的步行，移動得並不快——。」

焦奇道：「這個我也知道，我攪不懂的是——他們似乎很高興，很振奮，都是恁般昂烈的在喧鬧着，可是，既然高興，爲什麼還隱隱有叱罵之聲？再者，他們爲什麼不全騎上馬，却有的還勞使兩條人腿在地上磨蹭？」

黎莫野走向路邊，並沒有回答。仍然扭着頭在探視，焦奇還在咕噥：「莫不成是迎神賽會慶祝什麼節令的隊伍？或者是那家人娶親……不對，這該有鑼鼓樂器什麼的陪襯着才是……娘的，眞有點叫人迷糊了……」

朝焦奇一招手，黎莫野已先伏在臥在路傍一叢雜樹之後，焦奇往他身側蹲下，用衣袖抹了把汗：「嗨！你想幹什麼？二閻王……」

黎莫野冷靜的道：「那撥人的擧止有點玄，也透着些不對路的味道，我們且在這裏待一會，看個明白再說，不碍我們的話，跟着就上路，否則，也好有個斟酌的餘地。」

焦奇壓着嗓門道：「你可已判斷出這干人是在攪什麼名堂？」

黎莫野漠然道：「我認爲不會是好事，剛才你已經發出不少疑問，也眞定了許多假設，却有一樁未曾想到……」

焦奇忙問：「那一樁？」

目光不垂，黎莫野緩緩的道：「你可感覺到——焦奇，感覺到這些人的情形似乎帶點狂喜，不錯，他們像是很興奮，很快活，都是那樣憤怒得洩的快活，那種積恨方消的快活，高興是高興了，不可隱諱的內中更含有狂虐意味的痛快……」

搖搖頭，焦奇楞楞的道：「二閻王，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

舐舐嘴唇，黎莫野的視綫望向來路，那羣人的喧嘩聲已更接近了：「我打個比喻你聽，一頭兇殘的野獸，在噬傷許多人畜之後，終於被人們擒獲了，那些擒獲野獸的人們便會是這種情況，另外，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思想背景裏，當人們擒到姦夫淫婦之際，亦會有相同的反應產生——」

焦奇目瞪口呆的望着道路那邊，面孔上的表情正顯得極度的震愕與驚佈，路那邊的一簇人何止兩三百。他們有的騎馬，有的步行，却前後環繞着兩個人，兩個像被視爲野獸般的人！

即使那兩個人被視同野獸吧，却也是兩頭落難的，遭致擒獲的野獸，他們頸上套着加了鋼箍的厚重木枷，脚踝間扣着連以鐵鍊的銬鐐，兩個人披頭散髮，衣衫破爛，踉蹌不穩的跌仆爬起，爬起又跌仆。

圍繞四週的那些人們，全是些形色驃悍，虎背熊腰的粗壯大漢，他們手中有的握着馬鞭，有的拿着皮索，更有的翻轉刀背，便如此連抽帶砍，連打加揚，把這兩個束以重縛的人折磨得不時滾爬於地，將

小啓：「幽靈四艷」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滴滴鮮血浸染於黃土，便將黃土沾黏在肌膚。

一條條的血痕交錯在頭臉、在身上，汗水自髮梢往下滴，血融着灰土沾裹於軀體，在這樣的作賤下，呈現着獸畜般的進行，想想看吧，什麼樣的人還會像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要不是仔細觀察，很難分辨出其中還有一個是女人。

在這樣慘厲的情景下，予人的震慄感受乃是直接深觸人心的，總是這麼酷烈與可怖，是男是女，倒變得不甚要緊了！

焦奇的聲音抖了起來，若非他在竭力壓制，只怕就會成爲嚎叫了：「二……二閻王，我的皇天……那……那不是沙翔！與吳思思麼？」

是的，一點不錯，那兩個被當作野獸般折磨的人，正是沙翔和吳思思，雖然他們的模樣早已不似沙翔和吳思思了。

黎莫野冷冷的道：「我已經看見是他們兩個！」倒抽了一口冷氣，焦奇惶悚的道：「他們……他們怎麼會落到這等景況？莫非是，我的天，莫非是被『七門山君』的手下擒住了？」

哼，哼！黎莫野道：「這還用說？」

焦奇的呼吸急促起來，雙目圓睜，兩手絞做一團：「這可就完蛋了麼？他們落在『七門山君』手裏，那還有一丁半點的生望？二閻王，『七門山君』會宰了他們，會把他們雙雙活埋了哇！」

黎莫野淡淡的道：「活埋只怕尚是他們的運道哩，凌遲碎剮更不稀奇，『七門山君』救人的法子不多，而殺人的法子却是不少，等着看吧，有他們消受的了。」

呆了呆，焦奇吶吶的道：「等着看？二閻王，你的意思是……是不管他們？」

輪到黎莫野呆了呆，他隨即沉下臉來：「焦奇，你把腦筋給我弄清楚，我們如今自己的麻煩尚未擺脫，麻煩一大堆，正是泥菩薩過江的光景，你不替我們自家打算，反倒嫌命長了要去招惹恁大的寃家，你眞不知死活到了極處，我告訴你，你給我老老實實的待在這裏，只當什麼也沒看見，這干人熊，一過我們就走，少給老子出些餿主意！」

一張黑臉泛起了灰，焦奇悲傷的道：「你……二閻王……你怎能如此忍心，如此絕情，你怎可以見死不救？二閻王，你不是一向講究仁義，標榜忠信的麼？二閻王，你不是素來胸懷慈悲，心存寬恕的麼？現在你却袖手旁觀，眼睜睜的看着這一對苦命鴛鴦掉進火坑，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黎莫野七情不動，連一聲也懶得哼。

咬牙切齒，焦奇的兩眼全紅了：「二閻王，你不能不管，不能不理，二閻王，這就是行仁義、施慈悲的時候了！」

低低哼了一聲，黎莫野冷淡的道：「我管？我管個鳥！他們的事與我有何相干，何況還是這一等麻煩事，有種拐人家老婆，就得有本領承担後果，我他娘半截腰裏插一腿，算是那門子玩意？焦奇，你可得說明白點，不用他娘搶孝帽子進靈堂，楞要扮那孝子賢孫！」

焦奇幾乎變得憤怒了，他低聲吼叫：「二閻王，你說，他們犯了什麼錯？沙翔與吳思思本身相愛，早有婚約，在淫威惡勢的脅迫下才被拆散，又經過六年煎熬和我同小玉珠一樣的六年煎熬，他們方得衝破牢籠，冒死逃奔，這正是至情至性的表現，深愛不渝的結果，他們那有一點點的不對？而那拆人婚姻，强奪人妻的老匹夫反倒將那罪行一筆抹煞，更且大模大樣的發其聲討，施其暴虐，扮出一付受屈遭辱的形狀，二閻王，這不是黑白不分、是非顚倒了麼？這還叫有公理、有正義麼？」

現在，那羣人更來得近了，叫罵喧笑之聲混合着各類物器擊打人肉的聲音，混合着喘息、痛苦的呻吟，一波波的就像錐刺在人心上。

焦奇臉孔扭曲，額頭上暴起青筋，兩隻眼珠子似欲突出眼眶：「二閻王——你管不管？我問你，你到底管不管？」

從來不曾見過這隻「小蝙蝠」有這種表情，也從來不曾聽過他敢向自己如此說話，黎莫野不禁又是惱怒，又是警惕的低叱：「你瘋了！焦奇，你給我伏下身去，把嘴閉上，娘的皮，你想找死不是？」

焦奇窒着聲問：「只回答我一句話——二閻王，你管是不管？」

伸手去拖焦奇，黎莫野急道：「不要自找麻煩，焦奇，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猛然長身而起，焦奇的聲音迸自齒縫：「我認識你了，你果眞是個冷血黑心的二閻王，我就去死給你看——」

還不待黎莫野有第二個動作，這位「小蝙蝠」已經歪歪斜斜的撲到了外面！

當焦奇踉蹌着出現在那羣人的面前時，並沒有引起預期的驚愕或嘩亂，僅僅是令那些人略略停滯了一下，然後，兩名大漢搶前幾步，就像趕一頭擋道的癩皮狗般

揮手趕攆焦奇：「滾開一邊去，碍着爺們的事，小心你那兩條腿！」

焦奇先是一楞，一楞之後不禁氣冲牛斗，把滿腔的悲憤化作一聲不算雄壯却十分尖厲的吼叫：「站住，你們這羣枉披着人皮的畜牲通通給你家焦爺站住！」

兩名漢子也不禁一楞，二人互覷一眼，立時逼向前來，其中那個吊眼濃眉的仁兄一邊嘿嘿冷笑着：「老子不管你是窮極生瘋的叫花子也好，神智不清的痴癲亦罷，只憑你這幾句臭狗屁，今天便得叫你放下半條命來！」

焦奇狂聲一笑，連他自己也嚇了一跳，未曾想到他所發出的笑聲居然會有這麼個宏烈法：「仗勢欺人，凌壓善良的一干猪狗蟊賊，你們只不過是那姓祁的爪牙鷹犬，是七門之下的末流走卒，猶敢在焦爺面前使狠賣狂？我呸！今天焦爺我便要替天行道，爲那一雙有情人討還個公道！」

兩位仁兄一下子便全將臉孔扯橫了，另一個生着雙招風耳的大漢不由暴叱半聲，「霍」的抽出腰刀，模樣活脫是要吃人：「我操你的老娘，你居然敢辱罵我們山君，藐視我們兄弟？你死定了，今天你就算生有十顆腦袋，老子也要一顆顆給你剁下來！」

那濃眉吊眼的一個霹靂般大吼道：「什麼鷄鳴狗盜的下三流痞子，也敢在這裏攔路叫囂，扮那人熊？他娘的，先砍了再說！」

焦奇腰背微弓，雙掌交叉胸前，堪堪也擺出一副毫不示弱的迎戰姿態來，一個十分沉穩的聲音已自那頭平靜的响起：「你們退下。」

兩名大漢聞聲之下如奉綸旨，立即恭應着雙雙退到一邊，那羣人中，一個黃臉龐，蓄有稀疏鬍子的中年人物正偏腿下馬，只見他一偏腿，不但下了馬，更且那等自然的飄到了焦奇跟前。

大吃一驚的焦奇，不由自主的往後急退，這一退後的勢子太猛，碰着塊石頭，又踉蹌着差點一屁股坐倒於地。

微微一笑，那黃臉人慢條斯理的開口道：「不必緊張，朋友，我只是想問問你，你剛才好像在說，要爲某一雙有情人討還公道！」

喉結顫移了一下，焦奇忽然感到嘴巴又乾又苦，連舌頭竟也不爭氣的有些脹大起來：「是——不錯……我，我是這樣說過……」

黃臉人點點頭，仍是相當溫和的道：「不知朋友你是否實有所指？我的意思是，你說的那雙『有情人』，可就是眼前我們手中的這一男一女？」

一咬牙，焦奇豁出去了：「我正是指的他們，沙翔與吳思思！」

長長「哦」了一聲，黃臉人似笑非笑的道：「姑不論你這樣做是否有道理，也不管你如此作爲的動機何在，朋友，我只問你，你想用什麼法子來帮他們呀？」

窒了窒，焦奇硬着頭皮道：「我，我要你們立即將沙翔與吳思思釋放——」

又笑了笑，黃臉人一本正經的道：「你可知道，那吳思思是我們山君的逃妾，那沙翔更是七門叛徒，他們勾搭着做出這般無德無行的醜事來，非獨我山君及七門之辱，更乃江湖之恥，朋友，這又如何能輕易釋放得？」

焦奇一張黑臉脹得宛如猪肝，他大聲叫道：「這只是你們一面之詞，豈可作數？今天要是不放他們兩人，我是斷斷不會干休！」

黃臉人搓搓手，笑着道：「我們的確不能放人，朋友，若是你不肯干休，你就拿出個法子來担待吧，你總不會指望只憑你吆喝兩聲便達到目的吧？」

話說到這裏，下個節目就該要動手脚、見眞章了，問題是，這個「眞章」如何見法？焦奇呆呆看着對方那張隱帶譏嘲的大黃臉，呆呆的茫視着那一羣表情怪異的人們，一時之間，竟不知該怎麼辦好……

半跪在地下，滿頭滿身血痕灰土的沙翔，忽然往前爬行一步，抬起頭，血沫子與口涎污花了他的嘴，而他顫着聲嘶叫：「焦兄……你……你快走，你的……大恩大……德……我們……我們領受……我們認……認了……却……不……不能牽連……到你……」

斜乜着焦奇，黃臉人淡淡的道：「原來你們是相識的；我說朋友，我們別磨蹭，你到底打算怎麼辦？」

大吼一聲，焦奇頓時熱血沸騰，怒火燒眼，在一股無比的衝動下，他整個人凌空飛起，雙脚猛蹴對方：「老子拚了！」

黃臉人半步不動，穩如磐石，斜刺裏却閃電般掠出一條人影，只見他右手倏翻，焦奇已經中了一掌，跌了個大馬爬。

搖搖頭，黃臉人撇着嘴道：「這算什麼江湖歲月？就憑如此斤兩，居然也敢出頭攬事，打抱不平？唉……」

那摞倒焦奇的人是個瘦小却結實的漢子，這時，他向黃臉人躬身問道：「請示甄爺，這廝要如何處置？」

黃臉人抬起下巴：「帶回去一併請山君發落。」

於是，幾條大漢當時奔上，正待如狠似虎的將那摔得七葷八素的焦奇綑牢——就宛如一陣狂飈旋空而落，那幾個漢子猛的慘號着橫拋出去。

站在一邊那摞倒焦奇的瘦小仁兄，剛剛身形微動，亦已「唷」聲悶嘷，手捂肚皮，弓背倒跌出七步之外！

是的，那是黎莫野，滿臉都是懊惱無奈之色的黎莫野。

拍拍雙手，黎莫野冲着正瞪目相視的黃臉人做了個苦笑：「我實在是逼不得已才伸手管這檔子事，我生平有個習慣，就是看不得有人欺負我的朋友，何況這位還是與我交情不惡的朋友，所以，甄鐵英，我先出了這口鳥氣，想你不會見怪吧？」

那黃臉人——「七門山君」麾下「四大金剛」之一的「黃面虎」甄鉄英，表情當時變得僵木了，他盯着黎莫野，一個字一個字迸自唇縫：「閣下何人？」

黎莫野咧着嘴道：「我姓黎，嘻嘻，名叫不要太野——。」

面頰的肌肉痙動了幾下，甄鉄英深深吸了口氣：「原來是你——黎莫野，看樣子，你也是想與我們山君作對了？」

黎莫野望了望窩在地下灰頭土臉的焦奇，又望了望那一對不似人樣的同命鴛鴦，不由感觸突生，他嘆了口氣，道：「甄

老兄，如果『七門山君』失掉了吳思思，他仍然可以活得很快樂，但沙翔若不能和吳思思廝守在一起，便必定痛苦終生，所以，何不高抬貴手，放這雙患難鴛鴦一馬呢？」

臉色驟變，甄鉄英勃然作色道：「這是什麼話？吳思思乃山君妾侍，多年蒙受山君寵愛，却不知感恩圖報，反倒做出這等失節敗德的醜事來，豈可饒得？那沙翔則更罪無可恕，他屢承山君提拔栽培，由一名小小頭目爬到總管的高位，山君視其如心腹，如兄弟，他却忘恩負義，以怨報德，竟敢勾引那吳思思雙雙奔逃，這般大逆不道的叛徒淫婦，正是人人得而誅之，黎莫野，易地而處，則你又待如何？」

嘿嘿一笑，黎莫野道：「這種尷尬事，永不可能在我身上發生——因為打一開始，我就不會去拆散人家夫婦，强佔人家的未婚妻室；我說甄老兄，這始作俑者還是我們山君老大，只不過直到今天他才嚐到報應的苦果罷了……」

雙目淚光瑩瑩，焦奇激動的嘶喊：「二閻王，我就知道你心地仁厚，富正義感，我就知道你不會撒手不管——」

猛一瞪眼，黎莫野怒叱：「給我閉上你那張臭嘴，都是你給我攪的好痲煩！」

退後幾步，甄鉄英冷硬的道：「如此說來，黎莫野，你是決定要伸手攔這樁事了？」

沉默片歇，黎莫野十分無奈的道：「設若列位能行個方便，我可實在是不願翻臉——。」

話尚未說完，連半點徵兆亦不見，三道寒光已從黎莫野背後又快又急的劈到！

顯然，黎莫野早經打定了主意要速戰速決，他可是絲毫不浪費時間，刄風甫起，他的身子已猝然倒射，三名偷襲者連傢伙尚未够上位置，業已分做三個不同的方向滾了出去。而黎莫野的純鋼三節棍也完全在同一個時間暴响着砸向甄鐵英頭頂。

早有準備的甄鐵英手上那柄雙環大砍刀儘管急速迎起，却仍慢了一刹，刀才起，人已趕快斜竄而出。

沉重的棍頭帶風掠過，扯得他幾乎打了個踉蹌。

於是，數十名大漢叱喝着擁上，又在擁上的須臾，滾跌成一片，甚至個個將叱呼變成哀號！

黎莫野的純鋼三節棍已不只是像三節棍了，像韋陀的杵，似翻雲的龍，更若擊天巨神的伏魔鞭，近戳遠掃，橫揮直搗，力勁勢猛，疾速不測，在一片盈耳的金鐵交鳴聲裏，二三百條漢子俄頃間便鬼哭狼號的倒跌下一半有多！

「黃面虎」甄鐵英可眞個十足的吃到了苦頭，他忝為七門之下「四大金剛」之一，却阻擋不住黎莫野這一輪强攻快打，自己這邊人多反倒碍事不說，團團打轉中對方抽冷子的幾記狠着也往往使他難以招架，他不禁暗自懷疑，這些年學的功夫都學到誰的身上去了！

快速掃除了吳思思與沙翔四週的守衞者，黎莫野鋼棍飛旋，同時低叱：「你們兩口子還能行動麼？我們得馬上離開此地呀——」

沙翔努力掙扎着，嘶聲道：「我想我們還走得動——」

那樣奇異的神色出現在吳思思閃動的眸瞳中，她凝視着宛如獅撲虎躍般神勇的黎莫野，在憔萎却不失其流盼目光裏，說不出到底是那一種感觸的反映。

純鋼的棍頭猝而倒翻，恁般準確而又力道拿捏得如此巧妙適中，「嘩啦啦」一聲砸碎了沙翔套頸扣腕的那副木枷，棍頭斜挑，同樣一聲也擊散了吳思思的桎梏，當棍身再揚，却兜胸將一名撲進的漢子搗飛上半天。

焦奇一個翻滾來近，黎莫野微微抬腿，兩人似有默契，焦奇順手從黎莫野的靴筒中抽出一柄鋒利七首，又立即俯身為沙翔及吳思思解撥脚鐐上的鑰孔。

有關開鎖啓櫃的技巧，焦奇一向頗具心得——只要有適當的傢伙在手。

滿頭大汗，氣急敗壞的甄鐵英，一面奮力往上衝刺，一邊直着嗓門大吼：「兄弟們圈緊了，千萬不能讓姓黎的得了手，若有失閃，大家全別想要腦袋啦……」

黎莫野嘿嘿笑道：「這算什麼江湖歲月？堂堂七門之下的四大金剛，居然也急出了一褲襠尿來！」

在接連的幾聲「克察」之後，焦奇興奮的低呼：「脚鐐打開了，二閻王，我們可以走啦！」

又有六條大漢滿口噴血，手舞足蹈的拋飛出去，黎莫野棍起如嘯，輕鬆自在：「且待老子給你們開路了。」

就在這時，原來瘋狂圍攻的人們突然退却，那般迅速有如落潮也似的紛紛散向四週。

不待黎莫野心起疑惑，事實業已給了他答覆，十餘條人影，正如大鳥般自塵霧迷漫中飛掠而來，個個身法犀利，動作快速，看到了他們，方才聽到遠處隱隱的馬蹄聲，顯然，這些人是以較之奔騎更快的勢子趕到了這裏。

凌空飛躍的那干人中，撲掠在最前面的一位，年約六旬開外，體魄修偉，赭褐臉龐，在身形的移動中，頷下那一把灰鬚與同色的灰袍一齊拂舞！

三節棍搭向肩上，黎莫野抹了把汗，表面上輕鬆如故，一顆心却直往下沉。

剛爬起來的沙翔猛然一哆嗦，呻吟似的吐出了兩個字：「山君……」

吳思思的臉色更是慘白如紙，她幽幽嘆息，深深把頭垂下……

緊張的靠近黎莫野，焦奇忐忑的問：「二閻王，看樣子我們又被截住了，你，你有把握衝出去麼？」

輕輕把嘴俯近焦奇耳朶，黎莫野仍然一臉微笑，却咬牙切齒的道：「你要找樂了，現在樂子可大了，我有把握衝出去，不過，我是說我自己一個人！」

不待焦奇回答，「黃面虎」甄鐵英已在高聲大叫：「天可見憐，山君及時趕到，再要來遲一步，屬下等就担待不起這個罪過啦——」

老人穩穩立定，雙目如炬般瞪視着這邊，連正眼也不看甄鐵英的開了口：「這是甚麼回事？」

甄鐵英急忙趨前幾步，垂手哈腰，又低又快的在顯然是他主子「七門山君」祁蘭亭跟前敍述了一些什麼。

祁蘭亭緩步向前，他沒有看吳思思，也不曾瞧沙翔，只是目光烱亮的逼視着黎莫野，好一陣子，才沉重又微帶暗啞的道：「你就是『二閻王』黎莫野？」

雙手重重抱拳，黎莫野笑得非常有氣度：「不敢，在下正是黎莫野，久仰山君威名，今日得見，眞個覺得山君風儀高華，更勝傳聞！」

祁蘭亭表情木然：「沙翔與吳思思是我必要加以嚴懲的兩個人，其中原由因果，相信你也知道。在江湖上熬到我今天的地位，尊嚴及威信，實不容人稍有糟蹋，而既然已有破損，則必須索以代價為彌補。黎莫野，你算是個明白人，如果你願意就此收手，我也不追究你已經犯下的過失，任由你離開這裏，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七門山君」如今的神情形態，無論如何也不能叫黎莫野將他和前些時在吳思思浴室門外膩着聲的「七門山君」連想成一個人，眼前的「七門山君」完全是一個冷酷又專橫的黑道霸主，而當日那在浴室門外求歡的「七門山君」却急色得可笑，這一正一反的對照是如何强烈？有情與無情之間，對比又是多麼現實啊！

舐舐嘴唇，黎莫野陪笑着道：「山君前輩的話說得不錯，只是山君前輩忽略了一點！」

祁蘭亭低沉的道：「你說！」

又舐舐嘴唇，黎莫野小心的道：「沙翔與吳思思的行為固然大逆不道，罪孽深重，然則，根由還是山君前輩自己種下，山君前輩當年不該仗勢拆散人家這一雙未婚夫妻，更不該霸佔那吳思思，人家早有婚約，且兩情未渝，這等鴛夢難圓的痛苦如何受得？山君前輩如設身處地的一想，怕也不能默爾吧？」

雙目倏睜又闔，精芒如火一現中，祁蘭亭只是重重哼了一聲。

黎莫野接着道：「再說，山君前輩有財有勢，府內美妾如雲，又何苦非要把這吳思思强留住不可？她已將六年青春加和着身子全奉獻給你，那剩下的一點辰光，山君前輩何不賞了她去與沙翔團圓團圓？山君前輩吃罷了山珍海錯，那殘肴碎屑，也就叫沙翔檢着油油嘴吧，更算成全他與吳思思終生的幸福！」

灰蓊鬍地簌簌抖動，祁蘭亭暴睜兩眼，大吼如雷：「住口！一派胡言，滿嘴荒謬的狂夫，你竟敢指責於我，譏誚於我？我祁蘭亭所做所為，誰曰子該？誰曰不是？你胆敢頂撞駁我，妄加評判，如此囂張跋扈，我豈能容得？」

嘆了口氣，黎莫野喃喃的道：「古人說的話可眞不錯，唉，忠言逆耳啊……」

一個牛高馬大，面如關公的錦衣人物，這時一閃而出，聲音宏亮又昂烈的道：「山君，我們幸虧是接報之下趕來接應，未在鏢局裏乾等，要是不然，被這黎莫野壞了大事不說，更且眼睜睜放掉了這條漏網的大魚，如今正好，新仇舊恨堪堪一併結算！」

黎莫野一看那紅面人物，不由吃吃而笑：「我操，我道是誰在那裏燒野火，原來是你，郝彪，你說得不錯，『青牛崗』那筆帳早該結算了，這一遭我倒要看看你是否還有上次的好運道？」

郝彪兩眼圓睜，獰聲笑道：「青牛崗』那次算你僥倖，而眼下雖無當時的一干好友在此相助，可是山君親臨，威勢更勝於昔，黎莫野，我們就要齊心協力殲殺你這狂獠，為同道洩恨，替鏢行除害！」

向一邊走開，祁蘭亭沉重的道：「給我拿下……」

一條亮銀鍊子鎚便隨着這四個字的尾韻有若寒星一閃，兜頭飛擊黎莫野。

黎莫野沒有移動，因為他知道，敵人的攻勢，決不會只此一招。

於是，斜刺裏，另一對虎虎生風的大板斧緊跟着猛劈向腰，貼地滾進的，尚有一個又粗又矮的圓桶般的身影，每一滾動，週身冷電旋繞，彷如一隻溜轉的刀磨。

純鋼三節棍「呼」一聲筆直拄地，黎莫野沖天飛起如鶴，而郝彪便在此時躍身橫擊，手上的兩把單耳短戟伸縮之下，已罩住了黎莫野可能閃避的每一個方向。

黎莫野的三節棍猝然像一條怪蛇般繞身打轉，急速扭動，好像刹那間為他披上了一身波顫不息的鋼甲，他就對着郝彪直衝過去。

金鐵在瞬息裏撞擊，郝彪慘叫着凌空翻落，短戟碰上那流旋的鋼甲，他幾幾乎把手上的傢伙全震脫了。

眼看着黎莫野正縱身追殺而下，却在半懸中倏折向右，正好遇上追過來的那的鍊子鎚，鍊子鎚揚空上擊，黎莫野身形暴翻，金芒一點，「噹」一聲戳在鎚頭，就在鎚頭下沉的同時，他右手的三節棍已凌天蓋地的掃向了對方。

來不及收鎚換式，那人竭力後躍，不但把兵器丟了，更歪歪斜斜的差點跌倒。

當然黎莫野還不知這人的身份——七門之中「土」字門的門主「星雷」載輝。

祁蘭亭表情仍是木然，也不知道他以誰為對象的說了一句話：「小心他那柄短槍！」

使雙斧的這位雄偉大漢，乃是七門裏「火」字門的門主「旋風斧」趙剛，這時，他眞個身如旋風般捲到，斧刄揮閃，縱橫交叠，將空間與時間全銜結在刄鋒之中，趙門主是想奪回他同儕的兵器！

黎莫野似乎突然發了瘋，却是那種魔神附體般力不可仰，技不可攀，怪異又詭秘的瘋狂，他的三節棍自腋下飛穿而出，棍影如杵中又驃如長蛇也似翻騰。由頭頂、胯下、雙脅……每一個部位閃擊，斧刄連連碰撞揚俯，而棍身仍似河水般流迴起伏，菱形的金色槍尖已經在趙剛身上戳開六個傷口！

在趙剛迷茫的感覺裏，好像使三節棍的是一個人，用金槍刺他的又是一個人，在旁觀者的眼中，亦彷若黎莫野在刹那間幻化為二了。

當那粗矮的人影貼地滾來，黎莫野的三節棍驀而筆挺向上，更陀螺般空自旋轉，他的人已不可思議的閃向一側，那人形如刀碾飛快斬砍棍身。黎莫野却十分有趣的，局外觀戰似的注視着進展，又是俄頃，在那人發覺他僅僅是與一副自行旋動的三節棍在拚命時，黎莫野的金槍已恁般優悠自在的掃進他的屁股。

這位精於地堂刀的行家，正是祁蘭亭手下四大金剛的另一位，「地碾子」陸渭

平。

又有五條人影紛紛搶上，他們還未及動手，祁蘭亭已冷冷一哼，語聲凜冽：「你們退出，讓我親自來掂掂姓黎的到底有多大個份量！」

黎莫野嚥了口唾液，把雙手使勁在褲管上擦了擦：「山君前輩，眼下這檔子轇轕，前輩認爲須要到何種地方算結果？」

祁蘭亭生硬的道：「分出生死，自然了斷！」

黎莫野苦笑着搖頭：「早知如此，我又何苦手下留情！」

祁蘭亭陰沉的，緩慢的道：「沒有人要你手下留情，也沒有人承你的德惠，黎莫野，當你該死的時候，你會發覺我及我的屬下，都將毫不猶豫的朝你致命之處下手……」

扯動了一下雙頰，黎莫野道：「看來，山君前輩你這番話並無玩笑之意……」

祁蘭亭出手如電，灰袍在一度飄揚中，他已向黎莫野做了往復十六次的攻擊。掌腿翻飛是融合在一片晃閃的影像裏，而勁氣如嘯，力道似刃，顯然，其中尙包含着極爲精湛深厚的「金剛掌力」。

黎莫野翩然騰挪，三節棍掀起若驟雨滾雲，眨眼之間雙方已做了數十次接觸。

灰髯飄拂中，祁蘭亭突往側移，猝定不動，雙臂由左右上方緩緩往胸前合抱，兩眼圓睜，全身骨節急速密响，這是個極其怪異的姿勢。

黎莫野立即提高警惕，他的純鋼三節棍堪堪垂點於地，祁蘭亭的身形已驀而在一晃之下變成了八個眞幻莫辨的影子，八個影像邢雙臂合抱的勢子也猛的連成了一片片交飛的掌刃，一波波迴盪的力道，掌刃便與力道結合成一面巨網，以無比的勁勢湧到。

三節棍一點而起，毒龍也似昂首翹尾，以不可思議的角度翻折繞迴，剎那間宛如召來挾着風雷的滾雲，凝成呼號的狂飈，那激蕩的烏黑在漲大在攪動着，而金芒如雨，燦麗的於滾蕩的黑霧中流閃飛濺。

兩條人影陡然分開，祁蘭亭面赤如火，喘息吁吁，滿頭滿身大汗，一肩的血。

黎莫野的黑袍由前襟撕裂至腹部，臉色透青，嘴角血漬殷然，此外，更披了一頭散髮。

在須臾的僵窒之後，祁蘭亭猛一探手，顯得中氣衰竭的嘶叱：「給我圍殺！」

四週的人們在接到這個命令的瞬息，都似乎不敢相信的呆了呆，當他們確信沒有聽錯，方才紛紛咆吼着飛撲而上，其中除了七門之下，「土」字門門主「星雷」載輝「火」字門門主「旋風斧」趙剛，「黃面虎」甄鐵英，「大獅子」郝彪之外，更有七門中「月」字門門主「七面羅漢」卜大川，「金」字門門主「神仙拐」魏英，「木」字門門主「無尾天狐」白一志，以及數十名大小頭目，「全勝鏢局」的十餘名得力鏢師，祁蘭亭手下，只有「日」「水」二門所屬留守未至，可以說已是傾巢而出了。

黎莫野如今的情況他自己心裏有數，肋骨斷了兩根，加上程度不輕的內傷，方才，他以那式至高至精的絕招「日映龍甲」傷了祁蘭亭，但祁蘭亭「八魔出魄」的一招，亦還報得他頗難消受，問題是，祁蘭亭尙有大批好手可爲後援，而他，只有靠自己一個人，另外還得搭上三個累贅！

但是，不拚也得拚，他只有咬緊牙關，運足一口氣，竭力搏擊攻拒，在那樣吃力的奔掠閃騰中，猶得隨時護着焦奇及這一對患難情侶！

祁蘭亭沒有動手，他由另一位四大金剛「雙龍掌」葉子尊侍衛着，祁蘭亭是一肚子怒火加上一肚子窩囊，他也知道以他的地位與聲望，在與敵人單獨交手之後再下達這個「併肩子上」的命令是很不適合的，然而他又不得不如此老下面皮，他明白，若非以衆相凌，今天怕討不了好，黎莫野的功力之強，並非他手下某一個人甚或某幾個人能以抗衡的。

搏殺進行異常慘烈，沒有多久，黎莫野已是傷痕纍纍，血染重衣，而祁蘭亭這邊五位門主更有三個掛了彩，郝彪自己早就丟了一隻左耳外帶胸前一條半尺長的傷口，其他的鏢師，大小頭目，橫七豎八也躺下了幾近二十個。

看樣子，遲早是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在這等混亂又酷厲的硬碰碰場合裏，焦奇實在是派不上用塲，他急得臉泛紫眼充血，却就是連個沾邊的機會也沒有，他不由主的痙顫着，喘息着，握拳的手指甲全扣進了手心肉裏。

沙翔凄然垂首，完全是一副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模樣……於是，吳思思便在這時突兀的站立起來，她以一種尖厲的、高亢又顫抖的聲音嘯號——聲音之刺人耳膜，悸震人心，實難令人們相信會是出自這麼一位嬌媚的女人喉嚨：「住手，你們通通住手……山君，你叫他們停下來，我會有個公道還你……」

字與字的連接是一種嘯叫，音同音的組合便是哭號，眞正如怨鬼夜泣，厲魄哀呼，能把人的心肝五臟全扯緊、扭絞了。

不用祁蘭亭招呼，拚鬥中的雙方自然紛紛停止動作，全以那般驚愕又迷惘的神情呆視着吳思思，包括黎莫野與祁蘭亭本人。

血污狼藉的吳思思，一拂飛蓬的亂髮，展露出她那艷麗得無以掩隱的面容，雖則顏色慘淡，神態凄絕，却仍然流露着一股至極的冶媚與冷秀：「山君，我要告訴你，我和沙翔並沒有做錯，做錯的是你，你有威勢，有財富，有名望，我們敵不過你，我們只有彼此相愛，不變的情感，以及永恒的信和諒。山君，我們拿這些來對抗你，我們不會屈服，不會畏懼，更不會妥協，你可以折磨我們，糟蹋我們，甚至殺害我們，但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縱然你手段通天，你也永遠勝不過我們。」

週遭是一片死寂，沒有任何人出聲，只有祁蘭亭那急促而又粗濁的呼吸之聲，可聞。

目光緩緩掃巡四邊，吳思思形容哀痛，但語聲果決的道：「人該有活下去的權利，有互相愛悅的權利，山君，你憑什麼可以強拆人家的姻緣，橫阻人家的結合？我與沙翔的婚約有什麼不對？我們之間相偕白首又礙着了什麼？而你却憑着你有的那些橫生淫念，姦辱了我的身子又姦辱了我的自尊，山君，你早該明白這有多麼卑

下又多麼邪惡，你也早該明白你永遠不能再將我的心、我的靈魂加以姦辱！」

灰髯簌簌顫動，祁蘭亭的面孔宛如他的鬚髯一般灰白，他在喃喃咒罵：「這賤人，這大胆該死的賤人……」

猛一昂靈，吳思思堅烈的道：「山君，你如此苦苦相逼，我知道你忘不了我的面容尙稱可人，我的身體還俱青春，你難捨我這副軀殼與顏色，而山君，這些都是虛假的，都是極端容易變化的，如果我已又老又醜，又衰又弱，你的興趣，你的慾念，甚至你那點不能得之即毀之的可憐尊嚴還會存在嗎？」

祁蘭亭咬牙切齒的道：「妳說這些又有何意義？」

慘厲的長笑着，吳思思動作奇快的一把奪過了焦奇手中的匕首，就在任何人尙不及有所反應之前，她已舉起匕首，用力在自己的面龐上交叉劃割了兩道血痕，一道由右眉梢經鼻樑至左嘴角，另一道自左眉梢經鼻樑到右嘴角。

鮮血立時湧染了她那整張臉容，猩紅中肉肌翻綻，裂開兩條蠕動的溝痕，鼻樑骨慘白間沾着斑斑血絲，猶帶着宛然的切印，於是，那張姣美的面龐頓時消失了，迷媚的風韻瞬息不見，人們眼中所看到的，只是那宛若厲鬼般的赤紅的兩道交叉傷口。

在令人窒息的片刻僵寂後，沙翔突然長號如泣：「思思，思思啊，妳叫我怎麼對得起你……」

有嘔吐的聲音响起，也有唏噓的嘆息傳來。

祁蘭亭臉色灰敗，不停的抖索，他的雙眼光澤暗淡，早已失去了原先懾人的輝芒，而他的面皮上這頃刻業已鬆掛下來，皺紋深疊，摺痕交錯，那神色，彷彿一下子就已老了十年。

黎莫野心中悸顫着，他在想：這樣的公道，未免也還得太可怖，太慘烈了，女人的一切，包括生命，有那一樁及得她們容貌的珍貴？

顫巍巍的回轉身去，祁蘭亭步履蹣跚，由葉子尊攙扶着緩緩離開了，四週「七門」之下以及「全勝鏢局」的人們，也跟隨着默默而去，連個回頭的都沒有。

×　×　×

焦奇亦步亦趨的跟在黎莫野身後，想伸手扶一把拄根竹杖的黎莫野又不敢，到他實在憋不住了，方才怯怯的道：「我說——呃，二閻王，折騰了這一陣子，你的傷也才剛包紮好，却又急着到那裏去？」

黎莫野一步一拐的悶着頭走路，沒有答理。

八步雲搥苦練捱打

嚴霜

中國功夫的門派很多，有些功夫苦練一招，例如：鐵沙掌或撩陰腿，「八步雲搥掌」就是其中的一種，這個門派並不出掌，攻與守俱用拳，偶然出腳而已，因爲它的拳打出之際，上下舞動，使對方看得眼花撩亂，故稱：「雲搥」，八步的意思是指八步之內即可擊倒强敵。

想施展這一招，殊不容易，必須練習打沙包兼且捱打，中國功夫一向只是採取攻勢，插鐵沙，打沙包或者用手臂撞擊木樁，俱是採取攻勢的，沒有一個門派準備捱打，故此八步雲搥可以說是獨創一格。它會得準備捱打，原因是這一派拳腳出擊之際很喜歡運用一個穿字，在對方左右兩手之間穿過，大敵當前，仍想硬來硬去，在拳與拳之間穿過，那是不容易的，隨時吃一拳，因此它要準備捱打。

中國功夫練習捱打之法，多數是吸滿了氣，準備應戰，對方發拳時使勁往上一迎，不過，運用這種方法練習捱打是不實用的，因爲敵人所發的拳未必是直拳，只向胸腹打去，可能以短拳打擊腰脇，亦有可能是撞擊下頷或者臉孔較低之處，故此不能靠肌肉的結實程度去判斷是否能够捱打，還要把骨骼和筋加以鍛鍊。八步雲搥從開始學習的一天就要用木棒敲打身上的筋骨了，進一步就把粗砂放在革囊之內，向身上各處打去，務求下頷，顏臉，額角各處都變成堅實如鐵，不會發生劇痛。

凡是兩人搏鬥，如果甲方搶攻，給乙方乘虛而入，打了一拳，甲方若無其事方乘虛而入，打了一拳，甲方若無其事，乙方必然吃驚，那時甲方趁住對方窒了一窒，立刻連續打出幾拳，乙方便有可能中拳倒下，八步雲搥之所以苦練捱打，有些道理。

這一個門派在華北一度盛行，後來因爲沒有高手繼承衣砵，亦無後輩願意花掉三幾年的時間苦練，於是便由盛而衰。

回說八步雲搥，照該門派的舊日掌門人趙實雲稱述，因爲這一個門派全部硬碰硬，出手便即搶攻，故此學習它的人必須筋骨粗壯，拳大如斗，否則，不輕易傳授，至於揮拳動武，因爲他必須搶攻，且又不知道對方的拳路，眼快手快，必須做足功夫，然後打得出本門的絕技，除了使用各種方法練拳，還要練眼，晚上要在燭光照耀之處凝神屏息的看銅錢動蕩，隨時伸出一隻手指來，往錢眼插去，務求一擊即中，那個銅錢是用幼繩懸掛在高處的，初時用大光錢，後來用「歲錢」，歲錢的錢眼比較大光錢更細，想用手指穿中它的錢眼，更加困難，必須晚晚練習，由於這個門派習慣了在燭光之下練眼，若干年後，有了成就跟敵人在夜間過招，必佔上風。

別的拳館往往亮燈練武，燈光唯恐不亮，八步雲搥却在暗光之下練武，那是它的特色，趙實雲認爲夜間搏鬥並非全靠一雙眼，耳朵也很有用，眞眞正正能夠做得到聽聲辨影，搏鬥的時候必然有利。

陪上一臉笑，焦奇又低聲下氣的道：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那對有情人終成了眷屬，雖則吳思思的臉盤兒有了點小疵瑕，却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我想沙翔看久了也會必習慣的，只不知我們的後福如何？」

黎莫野仍未答腔，僅是長長吸了口氣，大概吸氣的動作牽扯了傷處，他又不禁深深皺了皺雙眉。

搓着手，焦奇嘿嘿笑道：「我猜，我們可是去『大前鎮』？」

停下步子，黎莫野狠狠的瞪着焦奇，這位「小蝙蝠」畏縮的朝後退了退，全身不自在的囁嚅着：「二……二閻王，你幹嗎用這種眼光盯着我，怪嚇人的……」

黎莫野咬牙切齒的低吼：「你的後福是——我正在打算，把你帶到那個地方去，敲斷你身上的骨頭，再啃下你那幾塊肉來？」　（本段完．全文未完）

（請留意「二閻王」故事之二「魔刦」）

追踪

（本文承自第59頁）

金燕姑知道是自己人，旋又將蠟燭燃上，果未出她所料，進來的是于琴的弟子紀忠。

紀忠向二人招呼一聲，然後才向于琴稟道：「據前站傳來的消息，那賊子已在周家莊落脚，可能要到天亮才會離去，師父要不要趕去？」

于琴道：「你在前邊開路，我們馬上便動身趕去。」

紀忠轉身而去，韓飛道：「這賊子狡詐異常，既有消息我們現在就上路吧！」

金燕姑想起父仇，怒憤塡胸，當先衝向廟外，于琴也跟着趕出，韓飛走在最後，他們急急趕路，已無閒說話。

金燕姑展開金拂神尼密傳烟雲十八步，此種輕功身法與各家不同，當人凌空飛起之時，在半空中以每步八尺的速度，能飛跨十八步之遠，因此她一個起落之間，就有廿餘丈之遠。

俏書生韓飛展開了抒雲縱的身法，可以在斜空中連續高縱，形成一個高弧，落地之後亦是有卅丈左右之遙。

于琴祇是在地面上疾走，任他們兩人的身形如何快法，而于琴始終與他們保持不前不後，由此可見于琴的輕身法比他們更高明了。

三人這一陣子急趕，大約三更未到，已臨近了周家莊。

這周家莊約百十戶人家，位在官道的邊上，可全是姓周的，莊中有家棧叫周家店，全是磚瓦房子，約有二三十間房子，兼小食店，店門口挑着個紅燈籠，老遠就可以看見。

于琴身形一停道：「我們暫且不要進莊，先等等紀忠的消息再說。」

暗影中有人一聲冷哼道：「你們用不着等了，閻王老爺的請帖已來啦！」

于琴揮手飛彈，忽聽一聲輕响，那講話的人似已倒地死去，此際又有人叫道：「好一手彈指飛毒，閣下報個萬兒吧，莫要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

于琴冷哼一聲，道：「我是你的祖奶奶。」

那人道：「如果妳是本門中人，就憑這一手彈指飛毒，也眞可以當稱祖奶奶了，可惜妳不是，要不妳不會殺人的。」

于琴道：「是與不是你出來說話。」

那人道：「我的毒功不如妳，我怕妳的彈指飛毒，如果妳答應不用毒，我願意與妳過幾招，拚拚眞本事，硬功夫。」

「好——祖奶奶答應你，你出來！」

暗影中眞的走出一個人來，原來他事先藏在亂草之中，此際一現出身形，又矮又胖，與一個肉團團相似，那人一現身之際，右手一亮鬼頭刀，左手跟着打出一掌，隨着手掌飛起一蓬濛濛薄霧。

韓飛大喝一聲：「狗賊敢爾！」右手貫足內力拍出，硬將那片薄霧捲了回去，將那人全身罩住，那人驚叫一聲，回身想跑，那知金燕姑的追風神梭比他更快，不偏不巧的插進了他的背心。

此際于琴從身上取出三粒白色丹丸，自己服下一粒，另兩粒分給兩人服下，說：「這是避毒神丹，可避百毒，服下一粒，可保七日平安，現在我們可以過去看看了。」

三人一起走到那漢子身邊，金燕姑收回神梭，再看那漢子全身已開始浮腫，于琴一跺足道：「糟啦——」

金燕姑道：「什麼事？」

于琴道：「我們可能中了緩兵之計，他們守在此處絕對不止兩人，另外的人一定回去報訊去了。」

韓飛道：「現在去追還趕得上。」

三人正欲上路，忽見周家莊方向如飛的奔來一人，正是那于琴的弟子，紀忠！

于琴道：「怎麼樣？」

紀忠道：「可能妳們露了行跡，那賊子已得訊逃走了。」

韓飛道：「你知道他是那個方向走的麼？」

紀忠道：「東南方，那正是經常州去的方向。」

于琴切齒的說：「就是追到天邊，祖奶奶也要將他追上，紀忠速到前面去佈置，用飛鴿傳書通知常州的暗卡，得便就先下手爲强，誰要先殺了此賊，賞銀一千兩，另外還要傳他幾手絕世武功。」

紀忠遵命而去。

于琴又道：「這賊狡猾如狐，他也可能會中途轉向，現在你都服了避毒丹，七日之內絕無妨碍，我們可分兵三路，韓大俠由左側繞向常州，我由右側繞向常州，燕姑妹妹就由這官道直撲常州，不管有沒有遇着，五日之內，必須趕到常州會面，再定行止。」

金燕姑道：「常州城很大，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面！」

于琴道：「祇要進了常州城，自有紀忠派人接應，我們現在就開始行動。」

於是于琴與韓飛一左一右繞道而去，金燕姑獨自循着官道直追下去。（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伍青萍在幾天之中，竟對白如雲產生了愛情，但當她知道伍天麒和龍勻甫就快來到之時，她感到心亂如痲，思前想後，覺得只有自己逃出去，才可免掉白如雲和龍勻甫的那場衝突，她決定走了，青萍走後，白如雲心緒十分惡劣，對着空樓默默發呆……不久伍天麒和龍勻甫來到，他們再三向白如雲要回伍青萍，白如雲怒極，言明青萍已不在此，並約同對方前去後山歸鶴亭較量上下，一路上，山路崎嶇，非有一身絕頂輕功才能上去，伍天麒一路上也感到有點力不從心……

兩雄展絕學　掌下判生死

就見白如雲用着顫抖冰冷的聲音，大聲道：「不要再提起伍青萍……」

「我不是已經對你們說過了麼，她已經不在這裏了，她走了……」

這一來，不要說龍勻甫了，就連那金風剪伍天麒，也再沉不住氣了，當時一個踉蹌，由位子上向前搶步，到了二人的身前。

他用着沙啞的聲音道：「你說什麼？我女兒眞的不在這裏了？」

白如雲用冷冷的目光，掃了這老人一眼，冷哼了一聲道：「信不信由你！」

此言一出，就聽伍天麒大吼了一聲：「好小輩，你納命來吧！」

這老頭兒，此時倒眞是動了無名火，他竟一挫壯軀，似鷹隼般的，已撲到了白如雲身前，揚起一雙蒲扇大的巴掌，向後一遞，用「陰陽翻掌」，直朝白如雲前心後背兩處要害上猛然遞了去。

這種動作，就連龍勻甫也沒想到，因爲若論功夫上來說，伍天麒的功夫，比起白如雲來說，簡直是差遠了，誰也不會想到，他竟敢先向白如雲下手。

他這一招方一遞出，龍勻甫已不由大吃了一驚，他忙向前一探身，方想在白如雲還手的第一招之時，自己先行代伍天麒給接住，然後再說兩句場面話，先暫時不要動手，聽聽白如雲的比試方法。

不想龍勻甫這麼快捷的動作，在白如雲來說，依然是慢了一點。

金風剪伍天麒這一式「陰陽翻掌」方一遞出，就見白如雲劍眉一挑，他那修長的身形，似微微一側，伍天麒這對掌上，曾有二十年的「綿掌」功夫。

只要爲他這一對掌風所罩上的任何人物，休想輕易的逃開他掌下。

伍天麒此時更因，心恨愛女下落不明，所以對白如雲已恨入骨髓，雙掌之上，更是用了十成功力。

他這一手「陰陽翻掌」，和「雙陽惡手」配合着施用，更有無窮威力。

果然白如雲無備之下，已爲他掌風而罩住了，伍天麒口中叫了一聲：「嘿！」

他雙掌用滾枇杷的厲害手法，猛然向當中一合一搓，滿心想把白如雲，搓得骨碎肉爛。

可是白如雲那修長的身子，就在伍天麒初一接觸之後，先是一陣冰冷。

就在他用力一合之際，却生出一股如火也似的劇熱，眞是炙手可焚。

金風剪伍天麒就覺得，自己如果不把雙掌急速撤回，非被那股奇熱，燒至焦爛不可。

他一時情急之下，不由口中「啊！」了一聲，略微一停滯之際，白如雲那修長的胴體，就像是一條鰻蛇一般，由伍天麒雙掌之中滑了出去。

伍天麒不由大吃一驚，右足向後一退，用「倒採蓮拔步」向後撤出了兩步。

他猛然向後一伸雙掌，可是白如雲却「咻」！的輕笑了一聲道：「且慢！」

也不知他這雙手是怎麼伸的，「噗」！一把，已刁住了伍天麒一雙手腕子上，雙手倏的向兩下一分，略用了三成勁一按，伍天麒已不由痛得冷汗涔涔而下。

遂見白如雲哂然一笑道：「鏢頭你先

別慌，要打也得等一會。」

他說着話雙手微微向上一翻，金風剪伍天麒健軀竟由不住又後退了七八步。

他覺得一雙手，竟齊根都麻了。當着龍勻甫前，他這張老臉，確實覺得無可放了。

一時竟氣帶窘，直氣得整個身子陣陣發麻，一時木然呆在當場。

龍勻甫此時也覺臉上無光，上前了一步，朗聲道：「白如雲！休要逞威，龍某這裏候教了！」

白如雲哈哈一笑，忽然他臉上笑容盡失，用手往當空一指道：「看！炫極星就要出來了，龍勻甫你不要急，我不會使你們失望就是了！」

龍勻甫和一旁發愣的伍天麒，不由順着白如雲的手指，往當空一看，頓時都不由心中一陣驚奇。

只見此時天空中，一朵朵白雲，都似萬馬奔騰也似，直向一邊帶捲而去，天空中更顯得星皎雲淨，同時整個天空呈現出一沉極爲爽目的紫色彩氣。

一時大地上光華頓盛，只是却不見那什麼「炫極」星出現。

白如雲臉色頓時現出一片從未見過的陰沉之色，他扭過頭來，對着伍天麒冷冷的道：「炫極星霎時現出，可有話說在前頭，我若死在你二人手中，算我學藝不精，沒有什麼好責怪的，可是你二人若有不愼，也怪不得我白如雲手狠心毒！」

這幾句話說得嚴詞峻口，伍天麒不由打了個冷戰，但他仍然冷笑道：「你放心，我老頭子此番前來，已抱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心，如死於你手，決無一絲遺恨之處，白如雲你就快快劃出道兒來吧！」

白如雲倒想不到，這老頭子居然也如此硬了起來，當時笑了笑，道：「好！」

他說着話，用手往那一片爲白雲埋失得僅露出了尖頭的百十石峯道：「炫極星出時，此一片石峯，光亮如同白晝一般，我們不妨各以全身所學，在這石峯之上，一決勝負，勝者自不用說，敗者勢必翻落澗底，想必是沒有活命了，二位以爲這麼比試可好麼？」

此言一出，非但金風剪伍天麒突然色變，就連龍勻甫也不由一陣心驚，暗忖：「好毒的白如雲！這石峯之上，幾乎連着足都成問題，又怎能在其上較量功夫，稍一不愼，不需敵人來攻，自已一個失足，怕不成了肉泥了。」

但不論如何，對方既這麼說了，以自己名望身份，也只有硬接着。

當時稍一考慮，不由哂然一笑道：「白兄所說比武方法，眞是妙極了，在這石峯之上較量身手，內外輕三功都須極佳，否則可眞是徒自取亡！……」

他說着話，眼角不由偸偸看了一旁的伍天麒一眼，暗示伍天麒留心。

伍天麒那能不懂龍勻甫眼色的意思，當時臉紅了一下，冷笑了一聲道：「老夫對閣下所言，稍有意見，不知可容老夫發言否？」

白如雲眨了一下眼睛道：「方才所言，只是和龍兄較量之法，和老鏢頭另有方法，不在此例！」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心中一喜，當時接口道：「老夫願聞其詳！」

白如雲看了看天色，知道炫極星剎時即出，當時不願多躭誤時間，只冷然道：「我知你拳掌兵刄功夫極佳，却不大擅長輕功，所以容我和龍兄領教過之後，再和你比試別的，你意若何？」

金風剪伍天麒聞言後，表面不說，却由不住心中暗暗欽佩，欽佩這白如雲，果不愧是一個英雄，聞言之後，手捻銀鬚，一時倒發起愣來了。

龍勻甫突然哂然笑道：「白如雲，你也太狂了，你又怎知道，我龍勻甫，就一定不是閣下對手，倘若僥倖龍某贏了，那麼和家岳之一陣，倒是可免了……」

他說着，不由負手微笑了起來。

白如雲電也似的眸子，忽然側掃了龍勻甫一眼，他對這年青人，那一種安閑的態度，確實也不由不深深讚許，可是他是那麼自信他，用着冰也似冷的語言，回答着龍勻甫的話道：「龍勻甫，那是不可能的！也許我們會比試很久，但最終，你終於會死在我的手上！」

龍勻甫不禁再也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那也未必！」

白如雲用手指了一下天邊的彩氣道：「你看，炫極星出來了！」

果然他的話聲一了，就見天空「嗡」的一聲，打了一個極爲明亮的閃電，爍目難睜。

一剎時，一顆遍體紫明的火星，由穹空中閃了出來，立刻紫焰如電，照得三人眉目皆紫，那光顯之後，幾乎令三人耀目難睜。

金風剪伍天麒和龍勻甫，先只以爲，一顆星光，又能亮到那裏，此時見狀，不由驚得口中啊了一聲，各自退後一步。

再看四外山谷峯澗，歷歷在目，比之白晝實不在以下，俱都不由暗中叫奇。

白如雲臉上立刻掛下了一絲笑容，可是是那麼的短暫和陰沉，否則將是一個男性最美的笑容了。

他回過了頭，對着龍勻甫道：「你看見沒有，這顆大星，就是炫極星，它是我們的明燈，一出一沒，時僅一個時辰，我們比武只限於星歿之前，否則作爲罷論，另外再談如何？」

龍勻甫略爲思索，遂點頭道好。

白如雲此時見龍勻甫既答應，遂不再說，只見他右手一提長衫下擺，冷然道：「龍勻甫，你隨我來，你可要小心了，我手下對你是不會留一點情面的！」

這個頎長微帶書卷氣息的年輕人，在他說完這句毫無感情的話之後，人也似竄雲野鶴似的，突然離開石亭，射空而起。

他身子又像是一支脫弦的短矢，直直的射向了半空，引得二人目光，都向他直直望了去。

他們都奇怪和震懾着，這種驚人的輕功，眞可說是舉世罕聞。

思念之間，白如雲的身子，已像是一朵棉花也似，輕飄飄落在一座石峯的頂尖之上。

他身上那襲湖綢的長衫，爲猛烈的山風，吹得扯起老高，配着他清逸的面頰，眞有意態出塵之感。

龍勻甫此時也是氣貫丹田，方要縱身而起，耳邊却聽得金風剪伍天麒的聲音道：「勻甫你要當心，萬一眞不是他的對手，還是早些退回來好些……」

他說着，用力的握住了龍勻甫一隻手，嘆了一聲接着道：「小女既不在此，我們犯不着把命賠在這裏，你就是不敵他回來，也只有我看見，算不了什麼丟人，不必太和他認眞！」

說到最後，語音竟變得有些戰抖和哽塞了，龍勻甫不由一愣，在老人的眼中，他領略到一份純眞的感情，一時他不禁也深深感動地反握起伍天麒一手道：「你老人家放心吧！小婿是不怕他的！」

伍天麒用眼偸看了遠遠的白如雲一眼，才又接道：「記住！不要忘了用暗器，你去吧！」

龍勻甫不由微微一笑道：「小婿知道了！」

他說着話，白如雲已在那邊感到不耐了，他只是運行着捷快如梭的身形，在這遠近百十的石峯之尖，竄來縱去，其快如風。

龍勻甫用「鷂子倒穿雲」的絕頂輕功，反竄出了十丈有餘，在空中一挫腰軀，施了一招「平沙落雁」，輕飄飄的落在了一座石峯頂尖之上。

他身形因遲來不敢再有所猶豫，僅僅向石尖上一落，跟着往左一弓，已如一枚跳彈的星丸也似，在那如林的石峯之上倏起倏落的交縱了去。

白如雲身形是向右，龍勻甫却是向左，各自都是弧形向當中緊疾湊了過來。

金風剪伍天麒一時眼都花了，只見兩個黑點，如同星丸跳彈也似，在紫色彩光的籠罩之下，竟是快捷得出奇，幾乎令他不敢交睫。

一霎時這兩個黑點湊在一塊了，當空立刻發出了一聲清晰的雙掌互擊之聲：「拍」！

只是往當中一合，却馬上如同飛石濺珠也似的，向兩下又猛然的分了開來。

伍天麒不由緊張得手捻長鬚，口中：「啊！」了一聲，他眼看二人身形，各自飛騰了起來，龍勻甫遂又輕飄飄的落在了一座石峯之上，他還清清楚楚的看見龍勻甫臉上的笑容。

伍天麒立刻心中像吃了定心丸一般的舒服，他不由暗中喜忖道：「好孩子！眞是好本事！」

想像中，白如雲定必是翻落澗底無疑了。

他忙轉過了頭，去搜索白如雲的踪影，可是他失望了！

白如雲依然好好地挺立在一所奇峯之上，紫色炫光之下，這怪人意態仍是那麼自如，山風把他身上的湖綢長衫吹得呼嚕嚕扯起老高。

然後他似見，白如雲嘴皮動了動，像是在和龍勻甫說了一句什麼，只是距離太遠，一時却沒有聽清楚他們對答些什麼。

於是二人，立刻又像是蝴蝶穿花也似的，在這百十石峯尖上此起彼落的穿行了起來。

金風剪伍天麒正在看得目不交睫之時，忽然他耳中聽到了某些聲音。

那些聲言，就像此有人在疾馳似的，而且還不時對答着話。

伍天麒不由一驚，心中暗想：「這地方位處極峯，即使是獅虎亦難攀登，莫非還有別人走此路過不成？」

這麼一想，他不由一時把目光離開了，在場中疾鬥的二人，直往那發聲之處尋望了過去。

亭後是一座百丈峭壁，一平如削，那疾馳着，和用鐵器點擊着石面的聲音，就是從那下面一陣陣的傳上來的。

金風剪伍天麒，先是懷疑是南水和北星兩個小東西，可是再轉念一想不對。

因爲南水和北星，明是藏身在前崖石弄之中，不可能上來的，就是他們上來，也是從前面，不可能從後面上來。

這麼一想，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心中更奇怪了。

什麼事都是這樣，不關心則已，只要一關心，那就非要探察一下不可。

更何況是眼前，石峯之上二人正自打鬥得難分難解，這是如何緊張的一個局面，只要有一方略佔上風，那另一方，就有隨時翻落澗底死亡的可能。

伍天麒不由皺眉暗暗想道：「這上來的人，不要是白如雲這一邊的吧！要是他的幫手，那勻甫可就不堪設想了！」

這麼一想，這位老爺子不由通體出了一身冷汗，他再也顧不得盯着二人看去。

慌不迭移動腳步，跑向了那亭後峭壁邊上，引頸向下面看去了。

此時當空炫極星光，照耀得遠遠通明，像是安置了千盞孔明燈也似的明亮。

金風剪伍天麒便借着了這光亮，向下看去。

果然，他發現了兩個人，那是一個銀髮斑斑的老人，和一個全身紫衣的長髮少女。

二人都是一個勁的向這山峯頂尖上拚命直馳着，老者在前，少女在後，最奇是老人左手後揹，掌中却抓住一枝粗有半個小指的柳枝兒。

那少女一隻玉手，却緊緊的抓着那柳枝的一端，那少女的另一隻手，却緊緊的持着一根鳩形鐵杖，一面撐行着如削的壁面。

就如此，這一老一少，竟是快得出奇，伍天麒初看之時，尙在山腰，只這一霎間，二人已到了最上面了。

這時就聽那少女嬌喘道：「爹爹！慢點嘛，人家累死了！」

那老人却大聲的回道：「傻孩子，慢了，好戲都結束了，那我們爺倆可是白來了，快！快！」

這老人說着，一隻右腿已經跨上了峯頭，他右手的柳枝，向上猛然一提一抖，就聽見那少女一聲嬌笑道：「哎唷！輕着點！」

就像是一尾大魚也似的，隨着這老人柳枝一揚之勢，那少女如同海燕飛空也似的，突然翻上了山尖。

這時金風剪伍天麒，不由驚得後退了一步，口中又啊了一聲。

那紫衣少女聞聲看了他一眼，似是一怔，忙拉了老者衣衫一下輕聲道：「爹爹你看，這老傢伙是誰？」

那銀髮老人，聞言却連伍天麒正眼也

不看一眼，只冷斥道：「少管閑事。」

遂邁開大步，直向亭子內行去，而那少女尙目斜視秋波，再三的打量了伍天麒幾眼。

伍天麒此時又驚又奇，少女那一句「老傢伙」，把他說得臉一紅，心道：「這小丫頭出口就傷人！」

可是他不知道，這一老一少，到底是何家數，當時不由用心的，又向二人打量一下。

這一注視，才愈發認爲奇怪，他確實摸不清，這一老一少是幹什麼的了。

看那老人，身材竟是極矮，面色血紅，滿頭銀髮，糾成一個冲天炮式，一雙大耳又厚又長，幾乎都垂向了兩肩之上。

這老人身着一襲鵝黃緞質長袍，身後尙揹着一具七弦古琴。

伍天麒見那琴長約三尺五六，通體紫紅顏色，尤其那七根琴弦，想是日久挑摸，根根都成了銀白顏色，閃閃發着亮光。

金風剪伍天麒看到這裏，心中好不納罕，暗忖：「莫非這老者是一選勝登臨的琴士不成？只是他那一身功夫，簡直是高得令人不敢相信！」

金風剪伍天麒忍不住又盯了他幾眼，再看那紫衣少女，身材適中，一雙明眸，顧盼生姿，眉目之間，尤其帶着一股少女的驕態風采，伍天麒不由皺了一下眉，心說：「倒看不出，這矮醜的老頭兒，會有這麼可愛的一個女兒……」

想是他一時奇怪，一直盯着這二人看，那少女本已由他身前行過，此時竟又回過頭來，狠狠的又瞪了金風剪伍天麒一眼，方要說話，却被那矮老人又扯了她一把道：「妳老是看人家幹什麼？他再敢看我們，我老人家把他蛋黃給他砸出來！」

那少女不由用手一掋嘴，「噗哧！」的笑了一聲，金風剪伍天麒，這才聽出那矮老人，竟然一出口就罵人，不由勃然大怒。

可是他轉念一想，這也不怪人家，自己那有這麼盯着人家看？

何況人家還是一個大姑娘，這！

伍天麒這麼一想，不由一時臊得老臉通紅，當時忍着氣，鼻中哼了一聲，頓時縱身往亭中走去。

他身子方在一石欖上坐好，却聽見那少女嘻嘻笑道：「爹爹！這老的怎麼也坐在亭子裏了？」

伍天麒不由一驚，忙回過頭來一看，那父女二人竟也上了亭階。

那矮老人，這時才抬頭看了伍天麒一眼，回頭一笑道：「妳這孩子也是，這亭子也不是我們家的，許我們來，怎麼就不許人家來呀？」

說着，這老人一屁股，已經坐下了，那少女也挨着他坐下了。

伍天麒至此，才算放了一顆心，心說，果然竟然是一對隱居的高人雅士，只不過是選勝登臨，欲觀這星出的絕妙奇景罷了！

這麼一想，他頓時放下了心，才又把目光，重新往那林邊的石峯頂尖上望了他們去。

這麼一霎間，那白如雲和龍勻甫，竟是打了一個難解難分。

一時間，只見人影幌幌，竄高縱矮時起乍落，打到疾處，眞是看得伍天麒眼花繚亂，那種奔雷馳電的身手，可眞有一羽不能加，飛蠅不能落的威勢。

金風剪伍天麒心念愛婿安危，竟是再也坐不住，不由從位上站了起來，步下亭階，仔細向那跳動的星丸的一對人影上了盯視了去。

忽然他聽到身後少女一聲驚叫道：「爹爹！那是小雲哥！」

伍天麒不由一驚，又回過了頭來，却見那矮老人咧着大口嘻笑道：「當然是他了，要不是他，我老人家那有這麼好胃口，跑這麼遠來看熱鬧？」

紫衣少女此時不由也從位子上站了起來，只見她滿面吃驚，秀眉緊皺的望着那老人道：「爹！我們快下去看看吧，萬一小雲哥要打敗了呢？那不就完了……」

伍天麒顧名思義，已知他所說的小雲哥，正是指的白如雲，不由又驚又怕又想，只是對方既沒有行動，自己也不便說什麼。

那少女儘管一個勁拉她父親，可是那矮老人只是咧着大口直笑。

他用手摸了一下，那在唇邊，如同刺蝟一般的鬍子，嘻嘻笑道：「傻丫頭，妳也不看看清楚，妳小雲哥那會敗在那小子手中？妳急什麼急？」

這一來，可把伍天麒嚇壞了，顧不得再看她父女二人了，忙又把目光，移向了羣峯尖上的白龍二人。

此時白如雲身形在一座斜出的頂尖峯上，身形半錯如金龍穿塔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

他身子往下一落，已竄在了龍勻甫身前，就見他口中叱了一聲：「打！」

這位一世奇俠，竟猛然向上一揚身子，就以右掌用「巧打半天雲」的內家眞力，直向對方竄起，龍勻甫身上猛擊了去。

此時二人都因久戰不下，而感到無比的急燥，他們都更繫念着，這顆「炫極星」的消失，那時二人都得住手了……

而像如此毫不分勝負的動手過招，似乎是太沒有意義了，白如雲這種發自丹田的內家掌力一撤出，離着龍勻甫足足尙有數尺，已使他感到內力驚人，而大有不堪承受之意。

這一場疾鬥之下，龍勻甫已感到，自己較之白如雲，實在是差上一籌。

所以他腦中更是充滿了恨怨，越發施出混身絕學，決和白如雲一分最後勝負。

此時白如雲這「巧打半天雲」一施出，那強烈的勁風，在空中已形成了一團旋轉的罡氣，這使龍勻甫，一時幾乎爲之窒息。

更因龍勻甫身在空中，這一招簡直是太難逃了。

好個龍勻甫，果然有一身獨到的功力，就見他猛然一聲長嘯，在空中一抖雙臂，用「拔籙」的絕功，硬把已起的身形，硬硬再拔起了七尺左右。

可是就如此，白如雲的掌風，已被他一雙足踝處疾掃了過去。

龍勻甫立刻就覺得這雙足尖，有似同刀斬了一般的疼痛，一時連臉上都變了顏色。

他忍着雙足上的奇痛，在空中「清風飄蕊」，猛然一個仰翻之勢，直向一邊石峯尖上飄下身去。

可是白如雲又如何再能放過他，他就如影附形也似，眞像一頭怪鳥陡然向龍勻甫棲身石尖之上，猛然竄了過來。

龍勻甫身形方往石尖上一落，才發覺一雙足尖，竟是陡然間不聽使喚了。

而眼前白如雲身形又到，掌風之疾，更較前猶有過之，這位一世俊俠龍勻甫，不由一陣心寒，暗忖了一聲道：「我命休矣！」

可是就在此一時，就見那岸邊的金風剪伍天麒，忽然口中叱了聲：「你敢下毒手！」

這老人到了此時，可顧不得什麼叫做道義不道義了。

他猛然向前跨出一步，右臂向外一翻，肥大的袖管只一翻，遂聽「哧！哧！哧！」三聲尖嘯。

這一手三剪的功夫，武林之中，也只有伍氏父女擅長，如以暗手法來說，這種功夫，確實是極爲難能可貴的手法了！

這三口金光閃爍的金風剪一出手，各自錚然一聲輕息，剪口齊開，一奔正中，兩奔側肋，夾着一陣尖嘯，電閃而至。

白如雲身形已自騰起，這三口小小的金風剪，一奔後心，兩奔左右肋下，疾如電光石火一般，已閃至白如雲身後。

白如雲就是再大本事，對於這三件暗器，他也是不敢貿然接受。

他本有把握，在這一掌下，把龍勻甫遏下懸崖，可是竟會在這時有人對自己施暗算，不由令他又驚又怒，在空中悶哼了一聲，勉強一挺後脊，用「雲中現首」的奇招，把面容翻向了背後。

他目光立刻接觸到一口光華閃閃的暗器，白如雲一窺之下，已知是伍天麒數十年賴以成名的「金風剪」，不由令他吃了一驚。

可是這白如雲，確實有一身令人想像不到的奇功，就見他左手由前向後猛然一翻，用「撥雲見日」的招式，袖帶如雲，錚然聲中，已把這正中金風剪，捲在了他那長袖之中。

可是這時左右兩口金風剪，也同時如巧燕掠波也似，由兩側哧的一聲，同時飛然。

伍天麒這一手三剪上的功夫，厲害的不是一手同時打出三樣暗器，厲害的是，這左右二剪，出手即逝，對方在打落正中金剪之後，定會以爲已經沒有暗器了，稍一疏忽之下，那下餘二剪，却突然由兩刺電閃而出，傷人多在左右一雙「無名穴」上，中人無救，眞是厲害無比。

白如雲這種「撥雲見日」的招式，方把正中一口金風剪捲入袖中，猛然間，就覺得兩肋上一陣尖風透體，不用看，他已經知道左右各有暗器襲到。

這位怪客，猛然冷笑了一聲，身子向後陡然一個倒翻之勢，一雙袖管用「分雲趕浪」的絕上功夫，向兩肋下一掃一拂，錚錚兩聲，又已把這一雙暗器吸入在袖管之中，他身子却不得不輕飄飄的落在了另一石峯之尖。

這種美妙出奇的身形，幾乎令那發暗器的伍天麒，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一時竟木立當場。

白如雲此時朝亭邊看了一眼，冷冷地道：「鏢頭金風剪果然高明，白如雲領教了……」

金風剪伍天麒這才驚覺，由不住老臉一紅，此時却聽得身後那少女冷笑着對她父親道：「爹！這人眞不要臉，小雲哥差一點傷在了他的暗器之下，他用的是什麼暗器？」

那矮老人嘻嘻一笑道：「妳不要看不起他，他正是妳天天不離口的青萍姐姐的令尊呢！」

此言一出，那少女和伍天麒，都不由大吃一驚，伍天麒不由唰一下轉過身子，喁喁的看着這父女二人，那少女更是驚異的站了起來。

她看着伍天麒一面驚異的回過頭來，對老者道：「什麼？……他是萍姐的……父親？」

老者呵呵笑道：「不錯！他就是方今武林中有名的大鏢頭，人稱金風剪伍天麒的伍老當家的，方才他想暗傷妳小雲哥的暗器，就是他成名的金風剪，丫頭，妳看見了麼？」

少女不由連連點頭，面上帶着極難形容的顏色，不時的朝着伍天麒上下打量個不住！

伍天麒又不由臉一陣紅，被少女看得更是不是味兒，當時只好硬着頭皮，上前了幾步，對着父女二人深深一拜道：「在下伍天麒向二位問安，不知賢父女何故識得在下？尙請告之才好！」

那矮老人對着少女嘻嘻一笑道：「我一向是不給生人說話的，誰叫你亂說話，惹出了麻煩，現在妳去給他說吧！」

原來這矮人說話之時，一雙目光却是盯着那峯頂二人，目不轉瞬。

那少女聞言之後，不由面色微紅，此時慌忙站立起來，對着老人望了一望道：「不敢當，後輩哈小敏……」

她說着又用手指了一下那老人道：「這是我爹爹哈古弦！」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嚇得面色一變，這才知這大模大樣的怪老人，竟是失蹤武林三十年的一代怪魔，人稱琴魔哈古弦的便是此人。

當時怎不驚得打了一個冷顫，久仰此老人三十年前退出武林之最後湘江一戰，赤手擊斃名噪大江南北的「九連環」和多指雙尼，共十一人，眞是令人聞名喪胆，自己對他是早已久仰，竟是無緣一見，却想不到，竟會在此見到了這位怪人，那能不又驚又喜。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口中啊了一聲，忙上前一步，對着二人深深一躬道：「久仰之至，哈大俠俠名，在下如雷貫耳，今日眞是三生有幸，得睹俠客了！」

那哈古弦仍然是瞪目只顧看着那石峯極尖的白如雲和龍勻甫二人，對於伍天麒的話，却是如同未聞一般，伍天麒不由大感不是味兒。

却見那少女又自一笑道：「晚輩哈小敏，與令嬡青萍姑娘，已訂金蘭之交，尙請受晚輩一拜呢！」

這姑娘說拜就拜，當眞走下位來，對

着伍天麒怏怏下拜，伍天麒又驚又喜，知道女兒定有下落了，當時忙上前延臂摻起了小敏，一面笑道：「姑娘不必客氣，在下可担當不起，尙請亭內說話才好！」

說着舉步方欲入亭，却見那琴魔哈古弦倏地由亭內站起道：「不得了！要出事了，我得去看看去！」

他說着忙走下亭來，伍天麒不由又是一驚！

琴魔哈古弦說完這句話，回頭遞了女兒哈小敏一個眼波，却連金風剪伍天麒看也不看一眼。

小敏是何等聰明，自然識得父親心意，當時忙向伍天麒檢衽爲禮道：「我們還是去那邊看看吧！」

金風剪伍天麒，自然心中比他們更急，唯恐那龍勻甫失手着了暗算。

當時聞言慌不迭，搶步往崖邊奔去，果然只一霎那，場中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那龍勻甫連番遇險之下，不由已激起了一腔疾怒，此時展出了全身所學，正和白如雲打了個難分難解。

方才哈古弦口喚不好之時，却是龍勻甫足下踏墜了一塊危石，不想他却能化險爲夷，身形却以「潛龍昇天」的絕技，又拔身在另一極尖的石峯之巔。

白如雲此時邊戰，也不禁邊自心驚，天空那一顆紫辰星，光綫也漸漸不如先前那麼强烈了，只要此星一隱，大地將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辨五指。

白如雲有見於此，那能不憂心如焚，自己不要說輸給對方了。

就是在指定之時，如贏不了人家，自己一個主人家，又是自己劃出的道，就得認栽！

此時見龍勻甫，似乎是有意避着自己，想是他也看出，只要時候一過，那白如雲就得認栽。

所以儘量躲閃着白如雲拖延時間，此時龍勻甫，身形方在一方石尖上一落，白如雲已長嘯了一聲，如同一隻碩大的巨鳥也似，幾乎是和龍勻甫同時落在那方石尖之上。

同時他右掌，却隨着本人下落之勢，用「蛇掌」倏地向外推出一掌。

這種掌法，在當今武林中還沒有施展過，掌力向外一撤，就連一生自傲的龍勻甫，也不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這種「蛇掌」所厲害的是，五指分開如箕，有一掌判生死之感。

掌勢出去是中指微凸，食指和無名指各自曲在左右，不要小瞧了這三個手指，却是弄着龍勻甫前胸「巨闕穴」和左右兩處「幽門穴」穴上下手。

江湖上厲害手法可說是多不勝數，可是能一掌打人三處穴道的，却還沒有聽說過！

龍勻甫不是弱者，焉有不識得白如雲這一招的厲害，當時也顧不得思索了。

只見他把銀牙一咬，暗忖：「白如雲，我們一塊結束了也好！」

這位滇邊大俠龍勻甫心念及此，不由左右手突由兩側，往白如雲下肋處一攏，各以掌側，向白如雲兩肋上切來。

這一招名喚「鐵樹盤根」，龍勻甫分明以自己兩膀上驚人的臂力，要和對方落一個玉石俱焚。

果然他這種招式一撤出手，白如雲也不得不硬把遞出的右手强自收了回來。

可是高手對敵，往往一招之後，每有煞手，令人防不勝防！

白如雲含怒往回一收撤出的掌勢，可是足下却在一瞬之間，用「水面擂帚」的一式，往龍勻甫一盤一腿掃來，同時兩手各以「撥雲見日」的下式，炸開了龍勻甫的一雙鐵腕。

這一招可眞是厲害到了極點。

龍勻甫一聲長嘯，任何人也會以爲，他定是翻落深澗了。

可是這少年人畢竟却有人意想不到的功力。

就在他這聲長嘯之下，他整個人，如同一彈丸子也似，倏地彈起了半空。

白如雲這麼厲害的「水面擂帚」，却只是擦着他鞋底掃了過去！

這位不可一世的怪俠，到了此時，也不由不暗自嘆息了一聲道：「好厲害的龍勻甫！」

同時他心念之中，却一滑足尖，把這僅有尺許的石尖站了個滿。

同時暗以「千金墜」把全身釘了個牢，一方面仰首望天，雙掌蓄銳以待，暗想：「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再下來？」

龍勻甫身形拔在了空中，方自下視，突然驚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附近石峯，多在七八丈以外，自己一時亡命騰身，却是沒有落足之處了。

這一急，怎不令他嚇了個三魂出竅。

龍勻甫到了此時，也不由長嘆了一聲，一抬手，把背後師門至寶「庶人劍」撤出了鞘，他口中叱了聲：「白如雲閃開了！」

話到人到，人到劍到，只見白光一閃，這龍勻甫，竟自連人帶劍，猛地向白如雲立身之處，搶落了下來，掌中劍「秋水伊人」，蕩出了萬點銀星，猛地向外一抖，硬逼白如雲滾開不可。

此時岸邊的伍天麒，看到此，不由口中「哦！」了一聲，猛地跺了一下脚道：「要糟啦！」

他可不知道是誰要糟，反正他可知道，二人之中總有一人要糟。

就在這一霎之間，猛聽當空「嗆啷啷！」一聲大震，跟着一聲長嘯，一條人影，直由那千丈石峯之上猛墮了下去。

老鏢頭口中啊唷了一聲，只急得頭上青筋暴露，方自睜大了眼睛，向二人立處石尖望去，可是天公不作美。

竟在這一霎間，那顆紫光煊赫的炫極星，竟突然隱了起來。

一霎時，伸手不辨五指，不要說還想看人了。

從四面八方不同地方，吹來的疾風，呼呼地括得更疾了！

這位老人家急得口中大喊道：「哈……哈老前輩……你老去救人哪……」

「救人……哪……救人哪……」

「有人掉下去啦……」

可是那有任何人答他的腔，他眼中看不到一個人，耳中也聽不到一點「人」的聲音。

金風剪伍天麒，一生之中，見過了多

少場面，可是再沒有比今天這一霎那之間，令他感到心驚肉跳了，再沒有比一霎之間，令他感到惴惴自危了！

這老人咧開了嗓門大叫道：「白……白……」

忽然他自嘆了一聲忖道：「我叫他幹什麼？」

不由又改口吼道：「勻甫！……勻甫你沒事吧？」

「哎喲，你這孩子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呀！」

突然他覺得眼前冷風一閃，耳中初次聽到了一個人的聲音。

那幾乎是同一個冰人也似的口音，冷冷的道：「沒事！我沒死！」

伍天麒不由大喜道：「好孩子！可嚇死我了……白如雲這小子怎麼了？」

那聲音苦笑道：「他……他已掉下去了！」

老人抖顫了一下，抽搐道：「孩子……他死了麼？」

「他死了……」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四下的尋望着勻甫的人影，可是眼前是一片漆黑，他本人並沒有夜視的目力，所以他是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可是龍勻甫既然沒有死，他的恐懼之心也就消失了……

他一方面尋覓着勻甫，口中仍拾着先前的話題道：「死得好……死得好……」

「只是！唉！太慘了，可惜了這孩子一身的功夫……可惜了……」

他搖了兩下頭，雖然他深恨着白如雲，只是却並不認爲白如雲就該死。

然而白如雲和龍勻甫之間，如果必需要死一人的話，他却又會毫不思索的指出那死者，應該是白如雲。

因此這一霎那，這老人心中的感慨是既喜悅，又傷感，他連連的低念着：「太慘了……死得太慘了！」

也就在他低聲說着這句話之時，白如雲却如同一座石像也似的立在他的背後，相距距離不過五尺許。

他那雙冷電也似的眸子，正自灼灼有光的瞅着這個抖索的老人。

也爲這兩句話，使白如雲把欲擊而出的雙掌，又收回來了……

這一個怪俠，一生之中，作任何事情，就從來沒有猶豫過，從來沒有令良心不安過。

可是這一霎那，他竟會感到對這老人，不忍下手了。

他望着這白髮的老人，見他正自四下的張望着，雖有一雙瞳子，却無異盲目一般。

金風剪伍天麒說了半天話，不再聽到龍勻甫的回音，不由又開始心寒了。

他伸了一下頸子，啞着嗓子道：「勻甫……勻甫！」

白如雲一聲不哼。

果然伍天麒馬上臉色又大變了，白如雲見他翻了一下凸出的眸子，聲音加大了：「勻甫……老天！你怎麼不答應我呀！唉唷！可坑死我了……」

「勻甫！勻甫！……」

白如雲眨了一下眸子，心想：「唉！這老傢伙心裏還是惦念着那龍勻甫，對於我只是一份可憐的心而已。」

伍天麒叫了半天，沒有回答，他胆虛的又坐下了，流着老淚，自言自語道：「這孩子是怎麼啦？……剛才不是還給我說話麼？怎麼這一會……老天，他可死不得呀……」

他說着，用手在唇邊作了一個喇叭口的形狀，提起了丹田之氣，大吼道：「勻甫！勻甫！」

白如雲胸有成竹的冷冷一笑，他僞裝着龍勻甫的嗓音道：「鏢頭，我在這！」

金風剪伍天麒先是一喜，後又一怔，他奇怪的是怎麼龍勻甫對自己會改了稱呼，呼自己爲「鏢頭」了！

可是那聲音一點不錯，確是愛婿龍勻甫的口音，白如雲學得維妙維肖……

伍天麒擠了一下兩彎濃眉，咳了一聲道：「咳……咳……你沒事我就放心了！那白如雲死了沒有？」

白如雲唉了一聲道：「準死了……你老放心吧！」

伍天麒却相反嘆了一口氣道：「唉，我不是不放心啊！」

白如雲冷冷的道：「你老人家難道不希望他死？」

伍天麒砸了一下嘴，雙手連搓道：「不是的……不是的……賢婿，話可不是這麼說，唉……你……你怎麼不過來呀？」

白如雲黯然道：「我的鞋掉了！我在找鞋！」

伍天麒點了點頭道：「我說呢，找着沒有哪？」

白如雲忽然流下兩滴淚來——這是奇蹟！

他不由黯然想道：「我的心是太狠了！我不該把龍勻甫打下澗底去！」可是他又自解道：「這也不能怪我，誰叫他用劍砍我？……我只是用鐵旗把他寶劍捲飛了，他自己就掉下去了，這又怎麼能夠怪我呢？」

這樣想着，他似乎得到了一點安慰，足下一點，如一陣風也似，已到了伍天麒身後，伍天麒不由嚇得一陣哆嗦道：「誰？誰？」

白如雲用手往他兩肩上一搭道：「不要怕，是我！」

伍天麒咧着嘴，心想：「這小子下手可眞重。」

當時低聲道：「輕着點！輕着點！」

白如雲哼了一聲，一語不說，一反右腕，已把這金風剪伍天麒挾在了脥下，身形一縱已出去了五六丈，足尖已點向了一座石峯。

伍天麒不由長嘆了一聲道：「唉！……賢婿，你這一身功夫可眞是了不起……愧煞老夫了！」

白如雲每聽他喚一聲賢婿，內心就如同刀扎了一般，由不住一隻右腕向內一收勁，這麼一來，那位老爺子可吃不住勁了，苦了。

當時雖痛得呻牙咧嘴，差一點又喊出了聲，白如雲哼了一聲道：「老爺子，你委屈一點，這路可難走，等下了這座石峯，就好走多了！」

（未完）

八仙鬥八魔

分乘神梟赴增援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韓劍平與何可人同往武夷峯頂採得雲霧野茶後，漫遊名山勝景，在峯腰一湖畔處，碰到鍾離秦正在那裏釣碧目金蜍，久無所獲。豈料百禽祖師、神梟使者、楊九思及一白髮老者四人分乘兩隻狗梟突然飛臨，這四人與鍾離秦一言不合，便打起來，百禽祖師，神梟使者及白髮老者先後被鍾離秦擊斃，只剩楊九思脫逃，何可人與鍾離秦打賭，以能否釣到金蜍定輸贏？結果何可人釣到了，鍾離秦服輸，答應重陽前到南海相會。於是韓劍平準備與何可人分乘狗梟飛赴粵東……

何可人不等韓劍平說完，便雙手亂搖，笑道：「好了好了！我只要知道你對他有一份感激之心就夠了，用不着往下細表。」

韓劍平尷尬一笑，道：「只要八妹不懷疑我就好了。」

何可人瞟了他一眼，抿咀微笑道：「我才不管你的閒事哩！」

韓劍平訥訥地笑了笑，話題一轉，指着蜷伏地上的兩隻狗頭怪鳥道：「這兩隻扁毛畜牲，我們要是不要？」

何可人笑道：「有這樣現成的好坐騎，怎麼不要？」

韓劍平皺眉道：「可是，我們並無馴鳥之術，又怎能使牠們馴服呢？」

何可人笑道：「五哥不用發愁，馴鳥之術，小妹還略略懂得一點。」

韓劍平喜道：「那麼，你就快點施展吧，天都快要黑了！」

何可人向兩隻狗頭怪鳥瞧了一眼，道：「牠們又喚『狗梟』，據傳乃山中豺狗與猛梟交配而生，因此具有梟的兇猛和狗的特長，最是忠於主人……」

韓劍平又是眉頭一皺，接口便道：「如今牠們的主人已死，雖然我們不是正兇，但牠們萬一誤會起來，豈不是麻煩了？」

何可人笑道：「五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因爲牠們的原主人已死，我們才能將牠們馴服，作牠們的新主人，否則的話，任你馴鳥之術如何高明，牠們也是不肯背叛主人的。」

韓劍平這才明白究竟，遂放心瞧着何可人施展馴鳥之術。

何可人先將那隻渾身水濕的狗梟，運用本身三昧眞火把牠的羽毛烘乾，然後倏地右手中指一按，按在牠的鼻頭上。

這隻狗梟本來並沒有受到甚麼創傷，只不過生來怕水而已，及至羽毛被何可人烘乾之際，便又恢復原有的兇猛之性，鋼翮一抖，就要振翼飛起，却沒料到全身最緊要的所在，適時被人制住，頓時身子一顫，爬伏不動！雙眼兇光盡斂，乞憐地望着何可人。

何可人俏目中倏地射出兩道威嚴的光芒，定定注視着狗梟的雙眼，右手的中指不停地在牠的鼻頭上輕輕揉搓……

過了一會，這狗梟忽地低嘯一聲，狗頭連點三點。

何可人撮唇發出一聲清嘯，倏地把右手拿開。

這隻狗梟也發出一聲怪嘯，立時雙翅一張，騰空而起，繞着何可人環飛三匝，然後歛翼落在何可人面前，神態恭馴已極。

韓劍平道：「八妹這一手絕藝，使我大開眼界。」

何可人笑道：「你用不着亂送高帽子，那一隻狗梟，就讓你來露一手吧！」

韓劍平遂將那隻穴道被制住的狗梟，先解開牠的穴道，然後照樣施爲，果然毫不費力地便將這一隻也馴服了。

一切停當之後，天色已然入夜，只見一輪明月，緩緩從山後升起，二人這才想起今天正是元宵佳節。

何可人嬌笑一聲道：「五哥，如此良宵，我們且權充八洞眞仙，跨鳥夜遊，欣賞這月下河山，定然別有風趣，你道好麼？」

這一提議，韓劍平那有不贊成之理，二人略爲拾綴好衣裳，各自騰身盤坐狗梟背上，齊地發出一聲清嘯。

兩隻狗梟遂在嘯聲中，雙雙振翼起飛，負着新主人，直上青冥。二人凌虛御風，俯瞰大地山河，在溶溶月色之下，果然另有一番奇景，俱不由樂得心花怒放。

在空中飛翔了一陣，韓劍平忽然心念一動，駕着狗梟移近何可人道：「我們既然有了這般迅快的飛行坐騎，何不飛往羅浮山去，看看呂四哥和丹姊是否已採到了『千年綠蕚梅花蕊』，如果湊巧碰見的話，也好請他們嚐嚐這御鳥飛行的樂趣。」

何可人略一沉吟道：「若照我們今日所遭遇的情形看來，八魔方面，極可能也派人到羅浮去截刦，事不宜遲，我們連夜趕去便了。」

當下，二人催動狗梟，比翼雙飛，趁着月色，直向粵境羅浮山飛去。

且說韓劍平與何可人分坐在兩隻狗梟背上，乘着元宵月色，比翼雙飛，離開武夷絕峯，直向粵東飛去。

巨翼摩雲，飛翔迅快已極，第二日的中午時分，已然飛抵贛、粵交界的九連山區。

百粵氣候溫和，此際雖是初春，但那煦和的陽光照在二人身上，不但毫無高空飛行罡風刺體之苦，且有點懶洋洋的感覺。

可是，他們經過了這一整夜的長途飛行，腹中却有些空虛之感。

二人正打算覓地降落，略爲歇息並進飲食之際，忽然瞥見左側下方有道幽谷，谷中嫣紅姹綠，繁花似錦，何可人便提議到谷中一面賞花，一面進食，韓劍平自然沒有異議，於是，

齊把狗梟一帶，轉向左方飛去．

眨眼間，飛臨幽谷上空，二人將高度略爲降低，祇見谷中不但遍生着奇花異卉，並綠草如茵，清溪縈帶，秀石參差，風景幽美，無殊仙境．

何可人好不高興，一按鳥頭，當先俯衝下去．

詎料，降至距離地面約莫三丈，狗梟竟急嘯一聲，雙翼猛地一振，擦着樹梢，疾如閃電，拔空而起．

何可人驟出不意，幾乎被掀離梟背，不由大吃一驚！

她略運功勁，穩住嬌軀，閃目往下搜索。

韓劍平隨在後面，見狀忙將狗梟一帶，隨着急遽上升，並高聲叫道：「八妹，是甚麼回事？」

何可人微搖螓首，一拍狗梟，在空中略作盤旋，又復對準剛才的位置，放慢速度，俯衝下去……

這回，她已有了防備，下降時運足眼力，注視一切情況？

祇見狗梟飛近到一叢盛開碗大的白色花朵，却不知其名的花樹之際，突從繁密的花樹底下，冒起一蓬淡淡的五色彩烟，朝狗梟激射上來．這狗梟也有了戒備，才見彩烟冒起，便雙翼一振，破空疾掠閃避開去．

韓劍平飛來，詫聲問道：「八妹，那蓬五彩淡烟，是甚麼東西？」

何可人道：「我也沒有看清楚，恐怕是蛇蟲等物口中所噴的毒霧吧！」

韓劍平雙眉一皺，說道：「那麼，我們要不要下去看看呢？」

何可人略一沉吟道：「按道理我們是趕路要緊，但是，像這般風景幽美的地方，如果眞有甚麼劇毒的蛇蟲盤踞，則恐怕會殃及無辜的遊人，所以我認爲下去看看比較安當，不知五哥意下如何？」

韓劍平點頭道：「八妹言之有理，爲世除害乃是我輩本份，我們且落到較遠的地方，然後再小心點走到這邊來查看便了。」

當下，二人遂駕着狗梟飛出數十丈外，覓了一處比較寬闊的地方降落，並吩咐兩隻狗梟仍然飛到那叢花樹的上空，準備隨時接應。

一切安排妥當，二人遂默運眞氣護身，韓劍平並將「翠竹簫」撤在掌中，凝神戒備着，一齊舉步朝那叢花樹走了過去。

穿過了一片草地，前行十餘丈，這才看淸楚那叢花樹，原來是三株粗可合抱，成品字形生長的巨樹，樹根盤屈交纏，佔地甚廣，週圍寸草不生，微風吹拂之間，似乎從樹根底下散發出陣陣奇異的香味。

這種香味一入鼻端，二人立時覺得頭腦一陣暈眩，俱不由心頭一凜，忙摒止呼吸，縱身後退。

何可人一面從懷中取出四個小紗囊，遞兩個給韓劍平，打手勢命他塞入鼻孔，一面也將自己的鼻孔塞住。

韓劍平接過小紗囊，照樣塞住鼻孔之後，神智果然一清，這才略爲放心，遂用「蟻語傳音」問道：「看這情形，樹下果然大有文章，我們……」

韓劍平話猶未了，耳際突聞一陣「淅淅瀝瀝」，彷彿秋風掃落葉的異聲，從谷口方面，傳了過來。

何可人神色微變，搖手止住韓劍平，一面閃目四下一看，發現右側不遠有一株參天巨樹，遂一打手勢，縱身而起，飛上那株巨樹，落在一根離地七八丈的橫椏上面．

韓劍平自不怠慢，眞氣一提，跟着縱了過去，低聲道：「八妹，你可是聽出那聲音？」

何可人搖了搖頭，示意韓劍平不要作聲，同時伸手朝谷口方向一指。

韓劍平順着她指的方向凝目望去，登時心頭一震。

原來，就在這一瞬間的工夫，谷口那方面，竟然現出了大片五色彩雲，像潮水般向谷口湧來。

同時，那秋風掃落葉之聲也愈來愈大，但見雲霞所過之處，那無數奇花異卉有如摧枯拉朽一般紛紛倒折，並且立即萎黃，顯然雲霞中蘊藏着無與倫比的劇毒。

韓劍平看得好不心驚，正待詢問何可人，那片雲霞是甚麼東西時，却又被她牽着往上升高了幾丈。

此際，那片五彩雲霞已然來到臨近，這才看清楚竟是數以千計的大小毒蟲。

當先一批乃是深紅色的巨大蜈蚣，領頭一隻幾乎長達三尺，最小的也在一尺左右，後面跟着無數褐色巨蠍，隻隻都長達七八寸，最後則爲蜥蜴、守宮，以及許多奇形怪狀的蟲豸。

這千萬隻毒蟲爪脚劃動如飛，發出潮水般的「沙沙」異聲，口中噴出五顏六色的毒霧，蔚成一片彩雲，腥穢之氣，直冲霄漢，所經之處花草盡皆枯萎，聲勢好不駭人！

幸虧二人離地很高，並且鼻中已塞了辟毒紗囊，是以還不致於波及，同時，這無數毒蟲彷彿都是爭着向一個目標奔去，根本就不曾發現樹上有人。

眨眼間，這一羣由千萬隻不同種類的毒蟲所組成的隊伍，已衝過了韓劍平、何可人隱身的參天巨樹，直向那三株虬根盤屈，盛開白花的大樹湧去。

韓劍平這才傳音說道：「八妹，這些毒蟲世所罕見，怎地一時間出現這麼多？牠們究竟攪甚麼鬼？」

何可人傳音答道：「我現時也弄不清楚，且耐心再看下去，大概就知道了！」

這時，那先頭一批的巨大蜈蚣，業已湧到距那三株大樹樹根的七丈左右，便突然停了下來，後面的巨蠍、蜥蜴、守宮等毒蟲，也隨着紛紛靜伏不動。

那一片五彩雲霧，似乎也漸漸淡薄，使韓劍平與何可人看得更爲清楚。

祇見那條長達三尺的巨大蜈蚣，腹部緊貼地面。

頭尾微微翹起，一顆比飯碗還大的怪頭，吐出一對五六寸長的鈎鉗，頻頻挫動，兩隻碧光四射的眼睛，完全注視着樹根下面一個數尺方圓的洞穴。

過了一會，陡地從那洞穴中傳出一聲極爲刺耳的兒啼之聲，接着便冒出一蓬淡淡的五彩烟霧，像箭一般朝那羣蜈蚣射去。

千百條巨大蜈蚣，立時起了一陣騷動。

這蓬五彩烟霧剛一射到那羣蜈蚣的上空，便倏地回收，縮入洞穴之中。

同時，祇見三條長約兩尺的蜈蚣，却似是被那蓬五色彩烟所吸引，隨着疾飛而起，像拋梭一般飛投入洞穴裏去，一閃不見。

半晌，陡聽「呼呼」連聲，那三條蜈蚣又復從洞中電射出來，可是，牠們一出洞口，便輕飄飄地跌落地上，動也不動分明已經死去。

何可人猛然身子一震，用傳音對韓劍平道：「不得了，想不到那洞穴中竟藏着這般厲害的毒物。」

韓劍平傳音詫問道：「是甚麼毒物？」

何可人傳音答道：「是甚麼毒物雖然還未能看出來，但以那三條長達兩尺的蜈蚣，祇一瞬工夫便給牠吃得剩了一副空殼，其厲害便可想而知。」

韓劍平不解地說道：「那麼，這許多毒蟲

明知洞中的毒物厲害，爲何又成羣結隊的前來？照理就該一湧而上，衝進去拚命才對，怎地等在外面，眼看同類送死呢？」

何可人道：「天地間物物相持之理，甚爲奧妙，據我判斷，雙方終會爆發一場大戰，目前不過時候未到罷了。」

韓劍平道：「我們何不設法把那毒物引出洞來，然後相機助這些毒蟲一臂之力，爲世間除一大害？」

何可人笑道：「五哥不要忘了，這許多毒蟲也是爲害人間之物，且讓牠們互相殘殺，待到兩敗俱傷之際那才是我們動手的時候哩！」

韓劍平想想，她這話也頗爲有理，遂不再說話，一同靜心守候下去，同時取出乾糧，在樹上悄悄進食。

時光易逝，日影已漸偏西，谷中光景隨之轉變幽暗起來。

在這段時間當中，那洞穴裏未見有甚麼動靜，盤伏洞外的許多毒蟲除了不時發出「沙沙」聲響以外，也沒有絲毫進攻或撤退的意思。

韓劍平不由心中納悶，暗暗忖道：「像這樣僵持下去，不知要到幾時？」

正思忖間，陡聽谷口傳來一聲極爲淒厲的異嘯，忙轉眼望去，但見斜陽映照之下，電也似地飛來一道彩練。

頃刻便已從樹下飛過，直落在那洞穴的外面。

原來是一條長達三丈，粗如斗碗，頭上長着一個狀似鷄冠的肉包，渾身斑斕的怪蛇。

盤伏洞外的一羣毒蟲，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又復揚起一層層彩霧。

這條斑斕怪蛇落地之後，立即盤成一個蛇陣，昂起一顆蛇頭，雙目中兇光閃閃，注視着那洞穴，口中蛇信伸縮不停，吐出一團一團粉紅色的毒霧。

韓劍平忙用傳音對何可人道：「八妹，這條是甚麼蛇？」

何可人傳音答道：「這是天下罕見的十二種毒蛇之一，名叫『鷄冠彩練化骨蟒』，這東西出現，好戲就快登場了！」

說時，只聽洞穴裏面，又復連續傳出三聲刺耳的兒啼之聲，同時，三蓬五彩淡烟，接連冒出，朝那「鷄冠彩練化骨蟒」射去。

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也自狂噴毒霧，與射來的五彩淡烟絞成一團十分悅目的雲霞。

兩下相持了一會，那三蓬五彩淡烟似乎有點抵敵不住，倏地往回一收，縮進洞中。

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一聲厲嘯，身子疾拋而起，閃電般直投入洞穴裏去。

頓時，祇聽陣陣翻騰撲擊之聲，夾雜着一連串刺耳的兒啼與淒厲的異聲，從洞穴裏傳了出來，令人聞之心悸神搖。

盤伏洞外的一羣毒蟲，似乎也被這兇猛的聲勢所懾，剎時間，俱皆靜伏下來，動也不敢挪動一下。

足足過了半盞熱茶工夫之久，陡聽一聲慘厲異嘯過處，祇見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呼地從洞中電射而出，旋風般長尾一捲，霍地又盤成一座蛇陣。

但見牠頭上的肉包，已然裂了一道缺口，一縷縷粉紅色的腥血緩緩流了出來，身上五彩斑斕的鱗甲，也脫落了許多，滲出粉紅色的腥血。

顯然洞中一陣惡鬥，牠並未佔到甚麼便宜，這條「鷄冠彩練化骨蟒」盤在地上喘息了一會，忽地把頭一轉，反過來圓睜着一雙兇光閃閃的眼睛，瞪視着那條長達三尺的巨大蜈蚣。

蛇與蜈蚣本來就是生死對頭，天生相尅之物，這一下雙方對面，那條巨大蜈蚣又受了「鷄冠彩練化骨蟒」兩道充滿示威目光的怒視，那還按捺得住。

只見牠渾身環節一陣顫動，蜈首一昂，鋼鉗怒張，兩顆大如龍眼的兇睛碧光暴射，也自怒瞪着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

雙方對看了一會，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喉間忽地發出一聲竟似不屑的低嘯，蛇頭便徐徐縮了下去。

那巨大蜈蚣果被激怒，「吱」的一聲。

百足齊劃，全身騰空而起，恍似一道朱紅匹練般，直向對方撲去。

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的一顆三角形蛇頭縮得更低，恰將七寸要害護住，同時身子一拱，竟將那狀似鷄冠的肉包朝前一迎。

那巨大蜈蚣去勢如電，又勁又急，祇一下便撲個正着，一雙鋼鉗開闔之間，立將對方頭上的肉包鉗住，深入肉中。

可是，牠這一擊之下，却突然警覺上當，身子一拱，百足齊齊劃動，似是打算將兩隻鉗牙拔出，那知……

這條「鷄冠彩練化骨蟒」頭上的肉包竟似乎有一股奇大吸力，一任巨大蜈蚣如何掙扎，都無法將兩隻鋼鉗拔出。

巨大蜈蚣知難倖免，不由兇性大發，遂放棄了掙逃的打算，反過來百足一合，竟將蛇頭緊緊抱住，同時身子一陣急遽鼓動，把蘊藏的毒液，從鉗牙中注入對方肉包以內。

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却沒有絲毫反抗，任由對方百足把頭部密密抓住，動也不動一下。

韓劍平在樹上雖然瞧得眞切，但却不知內裏情由，還以爲這條「鷄冠彩練化骨蟒」已被蜈蚣所制，遂用傳音對何可人嘆道：「天生一物，必有一物相尅，道理果然不差，你看這條毒蟒如此兇猛，也敵不過三尺巨蜈……」

正說間，何可人已傳音笑道：「你這論斷未免過早，你再仔細看看。」

韓劍平轉目望去，不由大爲詫訝，暗叫了一聲：「慚愧！」

原來，就在這兩句話的工夫，那條巨大蜈蚣的五十對長足，竟已軟綿綿地鬆垂下來，身子也像有氣無力的搭在蛇頭上面了。

祇見「鷄冠彩練化骨蟒」一聲低嘯，蛇頭突地一甩，「叭」的一聲，便將那條三尺巨大蜈蚣甩出數丈以外，跌落地上，僵硬不動。

再看那蛇頭上的冠狀肉包，竟然漲大了一倍有餘，顏色也變成深紫色，不特絲毫無損，並更較以前來得沙油光發亮了。

韓劍平瞧得心頭駭然，暗道：「這條毒蟒果然厲害，竟能利用頭上肉包，將一條罕見的巨大蜈蚣全身毒液精血吸個乾淨……」

他忖想及此，登時明白過來，遂用傳音對何可人道：「八妹，這條毒蟒莫非是想吸收蜈蚣的毒液精血，以增加牠本身的威力，好再去對付洞中的毒物麼？」

何可人含笑點了點頭，打手勢示意他繼續看下去。

只見那「鷄冠彩練化骨蟒」甩落了巨大蜈蚣之後，身子一漲一縮地，鼓動了幾下，竟自把蛇陣散開，慢慢朝那一大羣蜈蚣蜿蜒爬行過去。

這一羣蜈蚣當中，二尺左右的還有十多條，當那爲首的三尺巨大蜈蚣被殺之際，便已起了一陣騷動，這時見對頭大模大樣地過來，俱不由激發天生兇性，那還顧得厲害，登時在十多條二尺巨蜈一陣「吱吱」厲叫以下，千百條大小蜈蚣百足齊劃，像潮水般迎着「鷄冠彩練化骨蟒」湧去。那「鷄冠彩練化骨蟒」眼見千百條蜈蚣衝來，竟停止前進，並把身子拉得筆直，動也不動。

轉眼間，蛇身上面便爲千百條蜈蚣蓋住，

不露一絲縫隙。

那十多條二尺長的蜈蚣却紛紛向鷄冠蛇頭攻擊。

那「鷄冠彩練化骨蟒」只把蛇頭低垂，緊緊護住七寸要害，將對方的狂猛攻勢視若無睹，理也不理。

說也奇怪，這千百條蜈蚣雖然來勢洶洶，但那些比較小的只一沾及蛇身，咬上一口，便渾身一顫，僵硬死去，那些較大的也最多咬上兩三口，也都紛紛中毒身亡！

可是，死的儘管死得快，但未死的蜈蚣却仍然奮不顧身，前仆後繼，拚命進攻不已。

不到半盞茶工夫，這千百條大小蜈蚣，便已死亡殆盡，那「吱吱沙沙」的紛擾之聲隨着靜寂下來。

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這才身子一抖，將堆積身上的蜈蚣屍體抖落地上，然後蛇首起落如飛，像鷄啄米一般，在那些長達一尺以上的死蜈蚣頭部一啄一吸，便將毒液精血吸入腹中。

只見牠一面吸食，身子便一面增粗，那五彩的密鱗就見愈發鮮豔。

不多一會，僵臥地上的蜈蚣當中，凡是值得牠吸食的都被牠吸完，這才爬回原來的地方，面對樹根下的洞穴，盤成蛇陣，瞑目歇息。

跟在蜈蚣後面的蠍子、守宮等類毒蟲，早已被牠這般兇威嚇得盡皆昏軟如死，那還敢移動一下，更休談乘這機會去撩撥牠了。

韓劍平雖然明知蜈蚣也是爲害人世的毒蟲，但此際見牠們屍橫遍地，也不覺有些目不忍睹地搖頭嘆息！

何可人在一旁，冷眼旁觀，似乎已看出了他的心事，忍不住傳音笑道：「瞧你心腸這般慈悲，還能夠蕩滌魔氛，爲世除害麼？這種毒物互相殘殺的事情，不過是上蒼預定的安排，又有甚麼可嘆息的呢？」

韓劍平聽了何可人這番話，他也傳音笑道：「你可以這般肯定，認爲這是上蒼預定的安排？」

何可人傳音反問道：「你看這許多蜈蚣蠍子之類的毒蟲，倘若讓牠們竄入有人烟的地方，試問，憑人力是否能夠把牠們消滅得了？」

韓劍平搖頭道：「像這般兇毒之物，不要說普通之人，就算都練有武功，縱能將牠們消滅，也必然傷亡慘重，不知損失多少人命！」

何可人傳音笑道：「這就對了，須知，大凡一個地方的蛇蟲猛獸，若是滋生繁衍到足以爲害人類的時候，就必然會生出另一種足以尅制之物，令牠們互相殘殺，同歸於盡，這是天然的力量，也是自然淘汰之理，不然的話，像這類滋生化生的毒物，繁衍得好不迅速，人類早就無地容身了。」

韓劍平不由大爲佩服地傳音說道：「八妹高論，令我頓開茅塞，佩服佩服……」

話未說完，何可人已打手勢止住，傳音笑說道：「不必亂送高帽子，且看好戲就要上場了。」

這時，夕陽啣山，滿天晚霞透過樹梢照射下來，祇見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身上的五彩密鱗與晚霞輝映之下，幻起一層層的彩虹，十分鮮豔奪目。

此際，牠似乎已將吸食的蜈蚣精血消化完畢，一雙怪目倏地睜開，兇光電射地怒視着樹根下的洞穴，蛇信猛吐，「呱呱」怒嘯了幾聲，身子便疾拋而起，筆直飛射進洞中。

頓時，那刺耳的兒啼與淒厲暴嘯，以及翻騰撲擊之聲，又復一波接一波地從洞穴裏傳了出來。

足足相持了一盞熱茶工夫之後，陡聽「呼隆」一聲巨響，猛見一道彩練，帶着一大團銀光閃閃的東西，好像炮彈一般從洞穴中飛射出來。

那道彩練，正是「鷄冠彩練化骨蟒」，那一大團銀光閃閃的東西，却是一隻大如枱面，身子扁平，形似五角星芒的怪物。

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筆直地飛出洞外，淩空忽地長尾疾捲，一連幾圈，將那銀光閃閃的星形怪物緊緊捲住。

那星形怪物一聲刺耳兒啼過處，五條星芒猛地一收，也將「鷄冠彩練化骨蟒」的身子緊緊裹了個結結實實。

這樣一來，雙方遂無法在空中停留，「砰」然一聲，摔落地上，立時像皮球一般，只見雙方就在地上翻騰拚鬥起來。

何可人乍見那星形怪物，不由失聲低噫，自言自語道：「原來是這東西，怪不得如此厲害！」

韓劍平忙用傳音問道：「你認得這星形怪物麼？」

何可人傳音答道：「這東西名叫『吸血星蜓』，我昔年曾在南海見到過一隻，祇有面盆大小，但已幾乎把海中有毒的魚介殘殺殆盡，如今這一隻竟大如桌面，其兇毒的程度，眞不知要厲害多少倍了！」

韓劍平皺眉道：「那麼，八妹可有辦法把牠除去麼？」

何可人搖頭道：「此物不但奇毒無比，並且皮光水滑，刀劍難傷，力大無窮，從前我見到那隻小的，不知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方能把牠弄死，如今這一隻怕不有百年以上的氣候，若想除牠，只有寄望於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了。」

韓劍平默然半晌，雙眉不禁皺得更緊，道：「萬一那條毒蟒不是敵手，豈不糟糕？」

何可人微笑道：「放心，我剛才不是說過，大凡這種兇毒之物氣候將成，有爲患世人之慮的時候，上蒼就必然安排另一種相尅之物來尅制的麼？」

就在二人用傳音對話之際，那「鷄冠彩練化骨蟒」與「吸血星蜓」的惡鬥情況，已有了變化。

初時，在表面上看來，那「吸血星蜓」被對方長尾緊緊捲住，似乎是落了下風，可是，那「鷄冠彩練化骨蟒」却是有苦說不出，白費一番氣力。

原來那「吸血星蜓」渾身不但油光水滑，而且又堅又韌，像隻打足了氣的皮球，一任牠「鷄冠彩練化骨蟒」纏得再緊，却是無處着力，空自翻騰了一陣，連半點便宜都沒有佔到。

可是，盤伏在地上的那一大羣蠍子，守宮等類毒蟲，却遭了大殃，晦氣十足。

只見一團彩虹緊裹銀星翻騰之下，每一起落之間，便有無數這類毒蟲被砸成肉醬，或是中毒身亡。

但儘管如此，那許多毒蟲却沒有一隻敢於反抗或是逃走，都是那樣馴服地乖乖等死。

那「吸血星蜓」任由對方捲住，隨同翻滾之際，五隻星芒般軟爪，却一面緊摟蛇身，一面利用爪下的吸盤，在蛇身上，到處探索。

因爲那「鷄冠彩練化骨蟒」身上的密鱗，也是堅逾精鋼，滑溜無比，那「吸血星蜓」也莫奈牠何，是以便尋着那鱗甲脫落的地方，用爪下的吸盤緊緊吸住，一方面吸取對方的精血，一方面却把本身的毒液，灌注過去。

這樣一來，便恰是那「鷄冠彩練化骨蟒」適才對付蜈蚣之法的重演，在物性相尅與功力氣候強弱不同的情形之下，「鷄冠彩練化骨蟒」便立告支持不住，轉落下風。

而那「吸血星蜓」對蟒頭上的冠狀肉包，似乎還有着相當的顧忌，碰也沒碰一下。

那「鷄冠彩練化骨蟒」頭部雖未受制，但苦於對方的身子緊緊裹貼在自己身上，利用牠的身子，把要害所在擋住，使牠空自急得怒嘯連連，卻是無計可施。

不多一會，牠已被對方連吸精血，帶灌注毒液地，弄得渾身痠癢脹痛，難受已極，不由兇性大發。

猛地把捲住「吸血星蜓」身上的長尾鬆開像雨點一般，用足全力向背上一陣狂抽猛擊。

頓時，「叭叭叭叭」像是擂鼓般的巨響，震撼着整個山谷，但見蟒尾揮動之下，捲掃得地上的毒蟲血肉橫飛，霎時傷亡殆盡。

那「吸血星蜓」的背上，也禁不起這一陣勢逾雷霆的抽擊，被蟒尾上的堅利鱗甲，割裂了多處，直痛得牠發出陣陣刺耳難聽的兒啼，五隻肉角似的長爪，把蟒身吸抱得更緊。

雙方這般惡鬥了一陣，那「吸血星蜓」背上已然傷痕斑斑，血肉狼藉，而那「鷄冠彩練化骨蟒」也因爲這一陣奮力反擊之故，被對方的毒液大量注入體內，加速了發作的時間。是以長尾抽擊之勢，便漸漸緩慢鬆懈下來。

此際，天色已近黃昏，谷中的光景越趨幽暗。

陡聽那「吸血星蜓」發出一聲淒厲的兒啼，五隻長爪齊地一吸一掙，「刷」然一聲巨響之下，竟將「鷄冠彩練化骨蟒」的身子活生生地掙成數段。

那「鷄冠彩練化骨蟒」的身子雖然斷作數段，但一顆三角蛇頭，卻乘着對方五隻長爪大張開之際，一聲厲嘯，血吻怒張，猛地一縮一拱，閃電般攻入「吸血星蜓」的腹部，「軋」的一聲，一口將要害咬住。

「吸血星蜓」要害被對方四隻鋼牙緊緊嚙住，只痛得牠渾身一顫，「叭噠」一聲，帶着漫天粉紅色的血雨，仰跌在地上。

這時，牠那五隻長爪仍然將五段蟒身緊緊吸住，只見牠長爪齊地一捲，把五段蟒身捲在一起，便聽長爪上的吸盤，發出一陣難聽已極的吮吸之聲。

那蟒身已斷，本來就血流如注，那還經得起「吸血星蜓」這一陣狂吸，是以轉眼工夫，所有的精血便被吸了個點滴不剩。

精血既枯，這條「鷄冠彩練化骨蟒」方才完全死去，那四顆緊嚙入對方要害的鋼牙自然也就一鬆。

那「吸血星蜓」似乎亦已筋疲力盡，只把牠五隻長爪一舒，「叭叭」連聲，將吸着的蟒身甩開，便仰臥地上，靜靜歇息，動也不動。

這時候，韓劍平才把這「吸血星蜓」的全貌看清楚，但見牠五隻長爪舒張開來，足足有丈許方圓，爪上及腹部都長滿着大小吸盤，沒有眼睛，也看不見嘴巴長在何處，在腹部正中央，也就是被「鷄冠彩練化骨蟒」咬過的地方，有四個徑寸小孔，此時在這四個小孔中，尚自汩汩冒着淡藍色的血水。

韓劍平看罷，正打算問何可人怎樣下手之際，只見她玉手一揚，四點金光已電掣而出，夾着「叮鈴鈴，叮鈴鈴……」一串悅耳的聲音，照準「吸血星蜓」腹部中央的四個流血小孔射去。

那「吸血星蜓」雖然沒有眼睛，但聽覺和感覺卻極爲敏銳，一聞「叮鈴鈴」的聲音，便立即發生反應，五隻星角長爪倏地一捲，打算把要害護住，並將襲來之物捲去。

那知……

牠的反應雖快，但何可人發出的四點金光卻比牠更快，只見牠五隻星角長爪還未捲得一半，「奪奪」連聲，那四點金光已全部中的，射入四個仍在冒血的小孔裏面！只痛得牠發出一聲哀啼，五隻長爪紛亂地搭在四個小孔上面，一陣猛抓猛吸……

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牠掙扎的動作才逐漸慢下來，五隻星形長爪終於無力地癱瘓在地上，不再動彈。

韓劍平不由又喜又佩，拇指雙翹，對何可人笑道：「八妹這一手暗器功夫，的確令人佩服！」

何可人笑道：「瞧你又亂送高帽子，這點微末之技，算得甚麼，若不是那條『鷄冠彩練化骨蟒』把這『吸血星蜓』的要害先行攻破，我也是毫無辦法。」

韓劍平笑道：「話雖如此，但若非你的暗器有這大威力，也難以一擊奏功……」

話聲微頓，又復笑道：「不過，慚愧得很，我還沒有看清楚你的暗器，到底是甚麼呢！」

何可人搖頭道：「那是我平日把玩之物，算不上甚麼暗器，不說也罷！」

韓劍平見她不願說出，自是不便詰究，遂把話題一轉道：「如今大害已除，我們應該怎樣辦理善後？不然的話，這許多毒物的屍體腐爛了以後，設若被山風一吹，或是雨水冲刷之下，難保不蔓延開來，爲禍世人。」

何可人道：「這『吸血星蜓』此刻雖然氣絕，但實際並未完全死去，還須等待一刻，同時，如果我的想法不錯，我們還可以在牠身上得到一件極爲有用之物。」

韓劍平不大相信地說道：「這東西渾身是毒，皮肉又堅又韌，可說是一無用處，不知你說的極爲有用之物是甚麼？」

何可人淡淡一笑，道：「是牠的內丹。」

韓劍平訝然道：「內丹？」

話聲微頓，又道：「飛禽走獸以及鱗介之屬，年久自孕內丹之說，本是山海經中的記載，事實上恐怕無人眞的看見過，你又怎能這般肯定此物孕有內丹呢？」

何可人笑道：「我說過僅是一種猜想而已，五哥怎地硬給我接上『肯定』兩個字？」

韓劍平吃吃笑。

笑畢，韓劍平又道：「好罷，就算你的想法不錯，但這東西皮堅肉韌，我們沒有寶刀寶劍，又怎生下手去取牠的內丹？」

何可人笑道：「五哥稍安勿躁，再等一會就見分曉了。」

韓劍平遂不再開口，轉眼向地上望去，目光觸處，不由他心頭一凜！

原來，就在這幾句話的工夫，那「吸血星蜓」的身子已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乾癟下去，卻從那許多大小吸盤之中，「骨突突突」地往外冒着藍水，祇見那又堅又韌的皮肉一沾上了這些藍水，便立即溶化開來。

眨眼間，五隻星形長爪首先化爲烏有，祇剩下桌面大小的腹部，亦將近溶化了一半。

就在這時候，祇聽何可人低低發出一聲歡呼，伸手一指道：「五哥快看，那正中央的一團銀光，不就是牠的內丹了麼？」

韓劍平向她指的方向凝目瞧去，果見一大灘藍色漿水當中，隱隱露出一團鷄卵大小的銀光，耳聽何可人又復高興地說道：「祇等牠身子化盡，我們就可以下手去取了。」

韓劍平見她如此興奮，忍不住掉頭問道：「這『吸血星蜓』的內丹究竟有什麼用處？」

何可人笑道：「這東西的用處可多着啦！此時已無暇細說，等拿到以後，再告訴你好了。」

韓劍平遂回過頭來，專心一意地凝視着情況的變化。

這時，那「吸血星蜓」的身子已將化盡，暮色蒼茫之下，祇見那團銀光愈發晶瑩奪目！

耳邊，又聽何可人愼重地囑咐道：「五哥，那『吸血星蜓』雖已化成藍水，但仍然含有

奇毒，千萬沾染不得，如若取那內丹之時，須用……」

說至此處，忽地一聲嬌叱：「甚麼人？」

玉手一揚，「叮鈴」一聲，一點金光已隨着喝聲電射而出！

祇見一條肥大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身法神速如電，何可人喝聲出口，業已飛抵那「吸血星蜓」屍身所化的一灘藍水上空。

那一點金光，適時電射而至。

來人一聲不響，袍袖一抖，立時將何可人發出的暗器捲去，反手向下一招，竟施展「凌虛攝物」功夫，把那「吸血星蜓」的內丹攝入手中，身形更未停頓，直掠入花樹叢中，一閃不見。

何可人暗器出手之後，人也從樹上飛掠而下，見狀，不由又驚又怒，一聲嬌叱：「鼠輩那裏逃？」

語畢，凌空一擰身，也自施展絕頂輕功，穿枝拂葉，御風急追而去。

變生倉猝，容得韓劍平愕然定神時，何可人身形已渺，他那敢怠慢，一長身，眞氣暴提，逕從樹上劃空而起，迅似流星，躡踪疾追。

眨眼穿出了花樹林，卻見何可人卓立在山谷的斜坡上面，滿臉悻悻之色，韓劍平知她已把人追掉了，遂飄身落地，上前含笑安慰道：「那鼠輩既然不敢面對我們，畏懼遁走，八妹又何必生氣？」

何可人白了他一眼，嗔道：「眼看到手之物被人撿了現成，還說不氣！」

韓劍平微微一笑道：「那人手法之高，身法之快，確也罕見，不知八妹曾否把他的面貌看清楚了？」

何可人略一沉吟，說道：「從那廝的側面及背影看來，頗似是那孿生的鍾離兄弟之一，卻不知究竟是笑面的鍾離漢抑是冷面的鍾離秦而已。」

韓劍平「哦」了一聲，愕然地問道：「是他？」

何可人神色凝重地說道：「內丹若是落在鍾離秦手中，還不打緊，如果是被鍾離漢拿去，那就麻煩大了。」

韓劍平瞿然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乘了狗梟，從空中追索一下，或許還有一點希望！」

何可人一拍額頭，頓足道：「我一時氣急，卻把牠們忘了。」

當下，仰首撮脣，望空中發出一聲清嘯。

那兩隻狗梟，本來就在附近空際盤旋，一聞嘯聲，立即鼓翼飛來。

二人更不怠慢，不待牠們降落，已自雙雙騰身而起，飛上梟背，由何可人指揮，在山區中到處低飛搜索。

此時，夜幕已垂，明月未升，山野之間一片暗沉，二人乘着狗梟幾乎搜遍了山中的每一角落，卻是毫無所獲，祇好回到原地，商量如何消滅那無數毒蟲屍體的辦法。

二人想來想去，覺得除了犧牲這谷中的花樹，來一場大火燒山，把這遍地的毒蟲屍體燒成灰燼之外，別無其他善法。於是，各運神功，以掌代斧，砍倒了四週的大樹，然後引火將樹木燃着。

眼看谷中已成一片火海，二人方始吁了口氣，坐上狗梟，又復乘夜朝粵東飛去。

羅浮雄峙粵東，廣袤達數百里，氣象磅礴，峯巒詭奇，其中頗不乏靈境奧區，爲百粵第一座名山。

那「萬梅谷」雖然深藏谷中，人跡罕至，但此初春之際，谷中萬蕊競吐，繁香如海，是以韓劍平與何可人在空中極易發現，遂在晨光曦微之中，飛臨「萬梅谷」上空。

但正當二人在空中盤旋，尋覓呂慕岩及白牡丹踪跡之際，陡地從那繁密如雪的花海之下，傳上來一聲淒厲悠長異嘯。

那兩隻狗梟一聽到這嘯聲，驟似遇到甚麼刺激一般，也自雙雙發嘯相應，巨翼一束，便齊地朝着嘯聲來處飛撲下去。

韓劍平與何可人俱不由大吃一驚，忙伸手扣住梟頸，命牠們向相反的方向飛起。

那兩隻狗梟爲主人所制，果然停止下撲，但第二次異嘯聲又復傳來，禁不住掙扎了幾下，又復雙雙束翼，朝下俯衝。

韓劍平與何可人心忖「百禽祖師」和那「神梟使者」俱已死去，不知是誰還有這大的力量，能將這兩隻業已臣服於己的狗梟加以控制？當下，便不再强迫二梟反抗，隨同下降，一看究竟。

眨眼間，兩隻狗梟便帶着二人飛近萬朵梅花上面，韓劍平與何可人從花瓣間隙透望下去，俱不禁心頭又驚又喜。

喜的是毫不費功夫地就發現了呂慕岩與白牡丹的踪跡。

驚的是此際他們正被四名武林高手緊緊圍住，呂慕岩右臂低垂，改用左手用劍，與白牡丹背對背地奮力招架，情勢頗爲危急。

在拚鬥場地的一邊，另有一個白衣頭陀和一個身穿羽衣之人，那淒厲的異嘯，便是從此人口中發出。

此外，週圍的梅樹下面，還隱伏着不少手挈弩匣的黑衣大漢，對呂慕岩和白牡丹嚴密監視。

何可人眼珠一轉，匆匆對韓劍平傳音說道：「你先下去接應四哥丹姊，我去把那些黑衣大漢收拾起來。」

說完，人已飛離梟背，竟自遠掠出數十丈外，方才隱落梅林之中。

「刷刷」連聲，花瓣紛飛，兩隻狗梟已穿林而下。

韓劍平大喝一聲道：「四哥丹姊休慌，小弟來也。」

喝聲中，人已飄身落地。

兩隻狗梟一個盤旋，竟自斂翼落在那羽衣人的身旁。

這羽衣人未料到狗梟背上坐的並不是自己人，不由怔了一怔，隨即勃然變色，厲聲喝道：「小子好大的狗膽，竟敢偷乘我家祖師座下的神禽。」

這時，那四名圍攻呂慕岩和白牡丹的武林高手，也被韓劍平的突然降落而大感意外，攻勢不由一頓。

呂慕岩、白牡丹則喜心翻倒，精神大振，「刷刷刷」一連快攻幾劍，逼開了一個缺口，雙雙突出重圍。

韓劍平見呂慕岩的右肩已被鮮血濕透，急道：「四哥傷得重麼？」

呂慕岩苦笑了笑，道：「還好，五弟怎地來得這般湊巧？」

韓劍平道：「說來話長，待打發了對方再談。」

說完，目光一掃，朝那四名武林高手和白衣頭陀望去，竟全是認識之人，不由冷笑一聲道：「諸位大概已被『宇內八魔』收買，替他們賣命了，是麼？」

原來，這四名武林高手，正是「七星島主」狄長青，「九劍猿公」衞遠謀，「鐵掌」劉濤及「冷面追魂」歐陽雲，而那白衣頭陀，赫然是曾在鍾離漢莊內，被鍾離漢譽爲萬家生佛，卓錫羅浮的苦行頭陀「不空大師」。

這四俗一僧，除了「不空大師」雙眉微皺以外，其餘諸人眼看韓劍平是孤身一人前來，不由心膽頓壯，齊地冷笑一聲，方待反脣相稽

，却聽那羽衣人厲聲喝道：「且慢！待本使者對這小子問淸楚再說。」

喝聲中，人已飛躍過來，戟指韓劍平，喝道：「你這小子是在何處偷了我家祖師的座下神禽，快快從實招來，聽候發落！」

韓劍平冷笑道：「尊駕是甚麼人？憑甚麼資格對本人說話。」

羽衣人喝道：「我乃『百禽祖師』座前的『神梟使者』，你在何處偷了這兩隻神禽，快說！」

韓劍平冷笑道：「所謂『百禽祖師』和那個『神梟使者』早已名登鬼籙，這兩隻扁毛畜牲成了無主之物，本人將牠們收作坐騎了。」

那「神梟使者」厲聲喝道：「放屁！我家祖師功力通玄，已成不死之身，不信你小子有這大本領！」

韓劍平笑道：「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由你了。」

那「神梟使者」獰喝道：「好！你小子既然冒瀆了我家祖師的神禽，就該受利爪分屍之刑。」

語聲一落，倏然退後兩丈，仰首發出一聲淒厲異嘯，伸手朝韓劍平一指。

那兩隻狗梟應聲而起，飛臨韓劍平上空，却盤旋不肯下擊。

韓劍平起初還防着這兩隻狗梟不忘舊主，會受這「神梟使者」的驅使，對自己攻襲，遂將翠竹簫撒在手中，蓄勢以待，及至眼看二梟盤旋不下，這才放心地笑道：「牠們已然被本人馴服，那還會聽你的廢話！」

那「神梟使者」連連發嘯催促，無奈兩隻狗梟依然不聽指揮，不由又驚又怒，霍地反手撤出背上的兩根「神梟羽劍」，厲聲喝道：「小子休要得意，且敎你嚐嚐本使者『神梟羽劍』的厲害。」

喝聲一落，身形疾欺，「颼」地一聲，斜掠而起，直拔空中。

韓劍平昔日，曾目覩呂慕岩與那死去的另一個「神梟使者」相搏，自然不願讓對方把「百禽身法」施展開來，是以，韓劍平一見對方將兵刃撤出，立即朗笑一聲，身形搶先破空飛起。

他的輕功自較「神梟使者」高出甚多，同時又佔了先機，因此一縱之下，便超過了對方，身形更不停頓，一聲淸叱，一搖腰，頭下脚上，俯衝而下，右腕一抖，翠竹簫立化萬縷碧光，朝「神梟使者」罩去。

那「神梟使者」做夢也沒料到敵人早就把他的底子摸透，佔了先機，容得他身形飛起，還未來得及施展「百禽身法」出手攻擊，敵人業已越過頭頂，緊接着碧光眩目，全身盡在對方兵刃猛襲之下，不由嚇得亡魂皆冒，厲嘯一聲，身子一縮一拳，慌忙煞住上升之勢，雙臂一划，竟自脫出翠竹簫籠罩範圍，凌空橫移八尺。

韓劍平朗聲大喝道：「尊駕還想逃麼？下去！」

喝聲中，身形凌空一轉，右腕一圈，翠竹簫所化碧光霍地一歛，然後疾然點出，那貫注簫上的「先天太乙眞氣」，立時化作一縷足可洞金透石的銳風勁氣，劃空生嘯，直射對方胸前「七坎」大穴。

那「神梟使者」方自暗幸脫出重圍，還未得及變換身法，對方這雷霆一擊已然閃電般襲到，胸前頓覺如受千斤重錘，慘吼了一聲，「砰」然墜落地上，口噴鮮血，祇掙了一掙，便氣絕斃命。

韓劍平飄身落地，橫簫掃了狄長青等人一眼，朗聲喝道：「諸位若不從速悔改，這人就是榜樣。」

狄長青冷笑一聲，應道：「韓大俠一招擊斃了這無名之輩，又有甚麼了不起，本島主久就有心領教，今日相逢，正好較量一番。」

韓劍平哂然道：「想狄島主昔日，也曾在古玉奇手下受過挫敗之辱，但沒料到這快便甘爲八魔的爪牙，眞不知羞恥爲何物，虧你還有臉與本人叫陣？」

狄長青不由氣得臉色發青，怒喝一聲：「韓劍平，休得賣弄口舌，且讓你見識見識本島主『璇璣掌法』的厲害。」

喝聲一落，雙掌一挫，身形疾欺，「呼」的一聲，右掌猛然劈出。

陡聽那「鐵掌」劉濤猛吼一聲，道：「且慢！」

狄長青愕然收勢，回頭詫道：「劉老當家有甚麼話說？」

「鐵掌」劉濤搶上前來，目注韓劍平，笑道：「我與這位浙東大俠還有一段過節未了，可不能讓他死在狄島主手裏。」

狄長青昔日在鍾離漢莊中，曾眼見他受挫於藍啓明及韓劍平之事，聞言，遂「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就讓老當家先教訓他一番便了。」

狄長青說完，晃身退下。

「鐵掌」劉濤怒視韓劍平，厲聲喝道：「姓韓的，今日你須還本寨主一個公道。」

韓劍平哂然一笑，說道：「敗軍之將也敢言勇，當眞又是一個不知羞恥爲何物之輩！」

「鐵掌」劉濤厲聲喝道：「姓韓的休要稍得便宜就賣乖，昔日本寨主不過看在鍾離員外面上，不與你和那姓藍的小賊一般見識而已，難道當眞怕你不成？」

韓劍平笑道：「很好，今日那鍾離員外沒有在場，尊駕不妨放手施爲……」語音微頓，伸手一指那「冷面追魂」歐陽雲，沉聲道：「還有這位歐陽朋友，如果有興趣時，也請過來一併賜敎，免得你在黃泉路上，孤單寂寞！」

「冷面追魂」歐陽雲聞言，冷笑一聲，飄身上前，陰惻惻地說道：「這是韓朋友大言不慚，少時若有個三長兩短，可休怨我們不講江湖規矩。」

韓劍平軒眉朗聲長笑道：「和你們這般無恥鼠輩動手，殺得愈多愈好，根本就不必講甚麼江湖規矩。」

笑聲一頓，面色一沉，目中精光電射，左右一掃，沉聲喝道：「廢話少說，快點上前受死！」

「冷面追魂」歐陽雲陰森一哼，朝「鐵掌」劉濤一使眼色。

「鐵掌」劉濤怒喝一聲，欺身上步，雙掌疾揮，廻環併發，朝韓劍平猛攻過去。

韓劍平右手握簫，橫在胸際，身形屹立如山，神功聚於左掌，迎着來勢，輕描淡寫地一揮一撥，哂然笑道：「尊駕還是快把看家本領施展出來，比較死得痛快一些！」

「鐵掌」劉濤頓覺自己雙掌猛擊之勢，竟在對方單掌揮撥之間，立告消逝於無形，不由心頭又驚又怒，聞言，也不答話，撤招換式雙掌一緊，一套威震西南的奇猛掌法立告展開。

刹那，掌影如山，風雷迸起，方圓兩丈以內，盡爲强勁絕倫的掌力所罩。

韓劍平此際已將「先天太乙眞氣」運佈全身，一任對方掌風如何凌厲，依然卓立當地，紋絲不動，左掌連連揮撥，便將「鐵掌」劉濤的看家絕學消卸化解。

轉眼之間，「鐵掌」劉濤的一套「開天三十六掌」已施展了大半，兀自佔不到半點便宜，不由大爲焦躁起來，怒吼一聲，攻勢更急。

那一旁助陣的「冷面追魂」歐陽雲眼覷韓劍平的神色轉趨凝重，認爲良機已至，當下，一聲不響，悄然滑至韓劍平身後，陰森一笑，雙掌齊揚。

掌風呼呼之中，兩枚「子午追魂釘」，已然悄沒聲兒地電射而出，偸襲韓劍平「鳳眼」「笑腰」兩大要穴。

此際，白牡丹方已替呂慕岩將右肩傷勢包紮妥當，睹狀，不由大吃一驚，嬌聲急喝道：「平哥留神背後。」

韓劍平一聲朗笑，右臂疾翻，一擰腕，翠竹簫閃電般往身後一圈。

「叮叮」兩聲，那兩枚「子午追魂釘」登時被簫上貫注的「先天太乙眞氣」吸住。

韓劍平更不停頓，緊接着右腕一抖，「嗤嗤」！兩枚「子午追魂釘」立化寒星挾破空銳響，向「冷面追魂」歐陽雲當胸射去。

那「冷面追魂」歐陽雲本身的武功並不甚高，平日專靠陰險狡詐，在背後暗算別人，方才出手之際，自以爲十拿九穩，却沒料到敵人功力已臻化境，不但將暗器破去，並且立即將原物回敬，距離既近，來勢又急，根本連念頭都來不及轉，兩枚「子午追魂釘」便一齊射進了他的心窩。

祇聽他慘哼了一聲，「砰」然仰跌地上，便給自己發出的「子午追魂釘」把魂追去。

「鐵掌」劉濤眼見同黨慘死，不由驚怒交迸，厲吼一聲：「本寨主和你拚了！」

吼聲中，竟然奮不顧身，直撲進韓劍平防守圈中，左掌一招「開天闢地」，右掌一招「雷擊五猾岳」，運足平生之力猛然疾劈而出。

韓劍平笑道：「貴友已在黃泉路上相候，去吧！」

笑語聲中，身形微撤，迅將翠竹簫挿在腰際，雙掌一合一分，迎着來勢，一托一推。

「鐵掌」劉濤雙掌之上，雖然運足了平生之力，但怎敵得過韓劍平的絕世神功，四掌一觸之下，祇聽「砰砰」兩聲巨響過處，震得勁氣狂排，飛沙走石。

但見「鐵掌」劉濤口中鮮血狂噴，蹬蹬蹬倒退了三步，一交跌坐地上，兩臂業已齊肩折斷，臉色鐵靑，顯然內腑受傷不輕離死不遠。

韓劍平冷然一笑道：「難得尊駕竟然未死，韓某惟有好事做到底，現在待我來送你上路便了。」

揚手一指，對準「鐵掌」劉濤心窩點去。

陡聽一聲「阿彌陀佛」，那「不空大師」已飄身疾掠過來，袍袖一拂，朗聲說道：「韓施主手下留情！」

韓劍平頓覺一股奇强暗勁，將自己所發出的指力盪開，不由心頭一凜，霍地撤回指力，注目問道：「此人死有餘辜，大師爲何出手阻攔？」

「不空大師」又復低宣了聲佛號，道：「施主舉手間連殺二人，不嫌有傷天和麼？」

韓劍平莊容道：「韓某祇知除惡務盡，却不管是否有傷天和，大師最好置身事外，勿爲邪魔外道所惑。」

「不空大師」合什道：「施主敎誨之言，老僧敬領，不過這羅浮山乃老僧卓錫之地，又怎能置身事外地任由施主們肆意逞兇，把這靈境奧區，染上血腥？」

韓劍平冷哼一聲，正待開口，白牡丹已疾躍過來，指着「不空大師」嬌聲怒叱道：「好個大慈大悲的老匹夫，適才肆意逞兇的是誰？哼哼！你身穿僧袍，却與匪寇爲伍，管敎你也難逃公道！」

「不空大師」被罵得一雙善目之中，兇光一閃，沉聲道：「女施主竟敢對老僧口出不遜，莫非以爲老僧不敢慈悲於你麼？」

韓劍平笑道：「舍妹說的乃是實在話，大師又何必生氣呢！」

「不空大師」臉孔一沉，說道：「此話怎講？」

韓劍平冷笑道：「想當日大師在幕阜山下鍾離員外莊中，爲災民請命之時，我的確以爲大師是個萬家生佛，但如今看來，祇不過是一幕醜惡的把戲而已！」

「不空大師」一怔道：「何以見得？」

韓劍平沉聲道：「你以救濟災民的名義，一方面將別人捐獻與鍾離漢的財物運去，一方面使鍾離漢達到沽名釣譽的目的，這種狼狽爲奸的鬼把戲，如今因鍾離漢原形畢露而拆穿，大師也該把假面具揭下來了。」

這一番話，祇說得「不空大師」啞口無言而僵住。

那「七星島主」狄長青却按捺不住，厲聲喝道：「大師何必與他們多費口舌，待老夫來收拾他們便了。」

白牡丹昔日被狄長青暗算，已然恨之入骨，不待他把話說完，便嬌聲喝道：「狄老匹夫，死到臨頭還敢賣狂，看劍！」

玉腕一揮，招隨聲發，天刑劍冷虹電閃，驟捲而出。

狄長青剛才圍攻呂慕岩和白牡丹之際，已嚐過天刑劍法的厲害，這時見她含怒出手攻來，自是不敢絲毫怠慢，當下，急將獨門絕學「璇璣掌法」施展開來，接招還攻。

雙方這一動手，一旁的「九劍猿公」衞遠謀遂搶先檢個便宜，揮動長劍，竟朝呂慕岩攻去。

呂慕岩經過這一陣調息之後，元氣已然恢復得差不多了，既見衞遠謀攻到，也自左手運劍，急格相迎。

那「不空大師」這時才把慈眉善目收起，獰視韓劍平，目光森冷如電。

祇聽「不空大師」沉聲喝道：「韓施主，你一再辱及老僧，老僧祇好大發慈悲，超渡你西飛極樂的了。」

韓劍平軒眉朗笑道：「好說好說！韓某也有此心，助大師早日圓寂。」

笑語聲中，微退半步，撤出翠竹簫，虛向「不空大師」一點，沉聲道：「請賜招！」

「不空大師」低宣了一聲佛號，說道：「施主留意，老僧這就慈悲於你了！」

話完，大袖又拂。

韓劍平適才被對方大袖一拂，便將自己的指力盪開，情知是個勁敵，是以表面從容，實則絲毫不敢怠慢，眼覷對方一雙袖角拂到，立即施出一招「捭闔風雲」，翠竹簫左右一揮！

「掐掐」兩聲脆響過處，簫上所挾「先天太乙眞氣」立時將「不空大師」的一雙大袖盪開，韓劍平更不停頓，乘勢絕招一展，幻起漫天簫影碧光，將對方身形密密圈住，發勁一輪快攻。

那「不空大師」功力果然深厚異常，雖在先機略失，簫影密罩之下，仍能大袖狂揮猛拂，將韓劍平這一輪快速攻勢盡數化解。

韓劍平攻勢一頓，「不空大師」更不怠慢，立即展開「流雲飛袖」絕學乘隙反攻過去。

於是，雙方一來一往，展開了一場勢均力敵的拉鋸戰，殺得銳嘯連連，勁風狂捲，人影難分。

這邊一時還分不出高低，但另外兩對的勝負之數，已將到達決定階段。

白牡丹適才爲了要保護呂慕岩，又是在敵人聯手圍攻之下，所以處處地方束手縛脚，施展不開，此際與狄長青單打獨鬥，顧慮已去，遂將「天刑劍法」放手施爲，招招展盡精華，直殺得狄長青有祇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那狄長青的「璇璣掌法」，本來也算得上是武林一大絕學，但與「天刑劍法」相較之下

，却竟似遇見剋星一般，被反常劍勢逼了回來，不由心生駭凜，情知大事不妙，但仍冀望着同黨方面能够獲勝，是以雖被殺得連連後退，依然咬緊牙關，仗着數十年苦修之功，拚命抗拒。

可是那「九劍猿公」衞遠謀也在此時敗象畢呈，險象環生了。

起初，他本是打着欺負呂慕岩右肩受傷，左手運劍定然不甚靈活，好搶先檢個便宜的主意，誰知動手之後，竟完全大出所料，不但佔不到絲毫便宜，反被對方一支松紋古劍罩住，脫身不得。

原來，呂慕岩自從指導白牡丹研習那「天刑劍法」以後，日夕觀摩，無形中也將這套與一般劍法完全相反的招式熟記於心，這時因右肩受創，改用左手運劍，遂自然而然地把「天刑劍法」施展出來。

衞遠謀在功力及劍術造詣方面，本就較呂慕岩略遜一籌，遇上這套凌厲絕倫，奇幻莫測的「天刑七式」劍招，那有不大吃其虧之理？

他敗象一萌之際，心中立卽警覺，若不施展殺手，後果便不堪設想，當下，暗一咬牙，盡聚平生之力，「刷刷刷」一連攻出三劍，將籠罩身外的劍幕盪開一綫縫隙，晃身倒掠而出，凌空乘勢，左手一揚。

「嘶嘶」連聲，四片藍色精光已應手電射而出，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前後相錯地劃空迴旋，朝呂慕岩飛去。

呂慕岩看出這四片藍光，乃是衞遠謀的獨門暗器「淬毒月牙飛刀」，眼看每一柄的來勢都不相同，情知這種暗器，除了劇毒鋒利以外，必然還有極厲害的變化，但又不知如何破法，當下，祗好一提眞氣，待四柄「淬毒月牙飛刀」快要臨身之際，肩不晃，脚不屈，絲毫不帶點烟火氣地扶搖直拔空中。

衞遠謀暗器出手之後便飄落地上，心想：「只要你這假雜毛用劍格撥，或是飄身閃避，當場便叫你好看。」

原來，他這「淬毒月牙飛刀」與敵接觸之際，只要敵人稍有動作，便會借力發勁，如磁引針地緊纏不捨，直到目標受創爲止，端的厲害無比。

可是，呂慕岩却巧觸靈機地施展這一式絲毫不帶烟火氣的「仙雲渺渺」，他的身子彷彿在原地無形逝去一般，使那四柄「淬毒月牙飛刀」突然失去了憑藉，砰然墜落地上。

衞遠謀獰喝一聲：「呂朋友躲得好，再試試這三柄！」

喝聲中，劍交左手，右手朝上一揚，發出三柄「淬毒月牙飛刀」，成品字形對準呂慕岩破空飛射過去。

呂慕岩這時身在空中，情知若要騰挪閃避，則必須發動借力才能辦到，但這樣一來，便恰好成了飛刀的活靶，若用兵刃格撥，則更是糟糕……

他心念電轉，仍然想不出一個妥善之法，而那三柄「淬毒月牙飛刀」却不容他多作考慮，業已射至。

呂慕岩只好把心一橫，將松紋古劍含在口中，左掌一揮，「純陽眞氣」狂湧而出，迎着三柄「淬毒月牙飛刀」擊去，人却借力倒飛而出。

「純陽眞氣」雖然威力絕倫，但這三柄「淬毒月牙飛刀」，却是特殊構造之物，遇力愈强，反應却愈大，只見勁風捲處，撞擊得三柄「淬毒月牙飛刀」，在空中翻了兩翻，突然散了開來，齊地一個大迴旋，「呼」的一聲，竟自繞過了勁風的範圍，朝着呂慕岩成三面包抄之勢，閃電般飛射過去。

呂慕岩見狀，那還敢發掌撞擊，只好把眞氣一沉，身子如墜石一般，颼然下墜。

那三柄「淬毒月牙飛刀」竟能都似長着眼睛一般，在呂慕岩上空聚攏以後，便閃電般當頭下擊。

白牡丹瞥見之下，不由嚇得芳心劇震，攻勢一頓，狄長青乘機疾攻一掌飛身倒掠而出。

韓劍平却被「不空大師」絆住，一時間無法抽身奧援，空自急怒交加，却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就在這八方難救，呂慕岩已計窮力竭，萬難躲閃得開的千鈞一髮之際，却陡地「呼」的一聲，從旁側的一株老樹後，疾飛出一條黑色人影，直射入那三柄「淬毒月牙飛刀」和呂慕岩之間的空隙。

此時，那三柄「淬毒月牙飛刀」距呂慕岩頭頂祇不過三尺左右，這條黑色人影剛一飛到，但聽「嗤嗤嗤」三聲輕響，三柄飛刀登時全數射進這人的胸腹之中。

這條黑色人影哼都不哼一聲，猶自飛出尋丈以外，方「砰」然墜落地上，寂然不動，顯已氣絕身亡。

呂慕岩驚魂稍定，忙定睛朝這位搶身相救之人瞧去，目光一觸之下，却不禁心頭一怔，暗叫一聲：「奇怪！」

原來，此人竟是那許多埋伏在梅林的黑衣大漢之一。

那衞遠謀初時眼見兇謀不遂，對來人恨怒已極，未等他身子落地，便怒喝一聲，飛躍過來攔截，及至看淸竟是自己的手下時，不由也是一愕！

狄長青局外旁觀，腦中一轉，立卽瞭然對方在林中必定還有功力極高的帮手，方能於不知不覺中，把黑衣大漢制住，拿來作呂慕岩的替死鬼。

一名黑衣大漢情形如此，其他的竟然毫無動靜，舉一反三，諒必也是凶多吉少，被人暗中制住。

狄長青想到此處，不禁心膽一寒，高喝一聲：「風緊！」

人已掉頭飛遁而去。

衞遠謀此時亦已看出情形不妙，聞聲也自騰身疾掠而起，往林外逃去，那知……

二人身形剛一展動，陡聽林外傳來一聲淸越的長嘯，那兩隻盤旋空際的狗梟，立時雙雙歛翼，應聲下擊，利爪箕張，分朝二人當頭抓到。

狄長青，衞遠謀二人奔逃之際，祇顧到前後左右，却沒防到頭頂上面竟有兩隻比人還厲害的狗梟，等到發覺勁風罩體時，已然躲避不及。

「卡察」兩聲，四隻大如蒲扇的利爪，登時連皮帶肉地分別抓住了狄長青和衞遠謀的胸背之上，深陷入骨，憑他們是鐵打金剛，也難禁受得起，雙雙慘吼一聲，便自昏死過去。

那「不空大師」眼見同黨傷亡殆盡，也是心膽俱寒，念頭一轉，竟自把「流雲飛袖」一歛，合什道：「阿彌陀佛，老僧認輸了！」

韓劍平沒料到對方竟來了這一絕招，不由愕然停手，說道：「勝負未分，大師便認輸則甚？」

不空大師道：「施主們人多勢衆，老僧落敗之數已定，不如趁早認輸免得白費氣力。」

韓劍平變色喝道：「笑話，難道我們會以多爲勝不成？」

不空大師道：「單打獨鬥也是一樣，老僧自知無法抵擋得住車輪纏戰之法。」

韓劍平見他竟然擺出一副撒賴的姿態，不由氣得雙眉連軒，冷笑喝道：「所有不知羞恥爲何物之人當中，大師算得上名列其一，殺了你也嫌污了我的手脚，快滾！」（未完）


煙人仕必備
依麗牌」打火機，
極都咁好火氣！
享受，點火要合潮流，用新上市
牌」打火機，有型夠醒；
牌」在手，點極都咁好火氣！
之「依麗牌」打火機，用不碎輕膠
帶方便，新設計金屬遮風罩，火力
定，可點火數千次，毋需入氣，
用，
顏色，任君選擇，並有機身絲印
依麗牌」打火機，
極都咁好火氣．
EQUITY
銷：香港煙草有限公司